

目录

雜阿含經（八三一）	4
雜阿含經（四九五）	1
增一阿含經結禁品（一）	2
增一阿含經非常品（五）	2
增一阿含經四諦品（八）	3
增一阿含經火滅品（三）	3
增一阿含經火滅品（四）	4
增一阿含經四諦品（六）	6
增一阿含經苦樂品（八）	11
增一阿含經增上品（一一）	12
增一阿含經五王品（一〇）	13
增一阿含經六重品（五）	15
增一阿含經六重品（九）	17
增一阿含經九眾生居品（三）	19
增一阿含經九眾生居品（四）	20
增一阿含經等見品（四）	21
增一阿含經邪聚品（六）	21
增一阿含經一入道品（五）	22
增一阿含經放牛品（二）	23
增一阿含經放牛品（八）	24
增一阿含經七日品（五）	26
增一阿含經聲聞品（二）	29
增一阿含經聲聞品（三）	29
增一阿含經結禁品（七）	31
增一阿含經不逮品（七至八）	34
中阿含經七法品木積喻經.....	35
中阿含經七法品善人往經.....	40
中阿含經業相應品羅云經.....	43
中阿含經王相應品烏鳥喻經.....	47

中阿含經長壽王品支離彌梨經.....	53
中阿含經大品貧窮經.....	58
中阿含經大品至邊經.....	60
中阿含經大品加樓烏陀夷經.....	61
中阿含經大品牟犁破群那經.....	70
增一阿含經禮三寶品（八）.....	76
中阿含經大品優婆離經.....	79
雜阿含經（九八）.....	82
雜阿含經（四九六至四九七）.....	84
雜阿含經（五〇〇）.....	88
雜阿含經（九〇六）.....	89
雜阿含經（九二四至九二五）.....	90
雜阿含經（一〇七一）.....	93
雜阿含經（一〇八〇至一〇八三）.....	94
雜阿含經（一一四八）.....	99
雜阿含經（一一九一）.....	100
雜阿含經（一二四二）.....	102
雜阿含經（一二四五）.....	102
雜阿含經（一三三一）.....	103
增一阿含經一子品（七至八）.....	104
增一阿含經利養品（二）.....	105
增一阿含經邪聚品（八）.....	105
增一阿含經邪聚品（九）.....	107
增一阿含經九眾生居品（五）.....	109
增一阿含經馬王品（一）.....	109
佛說義足經摩因提女經.....	113
佛說阿難同學經(出增一阿含經).....	115
增一阿含經五王品（三）.....	118
增一阿含經五王品（四）.....	120
雜阿含經（五六四）.....	122

雜阿含經（一一六五）	124
雜阿含經（一一九八至一二〇七）	125
雜阿含經（一二五九至一二六〇）	136
增一阿含經不逮品（一至四）	138
中阿含經穢品經	139
中阿含經穢品求法經	149
中阿含經穢品比丘請經	153
中阿含經穢品知法經	156
中阿含經穢品周那問見經	158
中阿含經穢品青白蓮華喻經	161
中阿含經穢品水淨梵志經	162
中阿含經穢品黑比丘經	165
中阿含經穢品住法經	168
中阿含經穢品無經	169
中阿含經大品柔軟經	171
中阿含經林品阿奴波經	172
中阿含經大品怨家經	178
中阿含經雙品馬邑經一	181
中阿含雙品馬邑經二	183
雜阿含經（九八六）	186
雜阿含經（一一三六至一一三七）	187
雜阿含經（一一三八）	189
增一阿含經三供養品（四）	192
增一阿含經安般品（八）	192
增一阿含經安般品（九）	194
增一阿含經善知識品（一）	195
增一阿含經善知識品（二）	196
增一阿含經八難品（一）	196
增一阿含經八難品（四）	198
增一阿含經九眾生居品（一〇）	201

增一阿含經放牛品（三）	202
雜阿含經（一二三八）	205
增一阿含經有無品（三至五）	207
增一阿含經慚愧品（三）	208
增一阿含經勸請品（一〇）	211
增一阿含經四諦品（二）	211
增一阿含經四諦品（三）	212
增一阿含經四諦品（一〇）	213
增一阿含經等趣四諦品（七）	214
增一阿含經聲聞品（五）	214
增一阿含經苦樂品（五）	216
增一阿含經聽法品（一）	217
增一阿含經大愛道般涅槃品（五）	217
增一阿含經四諦品（七）	218
增一阿含經四諦品（九）	219
增一阿含經地主品（五）	220
中阿含經七法品善法經.....	222
中阿含經大品說處經.....	224
中阿含經梵志品聞德經.....	226
中阿含經心品心經.....	229
長阿含經露遮經.....	232
雜阿含經（九一五）	237
雜阿含經（五〇七）	240
雜阿含經（八四三至八五六）	240
雜阿含經（一一二三至一一二四）	249
雜阿含經（一一二六至一一二七）	250
雜阿含經（一一三一至一一三五）	251

雜阿含經（八三一）

如是我聞：

一時，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

爾時，世尊告諸比丘：「若諸上座長老比丘初始不樂學戒、不重於戒，見餘比丘初樂學戒、重於戒、讚歎制戒者，彼亦不隨時讚歎，我於此等比丘所亦不讚歎，以其初始不樂學戒故。所以者何？若大師讚歎彼者，餘人當復習近親重，同其所見；以同其所見故，長夜當受不饒益苦。是故我於彼長老，中年、少年亦復如是。樂學戒者，如前說。」

佛說此經已，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雜阿含經（四九五）

如是我聞：

一時，佛住王舍城迦蘭陀竹園。時，尊者舍利弗在耆闍崛山中。

爾時，尊者舍利弗告諸比丘：「其犯戒者，以破戒故，所依退減，心不樂住；不樂住已，失喜、息、樂、寂靜三昧、如實知見、厭離、離欲、解脫已，永不能得無餘涅槃。如樹根壞，枝葉華果悉不成就，犯戒比丘亦復如是。功德退減，心不樂住，不信樂已，失喜、息、樂、寂靜三昧、如實知見、厭離、離欲、解脫，失解脫已，永不能得無餘涅槃。」

「持戒比丘根本具足，所依具足，心得信樂；得信樂已，心得歡喜、息、樂、寂靜三昧、如實知見、厭離、離欲、解脫；得解脫已，悉能疾得無餘涅槃。譬如樹根不壞，枝葉華果悉得成就，持戒比丘亦復如是。根本具足，所依成就，心得信樂，得信樂已，歡喜、息、樂、寂靜三昧、如實知見、厭離、離欲、

解脫，疾得無餘涅槃。」

尊者舍利弗說是經已，諸比丘聞其所說，歡喜奉行。

增一阿含經結禁品（一）

聞如是：

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

爾時，世尊告諸比丘：「有十事功德，如來與諸比丘說禁戒。云何為十？所謂承事聖眾，和合將順；安隱聖眾；降伏惡人；使諸慚愧比丘不令有惱；不信之人使立信根；已有信者倍令增益；於現法中得盡有漏；亦令後世諸漏之病皆悉除盡；復令正法得久住世；常念思惟當何方便正法久存。是謂，比丘！十法功德，如來與諸比丘而說禁戒。是故，比丘！當求方便，成就禁戒，勿令有失。如是，比丘！當作是學。」

爾時，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增一阿含經非常品（五）

聞如是：

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

爾時，世尊告諸比丘：「或有是時，王威不普，盜賊競興；賊已競興，村家、城廓、人民之類皆悉敗亡，或遭遇飢饉，取命終者；設彼眾生於飢饉取命終者，皆墮三惡趣。今此精進比丘亦復如是，若持戒減少，爾時惡比丘競起；惡比丘已競起惡，正法漸衰，增益非法；非法已增益，其中眾生皆墮三惡趣。

「若復是時，王威遠接，賊便隱藏；王已遠接，城廓、村落、人民熾盛。今此精進比丘亦復如是，若持戒完具，爾時犯戒比丘漸衰耗，正法興隆，非法衰耗，其中眾生命終之後皆生

天上、人中。是故，比丘！當念具足戒律，威儀禮節，無令缺減。如是，比丘！當作是學。」

爾時，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增一阿含經四諦品（八）

聞如是：

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

爾時，世尊告諸比丘：「今日空中有隨嵐風，設復有飛鳥至彼者，若鳥、鵲、鴻、鵠值彼風者，頭腦、羽翼各在一處。此間一比丘亦復如是。捨禁戒已，作白衣行，是時三衣、鉢器、鍼箒六物之屬各在一處，猶隨嵐之風吹殺彼鳥。是故，諸比丘！當修行梵行。如是，諸比丘！當作是學。」

爾時，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增一阿含經火滅品（三）

聞如是：

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

爾時，世尊告諸比丘：「我今當說鳥喻，亦當說猪喻，善思念之，吾當演說。」

對曰：「如是。世尊！」是時，諸比丘從佛受教。

世尊告曰：「彼云何名為人喻如鳥？猶如有人在寂靜處，恒習婬欲，作諸惡行，後便羞恥，便自悔過，向人演說，陳所作事。所以然者，或為諸梵行人，所見譏彈：『此人習欲，作諸惡行。』彼作諸惡行已，向人悔過，自知羞恥，猶如彼鳥恒患苦飢，便食不淨，尋即拭[口*雋]，恐有餘鳥見言：『此鳥食不淨。』此亦如是。若有一人在閑靜處，習於婬欲，作不善行，

後便羞恥而自悔過，向人演說陳所作事。所以然者，或為諸梵行人所見記識，此人習欲，作諸惡行，是謂名為人猶如鳥。

「彼云何名為人如猪。若有一人在閑靜處，長習婬欲，作諸惡行，亦不羞恥，復非悔過，向人自譽，貢高自用：『我能得五欲自娛，此諸人等不能得五欲。』彼作惡已，不羞恥，此人喻如猪，恒食不淨，臥於不淨，便自跳踉向於餘猪。此亦如是。若有一人習於婬欲，作諸惡行，亦不羞恥，復非悔過，向人自譽，貢高自用：『我能得五欲自娛，此諸人不能得五欲自娛。』是名為人如猪。是故，諸比丘！當捨遠離。如是，諸比丘！當作是學。」

爾時，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增一阿含經火滅品（四）

聞如是：

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

爾時，世尊告諸比丘：「我今當說人有似驢者，有似牛者，諦聽！諦聽！善思念之。」

諸比丘對曰：「如是。世尊！」是時，諸比丘從佛受教。

世尊告曰：「彼云何名人像驢者？若有一人，剃除鬚髮，著三法衣，以信牢固，出家學道。爾時，彼人諸根不定，若眼見色，隨起色想，流馳萬端，爾時眼根則非清淨，生諸亂想，不能制持，眾惡普至，亦復不能護於眼根。耳聞聲，鼻嗅香，舌知味，身知細滑，意知法，隨起識病，流馳萬端，爾時意根則非清淨，生諸亂想，不能制持，眾惡普至，亦復不能護於意根。無有威儀禮節之宜，行步進止，屈伸低仰，執持衣鉢，都違禁戒，便為梵行人所見譏彈：『咄，此愚人像如沙門？』便

取彈舉：『設是沙門者，宜不應爾。』彼作是說：『我亦是比丘！我亦是比丘！』猶如驢入牛群之中而自稱曰：『我亦是牛！我亦是牛！』然觀其兩耳復不似牛，角亦不似，尾亦不似，音聲各異。爾時，群牛或以角觝，或以脚蹋，或以口嚙者。今此比丘亦復如是，諸根不定，若眼見色，隨起色想，流馳萬端，爾時眼根則非清淨，生諸亂想，不能制持，眾惡普至，亦復不能護於眼根。耳聞聲，鼻嗅香，舌知味，身了細滑，意知法，隨起識病，流馳萬端，爾時意根則非清淨，生諸亂想，不能制持，眾惡普至，亦復不能護念意根。無有威儀禮節之宜，行步進止，屈伸低仰，執持禁戒，便為梵行人所見譏彈：『咄，此愚人像如沙門？』便見彈舉：『設是沙門者，宜不應爾。』爾時彼作是說：『我是沙門。』猶如驢入於牛群，是謂人像驢者也。

「彼人云何像牛者耶？若有一人，剃除鬚髮，著三法衣，以信牢固，出家學道。爾時，彼人諸根寂定，飲食知節，竟日經行，未曾捨離意遊三十七道品之法。若眼見色，不起色想，亦無流馳之念，爾時眼根則應清淨，生諸善想，亦能制持，無復諸惡，常擁護於眼根。耳聲、鼻香、口味、身細滑、意法不起識病，爾時意根則得清淨。彼人便到諸梵行人所，諸梵行人遙以見來，各自揚聲：『善來，同學！』隨時供養，不使有短，猶如良牛入牛眾中，而自稱說：『我今是牛！』然其毛尾、耳角、音聲都悉是牛，諸牛見已，各來舐體。此亦如是，剃除鬚髮，著三法衣，以信牢固，出家學道。爾時，彼人諸根寂定，飲食知節，竟日經行，未曾捨離意遊三十七道品之法。若眼見色，不起色想，亦無流馳之念，爾時眼根則得清淨，生諸善想，亦能制持，無復諸惡，常擁護於眼根。耳聲、鼻香、口味、身細滑、意法不起識病，爾時意根則得具足，是謂此人像牛者也。如是，諸比丘！當學如牛，莫像如驢也。如是，諸比丘！當作

是學。」

爾時，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增一阿含經四諦品（六）

聞如是：

一時，尊者舍利弗、尊者目犍連在羅閱城迦蘭陀竹園所。

爾時，舍利弗告諸比丘：「世間有此四人。云何為四？所謂第一人者與結相隨，然內有結而不知。或有一人與結相隨，然內有結如實知之。或有一人不與結相隨，然內無結如實而不知。或有一人不與結相隨，然內無結如實知之。」

「諸賢當知，第一人者與結相隨，然內有結而不知，此二有結人中，此人最為下賤。所謂彼第二人與結相隨，內有結如實知之，此人極為妙。彼第三人不與結相隨，內無結如實而不知，此人於二無結人中，此人最為下賤。所謂彼第四人不與結相隨，內無結如實知之，此人於無結人中最為第一。諸賢當知，世間有此四人。」

是時，尊者目連問舍利弗曰：「有何因緣，有結相隨人，一人下賤，一人最妙？復有何因緣，此二無結人相隨，一人下賤，一人最妙？」

舍利弗對曰：「彼與結相隨，內有結如實不知。彼人作是念：『我當作淨想。』彼便思惟作淨想。當作淨想時，便起欲心，以起欲心已，便有貪欲、瞋恚、癡心而命終。爾時，不求方便，滅此欲心，便有瞋恚、愚癡之心而命終。目連當知，猶如有人詣市買得銅器，塵土垢坌，極為不淨。彼人不隨時摩拭，不隨時淨洗，然彼銅器倍更生垢，極為不淨。此第一人亦復如是，與垢相隨，內有結如實不知，彼便作是念：『我當思惟淨想。』

已思惟淨想，便生欲心，已生欲心，則有貪欲、瞋恚、愚癡而命終，不求方便，滅此欲心。

「彼第二人與結相隨，內有結如實知！『我今可捨淨想，思惟不淨想。』彼已捨淨想，思惟不淨想，彼以思惟不淨想，便不生欲心，求方便，不得者得、不獲者獲、不及者及，便無貪欲、瞋恚、愚癡，亦復無結而命終。猶如有人從市中買得銅器，塵垢所染，彼人隨時修治，洗蕩使淨。此人亦復如是。與結相隨，內有結如實知之。彼人便捨淨想，思惟不淨想，彼思惟不淨想，更求方便，不得者得、不獲者獲、不作證者教令得證，已無欲心、無瞋恚、愚癡而命終。是謂，目連！有此二人與結相隨，一人下賤，一人最妙。」

目連曰：「復以何因緣，使此二人不與結相隨，一人下賤，一人最妙？」

舍利弗曰：「彼第三人不與結相隨，內無結如實而不知。彼便作是思惟，我不求方便思惟，不得者得、不獲者獲、不作證者而作證。彼人有欲心、瞋恚、愚癡所縛而命終。猶如有人詣市買銅器，塵垢所染，然不隨時洗治，亦不隨時修治；此第三人亦復如是，不與結相隨，內無結如實不知，亦不作是學，我當求方便，滅此諸結；而有貪欲、瞋恚、愚癡之心而命終。

「彼第四人不與結俱，內無結如實知之。彼便作是思惟，求方便，不得者得、不獲者獲、不作證者令作證。彼以無此結而命終，猶如有人詣市，得好銅器極淨潔，復加隨時修治，磨洗其器。爾時，彼器倍復淨好，此第四人亦復如是，不與結相隨，內無結如實知之，彼便作是思惟，求方便，不獲者獲、不得者得、不作證者而作證，彼便無結使貪欲、瞋恚、愚癡，身壞命終。是謂，目連！有此二人不與結相隨，內無結如實知之，一人為上，一人下賤。」

是時，尊者目連問舍利弗曰：「何以故名曰結？」

舍利弗曰：「目連當知，惡不善法，起諸邪見，故名為結。或復有人而作是念：『如來問我義已，然後與諸比丘說法，不問餘比丘義，而如來與比丘說法。』或復有是時，世尊語餘比丘而說法，然不語彼比丘如來說法。『如來不語我與比丘說法。』或有不善，或有貪欲。既有不善，又有貪欲，此二俱不善。

「或復有時，比丘作是念：『我恒在諸比丘前而入村乞食，不使餘比丘在比丘前而入村乞食。』或有是時，餘比丘在前而入村乞食，不使彼比丘在比丘前而入村乞食。『我不在比丘前而入村乞食。』既有不善，又有貪欲，此二俱不善。

「目連當知，或復有是時，比丘作是念：『我當在比丘前坐，先前受水，先前得食，不使餘比丘先比丘坐，先前受水，先前得食。』或復有時，餘比丘在比丘前坐，先前受水，先前得食，不使彼比丘在比丘前坐，先前受水，先前得食。『我不在比丘前坐，先前受水，先前得食。』既有不善，又有貪欲，此二俱不善。

「或復有時，比丘作是念：『我食已與檀越說法，不使餘比丘食訖與檀越說法。』或復有時，餘比丘食竟與檀越說法，不使彼比丘食竟與檀越說法。『不使我食竟與檀越說法。』既有不善，又有貪欲，此二俱不善。

「或復有時，比丘作是念：『我當至園中，與長者婆羅門說法，不使餘比丘至園中，與長者婆羅門說法。』或復有時，餘比丘至園中，與長者婆羅門說法，不使餘比丘至園中，與長者婆羅門說法。『不使我至園中，與長者婆羅門說法。』既有不善，又有貪欲，此二俱不善。

「或復有時，比丘作是念：『我今犯戒，使諸比丘不知我犯戒。』或復有時，彼比丘犯戒，諸比丘知此比丘犯戒，既有

不善，又有貪欲，此二俱不善。

「或復有時，比丘作是念：『我今犯戒，不使餘比丘語我言犯戒。』或復有時，彼比丘犯戒，餘比丘語言犯戒。既有不善，又有貪欲，此二俱不善。

「或復有時，彼比丘作是念：『我今犯戒，使清淨比丘告我，不使不清淨比丘告我。』或復有時，不清淨比丘告彼比丘言：『彼比丘犯戒。』既有不善，又有貪欲，此二俱不善。

「或復有時，比丘作是念：『我今犯戒。若有比丘告我者，當在屏處，不在大眾之中。』或復有時，彼比丘犯戒，在大眾中告語，不在屏處。比丘復作是念：『此諸比丘在大眾中告我，不在屏處。』既有不善，又有貪欲，此二俱不善。

「目連當知，此諸法之本，興起此行者，名為結使。目連！復知諸有四部之眾，犯此行者，皆共聞知。雖言我行阿練若，在閑靜之處，正使著五納衣，恒行乞食，不擇貧富，行不卒暴，往來住止，坐起動靜，言語默然，彼比丘作是念：『使比丘、比丘尼、優婆塞、優婆夷斯諸梵行者，恒來供養我。』彼比丘雖有是念，然四部眾亦不隨時供養。所以然者，以彼比丘惡不善行未除故，見聞念知。猶如有人，一銅器極為清淨，復以不淨盛著銅器中，復以餘器蓋其上，持行詣國界。眾人見已，問彼人曰：『君所持者是何物乎？我等欲得觀見。』是時，眾人素既飢儉，謂呼：『是好飲食。』尋發器蓋，然是不淨，皆共得見。此比丘亦復如是。雖有阿練若行，隨時乞食，著五納衣，正身正意，繫念在前，彼雖生此念：『欲使諸梵行者，隨時來供養。』然復諸梵行人，不隨時供養。所以然者，以彼比丘惡不善法結使未盡故。

「目連當知，諸有比丘無此惡不善法，結使已盡，見聞念知，雖在城傍行，猶是持法之人。或受人請，或受長者供養，

彼比丘無此貪欲之想。是時，四部之眾及諸梵行者，皆來供養。所以然者，以彼比丘行清淨故，皆見聞念知。猶如有人有好銅器，盛好飲食，氣味極香，復以物蓋其上，持行詣國界，眾人見已，問彼人曰：『此是何物，我等欲得觀見。』時尋發看，見是飲食，皆共取食。此亦如是，比丘見聞念知，雖在城傍行，受長者供養，彼不作是念：『使諸梵行者來供養我。』然復諸梵行者，皆來供養之。所以然者，以彼比丘惡不善行以除盡故。是故，目連！以此諸行故，名為結使。」

是時，尊者大目犍連歎曰：「善哉！善哉！舍利弗！所以然者，我昔遊此羅閱城迦蘭陀竹園所，到時著衣持鉢，入羅閱城乞食，至彼車師舍，在門外默然而立。是時，彼工師手執斧而斫材。是時，更有長老工師有少事緣，來至此工師舍。是時，彼工師修治材板。是時，彼老工師而生此念：『此小工師斫材如我意不？我今當觀之。』是時，彼工師所嫌之處，彼工師盡取斫之。是時，彼老工師甚懷歡喜，而作是念：『善哉！善哉！卿所斫材盡如我意。』此亦如是，諸有比丘心不柔和，捨沙門行，心懷姦偽，不從沙門之法，性行麤疎，不知慚愧，強顏耐辱，為卑賤行，無有勇猛。或喜多忘失，不憶所行，心意不定，所作錯亂，諸根不定，然今尊者舍利弗觀察性行已，而修治之。

「諸有族姓子，以信堅固，出家學道，甚恭敬戒，不捨沙門賢聖之法，無有幻偽，不行卒暴，心意柔和，言常含笑，不傷人意，心恒一定，無有是非，諸根不亂。彼聞尊者舍利弗語已，便自承受，亦不忘失。猶如若男、若女，端正無雙，極自沐浴，著好新衣，用香塗身。若復有人，復加以優鉢華，持用奉上，彼人得已，即著頭上，歡喜踊躍，不能自勝。此亦如是，若有族姓子，以信堅固，出家學道，恭敬於戒，不失沙門之法，無有幻偽，不行卒暴，心意柔和，言常含笑，不傷人意，心恒

一定，無有是非，諸根不亂。彼從尊者舍利弗聞是語已，甚懷歡喜，不能自勝，而受其教。如此諸族姓子說此法教。」

爾時，諸賢各各聞其所說，歡喜奉行。

增一阿含經苦樂品（八）

聞如是：

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

爾時，世尊告諸比丘：「有四愛起之法。若比丘愛起時便起。云何為四？比丘緣衣服故便起愛；由乞食故便起愛；由床坐故便起愛；由醫藥故比丘便起愛。是謂，比丘！有此四起愛之法，有所染著。

「其有比丘著衣裳者，我不說此人。所以然者，彼未得衣時，便起瞋恚，興想著念。其有比丘著是食者，我不說此人。所以然者，彼未得乞食時，便興瞋恚，興想著念。其有比丘著床座者，不說此人。所以然者，彼未得床座時，便起瞋恚，興想著念。其有比丘著醫藥者，我不說此人。所以然者，彼未得醫藥時，便興瞋恚，起想著念。

「比丘當知，我今當說衣裳二事，亦當親近，亦當不親近。云何親近？云何不親近？若得衣裳，極愛著衣者起不善法，此不可親近；若復得衣裳起善法心不愛著，此可親近。若乞食時起不善法，此不可親近；若乞食時起善法，此可親近。若得床座時起不善法，此不可親近；若得床座時起善法，此可親近，醫藥亦爾。

「是故，諸比丘！當親近善法，除去惡法。如是，諸比丘！當作是學，欲使檀越施主，獲其功德，受福無窮，得甘露滅。」

爾時，世尊便說此偈：

「衣裳用布施， 飲食床臥具，
於中莫起愛， 不生諸世界。」
爾時，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增一阿含經增上品（一一）

聞如是：

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

爾時，目連弟子、阿難弟子二人共談：「我等二人同聲經唄，誰者為勝？」

是時，眾多比丘聞此二人各各共論，聞已，便往至世尊所，頭面禮足，在一面坐。爾時，眾多比丘白世尊言：「今有二人共論：『我等二人共誦經唄，何者為妙？』」

爾時，世尊告一比丘：「汝往呼此二比丘使來。」

比丘對曰：「如是。世尊！」比丘從佛受教。即往至彼二人所，語彼二人曰：「世尊喚卿。」

是時，二人聞比丘語已，即至世尊所，頭面禮足，在一面住。

爾時，世尊告二人曰：「汝等愚人實有此語：『我等共誦經唄，何者為妙？』」

二人對曰：「如是。世尊！」

世尊告曰：「汝等頗聞我說此法共競爭乎？如此之法，何異梵志？」

諸比丘對曰：「不聞如來而說此法。」

世尊告曰：「我由來不與諸比丘而說此法，當爭勝負耶？然我今日所說法，欲有降伏，有所教化。若有比丘受法之時，當念思惟四緣之法，意與契經、阿毘曇、律共相應不？設共相

應者，當念奉行。」

爾時，世尊便說此偈：

「多誦無益事， 此法非為妙，
猶算牛頭數， 非此沙門要。
若少多誦習， 於法而行法，
此法極為上， 可謂沙門法。
雖誦千章， 不義何益？ 不如一句，
聞可得道。 雖誦千言， 不義何益？
不如一義， 聞可得道。 千千為敵，
一夫勝之， 未若自勝， 已忍者上。」

「是故，諸比丘！自今以後，未復諍訟有勝負心。所以然者，念當降伏一切人民。若復比丘有勝負心，共諍訟心而共競者，即以法、律治彼。比丘！以是之故，當自修行。」

是故，二比丘聞佛此語已，即從坐起，禮世尊足，而求悔過：「自今已後，更不復為，唯願世尊受其悔過。」

世尊告曰：「大法之中快得改過，自知有諍競之心，聽汝悔過。諸比丘！更莫復爾。如是，諸比丘！當作是學。」

爾時，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增一阿含經五王品（一〇）

聞如是：

一時，佛在摩竭國光明池側，爾時世尊與大比丘眾五百人俱，在人間遊化。

爾時，世尊遙見大樹為火所燒，見已，如來更詣一樹下。到已，就樹下坐。爾時，世尊告諸比丘：「云何，比丘！寧持身投此火中？為寧與端正女人而共交遊？」

爾時，諸比丘白佛言：「寧與女人共相交遊，不投身入此火中。所以然者，此火毒熱不可稱計，斷其命根，受苦無量。」

世尊告曰：「我今告汝等，非沙門行，言是沙門，非梵行人，言是梵行；不聞正法，言我聞法。無清白法，如是之人，寧投入此火中不與女人共相交遊。所以然者，彼人寧受此苦痛，不以此罪入地獄中受苦無量。云何，比丘！寧受人禮拜恭敬？為寧使人取利劍斷其手足？」

諸比丘對曰：「寧受恭敬禮拜，不使人以劍斷其手足。所以然者，斷其手足，痛不可稱計。」

世尊告曰：「我今告汝等，非沙門行，言是沙門；非梵行人，言是梵行；不聞正法，言聞正法。無清白行，斷善根。如是之人，寧投身受此利劍，不以無戒受他恭敬。所以然者，此痛斯須間耳；地獄苦痛不可稱計。云何，比丘！寧受人衣裳？為寧以熱鐵鑊用纏裹身？」

諸比丘對曰：「寧以受人衣裳，不受此苦痛。所以然者，此毒痛不可稱計。」

世尊告曰：「我今重告汝，無戒之人，寧以熱鐵鑊纏裹其身，不受人衣裳。所以然者，此痛須臾間耳；地獄苦痛不可稱計。云何，比丘！寧受人信施之食？為寧以吞熱鐵丸乎？」

諸比丘對曰：「寧受人信施之食，不吞熱鐵丸。所以然者，此痛不可堪處。」

世尊告曰：「我今語汝，寧吞熱鐵丸，不以無戒受人信施。所以然者，吞熱鐵丸，痛斯須間，不以無戒受他信施。云何，比丘！寧受人床敷之具？為寧臥熱鐵床上？」

諸比丘對曰：「我等，世尊！寧受人床臥之具，不臥鐵床上。所以然者，此之毒痛不可稱計。」

世尊告曰：「彼愚癡之人無有戒行，非沙門言是沙門；無

有梵行，言修梵行，寧當臥鐵床上，不以無戒受他信施。何以故，臥鐵床上，痛斯須間，不以無戒受他信施。

「比丘當知，如我今日觀無戒之人所趣向處，設彼人間者，形體枯悴，沸血從面孔出，便取命終，不與女人共相交遊，不受人禮敬之德，不受人衣被、飯食、床敷臥具、病瘦醫藥，以其無戒之人，不觀後世、前世之罪，不顧命根受此苦痛，無戒之人當生三惡趣中。所以然者，以其造惡行之所致也。

「如來今日觀察善行人之所趣向，正使中毒，為刀所傷，自斷命根。何以故？欲捨此身受天之福，當生善處，皆由前世受善行報之所致也。

「是故，比丘，當念修行戒身、定身、慧身、解脫身、解脫所見身。欲使今世獲其果報，得甘露道，正使受人衣被、飲食、床敷臥具、病瘦醫藥而無過失，又使檀越受福無窮。如是，諸比丘！當作是學。」

爾時，說此法時，六十比丘漏盡意解，六十比丘還捨法服而作白衣。

爾時，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增一阿含經六重品（五）

聞如是：

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

爾時，世尊與無央數之眾而為說法。爾時，坐上有一比丘，便生此念：「願如來告我有所論說。」爾時，世尊知比丘心中所念，告諸比丘：「若有比丘生此念：『如來躬教訓我。』彼比丘戒具清淨，無有瑕穢，修行止觀，樂閑靜之處。

「若比丘意欲求衣被、飲食、床敷臥具、病瘦醫藥者，亦

當戒德成就，在空閑處而自修行，與止觀共相應。

「若復比丘欲求知足者，當念戒德具足，在閑靜處而自修行，與止觀共相應。

「若復比丘欲求使四部之眾、國王、人民有形之類所見識知，彼當念戒德具足。

「若復比丘意欲求四禪，中無悔心，亦不變易，當念戒德成就。

「若復比丘意欲求四神足，彼亦當戒德具足。

「若復比丘意欲求八解脫門而無罣礙，彼當念戒德具足。

「若復比丘意欲求天耳徹聽，聞天人聞聲，當念戒德具足。

「若復比丘意欲求知他人心中所念，諸根缺漏，彼亦當念戒德具足。

「若復比丘意欲求知眾生心意，有欲心、無欲心，有瞋恚心、無瞋恚心，有愚癡心、無愚癡心，如實知之。有愛心、無愛心，有受心、無受心，如實知之。有亂心、無亂心，有疾心、無疾心，有少心、無少心，有量心、無量心，有痛心、無痛心，有三昧心、無三昧心，有解脫心、無解脫心，如實知之。欲如是者，當念戒德具足。

「若復比丘意欲得無量神足，分一身作無數，復還合為一，踊沒自在，化身乃至梵天，彼當念戒德具足。

「若復比丘意欲求自憶宿世無數劫事，或一生、二生，乃至千生、百千億生、成劫、敗劫、成敗之劫，不可稱計，我曾死此生彼，名某、字某，或從彼終，來生此間，自憶如此無數劫事，當念戒德具足而無他念。

「若復比丘意欲求天眼，徹視觀眾生類，善趣、惡趣，善色、惡色，若好、若醜，如實知之。或復有眾生身、口、意行惡，誹謗賢聖，身壞命終，生地獄中。或復有眾生身、口、意

行善，不誹謗賢聖，心意正見，身壞命終，生善處天上。意欲如是者，當念戒德具足。

「若復比丘意欲求盡有漏，成無漏心解脫、智慧解脫：生死已盡，梵行已立，所作已辦，更不復受胎，如實知之。彼當念戒德具足，內自思惟無有亂想，居在閑處。

「諸比丘！當念戒德具足，無他餘念，威儀成就具足，少過常恐，何況大者！若有比丘意欲使如來共論者，常念戒德具足；已戒德具足，當念聞具足；聞已具足，當念施具足；施已具足，當念智慧具足，解脫知見，皆悉具足。若比丘戒身、定、慧身、解脫身、解脫知見身具足者，便為天、龍、鬼神所見供養，可敬、可貴，天、人所奉。是故，諸比丘！當念五分法身具足者，是世福田，無能過者。如是，諸比丘！當作是學。」

爾時，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增一阿含經六重品（九）

聞如是：

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

爾時，生漏梵志往至世尊所，頭面禮足，在一面坐。爾時，梵志白世尊言：「此中頗有比丘，云何得修梵行無有缺漏，清淨修梵行？」

世尊告曰：「若有人戒律具足而無所犯，此名清淨修得梵行。復次，梵志！若有眼見色，不起想著，不起識念，除惡想，去不善法，得全眼根，是謂此人清淨修梵行。若耳聞聲、鼻嗅香、舌知味、身知細滑、意知法，都無識想，不起想念，清淨得修梵行，全其意根，如此之人得修梵行，無有缺漏。」

婆羅門白佛言：「何等之人不修梵行，不具足清淨行？」

世尊告曰：「若有人俱會者，此名非梵行。」

婆羅門白佛言：「何等之人漏不具足？」

世尊告曰：「若有人與女人交接，或手足相觸，擻在心懷而不忘失。是謂，梵志！行不具足，漏諸婬泆，與婬、怒、癡共相應。」

「復次，梵志！或與女人共相調戲，言語相加。是謂，梵志！此人行不全具，漏婬、怒、癡，梵行不具足修清淨行。」

「復次，梵志！若有女人惡眼相視而不移轉，於中便起婬、怒、癡想，生諸亂念。是謂，梵志！此人梵行不淨，不修梵行。」

「復次，梵志！若復有人遠聞或聞哭聲，或聞笑聲，於中起婬、怒、癡，起諸亂想。是謂，梵志！此人不清淨修梵行，與婬、怒、癡共相應，行不全具。」

「復次，梵志！若有人曾見女人，後更生想，憶其頭目，於中生想；在屏閑之處，生婬、怒、癡，與惡行相應。是謂，梵志！此人不修梵行。」

是時，生漏梵志白世尊言：「甚奇！甚特！此沙門瞿曇亦知梵行，亦知不梵行；亦知漏行，亦知不漏行。所以然者，我今亦生此念，諸有人民，女人手足相加，起諸亂想。我時便生此念：『此人行不清淨，與婬、怒、癡共相應。』第一更樂者，女人是也。第一可欲者，所謂眼眼相視，然彼女人或語、或笑，繫綴男子，或共言語而繫綴男子。是時，我便生此念：『此六人盡行不清淨行。』如來今日所說甚過，猶如盲者得目，迷者見路，愚者聞道，有目之人見色，如來說法亦復如是。我今自歸佛、法、眾，自今之後不復殺生，唯願受為優婆塞。」

爾時，生漏梵志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增一阿含經九眾生居品（三）

聞如是：

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

爾時，世尊告諸比丘：「為成就九法。云何為九？強顏、耐辱、貪心、慳著、心念不捨離、健忘、少睡、隱匿淫泆、亦無返復為九。是謂，比丘！為成就此九法。惡比丘亦復成就九法。云何為九？於是，惡比丘強顏、耐辱、貪心、慳著、健忘、少睡、淫泆靜匿、亦無返復、念不捨離為九。

「云何惡比丘強顏？於是，惡比丘不應求者而求之，違沙門之行。如是比丘名為強顏。

「云何惡比丘耐辱？於是，惡比丘在諸賢善比丘所，自稱歎說，毀訾他人。如是比丘名為耐辱。

「云何比丘生貪心？於是，比丘見他財物皆生貪心，此名為貪也。

「云何比丘慳著？於是，比丘所得衣鉢不與人共，恒自藏舉。如是名為慳著。

「云何比丘健忘？於是，惡比丘恒多漏失妙善之言，亦不思惟方便，論說國事兵戰之法。如是惡比丘成就此健忘。

「云何惡比丘少於睡眠？於是，惡比丘所應思惟法而不思惟，如是惡比丘少於睡眠。

「云何惡比丘匿處淫泆？於是，惡比丘所為隱匿，不向人說。『我今行淫勿令人知。』如是比丘所隱匿淫泆。

「云何惡比丘無返復？於是，惡比丘無恭敬之心，不奉事師長、尊貴重之人。如是惡比丘無有返復。

「若惡比丘成就此九法，念不捨離者，終不成道果。是故，比丘！諸惡之法念當捨之。如是，比丘！當作是學。」

爾時，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增一阿含經九眾生居品（四）

聞如是：

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

爾時，世尊告諸比丘：「孔雀鳥成就九法。云何為九？於是，孔雀鳥顏貌端政，音響清徹，行步庠序，知時而行，飲食知節，常念知足，念不散，少於睡眠，亦復少欲知於返復。是謂，比丘！孔雀之鳥成就此九法。賢哲比丘亦復成就九法。云何為九？於是，賢善比丘顏貌端政，音響清徹，行步庠序，知時而行，飲食知節，常念知足，念不散，少於睡眠，亦復少欲知於返復。

「云何賢善比丘顏貌端政？所謂彼比丘出入行來進止之宜，終不失敘。如是賢善比丘顏貌端政。

「云何比丘音響清徹？於是，比丘善別義理，終不錯亂。如是比丘音響清徹。

「云何比丘行步庠序？於是，比丘知時而行，不失次敘，又知可誦知誦，可習知習，可默知默，可起知起。如是比丘知於時節。

「云何比丘知時而行？於是，比丘應往即往，應住即住，隨節聽法。如是比丘知時而行。

「云何比丘飲食知節？於是，比丘所得遺餘，與人共分，不惜所有。如是比丘飲食知節。

「云何比丘少睡眠？於是，比丘初夜時，習於警寤，習三十七品無有漏脫，恒以經行、臥覺而淨其意；復於中夜思惟深奧，至後夜時，右脇著地，脚相累，思惟計明之想，復起經

行而淨其意。如是，比丘少於睡眠。

「云何比丘少欲知於返復？於是，比丘承事三尊，恭敬師長。如是比丘少欲知於返復。如是，賢善比丘成就九法。今此九法當念奉行！如是，比丘！當作是學。」

爾時，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增一阿含經等見品（四）

聞如是：

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

爾時，世尊告諸比丘：「沙門出家有五毀辱之法。云何為五？一者頭髮長；二者爪長；三者衣裳垢圻；四者不知時宜；五者多有所論。所以然者，多有論說比丘復有五事。云何為五？一者人不信言；二者不受其教；三者人所不喜見；四者妄言；五者鬪亂彼此。是謂多論說之人有此五事。比丘！當除此五，而無邪想。如是，諸比丘！當作是學。」

爾時，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增一阿含經邪聚品（六）

聞如是：

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

爾時，世尊告諸比丘：「有五時不應向人禮。云何為五？若在偷婆中不應向禮，在大眾中不應向禮，又在道路不應向禮，病痛著床不應向禮，若飲食時不應向禮。是謂，比丘！有此五事不應向禮。

「復有五事知時之禮。云何為五？不在偷婆中，不在大眾中，不在道路，亦不病痛，復非飲食，此應向禮。是故，諸比

丘！當作方便，知時之行。」

爾時，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增一阿含經一入道品（五）

聞如是：

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

爾時，世尊告諸比丘：「其有歎譽阿練若者，則為歎譽我已。所以然者，我今恒自歎譽阿練若行；其有誹謗阿練若者，則為誹謗我已。其有歎說乞食，則為歎譽我已。所以然者，我恒歎說能乞食者；其有謗毀乞食，則為毀我已。其有歎說獨坐者，則為歎說我已。所以然者，我恒歎說能獨坐者；其有毀獨坐者，則為毀我已。其有歎譽一坐一食者，則為歎譽我已。所以然者，我恒歎譽一坐一食者；其有毀者，則為毀我已。若有歎說坐樹下者，則為歎說我身無異。所以然者，我恒歎譽在樹下者；若有毀彼在樹下者，則為毀我已。其有歎說露坐者，則為歎說我已。所以者何？我恒歎說露坐者；其有毀辱露坐者，則毀辱我已。其有歎說空閑處者，則為歎說我已。所以者何？我恒歎說空閑處者；其有毀辱空閑處者，則為毀辱我已。其有歎說著五納衣者，則為歎說我已。所以者何？我恒歎說著五納衣者；其有毀辱著五納衣者，則為毀辱我已。

「其有歎說持三衣者，則為歎說我已。何以故？我恒歎說持三衣者；其有毀辱持三衣者，則為毀辱我已。其有歎說在塚間坐者，則為歎說我已。何以故？我恒歎說在塚間坐者；其有毀辱在塚間坐者，則為毀辱我已。其有歎一食者，則為歎說我已。何以故？我恒歎說一食者；其有毀辱一食者，則為毀辱我已。其有歎說日正中食者，則為歎說我已。何以故？我恒歎說

正中食者；其有毀辱正中食者，則為毀辱我已。

「其有歎說諸頭陀行者，則為歎說我已。所以然者，我恒歎說諸頭陀行；其有毀辱諸頭陀行者，則為毀辱我已。我今教諸比丘！當如大迦葉所行，無有漏失者。所以然者，迦葉比丘有此諸行。是故，諸比丘！所學常當如大迦葉。如是，比丘！當作是學。」

爾時，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增一阿含經放牛品（二）

聞如是：

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

爾時，世尊告諸比丘：「若比丘成就十一法者，必能有所成長。云何為十一？於是，比丘！戒成就，三昧成就，智慧成就，解脫成就，解脫見慧成就，諸根寂靜，飲食知止足，恒修行共法，亦知其方便，分別其義，不著利養。如是，比丘！若成就此十一法者，堪任長養。所以然者，一切諸行正有十一法。」

爾時，阿難白世尊言：「何以故，正有十一法無有出者。云何為十一？」

「所謂阿練若：乞食，一處坐，一時食，正中食，不擇家食，守三衣，坐樹下，露坐閑靜之處，著補納衣，若在塚間。是謂，比丘！有人成就此十一法，便能有所至。我今復重告汝，若有人十一年中學此法，即於現身成阿那含，轉身便成阿羅漢。諸比丘！且捨十一年，若九、八、七、六、五、四、三、二、一年學此法者，便成二果：若阿那含、若阿羅漢。且捨十二月，若能一月之中修行其法，彼比丘必成二果：若阿那含、若阿羅漢。所以然者，十二因緣皆出十一法中。所謂生、老、病、死、

愁、憂、苦、惱。

「我今教諸比丘，當如迦葉比丘之比，設有人行謙苦之法，此行難及。所以然者，迦葉比丘成就此十一法。當知過去多薩阿竭成等正覺，亦成就此十一苦法。今迦葉比丘，皆愍念一切眾生，若供養過去諸聲聞，後身方當乃得受報，設供養迦葉者，現身便受其報；設我不成無上等正覺，後當由迦葉成等正覺。由此因緣故，迦葉比丘勝過去諸聲聞，其能如迦葉比丘者，此則上行。如是，比丘！當作是學。」

爾時，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增一阿含經放牛品（八）

聞如是：

一時，佛在鴛藝村中，與大比丘眾五百人俱。

爾時，世尊告諸比丘：「諸人民皆稱汝等為沙門。設復問：『汝等是沙門乎？』汝等亦言：『是沙門。』吾今告汝，沙門之行、婆羅門之行，汝等當念修習，後必成果，如實不異。所以然者，有二種沙門：有習行沙門，有誓願沙門。

「彼云何名為習行沙門？於是，比丘行來、進止、視瞻、容貌、著衣、持鉢，皆悉如法，不著貪欲、瞋恚、愚癡，但持戒精進，不犯非法，等學諸戒，是謂名為習行沙門。

「彼云何名誓願沙門？於是，或有比丘威儀、戒律、出入、進止、行步、容貌、視瞻、舉動，皆悉如法，盡有漏成無漏，於現法中身得證而自遊化：生死已盡，梵行已立，所作已辦，更不復受有，如實知之。是謂名誓願沙門。是謂，比丘！二種沙門。」

爾時，阿難白世尊言：「彼云何名為沙門法行，婆羅門法

行？」

佛告阿難：「於是，比丘飲食知足，晝夜經行，不失時節，行諸道品。

「云何比丘諸根寂靜？於是，比丘若眼見色，不起想著，興諸亂念，於中眼根而得清淨，除諸惡念，不念不善之法。若耳聞聲、鼻臭香、舌知味、身知細滑、意知法，不起想著，興諸亂念，於意根而得清淨。如是，比丘根得清淨。

「云何比丘飲食知足？於是，比丘量腹而食，不求肥白，但欲使此身趣存而已，除去故痛，新者不生，得修梵行。猶如男女身生瘡瘍，隨時以膏塗瘡，常欲使瘡愈故。今此比丘亦復如是，量腹而食，所以以膏膏車者，欲致遠故，比丘量腹而食者，欲趣存命故也。如是，比丘飲食知足。

「云何比丘恒知景寤？於是，比丘初夜、後夜恒知景寤，思惟三十七道之法。若晝日經行，除去惡念諸結之想，復於初夜、後夜經行，除去惡結不善之想，復於中夜右脇著地，以脚相累，唯向明之想，復於後夜，出入經行，除去不善之念。如是，比丘知時景寤。如是，阿難！此是沙門要行。

「彼云何名婆羅門要行？於是，比丘苦諦如實知之，苦習、苦盡、苦出要如實而知之，後以解此欲漏心、有漏心、無明漏心而得解脫，已得解脫，便得解脫智，生死已盡，梵行已立，所作已辦，更不復受胎，如實知之。此名為婆羅門要行之法。阿難當知，此名為要行之義也。」

爾時，世尊便說此偈：

「沙門名息心， 諸惡永已盡，
 梵志名清淨， 除去諸亂想。

「是故，阿難！沙門法行、婆羅門法行，當念修行。其有眾生行此諸法，然後乃稱為沙門。復以何故名為沙門？諸結永

息故名為沙門。復以何故名為婆羅門？盡除愚惑之法故名為梵志；亦名為剎利。復以何故名為剎利？以其斷淫、怒、癡故名為剎利；亦名為沐浴。以何故名為沐浴？以其洗二十一結故名為沐浴。亦名為覺。以何故名為覺？以其覺了愚法、慧法故名為覺。亦名為彼岸。以何等故名為彼岸？以其從此岸至彼岸故名為彼岸。阿難！能行此法者，然後乃名為沙門、婆羅門。此是其義，當念奉行。」

爾時，阿難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增一阿含經七日品（五）

聞如是：

一時，佛在毘舍離獼猴池側，與大比丘眾五百人俱。

是時，世尊到時，著衣持鉢，及將阿難入毘舍離乞食。爾時，毘舍離城內有大長者名毘羅先，饒財多寶，不可稱計；然復慳貪無惠施之心，唯食宿福，更不造新。爾時，彼長者將諸婬女在後宮作倡伎樂，自相娛樂。

爾時，世尊往詣彼巷，知而問阿難曰：「今聞作倡伎樂為何家？」

阿難白佛：「是毘羅先長者家。」

佛告阿難：「此長者却後七日命終，當生涕哭地獄中。所以然者，此是常法。若斷善根之人，命終之時，皆生涕哭地獄中。今此長者宿福已盡，更不造新。」

阿難白佛言：「頗有因緣使此長者七日不命終乎？」

佛告阿難：「無此因緣得不命終乎！昔所種行，今日已盡，此不可免。」

阿難白佛：「頗有方宜令此長者不生涕哭地獄乎？」

佛告阿難：「有此方宜可使長者不入地獄耳。」

阿難白佛言：「何等因緣使長者不入地獄？」

佛告阿難：「設此長者剃除鬚髮，著三法衣，出家學道者，便得免此罪也。」

阿難白佛言：「今我能使此長者出家學道。」

爾時，阿難辭世尊已，往至彼長者家，在門外立。是時，長者遙見阿難來，即出奉迎，便請使坐。時，阿難語長者曰：「今我是一切智人邊聞，然如來今記：『汝身却後七日當身壞命終，生涕哭地獄中。』」

長者聞已，即懷恐懼，衣毛皆豎，白阿難曰：「頗有此因緣使七日之中不命終乎？」

阿難告曰：「無此因緣令七日中得免命終。」

長者復白言：「頗有因緣我今命終，不生涕哭地獄中乎？」

阿難告曰：「世尊亦有此教：『若當長者剃除鬚髮，著三法衣，出家學道者，便不入地獄中。』汝今可宜出家學道，得到彼岸。」

長者白言：「阿難並在前去，我正爾當往。」

是時，阿難便捨而去。長者便作是念：「言七日者猶常為遠，吾今宜可五欲自娛樂，然後當出家學道。」

是時，阿難明日復至長者家，語長者曰：「一日已過，餘有六日在，可時出家。」

長者白言：「阿難並在前，正爾當尋從。」然彼長者猶故不去。

是時，阿難二日、三日，乃至六日至長者家，語長者曰：「可時出家，後悔無及。設不出家者，今日命終，當生涕哭地獄中。」

長者白阿難曰：「尊者並在前，正爾當隨後。」

阿難告曰：「長者！今日以何神足至彼間？方言先遣吾耶？但今欲共一時俱往。」

是時，阿難將此長者往至世尊所，到已，頭面禮足，白佛言：「今此長者欲得出家學道，唯願如來當與剃除鬚髮，使得學道。」

佛告阿難：「汝今躬可度此長者。」

是時，阿難受佛教勅，即時與長者剃除鬚髮，教令著三法衣，使學正法。是時，阿難教彼比丘曰：「汝當念修行，念佛、念法、念比丘僧、念戒、念施、念天、念休息、念安般、念身、念死，當修行如是之法。是謂，比丘！行此十念者，便獲大果報，得甘露法味。」

是時，毘羅先修行如是法已，即其日命終，生四天王中。

是時，阿難即闍維彼身，還至世尊所，頭面禮足，在一面立。爾時，阿難白世尊言：「向者，比丘毘羅先者今已命終，為生何處？」

世尊告曰：「今此比丘命終生四天王。」

阿難白佛言：「於彼命終當生何處？」

世尊告曰：「於彼命終當生三十三天，展轉生豔天、兜術天、化自在天、他化自在天，從彼命終復還來生，乃至四天王中。是謂，阿難！毘羅先比丘七變周旋天人之中，最後得人身，出家學道，當盡苦際。所以然者，斯於如來有信心故。

「阿難當知，此閻浮提地南北二萬一千由旬，東西七千由旬，設有人供養閻浮里地人，其福為多不？」

阿難白佛言：「甚多，甚多。世尊！」

佛告阿難：「若有眾生如[(穀-一)/牛]牛頃，信心不絕修行十念者；其福不可量，無有能量者。如是，阿難！當求方便，修行十念。如是，阿難！當作是學。」

爾時，阿難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增一阿含經聲聞品（二）

聞如是：

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

爾時，世尊告諸比丘：「今日月有四重翳，使不得放光明。何等為四？一者雲也，二者風塵，三者烟，四者阿須倫，使覆日月不得放光明。是謂，比丘！日月有此四翳，使日月不得放大光明。此亦如是，比丘！有四結覆蔽人心不得開解。云何為四？一者欲結，覆蔽人心不得開解。二者瞋恚，三者愚癡，四者利養，覆蔽人心不得開解。是謂，比丘！有此四結覆蔽人心不得開解，當求方便，滅此四結。如是，諸比丘！當作是學。」

爾時，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增一阿含經聲聞品（三）

聞如是：

一時，佛在阿羅毘祠側。爾時，極為盛寒，樹木凋落。

爾時，手阿羅婆長者子出彼城中，在外經行，漸來至世尊所。到已，頭面禮足，在一面坐。爾時，彼長者子白世尊言：「不審宿昔之中得善眠乎？」

世尊告曰：「如是，童子！快善眠也。」

時，長者子白佛：「今盛寒日，萬物凋落，然復世尊坐用草蓐，所著衣裳，極為單薄，云何世尊作是說：『我快得善眠。』？」

世尊告曰：「童子！諦聽！我今還問汝，隨所報之。猶如長者家牢治屋舍，無有風塵，然彼屋中有床蓐、氈毼、毼[毯-炎+登]，事事俱具，有四玉女顏貌端政，面如桃華，世之希有，

視無厭足，然好明燈，然彼長者快得善眠乎？」

長者子報曰：「如是。世尊！有好床臥，快得善眠。」

世尊告曰：「云何，長者子！若彼人快得善眠，時有欲意起，緣此欲意不得眠乎？」

長者子對曰：「如是。世尊！若彼人欲意起者，便不得眠也。」

世尊告曰：「如彼欲意盛者，今如來永盡無餘，無復根本，更不復興。云何，長者子！設有瞋恚、愚癡心起者，豈得善眠乎？」

童子報言：「不得善眠也。所以然者，由有三毒心故。」

世尊告曰：「如來今日無復此心，永盡無餘，亦無根本。童子當知，我今當說四種之坐。云何為四？有卑坐、有天坐、有梵坐、有佛坐。童子當知，卑坐者，是轉輪聖王坐也。天坐者，釋提桓因坐也。梵坐者，梵天王之坐也。佛坐者，是四諦之坐也。卑坐者，向須陀洹坐也。天坐者，得須陀洹坐也。梵坐者，向斯陀含坐也。佛坐者，四意止之坐也。卑坐者，得斯陀含之坐也。天坐者，向阿那含之坐也。梵坐者，得阿那含果坐也。佛坐者，四等之坐也。卑坐者，欲界之坐也。天坐者，色界之坐也。梵坐者，無色界之坐也。佛坐者，四神足之坐也。」

「是故，童子！如來以坐四神足坐，快得善眠，於中不起婬、怒、癡，以不起此三毒之心，便於無餘涅槃界而般涅槃：生死已盡，梵行已立，所作已辦，更不復受有，如實知之。是故，長者子，我觀此義已，是故說如來快得善眠。」

爾時，長者子便說此偈：

「相見日極久，	梵志般涅槃，
以逮如來力，	明眼取滅度。
卑坐及天坐，	梵坐及佛坐，

如來悉分別， 是故得善眠。
自歸人中尊， 亦歸人中上，
我今未能知， 為依何等禪。」

長者子作是語已，世尊然可之。是時，長者子便作是念：「世尊以然可，我極懷歡喜，不能自勝。」即從坐起，頭面禮足，便退而去。

爾時，彼童子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增一阿含經結禁品（七）

聞如是：

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

爾時，世尊告諸比丘：「若國王成就十法者，不得久存，多諸盜賊。云何為十？於時國王慳貪，以小輕事，便興瞋恚，不觀義理。若王成就初法，則不得久存，國饒盜賊。

「復次，彼王貪著財物，不肯庶幾，是謂國王成就此二法，則不得久存。

「復次，彼王不受人諫，為人暴虐，無有慈心，是謂第三法，不得久存。

「復次，彼王枉諸人民，橫取繫閉，在牢獄中，無有出期，是謂第四法，不得久存。

「復次，國王非法相，佐不案正行，是謂五法，不得久存。

「復次，彼王貪著他色，遠離己妻，是謂彼王成就六法，不得久存。

「復次，國王好喜嗜酒，不理官事，是謂成就七法，不得久存。

「復次，國王好喜歌舞戲樂，不理官事，是謂第八法，不

得久存。

「復次，國王恒抱長患，無有強健之日，是謂第九之法，不得久存。

「復次國王不信忠孝之臣，翹羽尠少，無有強佐，是謂國王成就此十法，不得久存。

「今比丘眾亦復如是，若成就十法，不增善本功德，身壞命終，入地獄中。何謂十法？於是，比丘不持禁戒，亦無恭恪之心，是謂比丘成就初法，不得究竟有所至到。

「復次，比丘不承事佛，不信真言，是謂比丘成就第二之法，不得久住。

「復次，比丘不承事法，漏諸戒律，是謂比丘成就第三之法，不得久住。

「復次，比丘承事聖眾，恒自卑意，不信彼受，是謂比丘成就第四之法，不得久住。

「復次，比丘貪著利養，心不放捨，是謂比丘成就第五之法，不得久住。

「復次，比丘不多學問，不勤加誦讀翫習，是謂比丘成就六法，不得久存。

「復次，比丘不與善知識從事，恒與惡知識從事，是謂比丘第七之法，不得久存。

「復次，比丘恒喜事役，不念坐禪，是謂第八之法，不得久存。

「復次，比丘復著算數，返道就俗，不習正法，是謂比丘第九之法，不得久存。

「復次，比丘不樂修梵行，貪著不淨，是謂比丘第十之法，不得久存。是謂，比丘！成就此十法者，必墮三惡趣，不生善處。

「若國王成就十法，便得久住於世。云何為十？於是，國王不著財物，不興瞋恚，亦復不以小事起怒害心，是謂第一之法，便得久存。

「復次，國王受群臣諫，不逆其辭，是謂成就第二之法，便得久存。

「復次，國王常好惠施，與民同歡，是謂第三。

「以法取物，不以非法，是謂第四之法，便得久存。

「復次，彼王不著他色，恒自守護其妻，是謂成就第五之法，便得久存。

「復次，國王亦不飲酒，心不荒亂，是謂成就第六之法，便得久存。

「復次，國王亦不戲笑，降伏外敵，是謂成就第七之法，便得久存。

「復次，國王案法治化，終無阿曲，是謂成就第八之法，便得久存。

「復次，國王與群臣和睦，無有競爭，是謂成就第九之法，便得久存。

「復次，國王無有病患，氣力強盛，是謂第十之法，便得久存。若國王成就此十法者，便得久存，無奈之何。

「比丘眾亦復如是，若成就十法者，如屈伸臂頃，便生天上。云何為十？於是，比丘奉持禁戒，戒德具足，不犯正法，是謂比丘成就此初法，身壞命終，生善處天上。

「復次，比丘於如來所，有恭敬之心，是謂比丘成就此第二法，得生善處。

「復次，比丘順從法教，一無所犯，是謂比丘成就第三之法，得生善處。

「復次，比丘恭奉聖眾，無有懈惰之心，是謂成就第四之

法，得生天上。

「復次，比丘少欲知足，不著利養，是謂比丘第五之法，得生天上。

「復次，比丘不自用意，恒隨戒法，是謂成就第六之法，生於善處。

「復次，比丘不著事務，常喜坐禪，是謂成就第七之法，得生天上。

「復次，比丘樂閑靜之處，不在人間，是謂成就第八之法，生於善處。

「復次，比丘不與惡知識從事，常與善知識從事，是謂成就第九之法，得生善處。

「復次，比丘常修梵行，離於惡法，多聞學義，不失次敘。如是比丘成就十法者，如屈伸臂頃，生善處天上。

「是謂，比丘！非法之行入地獄者，當念捨離；十正法之行，當共奉修。如是，比丘！當作是學。」

爾時，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增一阿含經不逮品（七至八）

（七）

聞如是：

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

爾時，世尊告諸比丘：「於此眾中，若有一人而作是念，我悉知之。然後此人不以飲食，在大眾中而虛妄語。我或復於異時，觀見此人，生染著心，念於財物，便於大眾中而作妄語。所以然者，諸比丘！財物染著甚為難捨，令人墜墮三惡道中，不得至無為之處！是故，諸比丘！已生此心，便當捨離；設未

生者，勿復興心染著財物。如是，諸比丘！當作是學。」

爾時，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八）

聞如是：

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

爾時，世尊告諸比丘：「於此眾中而作是念：『正使命斷，不於眾中而作妄語。』我或復於異時觀見此人，生染著心，念於財物，便於大眾中而作妄語。所以然者，諸比丘！財物染著甚為難捨，令人墮三惡道中，不得至無為之處！是故，諸比丘！已生此心，便當捨離；若未生者，勿復興心染著財物。如是，諸比丘！當作是學。」

爾時，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中阿含經七法品木積喻經

我聞如是：

一時，佛遊拘薩羅，在人間，與大比丘眾翼從而行。爾時，世尊則於中路，忽見一處有大木積，洞燃俱熾，世尊見已，便下道側，更就餘樹敷尼師檀，結加趺坐。

世尊坐已，告諸比丘：「汝等見彼有大木積洞燃俱熾耶？」

時，諸比丘答曰：「見也。世尊！」

世尊復告諸比丘曰：「於汝意云何？謂大木積洞燃俱熾，若抱、若坐、若臥，謂刹利女，梵志、居士、工師女，年在盛時，沐浴香薰，著明淨衣，華鬘、瓔珞嚴飾其身，若抱、若坐、若臥，何者為樂？」

時，諸比丘白曰：「世尊！謂大木積洞燃俱熾，若抱、若

坐、若臥，甚苦。世尊！謂刹利女，梵志、居士、工師女，年在盛時，沐浴香薰，著明淨衣，華鬘、瓔珞嚴飾其身，若抱、若坐、若臥，甚樂。世尊！」

世尊告曰：「我為汝說，不令汝等學沙門失沙門道。汝欲成無上梵行者，寧抱木積洞燃俱熾，若坐、若臥，彼雖因此受苦或死，然不以是身壞命終，趣至惡處，生地獄中；若愚癡人犯戒不精進，生惡不善法，非梵行稱梵行，非沙門稱沙門；若抱刹利女，梵志、居士、工師女，年在盛時，沐浴香薰，著明淨衣，華鬘、瓔珞嚴飾其身，若坐、若臥者，彼愚癡人因是長夜不善不義，受惡法報，身壞命終，趣至惡處，生地獄中。是故汝等當觀自義、觀彼義、觀兩義，當作是念：『我出家學，不虛不空，有果有報，有極安樂，生諸善處而得長壽，受人信施衣被、飲食、床褥、湯藥，令諸施主得大福祐，得大果報，得大光明者。』當作是學。」

世尊復告諸比丘曰：「於意云何？若有力士以緊索毛繩絞勒其[蹲-酋+(十/田/厶)]斷皮，斷皮已斷肉，斷肉已斷筋，斷筋已斷骨，斷骨已至髓而住，若從刹利、梵志、居士、工師受其信施，按摩身體、支節、手足，何者為樂？」

時，諸比丘白曰：「世尊！若有力士以緊索毛繩絞勒其[蹲-酋+(十/田/厶)]斷皮，斷皮已斷肉，斷肉已斷筋，斷筋已斷骨，斷骨已至髓而住，甚苦。世尊！若從刹利、梵志、居士、工師受其信施，按摩身體、支節、手足，甚樂。世尊！」

世尊告曰：「我為汝說，不令汝等學沙門失沙門道。汝欲成無上梵行者，寧令力士以緊索毛繩絞勒其[蹲-酋+(十/田/厶)]斷皮，斷皮已斷肉，斷肉已斷筋，斷筋已斷骨，斷骨已至髓而住，彼雖因此受苦或死，然不以是身壞命終，趣至惡處，生地獄中；若愚癡人犯戒不精進，生惡不善法，非梵行稱梵行，非

沙門稱沙門，從刹利、梵志、居士、工師受其信施，按摩身體、支節、手足，彼愚癡人因是長夜不善不義，受惡法報，身壞命終，趣至惡處，生地獄中。是故汝等當觀自義、觀彼義、觀兩義，當作是念：『我出家學，不虛不空，有果有報，有極安樂，生諸善處而得長壽，受人信施衣被、飲食、床褥、湯藥，令諸施主得大福祐，得大果報，得大光明者。』當作是學。」

世尊復告諸比丘曰：「於意云何？若有力士以瑩磨利刀截斷其髀，若從刹利、梵志、居士、工師受信施、禮拜，恭敬將迎，何者為樂？」

時，諸比丘白曰：「世尊！若有力士以瑩磨利刀截斷其髀，甚苦。世尊！若從刹利、梵志、居士、工師受信施、禮拜，恭敬將迎，甚樂。世尊！」

世尊告曰：「我為汝說，不令汝等學沙門失沙門道。汝欲成無上梵行者，寧令力士以瑩磨利刀截斷其髀，彼雖因此受苦或死，然不以是身壞命終，趣至惡處，生地獄中；若愚癡人犯戒不精進，生惡不善法，非梵行稱梵行，非沙門稱沙門，從刹利、梵志、居士、工師受信施、禮拜，恭敬將迎，彼愚癡人因是長夜不善不義，受惡法報，身壞命終，趣至惡處，生地獄中。是故汝等當觀自義、觀彼義、觀兩義，當作是念：我出家學，不虛不空，有果有報，有極安樂，生諸善處而得長壽，受人信施衣被、飲食床褥、湯藥，令諸施主得大福祐，得大果報，得大光明者。當作是學。」

世尊復告諸比丘曰：「於意云何？若有力士以鐵銅鑠洞燃俱熾，纏絡其身，若從刹利、梵志、居士、工師受信施衣服，何者為樂？」

時，諸比丘白曰：「世尊！若有力士以鐵銅鑠洞燃俱熾，纏絡其身，甚苦。世尊！若從刹利、梵志、居士、工師受信施

衣服，甚樂。世尊！」

世尊告曰：「我為汝說，不令汝等學沙門失沙門道。汝欲成無上梵行者，寧令力士以鐵銅鑠洞燃俱熾，纏絡其身，彼雖因此受苦或死，然不以是身壞命終，趣至惡處，生地獄中；若愚癡人犯戒不精進，生惡不善法，非梵行稱梵行，非沙門稱沙門，從刹利、梵志、居士、工師受信施衣服，彼愚癡人因是長夜不善不義，受惡法報，身壞命終，趣至惡處，生地獄中。是故汝等當觀自義、觀彼義、觀兩義，當作是念：『我出家學，不虛不空，有果有報，有極安樂，生諸善處而得長壽，受人信施衣被、飲食、床褥、湯藥，令諸施主得大福祐，得大果報，得大光明者。』當作是學。」

世尊復告諸比丘曰：「於意云何？若有力士以熱鐵鉗鉗開其口，便以鐵丸洞燃俱熾，著其口中，彼熱鐵丸燒脣，燒脣已燒舌，燒舌已燒斷，燒斷已燒咽，燒咽已燒心，燒心已燒腸胃，燒腸胃已下過，若從刹利、梵志、居士、工師受信施食無量眾味，何者為樂？」

時，諸比丘白曰：「世尊！若有力士以熱鐵鉗鉗開其口，便以鐵丸洞燃俱熾，著其口中，彼熱鐵丸燒脣，燒脣已燒舌，燒舌已燒斷，燒斷已燒咽，燒咽已燒心，燒心已燒腸胃，燒腸胃已下過，甚苦。世尊！若從刹利、梵志、居士、工師受信施食無量眾味，甚樂。世尊！」

世尊告曰：「我為汝說，不令汝等學沙門失沙門道。汝欲成無上梵行者，寧令力士以熱鐵鉗鉗開其口，便以鐵丸洞燃俱熾，著其口中，彼熱鐵丸燒脣，燒脣已燒舌，燒舌已燒斷，燒斷已燒咽，燒咽已燒心，燒心已燒腸胃，燒腸胃已下過，彼雖因此受苦或死，然不以是身壞命終，趣至惡處，生地獄中；若愚癡人犯戒不精進，生惡不善法，非梵行稱梵行，非沙門稱沙

門，從刹利、梵志、居士、工師受信施食無量眾味，彼愚癡人因是長夜不善不義，受惡法報，身壞命終，趣至惡處，生地獄中。是故汝等當觀自義、觀彼義、觀兩義，當作是念：『我出家學，不虛不空，有果有報，有極安樂，生諸善處而得長壽，受人信施衣被、飲食、床褥、湯藥，令諸施主得大福祐，得大果報，得大光明者。』當作是學。」

世尊復告諸比丘曰：「於意云何？若有力士以鐵銅床洞燃俱熾，強逼使人坐臥其上，若從刹利、梵志、居士、工師受其信施床[木*翕]臥具，何者為樂？」

時，諸比丘白曰：「世尊！若有力士以鐵銅床洞燃俱熾，強逼使人坐臥其上，甚苦。世尊！若從刹利、梵志、居士、工師受其信施床[木*翕]臥具，甚樂。世尊！」

世尊告曰：「我為汝說，不令汝等學沙門失沙門道。汝欲成無上梵行者，寧令力士以鐵銅床洞燃俱熾，強逼使人坐臥其上，彼雖因此受苦或死，然不以是身壞命終，趣至惡處，生地獄中；若愚癡人犯戒不精進，生惡不善法，非梵行稱梵行，非沙門稱沙門，從刹利、梵志、居士、工師受其信施床[木*翕]臥具，彼愚癡人因是長夜不善不義，受惡法報，身壞命終，趣至惡處，生地獄中。是故汝等當觀自義、觀彼義、觀兩義，當作是念：『我出家學，不虛不空，有果有報，有極安樂，生諸善處而得長壽，受人信施衣被、飲食、床褥、湯藥，令諸施主得大福祐，得大果報，得大光明者。』當作是學。」

世尊復告諸比丘曰：「於意云何？若有力士以大鐵銅釜洞燃俱熾，撮舉人已，倒著釜中，若從刹利、梵志、居士、工師受信施房舍，泥治堊灑，窗戶牢密，爐火熅暖，何者為樂？」

時，諸比丘白曰：「世尊！若有力士以大鐵銅釜洞燃俱熾，撮舉人已，倒著釜中，甚苦。世尊！若從刹利、梵志、居士、

工師受信施房舍，泥治堊灑，窗戶牢密，爐火煇暖，甚樂。世尊！」

世尊告曰：「我為汝說，不令汝等學沙門失沙門道。汝欲成無上梵行者，寧令力士以大鐵銅釜洞燃俱熾，撮舉人已，倒著釜中，彼雖因此受苦或死，然不以是身壞命終，趣至惡處，生地獄中；若愚癡人犯戒不精進，生惡不善法，非梵行稱梵行，非沙門稱沙門，從剎利、梵志、居士、工師受信施房舍，泥治堊灑，窗戶牢密，爐火煇暖，彼愚癡人因是長夜不善不義，受惡法報，身壞命終，趣至惡處，生地獄中。是故汝等當觀自義、觀彼義、觀兩義，當作是念：『我出家學，不虛不空，有果有報，有極安樂，生諸善處而得長壽，受人信施衣被、飲食、床褥、湯藥，令諸施主得大福祐，得大果報，得大光明者。』當作是學。」

說此法時，六十比丘漏盡結解，六十比丘捨戒還家。所以者何？世尊教誡甚深、甚難，學道亦復甚深、甚難。

佛說如是。彼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木積喻經竟(二千六百四十四字)

中阿含經七法品善人往經

我聞如是：

一時，佛遊舍衛國，在勝林給孤獨園。爾時，世尊告諸比丘：「我當為汝說七善人所往至處及無餘涅槃。諦聽，諦聽！善思念之。」時，諸比丘受教而聽。

佛言：「云何為七？比丘！行當如是：我者無我，亦無我所，當來無我，亦無我所，已有便斷，已斷得捨，有樂不染，合會不著。如是行者，無上息迹慧之所見，然未得證。比丘！

行如是，往至何所？譬如燒麩，纔燃便滅。當知，比丘！亦復如是，少慢未盡，五下分結已斷，得中般涅槃，是謂第一善人所往至處，世間諦如有。

「復次，比丘！行當如是：我者無我，亦無我所，當來無我，亦無我所，已有便斷，已斷得捨，有樂不染，合會不著。行如是者，無上息迹慧之所見，然未得證。比丘！行如是，往至何所？譬若如鐵洞燃俱熾，以椎打之，迸火飛空，上已即滅。當知，比丘！亦復如是，少慢未盡，五下分結已斷，得中般涅槃，是謂第二善人所往至處，世間諦如有。

「復次，比丘！行當如是：我者無我，亦無我所，當來無我，亦無我所，已有便斷，已斷得捨，有樂不染，合會不著。行如是者，無上息迹慧之所見，然未得證。比丘！行如是，往至何所？譬若如鐵洞燃俱熾，以椎打之，迸火飛空，從上來還，未至地滅。當知，比丘！亦復如是，少慢未盡，五下分結已斷，得中般涅槃，是謂第三善人所往至處，世間諦如有。

「復次，比丘！行當如是：我者無我，亦無我所，當來無我，亦無我所，已有便斷，已斷得捨，有樂不染，合會不著。行如是者，無上息迹慧之所見，然未得證。比丘！行如是，往至何所？譬若如鐵洞然俱熾，以椎打之，迸火飛空，墮地而滅。當知，比丘！亦復如是，少慢未盡，五下分結已斷，得生般涅槃，是謂第四善人所往至處，世間諦如有。

「復次，比丘！行當如是：我者無我，亦無我所，當來無我，亦無我所，已有便斷，已斷得捨，有樂不染，合會不著。行如是者，無上息迹慧之所見，然未得證。比丘！行如是，往至何所？譬若如鐵洞燃俱熾，以椎打之，迸火飛空，墮少薪草上，若烟若燃，燃已便滅。當知，比丘！亦復如是，少慢未盡，五下分結已斷，得行般涅槃，是謂第五善人所往至處，世間諦

如有。

「復次，比丘！行當如是：我者無我，亦無我所，當來無我，亦無我所，已有便斷，已斷得捨，有樂不染，合會不著。行如是者，無上息迹慧之所見，然未得證。比丘！行如是，往至何所？譬若如鐵洞燃俱熾，以椎打之，迸火飛空，墮多薪草上，若烟若燃，燃盡已滅。當知，比丘！亦復如是，少慢未盡，五下分結已斷，得無行般涅槃，是謂第六善人所往至處，世間諦如有。

「復次，比丘！行當如是：我者無我，亦無我所，當來無我，亦無我所，已有便斷，已斷得捨，有樂不染，合會不著。行如是者，無上息迹慧之所見，然未得證。比丘！行如是，往至何所？譬若如鐵洞燃俱熾，以椎打之，迸火飛空，墮多薪草上，若烟若燃，燃已便燒村邑、城郭、山林、曠野。燒村邑、城郭、山林、曠野已，或至道、至水、至平地滅。當知，比丘！亦復如是，少慢未盡，五下分結已斷，得上流阿迦膩吒般涅槃，是謂第七善人所往至處，世間諦如有。

「云何無餘涅槃？比丘！行當如是：我者無我，亦無我所，當來無我，亦無我所，已有便斷，已斷得捨，有樂不染，合會不著。行如是者，無上息迹慧之所見，而已得證。我說彼，比丘！不至東方，不至西方、南方、北方、四維、上、下，便於現法中息迹滅度。

「我向所說七善人所往至處及無餘涅槃者，因此故說。」

佛說如是。彼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善人往經竟(千一百三字)

中阿含經業相應品羅云經

我聞如是：

一時，佛遊王舍城，在竹林迦蘭哆園。

爾時，尊者羅云亦遊王舍城溫泉林中。於是，世尊過夜平旦，著衣持鉢入王舍城而行乞食，乞食已竟，至溫泉林羅云住處。尊者羅云遙見佛來，即便往迎，取佛衣鉢，為敷坐具，汲水洗足，佛洗足已，坐羅云座。

於是，世尊即取水器，瀉留少水已，問曰：「羅云！汝今見我取此水器，瀉留少水耶？」

羅云答曰：「見也。世尊！」

佛告羅云：「我說彼道少，亦復如是，謂知己妄言，不羞不悔，無慚無愧，羅云！彼亦無惡不作。是故，羅云！當作是學，不得戲笑妄言。」

世尊復取此少水器，盡瀉棄已，問曰：「羅云！汝復見我取少水器，盡瀉棄耶？」

羅云答曰：「見也。世尊！」

佛告羅云：「我說彼道盡棄，亦復如是，謂知己妄言，不羞不悔，無慚無愧，羅云！彼亦無惡不作。是故，羅云！當作是學，不得戲笑妄言。」

世尊復取此空水器，覆著地已，問曰：「羅云！汝復見我取空水器，覆著地耶？」

羅云答曰：「見也。世尊！」

佛告羅云：「我說彼道覆，亦復如是，謂知己妄言，不羞不悔，無慚無愧，羅云！彼亦無惡不作。是故羅云！當作是學，不得戲笑妄言。」

世尊復取此覆水器，發令仰已，問曰：「羅云！汝復見我

取覆水器，發令仰耶？」

羅云答曰：「見也。世尊！」

佛告羅云：「我說彼道仰，亦復如是，謂知己妄言，不羞不悔，不慚不愧，羅云！彼亦無惡不作。是故，羅云！當作是學，不得戲笑妄言。」

「羅云！猶如王有大象入陣鬪時，用前脚、後脚、尾、髀、脊、脇、項、額、耳、牙，一切皆用，唯護於鼻，象師見已，便作是念：『此王大象猶故惜命。所以者何？此王大象入陣鬪時，用前脚、後脚、尾、髀、脊、脇、項、額、耳、牙，一切皆用，唯護於鼻。』羅云！若王大象入陣鬪時，用前脚、後脚、尾、髀、脊、脇、項、額、耳、牙、鼻，一切盡用，象師見已，便作是念：『此王大象不復惜命。所以者何？此王大象入陣鬪時，用前脚、後脚、尾、髀、脊、脇、項、額、耳、牙、鼻，一切盡用。』羅云！若王大象入陣鬪時，用前脚、後脚、尾、髀、脊、脇、項、額、耳、牙、鼻，一切盡用，羅云！我說此王大象入陣鬪時，無惡不作。如是，羅云！謂知己妄言，不羞不悔，無慚無愧，羅云！我說彼亦無惡不作。是故，羅云！當作是學，不得戲笑妄言。」

於是，世尊即說頌曰：

「人犯一法，	謂妄言是，
不畏後世，	無惡不作。
寧噉鐵丸，	其熱如火，
不以犯戒，	受世信施。
若畏於苦，	不愛念者，
於隱顯處，	莫作惡業。
若不善業，	已作今作，
終不得脫，	亦無避處。」

佛說頌已，復問羅云：「於意云何？人用鏡為？」

尊者羅云答曰：「世尊！欲觀其面，見淨不淨。」

「如是。羅云！若汝將作身業，即觀彼身業：『我將作身業，彼身業為淨、為不淨，為自為、為他？』羅云！若觀時則知，我將作身業，彼身業淨，或自為，或為他，不善與苦果受於苦報。羅云！汝當捨彼將作身業。羅云！若觀時則知，我將作身業，彼身業不淨，或自為，或為他，善與樂果受於樂報。羅云！汝當受彼將作身業。」

「羅云！若汝現作身業，即觀此身業：『若我現作身業，此身業為淨、為不淨，為自為、為他？』羅云！若觀時則知，我現作身業，此身業淨，或自為，或為他，不善與苦果受於苦報。羅云！汝當捨此現作身業。羅云！若觀時則知，我現作身業，此身業不淨，或自為，或為他，善與樂果受於樂報。羅云！汝當受此現作身業。」

「羅云！若汝已作身業，即觀彼身業：『若我已作身業，彼身業已過去、滅盡、變易，為淨、為不淨，為自、或為他？』羅云！若觀時則知，我已作身業，彼身業已過去、滅盡、變易，彼身業淨，或自為，或為他，不善與苦果受於苦報。羅云！汝當詣善知識、梵行人所，彼已作身業，至心發露，應悔過說，慎莫覆藏，更善持護。羅云！若觀時則知，我已作身業，彼身業已過去滅盡變易，彼身業不淨，或自為，或為他，善與樂果受於樂報。羅云！汝當晝夜歡喜，住正念正智，口業亦復如是。」

「羅云！因過去行故，已生意業，即觀彼意業：『若因過去行故，已生意業，彼意業為淨、為不淨，為自為、為他？』羅云！若觀時則知，因過去行故，已生意業，彼意業已過去、滅盡、變易，彼意業淨，或自為，或為他，不善與苦果受於苦報。羅云！汝當捨彼過去意業，羅云！若觀時則知，因過去行

故，已生意業已過去、滅盡、變易，彼意業不淨，或自為，或為他，善與樂果受於樂報。羅云！汝當受彼過去意業。

「羅云！因未來行故，當生意業，即觀彼意業：『若因未來行故，當生意業，彼意業為淨、為不淨，為自為、為他？』

羅云！若觀時則知，因未來行故，當生意業，彼意業淨，或自為，或為他，不善與苦果受於苦報。羅云！汝當捨彼未來意業。

羅云！若觀時則知，因未來行故，當生意業，彼意業不淨，或自為，或為他，善與樂果受於樂報。羅云！汝當受彼未來意業。

「羅云！因現在行故，現生意業，即觀此意業：『若因現在行故，現生意業，此意業為淨、為不淨，為自為、為他？』

羅云！若觀時則知，因現在行故，現生意業，此意業淨，或自為，或為他，不善與苦果受於苦報。羅云！汝當捨此現在意業。

羅云！若觀時則知，因現在行故，現生意業，此意業不淨，或自為，或為他，善與樂果受於樂報。羅云！汝當受此現在意業。

「羅云！若有過去沙門、梵志，身、口、意業，已觀而觀，已淨而淨，彼一切即此身、口、意業，已觀而觀，已淨而淨。

羅云！若有未來沙門、梵志，身、口、意業，當觀而觀，當淨而淨，彼一切即此身、口、意業，當觀而觀，當淨而淨，羅云！

若有現在沙門、梵志，身、口、意業，現觀而觀，現淨而淨，彼一切即此身、口、意業，現觀而觀，現淨而淨。羅云！汝當

如是學，我亦即此身、口、意業，現觀而觀，現淨而淨。」

於是，世尊復說頌曰：

「身業、口業、意業，羅云！

善不善法，汝應常觀。

知己妄言，羅云莫說，

禿從他活，何可妄言？

覆沙門法，空無真實，

謂說妄言， 不護其口。
故不妄言， 正覺之子，
是沙門法， 羅云當學。
方方豐樂， 安隱無怖，
羅云至彼， 莫為害他。」

佛說如是。尊者羅云及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羅云經竟(一千八百三十二字)

中阿含經王相應品烏鳥喻經

我聞如是：

一時，佛遊王舍城，在竹林加蘭哆園。

爾時，世尊告諸比丘：「昔轉輪王欲試珠寶時，便集四種軍，象軍、馬軍、車軍、步軍，集四種軍已，於夜闔中豎立高幢，安珠置上，出至園觀，珠之光耀，照四種軍，明之所及，方半由延。彼時，有一梵志而作是念：『我寧可往見轉輪王及四種軍，觀琉璃珠。』爾時，梵志復作是念：『且置見轉輪王及四種軍、觀琉璃珠，我寧可往至彼林間。』

「於是，梵志便往詣林，到已入中，至一樹下，坐已未久，有一獼猴來，梵志見已而問之曰：『善來，獼猴！汝從何來，為欲何去？』答曰：『梵志！此池本時清泉盈溢，饒藕多華，魚龜滿中，我昔所依，而今枯竭。梵志當知！我欲捨去，入彼大河，我今欲去，唯畏於人。』時，彼獼猴與此梵志共論是已，便捨而去，梵志故坐。

「復有究暮鳥來，梵志見已而問之曰：『善來，究暮鳥！汝從何來，為欲何去？』答曰：『梵志！此池本時清泉盈溢，饒藕多華，魚龜滿中，我昔所依，而今枯竭。梵志當知！我欲

捨去，依彼死牛聚處栖宿，或依死驢，或依死人聚處栖宿，我今欲去，唯畏於人。』彼究暮鳥與此梵志共論是已，便捨而去，梵志故坐。

「復有鷲鳥來，梵志見已而問之曰：『善來，鷲鳥！汝從何來，為欲何去？』答曰：『梵志！我從大墓復至大墓殺害而來，我今欲食死象之肉，死馬、死牛、死人之肉，我今欲去，唯畏於人。』時，彼鷲鳥與此梵志共論是已，便捨而去，梵志故坐。

「復有食吐鳥來，梵志見已而問之曰：『善來，食吐鳥！汝從何來，為欲何去？』答曰：『梵志！汝見向者鷲鳥去耶？我食彼吐，我今欲去，唯畏於人。』彼食吐鳥與此梵志共論是已，便捨而去，梵志故坐。

「復有豺獸來，梵志見已而問之曰：『善來，豺獸！汝從何來，為欲何去？』答曰：『梵志！我從深澗至深澗，從榛莽至榛莽，從僻靜至僻靜處來，我今欲食死象肉，死馬、死牛、死人之肉，我今欲去，唯畏於人。』時，彼豺獸與此梵志共論是已，便捨而去，梵志故坐。

「復有烏鳥來，梵志見已而問之曰：『善來，烏鳥！汝從何來，為欲何去？』答曰：『梵志！汝強額癡狂，何為問我：「汝從何來，為欲何去？」』彼時，烏鳥面訶梵志已，便捨而去，梵志故坐。

「復有狴狴獸來，梵志見已而問之曰：『善來，狴狴獸！汝從何來，為欲何去？』答曰：『梵志！我從園至園，從觀至觀，從林至林，飲清泉水，食好果來，我今欲去，不畏於人。』彼狴狴獸與此梵志共論是已，便捨而去。」

佛告諸比丘：「吾說此喻，欲令解義，汝等當知此說有義。時，彼獼猴與此梵志共論是已，便捨而去。吾說此喻有何義耶？

若有比丘依村邑行，比丘平旦著衣持鉢，入村乞食，不護於身，不守諸根，不立正念，而彼說法，或佛所說，或聲聞所說，因此得利衣被、飲食、床褥、湯藥、諸生活具，彼得利己，染著觸猗，不見災患，不能捨離，隨意而用。彼比丘行惡戒，成就惡法，最在其邊，生弊腐敗，非梵行稱梵行，非沙門稱沙門，猶如梵志見獼猴已，而問之曰：『善來，獼猴！汝從何來，為欲何去？』答曰：『梵志！此池本時清泉盈溢，饒藕多華，魚龜滿中，我昔所依，而今枯涸。梵志當知！我欲捨去，入彼大河，我今欲去，唯畏於人。』吾說比丘亦復如是，入惡不善穢汙法中，為當來有本煩熱苦報、生老病死因，是以比丘莫行如獼猴，莫依非法以自存命；當淨身行，淨口、意行，住無事中，著糞掃衣，常行乞食，次第乞食，少欲知足，樂住遠離而習精勤，立正念、正智、正定、正慧，常當遠離，應學如是。

「彼究暮鳥與此梵志共論是已，便捨而去。吾說此喻有何義耶？若有比丘依村邑行，比丘平旦著衣持鉢，入村乞食，不護於身，不守諸根，不立正念，彼入他家教化說法，或佛所說，或聲聞所說，因此得利衣被、飲食、床褥、湯藥、諸生活具，彼得利己，染著觸猗，不見災患，不能捨離，隨意而用。彼比丘惡戒，成就惡法，最在其邊，生弊腐敗，非梵行稱梵行，非沙門稱沙門，猶如梵志見究暮已，而問之曰：『善來，究暮！汝從何來，為欲何去？』答曰：『梵志！此池本時清泉盈溢，饒藕多華，魚龜滿中，我昔所依，而今枯涸。梵志當知！我今欲去，依彼死牛聚處栖宿，或依死驢，或依死人聚處栖宿，我今欲去，唯畏於人。』吾說比丘亦復如是，依惡不善穢汙之法，為當來有本煩熱苦報、生老病死因，是以比丘莫行如究暮，莫依非法以自存命；當淨身行，淨口、意行，住無事中，著糞掃衣，常行乞食，次第乞食，少欲知足，樂住遠離而習精勤，立

正念、正智、正定、正慧，常當遠離，應學如是。

「時，彼鷲鳥與此梵志共論是已，便捨而去。吾說此喻有何義耶？若有比丘依村邑行，比丘平旦著衣持鉢，入村乞食，不護於身，不守諸根，不立正念，彼入他家教化說法，或佛所說，或聲聞所說，因此得利衣被、飲食、床褥、湯藥、諸生活具，彼得利己，染著觸猗，不見災患，不能捨離，隨意而用。彼比丘行惡戒，成就惡法，最在其邊，生弊腐敗，非梵行稱梵行，非沙門稱沙門，猶如梵志見鷲鳥已，而問之曰：『善來，鷲鳥！汝從何來，為欲何去？』答曰：『梵志！我從大墓復至大墓殺害而來，我今欲食死象之肉，死馬、死牛、死人之肉，我今欲去，唯畏於人。』吾說比丘亦復如是，是以比丘莫行如鷲鳥，莫依非法以自存命；當淨身行，淨口、意行，住無事中，著糞掃衣，常行乞食，次第乞食，少欲知足，樂住遠離而習精勤，立正念、正智、正定、正慧，常當遠離，應學如是。

「彼食吐鳥與此梵志共論是已，便捨而去。吾說此喻有何義耶？若有比丘依村邑行，比丘平旦著衣持鉢，入村乞食，不護於身，不守諸根，不立正念，彼入比丘尼房教化說法，或佛所說，或聲聞所說，彼比丘尼入若干家說好說惡，受信施物持與比丘，因此得利衣被、飲食、床褥、湯藥、諸生活具，彼得利己，染著觸猗，不見災患，不能捨離，隨意而用。彼比丘行惡戒，成就惡法，最在其邊，生弊腐敗，非梵行稱梵行，非沙門稱沙門，猶如梵志見食吐鳥已，而問之曰：『善來，食吐鳥！汝從何來，為欲何去？』答曰：『梵志！汝見向者鷲鳥去耶？我食彼吐，我今欲去，唯畏於人。』吾說比丘亦復如是，是以比丘莫行如食吐鳥，莫依非法以自存命；當淨身行，淨口、意行，住無事中，著糞掃衣，常行乞食，次第乞食，少欲知足，樂住遠離而習精勤，立正念、正智、正定、正慧，常當遠離，

應學如是。

「時，彼豺獸與此梵志共論是已，便捨而去。吾說此喻有何義耶？若有比丘依貧村住，彼若知村邑及城郭中多有智慧精進梵行者，即便避去，若知村邑及城郭中無有智慧精進梵行者，而來住中，或九月，或十月。諸比丘見已，便問：『賢者！何處遊行？』彼即答曰：『諸賢！我依某處貧村邑行。』諸比丘聞已即作是念：『此賢者難行而行。所以者何？此賢者乃能依某貧村邑行。』諸比丘等便共恭敬禮事供養，因此得利衣被、飲食、床褥、湯藥、諸生活具，彼得利已，染著觸猗，不見災患，不能捨離，隨意而用。彼比丘行惡戒，成就惡法，最在其邊，生弊腐敗，非梵行稱梵行，非沙門稱沙門，猶如梵志見豺獸已，而問之曰：『善來，豺獸！汝從何來，為欲何去？』答曰：『梵志！我從深澗至深澗，從榛莽至榛莽，從僻靜至僻靜處來，我今欲食死象之肉，死馬、死牛、死人之肉，我今欲去，唯畏於人。』吾說比丘亦復如是，是以比丘莫行如豺，莫依非法以自存命；當淨身行，淨口、意行，住無事中，著糞掃衣，常行乞食，次第乞食，少欲知足，樂住遠離而習精勤，立正念、正智、正定、正慧，常當遠離，應學如是。

「彼時，烏鳥面訶梵志已，便捨而去。吾說此喻有何義耶？若有比丘依貧無事處而受夏坐，彼若知村邑及城郭中多有智慧精進梵行者，即便避去，若知村邑及城郭中無有智慧精進梵行者，而來住中二月、三月。諸比丘見已，問曰：『賢者！何處夏坐？』答曰：『諸賢！我今依某貧無事處而受夏坐，我不如彼諸愚癡輩，作床成就，具足五事而住於中，中前中後、中後中前，口隨其味，味隨其口，求而求，索而索。』時，諸比丘聞已，即作是念：『此賢者難行而行。所以者何？此賢者乃能依某貧無事處而受夏坐。』諸比丘等便共恭敬禮事供養，因此

得利衣被、飲食、床褥、湯藥、諸生活具，彼得利己，染著觸猗，不見災患，不能捨離，隨意而用。彼比丘行惡戒，成就惡法，最在其邊，生弊腐敗，非梵行稱梵行，非沙門稱沙門，猶如梵志見烏鳥已，而問之曰：『善來，烏鳥！汝從何來，為欲何去？』答曰：『梵志！汝強額癡狂，何為問我：汝從何來，為欲何去？』吾說比丘亦復如是，是以比丘莫行如烏，莫依非法以自存命；當淨身行，淨口、意行，住無事中，著糞掃衣，常行乞食，次第乞食，少欲知足，樂住遠離而習精勤，立正念、正智、正定、正慧，常當遠離，應學如是。

「彼狴狴獸與此梵志共論是已，便捨而去。吾說此喻有何義耶？若有比丘依村邑行，比丘平旦著衣持鉢，入村乞食，善護於身，守攝諸根，立於正念，彼從村邑乞食已竟，食訖，中後收舉衣鉢，澡洗手足，以尼師檀著於肩上，或至無事處，或至樹下，或至空屋中，敷尼師檀，結加趺坐，正身正願，反念不向，斷除貪伺，心無有諍，見他財物、諸生活具，不起貪伺，欲令我得。彼於貪伺淨除其心。如是瞋恚、睡眠、調悔，斷疑度惑，於善法中無有猶豫，彼於疑惑淨除其心，彼已斷此五蓋心穢慧羸，離欲、離惡不善之法，至得第四禪成就遊。彼得如是，定心清淨，無穢無煩，柔軟善住，得不動心，趣向漏盡智通作證，彼便知此苦如真，知此苦習，知此苦滅，知此苦滅道如真，知此漏，知此漏習，知此漏滅，知此漏滅道如真。彼如是知，如是見已，則欲漏心解脫，有漏、無明漏心解脫，解脫已，便知解脫，生已盡，梵行已立，所作已辦，不更受有，知如真。猶如梵志見狴狴已，而問之曰：『善來，狴狴！汝從何來，為欲何去？』答曰：『梵志！我從園至園，從觀至觀，從林至林，飲清泉水，噉好果來，我今欲去，不畏於人。』吾說比丘亦復如是。

「是以比丘莫行如獼，莫行如究暮，莫行如鷲，莫行如食吐鳥，莫行如狢，莫行如鳥，當行如狢狢。所以者何？世中無著真人如狢狢獸。」

佛說如是。彼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烏鳥喻經竟(三千一百七十八字)

中阿含經長壽王品支離彌梨經

我聞如是：

一時，佛遊王舍城，在竹林加蘭哆園。

爾時，眾多比丘於中食後少有所為，集坐講堂，欲斷諍事，謂論此法、律，此佛之教。彼時，質多羅象子比丘亦在眾中。於是，質多羅象子比丘，眾多比丘論此法、律，此佛教時，於其中間競有所說，不待諸比丘說法訖竟，又不以恭敬、不以善觀問諸上尊長老比丘。

是時，尊者大拘絺羅在彼眾中。於是，尊者大拘絺羅告質多羅象子比丘曰：「賢者！當知眾多比丘說此法、律，此佛教時，汝莫於中競有所說，若諸比丘所說訖已，然後可說。汝當以恭敬，當以善觀問諸上尊長老比丘，莫不恭敬，莫不善觀問諸上尊長老比丘。」

爾時，質多羅象子比丘諸親朋友悉在眾中。於是，質多羅象子比丘諸親朋友語尊者大拘絺羅曰：「賢者大拘絺羅！汝莫大責數質多羅象子比丘。所以者何？質多羅象子比丘戒德多聞，似如懈怠，然不貢高。賢者大拘絺羅！質多羅象子比丘，諸比丘隨所為時而能佐助。」

於是，尊者大拘絺羅語質多羅象子比丘諸親朋友曰：「諸賢！不知他心者，不得妄說稱不稱。所以者何？或有一人在世

尊前時，及諸上尊長老梵行可慙可愧、可愛可敬前，彼便善守善護；若於後時離世尊前，及離諸上尊長老梵行可慙可愧、可愛可敬前，彼便數與白衣共會，調笑貢高，種種談譚；彼數與白衣共會，調笑貢高，種種談譚已，心便生欲。彼心生欲已，便身熱心熱。彼身心熱已，便捨戒罷道。諸賢！猶若如牛，入他田中，守田人捉，或以繩繫，或著欄中。諸賢！若有作是說，此牛不復入他田中，如是彼為正說耶？」

答曰：「不也。所以者何？謂彼牛者，為繩所繫，或斷或解，為欄所遮，或破或跳出，復入他田，如前無異。」

「諸賢！或有一人在世尊前時，及諸上尊長老梵行可慙可愧、可愛可敬前，彼便善守善護；若於後時離世尊前，及離諸上尊長老梵行可慙可愧、可愛可敬前，彼便數與白衣共會，調笑貢高，種種談譚；彼數與白衣共會，調笑貢高，種種談譚已，心便生欲。彼心生欲已，便身熱心熱。彼身心熱已，便捨戒罷道。諸賢！是謂有一人。」

「復次，諸賢！或有一人逮得初禪，彼得初禪已，便自安住，不復更求未得欲得、不獲欲獲、不作證欲作證。彼於後時，便數與白衣共會，調笑貢高，種種談譚；彼數與白衣共會，調笑貢高，種種談譚已，心便生欲。彼心生欲已，便身熱心熱。彼身心熱已，便捨戒罷道。諸賢！猶大雨時，村間湖池水滿其中，彼若本時所見沙石、草木、甲蟲、魚鼈、蝦蟆及諸水性，去時來時，走時住時，後水滿已，盡不復見。諸賢！若有作是說，彼湖池中終不復見沙石、草木、甲蟲、魚鼈、蝦蟆及諸水性，去時來時，走時住時，如是彼為正說耶？」

答曰：「不也。所以者何？彼湖池水，或象飲馬飲，駱駝、牛、驢、豬、鹿、水牛飲，或人取用，風吹日炙；彼若本時不見沙石、草木、甲蟲、魚鼈、蝦蟆及諸水性，去時來時，走時

住時，後水減已，還見如故。」

「如是，賢者！或有一人逮得初禪，彼得初禪已，便自安住，不復更求未得欲得、不獲欲獲、不作證欲作證；彼於後時，便數與白衣共會，調笑貢高，種種談譁；彼數與白衣共會，調笑貢高，種種談譁已，心便生欲。彼心生欲已，便身熱心熱。彼身心熱已，便捨戒罷道。諸賢！是謂有一人。

「復次，諸賢！或有一人得第二禪，彼得第二禪已，便自安住，不復更求未得欲得、不獲欲獲、不作證欲作證。彼於後時，便數與白衣共會，調笑貢高，種種談譁；彼數與白衣共會，調笑貢高，種種談譁已，心便生欲。彼心生欲已，便身熱心熱。彼身心熱已，便捨戒罷道。諸賢！猶大雨時，四衢道中塵滅作泥。諸賢！若有作是說，此四衢道泥終不燥，不復作塵，如是彼為正說耶？」

答曰：「不也。所以者何？此四衢道，或象行馬行，駱駝、牛、驢、豬、鹿、水牛及人民行，風吹日炙，彼四衢道泥乾燥已，還復作塵。」

「如是，諸賢！或有一人得第二禪，彼得第二禪已，便自安住，不復更求未得欲得、不獲欲獲、不作證欲作證。彼於後時，便數與白衣共會，調笑貢高，種種談譁；彼數與白衣共會，調笑貢高，種種談譁已，心便生欲。彼心生欲已，便身熱心熱。彼身心熱已，便捨戒罷道。諸賢！是謂有一人。

「復次，諸賢！或有一人得第三禪，彼得第三禪已，便自安住，不復更求未得欲得、不獲欲獲、不作證欲作證。彼於後時，便數與白衣共會，調笑貢高，種種談譁；彼數與白衣共會，調笑貢高，種種談譁已，心便生欲。彼心生欲已，便身熱心熱。彼身心熱已，便捨戒罷道。諸賢！猶山泉湖水，澄清平岸，定不動搖，亦無波浪。諸賢！若有作是說，彼山泉湖水終不復動，

亦無波浪，如是彼為正說耶？」

答曰：「不也。所以者何？或於東方大風卒來，吹彼湖水，動涌波浪；如是南方、西方、北方大風卒來，吹彼湖水，動涌波浪。」

「如是，諸賢！或有一人得第三禪，彼得第三禪已，便自安住，不復更求未得欲得、不獲欲獲、不作證欲作證。彼於後時，便數與白衣共會，調笑貢高，種種談譚；彼數與白衣共會，調笑貢高，種種談譚已，心便生欲。彼心生欲已，便身熱心熱。彼身心熱已，便捨戒罷道。諸賢！是謂有一人。」

「復次，諸賢！或有一人得第四禪，彼得第四禪已，便自安住，不復更求未得欲得、不獲欲獲、不作證欲作證。彼於後時，便數與白衣共會，調笑貢高，種種談譚；彼數與白衣共會，調笑貢高，種種談譚已，心便生欲。彼心生欲已，便身熱心熱。彼身心熱已，便捨戒罷道。諸賢！猶如居士、居士子，食微妙食，充足飽滿已，本欲食者，則不復欲。諸賢！若有作是說，彼居士、居士子，終不復欲得食，如是彼為正說耶？」

答曰：「不也。所以者何？彼居士、居士子，過夜飢已，彼若本所不用食者，還復欲得。」

「如是，諸賢！或有一人得第四禪，彼得第四禪已，便自安住，不復更求未得欲得、不獲欲獲、不作證欲作證。彼於後時，便數與白衣共會，調笑貢高，種種談譚；彼數與白衣共會，調笑貢高，種種談譚已，心便生欲。彼心生欲已，便身熱心熱。彼身心熱已，便捨戒罷道。諸賢！是謂有一人。」

「復次，諸賢！或有一人得無想心定，彼得無想心定已，便自安住，不復更求未得欲得、不獲欲獲、不作證欲作證。彼於後時，便數與白衣共會，調笑貢高，種種談譚；彼數與白衣共會，調笑貢高，種種談譚已，心便生欲。彼心生欲已，便身

熱心熱。彼身心熱已，便捨戒罷道。諸賢！猶如一無事處，聞支離彌梨蟲聲，彼無事處，或王或王大臣夜止宿，彼象聲、馬聲、車聲、步聲、螺聲、鼓聲、細腰鼓聲、妓鼓聲、舞聲、歌聲、琴聲、飲食聲，彼若本聞支離彌梨蟲聲便不復聞。諸賢！若有作是說，彼無事處，終不復聞支離彌梨蟲聲，如是彼為正說耶？」

答曰：「不也。所以者何？彼王及王大臣過夜平旦，各自還歸，彼若聞象聲、馬聲、車聲、步聲、螺聲、鼓聲、細腰鼓聲、妓鼓聲、舞聲、歌聲、瑟聲、飲食聲故，不聞支離彌梨蟲聲，彼既去已，還聞如故。」

「如是。諸賢！得無想心定，得無想心定已，便自安住、不復更求未得欲得、不獲欲獲、不作證欲作證。彼於後時，便數與白衣共會，調笑貢高，種種談譚；彼數與白衣共會，調笑貢高，種種談譚已，便心生欲。心生欲已，便身熱心熱。彼身心熱已，便捨戒罷道。諸賢！是謂有一人。」

爾時，質多羅象子比丘尋於其後捨戒罷道，質多羅象子比丘諸親朋友聞質多羅象子比丘捨戒罷道已，往詣尊者大拘絺羅所，到已，白曰：「尊者大拘絺羅！為知質多羅象子比丘心，為因餘事知。所以者何？今質多羅象子比丘已捨戒罷道。」

尊者大拘絺羅告彼親朋友曰：「諸賢！此事正應爾。所以者何？以不知如真，不見如真。所以者何？因不知如真，不見如真故。」

尊者大拘絺羅所說如是。彼諸比丘聞尊者大拘絺羅所說，歡喜奉行。

支離彌梨經竟(二千四百四十七字)

中阿含經大品貧窮經

我聞如是：

一時，佛遊舍衛國，在勝林給孤獨園。

爾時，世尊告諸比丘：「世有欲人貧窮，為大苦耶？」

諸比丘白曰：「爾也。世尊！」

世尊復告諸比丘曰：「若有欲人貧窮舉貸他家財物，世中舉貸他家財物，為大苦耶？」

諸比丘白曰：「爾也。世尊！」

世尊復告諸比丘曰：「若有欲人舉貸財物，不得時還，白曰：『長息。』世中長息，為大苦耶？」

諸比丘白曰：「爾也。世尊！」

世尊復告諸比丘曰：「若有欲人長息不還，財主責索，世中財主責索，為大苦耶？」

諸比丘白曰：「爾也。世尊！」

世尊復告諸比丘曰：「若有欲人財主責索，不能得償，財主數往至彼求索，世中財主數往至彼求索，為大苦耶？」

諸比丘白曰：「爾也。世尊！」

世尊復告諸比丘曰：「若有欲人，財主數往至彼求索，彼故不還，便為財主之所收縛，世中為財主收縛，為大苦耶？」

諸比丘白曰：「爾也。世尊！」

「是為世中有欲人貧窮是大苦，世中有欲人舉貸財物是大苦，世中有欲人舉貸長息是大苦，世中有欲人財主責索是大苦，世中有欲人財主數往至彼求索是大苦，世中有欲人為財主收縛是大苦。如是若有於此聖法之中，無信於善法，無禁戒、無博聞、無布施、無智慧於善法，彼雖多有金、銀、琉璃、水精、摩尼、白珂、螺壁、珊瑚、琥珀、碼瑙、瑇瑁、碑渠、碧玉、

赤石、琰珠，然彼故貧窮，無有力勢，是我聖法中說不善貧窮也。

「彼身惡行，口、意惡行，是我聖法中說不善舉貸也。彼欲覆藏身之惡行，不自發露，不欲道說，不欲令人訶責，不順求，欲覆藏口、意惡行，不自發露，不欲道說，不欲令人訶責，不順求，是我聖法中說不善長息也。彼或行村邑及村邑外，諸梵行者見已，便作是說：『諸賢！此人如是作、如是行、如是惡、如是不淨，是村邑刺。』彼作是說：『諸賢！我不如是作、不如是行、不如是惡、如是不淨，亦非村邑刺，是我聖法中說不善責索也。』

「彼或在無事處，或在山林樹下，或在空閑居，念三不善念：欲念、恚念、害念，是我聖法中說不善數往求索也。彼作身惡行，口、意惡行，彼作身惡行，口、意惡行已，因此緣此，身壞命終，必至惡處，生地獄中，是我聖法中說不善收縛也。我不見縛更有如是苦、如是重、如是麤、如是不可樂，如地獄、畜生、餓鬼縛也。此三苦縛，漏盡阿羅訶比丘已知滅盡，拔其根本，永無來生。」

於是，世尊說此頌曰：

「世間貧窮苦，	舉貸他錢財，
舉貸錢財已，	他責為苦惱。
財主往求索，	因此收繫縛，
此縛甚重苦，	世間樂於欲。
於聖法亦然，	若無有正信，
無慙及無愧，	作惡不善行。
身作不善行，	口意俱亦然，
覆藏不欲說，	不樂正教訶。
若有數數行，	意念則為苦，

或村或靜處，	因是必有悔。
身口習諸行，	及意之所念，
惡業轉增多，	數數作復作。
彼惡業無慧，	多作不善已，
隨所生畢訖，	必往地獄縛。
此縛最甚苦，	雄猛之所離，
如法得財利，	不負得安隱。
施與得歡喜，	二俱皆獲利，
如是諸居士，	因施福增多。
如是聖法中，	若有好誠信，
具足成慙愧，	庶幾無慳貪。
已捨離五蓋，	常樂行精進，
成就諸禪定，	滿具常棄樂。
已得無食樂，	猶如水浴淨，
不動心解脫，	一切有結盡。
無病為涅槃，	謂之無上燈，
無憂無塵安，	是說不移動。」

佛說如是。彼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貧窮經竟(一千一十字)

中阿含經大品至邊經

我聞如是：

一時，佛遊舍衛國，在勝林給孤獨園。

爾時，世尊告諸比丘：「於生活中下極至邊，謂行乞食。世間大諱，謂為禿頭手擎鉢行，彼族姓子為義故受。所以者何？以厭患生老病死、愁感啼哭、憂苦懊惱，或得此淳具足大苦陰

邊，汝等非如是心出家學道耶？」

時，諸比丘白曰：「如是。」

世尊復告諸比丘曰：「彼愚癡人以如是心出家學道，而行伺欲染著至重，濁纏心中，憎嫉無信，懈怠失正念，無正定，惡慧心狂，調亂諸根，持戒極寬，不修沙門，不增廣行。猶人以墨浣墨所污，以血除血，以垢除垢，以濁除濁，以廁除廁，但增其穢。從冥入冥，從闇入闇，我說彼愚癡人持沙門戒亦復如是。謂彼人伺欲染著至重，濁纏心中，憎嫉無信，懈怠失正念，無正定，惡慧心狂，調亂諸根，持戒極寬，不修沙門，不增廣行。猶無事處燒人殘木，彼火燼者，非無事所用，亦非村邑所用，我說彼愚癡人持沙門戒亦復如是。謂彼人行伺欲染著至重，濁纏心中，憎嫉無信，懈怠失正念，無正定，惡慧心狂，調亂諸根，持戒極寬，不修沙門，不增廣行。」

於是，世尊說此頌曰：

「愚癡失欲樂，	復失沙門義，
俱忘失二邊，	猶燒殘火燼。
猶如無事處，	燒人殘火燼，
無事村不用。	人著欲亦然，
猶燒殘火燼，	俱忘失二邊。」

佛說如是。彼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至邊經竟(四百二十二字)

中阿含經大品加樓烏陀夷經

我聞如是：

一時，佛遊鴛伽國中，與大比丘眾俱，往至阿毘那住提若精舍。

爾時，世尊過夜平旦，著衣持鉢，入阿耨那而行乞食，食訖中後，收舉衣鉢，澡洗手足，以尼師檀著於肩上，往至一林，欲晝經行。尊者烏陀夷亦過夜平旦，著衣持鉢，入阿耨那而行乞食，食訖中後，收舉衣鉢，澡洗手足，以尼師檀著於肩上，隨侍佛後，而作是念：「若世尊今晝行者，我亦至彼晝行。」

於是，世尊入於林中，至一樹下，敷尼師檀，結跏趺坐。尊者烏陀夷亦入彼林，去佛不遠，至一樹下，敷尼師檀，結跏趺坐。爾時，尊者烏陀夷獨在靖處燕坐思惟，心作是念：「世尊為我等多所饒益，善逝為我等多所安隱。世尊於我除眾苦法，增益樂法。世尊於我除無量惡不善之法，增益無量諸善妙法。」

尊者烏陀夷則於晡時從燕坐起，往詣佛所，稽首佛足，却坐一面，世尊告曰：「烏陀夷！無有所乏，安隱快樂，氣力如常耶？」

尊者烏陀夷白曰：「唯然。世尊！我無所乏，安隱快樂，氣力如常。」

世尊復問曰：「烏陀夷！云何汝無所乏，安隱快樂，氣力如常耶？」

尊者烏陀夷答曰：「世尊！我獨在靖處燕坐思惟，心作是念：『世尊為我等多所饒益，善逝為我等多所安隱。世尊於我除眾苦法，增益樂法。世尊於我除無量惡不善之法，增益無量諸善妙法。』世尊昔時告諸比丘：『汝等斷過中食。』世尊！我等聞已，不堪不忍，不欲不樂。若有信梵志、居士往至眾園，廣施作福，我等自手受食，而世尊今教我斷是，善逝教我絕是。復作是說：『此大沙門不能消食。』然我等於世尊威神妙德敬重不堪，是故我等斷中後食。」

「復次，昔時世尊告諸比丘：『汝等斷夜食。』世尊！我等聞已，不堪不忍，不欲不樂，於二食中最上、最妙、最勝、最

美者，而世尊今教我斷是，善逝教我絕是，復作是說：『此大沙門不能消食。』世尊！昔時有一居士，多持種種淨妙食飲，還歸其家，勅內人曰：『汝等受此舉著一處，我當盡共集會夜食，不為朝中。』世尊！若於諸家施設極妙最上食者，唯有夜食，我為朝中，而世尊今教我斷是，善逝教我絕是，復作是說：『此大沙門不能消食。』然我等於世尊威神妙德敬重不堪，是故我等斷於夜食。

「世尊！我復作是念：『若有比丘非時入村而行乞食，或能逢賊，作業不作業，或逢虎逢鹿，或逢虎鹿，或逢豹逢羆，或逢豹羆，或往如是處，或逢惡象、惡馬、惡牛、惡狗，或值蛇聚，或得塊擲，或得杖打，或墮溝瀆，或墮廁中，或乘臥牛，或墮深坑，或入刺中，觀見空家，入如是家，若彼入已，女人見之，或呼共行惡不淨行。』

「世尊！昔一比丘夜闇微雨，睽睽掣電，而非時行入他家乞食。彼家婦人爾時出外洗蕩食器，彼時婦人於電光中遙見比丘，謂為是鬼，見已驚怖，身毛皆豎，失聲大呼，即便墮娠，而作是語：『尊是鬼！尊是鬼！』時，彼比丘語婦人曰：『妹！我非鬼，我是沙門，今來乞食。』爾時，婦人恚罵比丘至苦至惡，而作是語：『令此沙門命根早斷，令此沙門父母早死，令此沙門種族絕滅，令此沙門腹裂破壞，禿頭沙門以黑自纏，無子斷種，汝寧可持利刀自破其腹，不應非時夜行乞食，坐此沙門而墮我娠。』世尊！我憶彼已，便生歡悅。世尊！我因此歡悅遍充滿體，正念正智，生喜、止、樂、定。世尊！我因此定遍充滿體，正念正智。如是，世尊！我無所乏，安隱快樂，氣力如常。」

世尊歎曰：「善哉！善哉！烏陀夷！汝今不爾如彼癡人。彼愚癡人，我為其說：『汝等斷此。』彼作是說：『此是小事，

何足斷之？而世尊今教我斷此，善逝令我絕此。』亦如是說：『此大沙門不能消食，彼不斷此，彼但於我生不可、不忍，及餘比丘善護持戒者，亦復為彼生不可、不忍。』烏陀夷！彼癡人所縛極堅極牢，轉增轉急，不可斷絕，不得解脫。烏陀夷！猶如有蠅，為涕唾所縛，彼在其中或苦或死。烏陀夷！若人作是說彼蠅所縛，不堅不牢，不轉增急而可斷絕，則得解脫者，為正說耶？」

尊者烏陀夷白曰：「不也。世尊！所以者何？蠅為涕唾所縛，彼於其中或苦或死。是故，世尊！彼蠅所縛，極堅極牢，轉增轉急，不可斷絕，不得解脫。」

「烏陀夷！彼愚癡人，我為其說：『汝等斷此。』彼作是說：『此是小事，何足斷之？而世尊今教我斷此，善逝令我絕此。』亦如是說：『此大沙門不能消食，彼不斷此，彼但於我生不可、不忍，及餘比丘善護持戒者，亦復為彼生不可、不忍。』烏陀夷！彼癡人所縛極堅極牢，轉增轉急，不可斷絕，不得解脫。烏陀夷！若族姓子我為其說：『汝等斷此。』彼不作是說：『此是小事，何足斷之？而世尊今教我斷此，善逝令我絕此。』亦不如是說：『此大沙門不能消食，彼便斷此，彼不於我生不可、不忍，及餘比丘善護奉戒者，亦不為彼生不可、不忍。』烏陀夷！彼族姓子所縛不堅不牢，不轉增急，而可斷絕，則得解脫。烏陀夷！猶如象王，年至六十，而以憍傲摩訶能伽，牙足體具，筋力熾盛，彼所堅縛，若怒力轉身，彼堅縛者，則便斷絕，還歸本所。烏陀夷！若人作是說彼大象王年至六十，而以憍傲摩訶能伽，牙足體具，筋力熾盛，彼縛極堅極牢，轉增轉急，不可斷絕，不得解脫者，為正說耶？」

尊者烏陀夷白曰：「不也。世尊！所以者何？彼大象王年至六十，而以憍傲摩訶能伽，牙足體具，筋力熾盛。彼所堅縛，

若怒力轉身，彼堅縛者，則便斷絕，還歸本所。世尊！是故彼大象王年至六十，而以憍傲摩訶能伽，牙足體具，筋力熾盛。彼縛不堅不牢，不轉增急，而可斷絕，則得解脫。」

「如是，烏陀夷！彼族姓子我為其說：『汝等斷此。』彼不作是說：『此是小事，何足斷之？而世尊今教我斷此，善逝令我絕此。』亦不如是說：『此大沙門不能消食，彼便斷此，彼不於我生不可、不忍，及餘比丘善護持戒者，亦不為彼生不可、不忍。』烏陀夷！彼族姓子所縛不堅不牢，不轉增急，而可斷絕，則得解脫。烏陀夷！若有癡人，我為其說：『汝等斷此。』彼作是說：『此是小事，何足斷之？而世尊今教我斷此，善逝令我絕此。』亦如是說：『此大沙門不能消食，彼不斷此，彼但於我生不可、不忍，及餘比丘善護持戒者，亦復為彼生不可、不忍。』烏陀夷！彼癡人所縛極堅極牢，轉增轉急，不可斷絕，不得解脫。」

「烏陀夷！猶貧窮人無有錢財，亦無勢力。彼有一婦，其眼復瞎，醜不可愛，唯有一屋，崩壞穿漏，烏鳥所栖，弊不可居。而有一床，復破折壞，弊不可臥，正有一瓶，缺不可用。彼見比丘食訖中後，淨洗手足，敷尼師檀，坐一樹下，清涼和調，修增上心。彼見已，而作是念：『沙門為快樂，沙門如涅槃，我惡無德。所以者何？我有一婦，其眼復瞎，醜不可愛，不能捨離。唯有一屋，崩壞穿漏，烏鳥所栖，弊不可居，不能捨離。而有一床，復破折壞，弊不可臥，不能捨離。正有一瓶，缺不可用，不能捨離。愛樂比丘剃除鬚髮，著袈裟衣，至信、捨家、無家、學道。』烏陀夷！若人作是說：『彼貧窮人無有錢財，亦無勢力，所縛不堅不牢，不轉增急，而可斷絕，則得解脫。』者，為正說耶？」

尊者烏陀夷白曰：「不也。世尊！所以者何？彼貧窮人無

有錢財，亦無勢力，有一瞎婦，醜不可愛，不能捨離。唯有一屋，崩壞穿漏，烏鳥所栖，弊不可居，不能捨離。而有一床，復破折壞，弊不可臥，不能捨離。正有一瓶，缺不可用，不能捨離。愛樂比丘剃除鬚髮，著袈裟衣，至信、捨家、無家、學道。世尊！是故彼貧窮人無有錢財，亦無勢力，所縛極堅極牢，轉增轉急，不可斷絕，不得解脫。」

「如是，烏陀夷！若有癡人，我為其說：『汝等斷此。』彼作是說：『此是小事，何足斷之？而世尊今教我斷此，善逝令我絕此。』亦如是說：『此大沙門不能消食，彼不斷此，彼但於我生不可、不忍，及餘比丘善護持戒者，亦復為彼生不可、不忍。』烏陀夷！是故彼癡人所縛極堅極牢，轉增轉急，不可斷絕，不得解脫。烏陀夷！若族姓子我為其說：『汝等斷此。』彼不作是說：『此是小事，何足斷之？而世尊今教我斷此，善逝令我絕此。』亦不如是說：『此大沙門不能消食，彼便斷此，彼不於我生不可、不忍，及餘比丘善護持戒者，亦不為彼生不可、不忍。』烏陀夷！是故彼族姓子所縛不堅不牢，不轉增急，而可斷絕，則得解脫。

「烏陀夷！猶如居士、居士子，極大富樂，多有錢財，畜牧產業不可稱計，封戶、食邑、米穀豐饒，及若干種諸生活具、奴婢、象馬，其數無量。彼見比丘食訖中後，淨洗手足，敷尼師檀，坐一樹下，清涼和調，修增上心。彼見已，而作是念：『沙門為快樂，沙門如涅槃，我寧可捨極大富樂金寶、財穀、象馬，奴婢，愛樂比丘剃除鬚髮，著袈裟衣，至信、捨家、無家、學道。』烏陀夷！若人作是說：『彼居士、居士子所縛極堅極牢，轉增轉急，不可斷絕，不得解脫。』者，為正說耶？」

尊者烏陀夷白曰：「不也。世尊！所以者何？彼居士、居士子，彼能捨離極大富樂金寶、財穀、象馬，奴婢，愛樂比丘

剃除鬚髮，著袈裟衣，至信、捨家、無家、學道。世尊！是故彼居士、居士子所縛不堅不牢，不轉增急，而可斷絕，則得解脫。」

「如是，烏陀夷！若族姓子我為其說：『汝等斷此。』彼不作是說：『此是小事，何足斷之？而世尊今教我斷此，善逝令我絕此。』亦不如是說：『此大沙門不能消食，彼便斷此，彼不於我生不可、不忍，及餘比丘善護持戒者，亦不為彼生不可、不忍。』烏陀夷！是故彼族姓子所縛不堅不牢，不轉增急，而可斷絕，則得解脫。烏陀夷！比丘行捨，彼行捨已，生欲相應念，愛樂結縛，彼樂是，不斷、不住、不吐。烏陀夷！我說是縛，不說解脫。所以者何？諸結不善。烏陀夷！結不善故，我說是縛，不說解脫。烏陀夷！比丘行捨，彼行捨已，生欲相應念，愛樂結縛，彼不樂是，斷、住、吐。烏陀夷！我說亦是縛，不說解脫。所以者何？諸結不善。烏陀夷！結不善故，我說是縛，不說解脫。烏陀夷！比丘行捨，彼行捨已，或時意忘俱有欲相應念，愛樂結縛，遲觀速滅。烏陀夷！猶如鐵丸、鐵犁，竟日火燒，或有人著二三滴水，滲遲不續，水便速盡。烏陀夷！如是比丘行捨，彼行捨已，或時意忘，俱有欲相應念，愛樂結縛，遲觀速滅。烏陀夷！我說亦是縛，不說解脫。所以者何？諸結不善。烏陀夷！結不善故，我說是縛，不說解脫。」

「烏陀夷！俱在苦根，遊行無生死，於無上愛盡，善心解脫。烏陀夷！我說解脫，不說是縛。所以者何？諸結已盡。烏陀夷！諸結盡故，我說解脫，不說是縛。烏陀夷！有樂，非聖樂，是凡夫樂，病本、癰本、箭刺之本，有食、有生死，不可修、不可習、不可廣布，我說於彼則不可修。烏陀夷！有樂，是聖樂、無欲樂、離樂、息樂、正覺之樂，無食、無生死，可修、可習、可廣布，我說於彼則可修也。烏陀夷！云何有樂，

非聖樂，是凡夫樂，病本、癰本、箭刺之本，有食、有生死，不可修、不可習、不可廣布，我說於彼不可修耶？若因五欲生樂生善者，是樂非聖樂，是凡夫樂，病本、癰本、箭刺之本，有食、有生死，不可修、不可習、不可廣布，我說於彼則不可修。

「烏陀夷！云何有樂，是聖樂、無欲樂、離樂、息樂、正覺之樂，無食、無生死，可修、可習、可廣布，我說於彼則可修耶？烏陀夷！若比丘離欲、離惡不善之法，至得第四禪成就遊者，是樂是聖樂、無欲樂、離樂、息樂、正覺之樂，無食、無生死，可修、可習、可廣布，我說於彼則可修也。烏陀夷！比丘離欲、離惡不善之法，有覺、有觀，離生喜、樂，得初禪成就遊，聖說是移動。此中何等聖說移動？此中有覺、有觀，是聖說移動。此中何等聖說移動？烏陀夷！比丘覺、觀已息，內靖、一心，無覺、無觀，定生喜、樂，得第二禪成就遊，是聖說移動。此中何等聖說移動？若此得喜，是聖說移動。此中何等聖說移動？烏陀夷！比丘離於喜欲，捨無求遊，正念正智而身覺樂，謂聖所說，聖所捨、念、樂住、空，得第三禪成就遊，是聖說移動。此中何等聖說移動？若此說移動心樂，是聖說移動。此中何等聖說不移動？烏陀夷！比丘樂滅、苦滅，喜、憂本已滅，不苦不樂、捨念、清淨，得第四禪成就遊，是聖說不移動。

「烏陀夷！比丘離欲、離惡不善之法，有覺、有觀，離生喜、樂，得初禪成就遊。烏陀夷！我說此不得無、不得斷、不得過度。此中何等過度？烏陀夷！比丘覺、觀已息，內靖、一心，無覺、無觀，定生喜、樂，得第二禪成就遊，是謂此中過度。烏陀夷！我說此亦不得無、不得斷、不得過度。此中何等過度？烏陀夷！比丘離於喜欲，捨無求遊，正念正智而身覺樂，

謂聖所說，聖所捨、念、樂住、空，得第三禪成就遊，是謂此中過度。烏陀夷！我說此亦不得無、不得斷、不得過度。此中何等過度？烏陀夷！比丘樂滅、苦滅，喜、憂本已滅，不苦不樂、捨、念、清淨，得第四禪成就遊，是謂此中過度。烏陀夷！我說此亦不得無、不得斷、不得過度。

「此中何等過度？烏陀夷！比丘度一切色想，滅有對想，不念若干想，無量空，是無量空處成就遊，是謂此中過度。烏陀夷！我說此亦不得無、不得斷、不得過度。此中何等過度？烏陀夷！比丘度一切無量空處，無量識，是無量識處成就遊，是謂此中過度。烏陀夷！我說此亦不得無，不得斷，不得過度。此中何等過度？烏陀夷！比丘度一切無量識處，無所有，是無所有處成就遊，是謂此中過度。烏陀夷！我說此亦不得無，不得斷，不得過度，此中何等過度。烏陀夷！比丘度一切無所有處，非有想非無想，是非有想非無想處成就遊，是謂此中過度。烏陀夷！我說至非有想非無想處亦不得無，不得斷，不得過度。烏陀夷！頗有一結，或多或少久住者，我說不得無，不得斷，不得過度，謂我說不斷耶？」

尊者烏陀夷白曰：「不也。世尊！」

世尊歎曰：「善哉！善哉！烏陀夷！汝不爾如彼癡人，彼愚癡人，我為其說：『汝等斷此。』彼作是說：『此是小事，何足斷之？而世尊今教我斷此，善逝令我絕此。』亦如是說：『此大沙門不能消食，彼不斷此，彼但於我生不可、不忍，及餘比丘善護持戒者，亦復為彼生不可、不忍。』烏陀夷！是故彼癡人所縛極堅極牢，轉增轉急，不可斷絕，不得解脫。烏陀夷！若有族姓子我為其說：『汝等斷此。』彼不作是說：『此是小事，何足斷之？而今世尊教我斷此，善逝令我絕此。』亦不如是說：『此大沙門不能消食，彼便斷此，彼不於我生不可、不忍，及

餘比丘善護持戒者，亦不為彼生不可、不忍。』烏陀夷！是故彼族姓子所縛不堅不牢，不轉增急，而可斷絕，則得解脫。」

佛說如是。尊者烏陀夷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加樓烏陀夷經竟(四千四百六十七字)

中阿含經大品牟犁破群那經

我聞如是：

一時，佛遊舍衛國，在勝林給孤獨園。

爾時，牟犁破群那與比丘尼數共集會。若有人向牟犁破群那比丘道說比丘尼者，彼聞已，便瞋恚憎嫉，乃至鬪諍。若有人向諸比丘尼道說牟犁破群那比丘者，諸比丘尼聞已，便瞋恚憎嫉，乃至鬪諍。

眾多比丘聞已，便往詣佛，稽首佛足，却坐一面，白曰：「世尊！牟犁破群那比丘與比丘尼數共集會。若有人向牟犁破群那比丘道說比丘尼者，彼聞已，便瞋恚憎嫉，乃至鬪諍。若有人向諸比丘尼道說牟犁破群那比丘者，諸比丘尼聞已，便瞋恚憎嫉，乃至鬪諍。」

世尊聞已，告一比丘：「汝往牟犁破群那比丘所，而語之曰：『世尊呼汝。』」

一比丘聞已：「唯然世尊！」即從坐起，稽首佛足，繞三匝而去。至牟犁破群那比丘所，而語之曰：「世尊呼汝！」牟犁破群那聞已，來詣佛所，為佛作禮，却坐一面。

世尊告曰：「破群那！汝實與比丘尼數共集會。若有人向汝道說比丘尼者，汝聞已，便瞋恚憎嫉，乃至鬪諍。若有人向諸比丘尼道說汝者，諸比丘尼聞已，便瞋恚憎嫉，乃至鬪諍。破群那！汝實如是耶？」

破群那答曰：「實爾。世尊！」

世尊復問曰：「破群那！汝非至信、捨家、無家、學道耶？」

破群那答曰：「唯然。世尊！」

世尊告曰：「破群那！是以汝至信、捨家、無家、學道者，應當學。若有欲有念依家，斷是。若有欲有念依於無欲，是習是修，是廣布也。破群那！汝當如是學。」

爾時，世尊問諸比丘曰：「汝等非至信、捨家、無家、學道耶？」

諸比丘答曰：「唯然。世尊！」

世尊復告諸比丘曰：「是以汝等至信、捨家、無家、學道者，應當學。若有欲有念依家，斷是。若有欲有念依於無欲，是習是修，是廣布也，汝等當如是學。昔時我曾告諸比丘：『汝等！若有比丘多所知識，若有比丘少所知識，彼一切盡學一坐食，學一坐食已，無為無求，無有病痛，身體輕便，氣力康強，安隱快樂。』彼諸比丘多所知識及少知識，盡學一坐食，學一坐食已，無為無求，無有病痛，身體輕便，氣力康強，安隱快樂。彼諸比丘可於我心，我亦不多教訶。諸比丘因此生念向法次法，猶如馬車，御者乘之，左手執轡，右手執策，隨八道行，在意所至。如是諸比丘可於我心，我亦不多教訶。諸比丘因此生念向法次法，猶如良地有娑羅樹林，彼治林者，聰明黠慧而不懈怠，彼隨時治娑羅樹根，數數鋤糞，以水溉灌，高者掘下，下者填滿。若邊生惡草，薅除棄之，若並生曲戾惡不直者，拔根著外，若枝生橫曲，則落治之，若近邊新生調直好者，便隨時治，數數鋤糞，以水溉灌，如是彼良地娑羅樹林轉轉茂盛。如是諸比丘可於我心，我亦不多教訶。彼我不說彼善語恭順，謂因衣鉢、飲食、床榻、湯藥、諸生活具故。所以者何？彼比丘若不得是還不善語恭順，成就不善語恭順法。」

「若有比丘為遠離、依遠離、住遠離，善語恭順，成就善語恭順法者，我說彼善語恭順。所以者何？或有一善護善逝行者，謂因他無惡語言也。若他不惡語言者，便不瞋恚，亦不憎嫉，不憂纏住，不憎瞋恚，不發露惡。彼諸比丘見已，便作是念：『此賢者忍辱溫和堪耐，善制善定善息。』若他惡語言者，便瞋恚憎嫉，而憂纏住憎恚發惡。彼諸比丘見已，便作是念：『此賢者惡性急弊羸獷，不定不制不息。』所以者何？」

「比丘！昔時有居士婦，名鞞陀提，極大富樂，多有錢財，畜牧產業不可稱計，封戶、食邑、米穀豐饒，及若干種諸生活具。爾時，居士婦鞞陀提如是大有名稱，流布諸方，居士婦鞞陀提忍辱堪耐溫和，善制善定善息。爾時，居士婦鞞陀提有婢名黑，本侍者，有妙善言，少多行善。彼黑婢作是念：『我大家居士婦鞞陀提如是有大名稱，流布諸方，居士婦鞞陀提忍辱堪耐溫和，善制善定善息，我今寧可試大家居士婦鞞陀提，為實瞋、為實不瞋耶？』

「於是，黑婢臥不早起。夫人呼曰：『黑婢！何不早起耶？』黑婢聞已，便作是念：『我大家居士婦鞞陀提實瞋，非不瞋也。但因我善能料理家業、善經營、善持故，令我大家居士婦鞞陀提如是有極大名稱，流布諸方，居士婦鞞陀提忍辱堪耐溫和，善制善定善息。我今寧可復更大試大家居士婦鞞陀提，為實瞋、為實不瞋耶？』

「於是，黑婢臥極晚不起。夫人呼曰：『黑婢！何以極晚不起耶？』黑婢聞已，作是念：『我大家居士婦鞞陀提實瞋，非不瞋也。但因我善能料理家業、善經營、善持故，令我大家居士婦鞞陀提如是有極大名稱，流布諸方，居士婦鞞陀提忍辱堪耐溫和，善制善定善息耳。我今寧可復更極大試大家居士婦鞞陀提，為實瞋、為實不瞋耶？』

「於是，黑婢臥至晡時乃起。夫人呼曰：『黑婢！何以乃至晡時起，既不自作，亦不教作，此黑婢不隨我教，此黑婢輕慢於我。』便大瞋恚而生憎嫉，額三脉起，皺面自往，閉戶下關，手執大杖以打其頭，頭破血流。於是，黑婢頭破血流，便出語比隣，訟聲紛紜，多所道說：『尊等！見是忍辱行人堪耐溫和，善制善定善息行耶？罵我曰：「黑婢！何以乃至晡時起，既不自作，亦不教作，此黑婢不隨我教，此黑婢輕慢於我。」便大瞋恚而生憎嫉，額三脉起，皺面自來，閉戶下關，手執大杖以打我頭，頭破血流。』爾時，居士婦鞞陀提如是便有極大惡名，流布諸方，居士婦鞞陀提惡性急弊麤獷，不定不制不息。」

「如是。或有一善護善逝行者，謂因他無惡語言也。若他不惡語言者，便不瞋恚，亦不憎嫉，不憂纏住，不增瞋恚，不發露惡。彼諸比丘見已，便作是念：『此賢者忍辱溫和堪耐，善制善定善息。』若他惡語言者，便瞋恚憎嫉而憂纏住，憎恚發惡。彼諸比丘見已，便作是念：『此賢者惡性急弊麤獷，不定不制不息。』」

「復次，有五言道，若他說者，或時或非時，或真或非真，或軟或堅，或慈或恚，或有義或無義。汝等！此五言道，若他說時，或心變易者，或口惡言者，我說汝等因此必衰。汝等當學此五言道，若他說時，心不變易，口無惡言，向怨家人緣彼起慈愍心，心與慈俱，遍滿一方成就遊。如是二三四方、四維上下，普周一切，心與慈俱，無結無怨，無恚無諍，極廣甚大，無量善修，遍滿一切世間成就遊。如是悲、喜心與捨俱，無結無怨，無恚無諍，極廣甚大，無量善修，遍滿一切世間成就遊，汝等當學如是。猶如有人持大鍤鋤來，而作是語：『我能令此大地，使作非地。』彼便處處掘復掘，唾溺污之，說惡語言，作如是說：『令大地非地。』於意云何？彼人以此方便，能令此

大地作非地耶？」

諸比丘答曰：「不也。世尊！所以者何？此大地甚深極廣而不可量，是故彼人以此方便，不能令此大地使作非地。世尊！但使彼人唐自疲勞也。」

「如是，此五言道，若他說者，或時或非時，或真或不真，或軟或堅，或慈或害，或有義或無義。汝等！此五言道，若他說時，或心變易者，或口惡言者，我說汝等因此必衰，汝等當學此五言道。若他說時，心不變易，口無惡言，向言說者，緣彼起慈愍心，心行如地，無結無怨，無害無諍，極廣甚大，無量善修，遍滿一切世間成就遊，汝等當學如是。猶如有人持大草炬，作如是語：『我以此草炬，用熱恒伽水，令作沸湯。』於意云何？彼人以此方便，能令恒伽水熱作沸湯耶？」

諸比丘答曰：「不也。世尊！所以者何？世尊！彼恒伽水甚深極廣，不可度量。是故彼人以此方便，不能令恒伽水熱使作沸湯。世尊！但使彼人唐自疲勞也。」

「如是。此五言道，若他說者——或時或非時、或真或不真、或軟或堅、或慈或害、或有義或無義。汝等！此五言道，若他說時，或心變易者，或口惡言者，我說汝等因此必衰。汝等當學此五言道，若他說時，心不變易，口無惡言，向言說者，緣彼起慈愍心，心行如恒伽水，無結無怨，無害無諍，極廣甚大，無量善修，遍滿一切世間成就遊，汝等當學如是。猶如畫師、畫師弟子，持種種彩來，彼作是說：『我於此虛空畫作形像，以彩莊染。』於意云何？彼畫師、畫師弟子以此方便，寧能於虛空畫作形像，以彩莊染耶？」

諸比丘答曰：「不也。世尊！所以者何？世尊！此虛空非色，不可見無對。是故彼畫師、畫師弟子以此方便，不能於虛空畫作形像，以彩莊染。世尊！但使彼畫師、畫師弟子唐自疲

勞也。」

「如是，此五言道，若他說者，或時或非時，或真或不真，或軟或堅，或慈或悲，或有義或無義。汝等！此五言道，若他說時，或心變易者，或口惡言者，我說汝等因此必衰。汝等當學此五言道，若他說時，心不變易，口無惡言，向言說者，緣彼起慈愍心，心行如虛空，無結無怨，無悲無諍，極廣甚大，無量善修，遍滿一切世間成就遊，汝等當學如是。猶如猫皮囊柔治極軟，除[車/瓦][車/瓦]聲，無[車/瓦][車/瓦]聲。彼或有人以手拳掬，石擲杖打，或以刀斫，或撲著地，於意云何？彼猫皮囊柔治極軟，除[車/瓦][車/瓦]聲，無[車/瓦][車/瓦]聲，彼寧復有[車/瓦][車/瓦]聲耶？」

諸比丘答曰：「不也。世尊！所以者何？世尊！彼猫皮囊柔治極軟，除[車/瓦][車/瓦]聲，無[車/瓦][車/瓦]聲。是故無復有[車/瓦][車/瓦]聲。」

「如是。諸比丘！若有他人拳掬石擲，杖打刀斫，汝等若為他人拳掬石擲，杖打刀斫時，或心變易者，或口惡言者，我說汝等因此必衰。汝等當學，若為他人拳掬石擲，杖打刀斫時，心不變易，口不惡言，向捶打人緣彼起慈愍心，心行如猫皮囊，無結無怨，無悲無諍，極廣甚大，無量善修，遍滿一切世間成就遊，汝等當學如是。若有賊來，以利鋸刀節節解截，汝等若有賊來，以利鋸刀節節解截時，或心變易者，或口惡言者，我說汝等因此必衰。汝等當學，若有賊來，以利鋸刀，節節解截，心不變易，口無惡言向割截人，緣彼起慈愍心，心與慈俱，遍滿一方成就遊。如是二三四方、四維上下，普周一切，心與慈俱，無結無怨，無悲無諍，極廣甚大，無量善修，遍滿一切世間成就遊。如是悲、喜心與捨俱，無結無怨，無悲無諍，極廣甚大，無量善修，遍滿一切世間成就遊，汝等當學如是。」

於是，世尊歎諸比丘曰：「善哉！善哉！汝等當數數念利鋸刀喻沙門教，汝等數數念利鋸刀喻沙門教已，汝等頗見他不愛惡語言向我，我聞已，不堪耐耶？」

諸比丘答曰：「不也。世尊！」

世尊復歎諸比丘曰：「善哉！善哉！汝等當數數念利鋸刀喻沙門教，汝等數數念利鋸刀喻沙門教已，若汝遊東方，必得安樂，無眾苦患；若遊南方、西方、北方者，必得安樂，無眾苦患。善哉！善哉！汝等當數數念利鋸刀喻沙門教，汝等數數念利鋸刀喻沙門教已，我尚不說汝諸善法住，況說衰退？但當晝夜增長善法而不衰退。善哉！善哉！汝等當數數念利鋸刀喻沙門教，汝等數數念利鋸刀喻沙門教已，於二果中必得其一，或於現世得究竟智，或復有餘得阿那含。」

佛說如是。彼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牟犁破群那經竟(三千三百五十八字)

增一阿含經禮三寶品（八）

聞如是：

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

爾時，茂羅破群比丘與諸比丘尼共相遊處，然諸比丘尼亦復好樂共相遊處。其有人民稱譏茂羅破群比丘者，是時諸比丘尼極懷瞋恚，愁憂不悅。若復有人毀訾諸比丘尼者，是時破群比丘亦復愁憂不悅。是時，多眾比丘告破群比丘曰：「汝今云何親近諸比丘尼？諸比丘尼亦復與汝交接？」

破群報曰：「我今解如來所說教誡，其有犯姪者，罪不足言。」

眾多比丘復告曰：「止！止！比丘！勿作斯言。莫誹謗如

來言教，其誹謗如來言教者，罪咎不少。又復世尊無數方便說婬之穢，其有習婬，使無罪者，終無此理。汝今可捨此惡見，備於長夜受苦無量。」然此破群比丘故與交通，而不改其行。

爾時，眾多比丘往至世尊所，頭面禮足，而白世尊言：「舍衛城中有一比丘，名曰破群，與諸比丘尼共相交接，然諸比丘尼亦與破群比丘交接往來。我等往彼勸喻使改其行，然彼二人遂更增益，不捨此顛倒之見，亦不順正法之業。」

爾時，世尊告一比丘：「汝往至彼破群比丘所，云：『如來喚。』」

爾時，比丘受如來教，即往到破群比丘所：「汝當知之，如來喚卿。」

破群比丘聞彼比丘語，即往到世尊所，頭面禮足，在一面坐。爾時，世尊問彼比丘曰：「汝審親近諸比丘尼耶？」

彼比丘對曰：「如是。世尊！」

佛告比丘：「汝為比丘，云何與比丘尼共相交接？汝今是族姓子，剃除鬚髮，著三法衣，以信堅固，出家學道？」

破群比丘白佛言：「唯然，世尊！我是族姓子，以信堅固，出家學道。」

佛告比丘：「非汝之法。云何與比丘尼共相交接？」

破群比丘白佛言：「我聞如來所說，其習婬者，其罪蓋不足言。」

佛告比丘：「汝愚人！云何說如來習婬無罪？我無數方便說婬之穢污，汝今云何作是語：『如來說婬無罪』？汝好守護口過，無令長夜恒受其罪。」

佛告之曰：「汝今且止！須吾更問諸比丘。」

爾時，世尊告諸比丘曰：「汝等頗聞吾與諸比丘說婬無罪乎？」

諸比丘對曰：「唯然，世尊！不聞如來說姪無罪。所以然者，如來無數方便說姪之穢污。設言無罪，此義不然。」

佛告諸比丘：「善哉！善哉！諸比丘！如汝所言，我無數方便說姪之穢污。」

爾時，世尊重告諸比丘曰：「汝等當知，若有愚人習於法行，所謂契經、祇夜、偈、授決、因緣、本末、譬喻、生、方等、未曾有、說、廣普；雖誦斯法，不解其義；以不觀察其義，亦不順從其法，所應順法終不從其行。所以誦斯法者，從欲與人共競爭，意計勝負，亦不自為己有所濟及，彼誦法已，則犯制限。猶如有人出彼村落欲求惡蛇，彼若見極大之蛇，到已，以左手摩挐其尾，然彼蛇迴頭螫其手，由此緣報，便致命終，此亦如是，若有愚人翫習其法，十二部經靡不斟酌，亦不觀察其義。所以然者，由不究竟正法義故。」

「於是，若有善男子將護翫習其法，契經、祇夜、偈、授決、因緣、本末、譬喻、生、方等、未曾有、說、廣普；彼人誦此法已，深解其義；以解彼深義之法，順從其教，無所違失，所以誦法者，不以勝負之心，與彼競爭；所以誦習法者，欲自纂修有察及；所以誦法者，果有所願，由此因緣，漸至涅槃。猶如有人出彼村落，求覓惡蛇。彼見蛇已，手執鐵鉗，先鑷其頭，後便捉項，不令動搖；設彼惡蛇迴尾欲害彼人，終無所至。所以然者，比丘！由其捉項故！此善男子亦復如是，誦習、誦讀，靡不周遍，觀察其義，順從其法，終無違失，漸漸由此因緣，得至涅槃。所以然者，由其執正法故。是故，諸比丘！其有解吾義者，當念奉行；其不解者，重來問我。如來方今現在，後悔無益。」

爾時，佛告諸比丘：「設有比丘在大眾中而作是說：『如來所說禁戒，我悉解了，其習姪者，罪蓋不足言。』彼比丘當語

斯比丘：『止！止！莫作斯言！莫誹謗如來言說斯語，如來終不說此言。』若此比丘改其所犯者善；若不改其行者，復當再三諫之。設當改者善，設不改者墮。若復比丘隱匿其事，不使露現者，諸人皆墮。是謂，比丘！我之禁戒。」

爾時，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中阿含經大品優婆離經

我聞如是：

一時，佛遊瞻波，在恒伽池岸。

爾時，尊者優婆離則於晡時，從燕坐起，往詣佛所，稽首佛足，却坐一面，白曰：「世尊！若比丘眾共和合，作異業、說異業者，是如法業、如律業耶？」

世尊答曰：「不也。優婆離！」

尊者優婆離復問曰：「世尊！若比丘眾共和合，應與面前律者而與憶律，應與憶律者而與面前律，是如法業、如律業耶？」

世尊答曰：「不也。優婆離！」

尊者優婆離復問曰：「世尊！若比丘眾共和合，應與憶律者而與不癡律，應與不癡律者而與憶律，是如法業、如律業耶？」

世尊答曰：「不也。優婆離！」

尊者優婆離復問曰：「世尊！若比丘眾共和合，應與不癡律者而與自發露律，應與自發露律者而與不癡律，是如法業、如律業耶？」

世尊答曰：「不也。優婆離！」

尊者優婆離復問曰：「世尊！若比丘眾共和合，應與自發露律者而與君律，應與君律者而與自發露律，是如法業、如律業耶？」

世尊答曰：「不也。優婆離！」

尊者優婆離復問曰：「世尊！若比丘眾共和合，應與君者而責數，應責數者而與君，是如法業、如律業耶？」

世尊答曰：「不也。優婆離！」

尊者優婆離復問曰：「世尊！若比丘眾共和合，應責數者而下置，應下置者而責數，是如法業、如律業耶？」

世尊答曰：「不也。優婆離！」

尊者優婆離復問曰：「世尊！若比丘眾共和合，應下置者而舉，應舉者而下置，是如法業、如律業耶？」

世尊答曰：「不也。優婆離！」

尊者優婆離復問曰：「世尊！若比丘眾共和合，應舉者而擯，應擯者而舉，是如法業、如律業耶？」

世尊答曰：「不也。優婆離！」

尊者優婆離復問曰：「世尊！若比丘眾共和合，應擯者而與憶，應與憶者而擯，是如法業、如律業耶？」

世尊答曰：「不也。優婆離！」

尊者優婆離復問曰：「世尊！若比丘眾共和合，應與憶者而從根本治，應從根本治者而與憶，是如法業、如律業耶？」

世尊答曰：「不也。優婆離！」

尊者優婆離復問曰：「世尊！若比丘眾共和合，應從根本治者而驅出，應驅出者而從根本治，是如法業、如律業耶？」

世尊答曰：「不也。優婆離！」

尊者優婆離復問曰：「世尊！若比丘眾共和合，應驅出者而行不慢，應行不慢者而驅出，是如法業、如律業耶？」

世尊答曰：「不也。優婆離！」

尊者優婆離復問曰：「世尊！若比丘眾共和合，應行不慢者而治，應治者而行不慢，是如法業、如律業耶？」

世尊答曰：「不也。優婆離！優婆離！若比丘眾共和合，作異業，說異業者，是不如法業、不如律業，眾亦有罪。優婆離！若比丘眾共和合，應與面前律而與憶律，應與憶律而與面前律者，是不如法業、不如律業，眾亦有罪。優婆離！若比丘眾共和合，應與憶律而與不癡律，應與不癡律而與憶律者，是不如法業、不如律業，眾亦有罪。優婆離！若比丘眾共和合，應與不癡律而與自發露律，應與自發露律而與不癡律者，是不如法業、不如律業，眾亦有罪。

「優婆離！若比丘眾共和合，應與自發露律而與君律，應與君律而與自發露律者，是不如法業、不如律業，眾亦有罪。優婆離！若比丘眾共和合，應與君律而責數，應責數而與君律者，是不如法業、不如律業，眾亦有罪。優婆離！若比丘眾共和合，應責數而下置，應下置而責數者，是不如法業、不如律業，眾亦有罪。優婆離！若比丘眾共和合，應下置而舉，應舉而下置者，是不如法業、不如律業，眾亦有罪。

「優婆離！若比丘眾共和合，應舉而擯，應擯而舉者，是不如法業、不如律業，眾亦有罪。優婆離！若比丘眾共和合，應擯而與憶，應與憶而擯者，是不如法業、不如律業，眾亦有罪。優婆離！若比丘眾共和合，應與憶而從根本治，應從根本治而與憶者，是不如法業、不如律業，眾亦有罪。優婆離！若比丘眾共和合，應從根本治而驅出，應驅出而從根本治者，是不如法業、不如律業，眾亦有罪。優婆離！若比丘眾共和合，應驅出而行不慢，應行不慢而驅出者，是不如法業、不如律業，眾亦有罪。優婆離！若比丘眾共和合，應行不慢而治，應治而行不慢者，是不如法業、不如律業，眾亦有罪。

「優婆離！若比丘眾共和合，隨所作業即說此業者，是如法業、如律業，眾亦無罪。優婆離！若比丘眾共和合，應與面

前律即與面前律，應與憶律即與憶律，應與不癡律即與不癡律，應與自發露律即與自發露律，應與君律即與君律，應責數即責數，應下置即下置，應舉即舉，應擯即擯，應憶即憶，應從根本治即從根本治，應驅出即驅出，應行不慢即行不慢，應治即治者，是如法業、如律業，眾亦無罪。

「優婆離！汝當學隨所作業即說此業，應與面前律即與面前律，應與憶律即與憶律，應與不癡律即與不癡律，應與自發露律即與自發露律，應與君律即與君律，應責數即責數，應下置即下置，應舉即舉，應擯即擯，應憶即憶，應從根本治即從根本治，應驅出即驅出，應行不慢即行不慢，應治即治者。優婆離！汝當如是學。」

佛說如是。尊者優婆離及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優婆離經竟(一千五百六十一字)

雜阿含經（九八）

如是我聞：

一時，佛在拘薩羅人間遊行，至一那羅聚落，住一那羅林中。

爾時，世尊著衣持鉢，入一陀羅聚落乞食，而作是念：「今日大早，今且可過耕田婆羅豆婆遮婆羅門作飲食處。」

爾時，耕田婆羅豆婆遮婆羅門五百具犁耕田，為作飲食。時，耕田婆羅豆婆遮婆羅門遙見世尊，白言：「瞿曇！我今耕田下種，以供飲食，沙門瞿曇亦應耕田下種，以供飲食。」

佛告婆羅門：「我亦耕田下種，以供飲食。」

婆羅門白佛：「我都不見沙門瞿曇若犁、若輓、若鞅、若縻、若鑣、若鞭，而今瞿曇說言：『我亦耕田下種，以供飲食。』」

爾時，耕田婆羅豆婆遮婆羅門即說偈言：

「自說耕田者， 而不見其耕，
 為我說耕田， 令我知耕法。」

爾時，世尊說偈答言：

「信心為種子， 苦行為時雨，
 智慧為時軌， 慚愧心為轅，
 正念自守護， 是則善御者。
 包藏身口業， 知食處內藏，
 真實為真乘， 樂住為懈怠，
 精進為廢荒， 安隱而速進。
 直往不轉還， 得到無憂處。
 如是耕田者， 逮得甘露果；
 如是耕田者， 不還受諸有。」

時，耕田婆羅豆婆遮婆羅門白佛言：「善耕田！瞿曇！極善耕田！瞿曇！」於是耕田婆羅豆婆遮婆羅門聞世尊說偈，心轉增信，以滿鉢香美飲食以奉世尊。世尊不受，以因說偈得故。即說偈言：

「不因說法故， 受彼食而食。」

如是廣說，如前為火與婆羅門廣說。

時，耕田婆羅豆婆遮婆羅門白佛言：「瞿曇！今以此食安著何處？」

佛告婆羅門：「我不見諸天、魔、梵、沙門、婆羅門、天神、世人堪食此食而得安身。婆羅門！汝持此食著無虫水中，及少生草地。」

時，婆羅門即持此食著無虫水中，水即煙起涌沸，啾啾作聲。如熱丸投於冷水，啾啾作聲。如是彼食投著無虫水中，煙起涌沸，啾啾作聲。

時，婆羅門作是念：「沙門瞿曇實為奇特！大德大力，乃令飲食神變如是。」

時，彼婆羅門見食瑞應，信心轉增，白佛言：「瞿曇！我今可得於正法中出家、受具足不？」

佛告婆羅門：「汝今可得於正法中出家、受具足，得比丘分。」彼即出家已，獨靜思惟：「所以族姓子剃除鬚髮，著袈裟衣，正信非家，出家學道……。」乃至得阿羅漢，心善解脫。

雜阿含經（四九六至四九七）

（四九六）

如是我聞：

一時，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

爾時，舍利弗告諸比丘：「若諸比丘諍起相言，有犯罪比丘、舉罪比丘。彼若不依正思惟自省察者，當知彼比丘長夜強梁，諍訟轉增，共相違反，結恨彌深，於所起之罪，不能以正法、律止令休息。若比丘有此已起諍訟，若犯罪比丘、若舉罪比丘！俱依正思惟自省察剋責，當知彼比丘不長夜強梁，共相違反，結恨轉增，於所起之罪，能以法、律止令休息。」

「云何比丘正思惟自省察？比丘應如是思惟：『我不是、不類、不應作罪，令彼見我；若我不為此罪，彼則不見，以彼見我罪，不喜嫌責，故舉之耳。餘比丘聞者，亦當嫌責，是故長夜諍訟，強梁轉增，諍訟相言，於所起之罪，不能以正法、律止令休息，我今自知，如已輸稅。』是名比丘於所起罪能自觀察。」

「云何舉罪比丘能自省察？舉罪比丘應如是念：『彼長老比丘作不類罪，令我見之，若彼不作此不類罪者，我則不見。』」

我見其罪，不喜故舉，餘比丘見，亦當不喜故舉之，長夜諍訟，轉增不息，不能以正法、律止所起罪，令其休息。我從今日，當自去之，如已輸稅。』如是舉罪比丘善能依正思惟，內自觀察。

「是故，諸比丘有罪及舉罪者，當依正思惟，而自觀察，不令長夜強梁增長。諸比丘！得不諍訟，所起之諍，能以法、律止令休息。」

尊者舍利弗說是經已，諸比丘聞已，歡喜奉行。

（四九七）

如是我聞：

一時，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

爾時，尊者舍利弗詣佛所，稽首佛足，退坐一面，白佛言：「世尊！若舉罪比丘欲舉他罪者，令心安住，幾法得舉他罪？」

佛告舍利弗：「若比丘令心安住，五法得舉他罪。云何為五？實非不實、時不非時、義饒益非非義饒益、柔軟不麤澁、慈心不瞋恚。舍利弗！舉罪比丘具此五法，得舉他罪。」

舍利弗白佛言：「世尊！被舉比丘復以幾法自安其心？」

佛告舍利弗：「被舉比丘當以五法令安其心。念言：『彼何處得，為實莫令不實，令時莫令非時，令是義饒益莫令非義饒益，柔軟莫令麤澁，慈心莫令瞋恚。』舍利弗！被舉比丘當具此五法，自安其心。」

舍利弗白佛言：「世尊！我見舉他罪者，不實非實、非時非是時、非義饒益非為義饒益、麤澁不柔軟、瞋恚非慈心。世尊！於不實舉他罪比丘，當以幾法饒益令其改悔？」

佛告舍利弗：「不實舉罪比丘當以五法饒益令其改悔，當語之言：『長老！汝今舉罪，不實非是實，當改悔；不時非是

時、非義饒益非是義饒益、麤澁非柔軟、瞋恚非慈心，汝當改悔。』舍利弗！不實舉他罪比丘當以此五法饒益令其改悔，亦令當來世比丘不為不實舉他罪。」

舍利弗白佛言：「世尊！被不實舉罪比丘復以幾法令不變悔？」

佛告舍利弗：「被不實舉罪比丘當以五法不自變悔。彼應作是念：『彼比丘不實舉罪非是實、非時非是時、非義饒益非是義饒益、麤澁非柔軟、瞋恚非慈心，我真不變悔。』被不實舉罪比丘當以此五法自安其心，不自變悔。」

舍利弗白佛言：「世尊！有比丘舉罪實非不實、時不非時、義饒益不非義饒益、柔軟非麤澁、慈心非瞋恚，實舉罪比丘當以幾法饒益令不改變？」

佛告舍利弗：「實舉罪比丘當以五法饒益令不變悔，當作是言：『長老！汝實舉罪非不實、時不非時、義饒益不非義、柔軟非麤澁、慈心非瞋恚。』舍利弗！實舉罪比丘當以此五法義饒益令不變悔，亦令來世實舉罪比丘而不變悔。」

舍利弗白佛言：「世尊！被實舉罪比丘當以幾法饒益令不變悔？」

佛告舍利弗：「被舉罪比丘當以五法饒益令不變悔，當作是言：『彼比丘實舉罪非不實，汝莫變悔；時不非時、義饒益不非義饒益、柔軟非麤澁、慈心非瞋恚，汝莫變悔。』」

舍利弗白佛言：「世尊！我見被實舉罪比丘有瞋恚者。世尊！被實舉罪瞋恚比丘當以幾法令於瞋恨而自開覺？」

佛告舍利弗：「被實舉罪瞋恚比丘當以五法令自開覺，當語彼言：『長老！彼比丘實舉汝罪，非不實，汝莫瞋恨……』乃至『慈心非瞋恚，汝莫瞋恨。』舍利弗！被實舉罪瞋恚比丘當以此五法，令於恚恨而得開覺。」

舍利弗白佛言：「世尊！有實、不實舉我罪者，於彼二人，我當自安其心。若彼實者，我當自知，若不實者，當自開解言：『此則不實，我今自知無此法也。』世尊！我當如是，如世尊所說解材譬經說，教諸沙門：『若有賊來，執汝以鋸解身，汝等於賊起惡念惡言者，自生障礙。是故，比丘！若以鋸解汝身，汝當於彼勿起惡心變易及起惡言，自作障礙。於彼人所，當生慈心，無怨無恨，於四方境界慈心正受具足住，應當學。』是故，世尊！我當如是，如世尊所說，解身之苦，當自安忍，沉復小苦、小謗而不安忍？沙門利、沙門欲，欲斷不善法，欲修善法；於此不善法當斷，善法當修，精勤方便，善自防護，繫念思惟，不放逸行，應當學。」

舍利弗白佛言：「世尊！我若舉他比丘罪，實非不實、時非不時、義饒益非非義饒益、柔軟非麤澁、慈心不瞋恚，然彼被舉比丘有懷瞋恚者。」

佛問舍利弗：「何等像類比丘聞舉其罪而生瞋恚？」

舍利弗白佛言：「世尊！若彼比丘諂曲幻偽、欺誑不信、無慚無愧、懈怠失念、不定惡慧、慢緩、違於遠離、不敬戒律、不顧沙門、不勤修學、不自省察、為命出家、不求涅槃。如是等人，聞我舉罪，則生瞋恚。」

佛問舍利弗：「何等像類比丘聞汝舉罪而不瞋恨？」

舍利弗白佛言：「世尊！若有比丘不諂曲、不幻偽、不欺誑、有信、慚愧、精勤正念、正定智慧、不慢緩、不捨遠離、深敬戒律、顧沙門行、尊崇涅槃、為法出家、不為性命。如是比丘聞我舉罪，歡喜頂受，如飲甘露。譬如刹利、婆羅門女，沐浴清淨，得好妙華，愛樂頂戴，以冠其首。如是，比丘不諂曲、不幻偽、不欺誑、正信、慚愧、精勤正念、正定智慧、不慢緩、心存遠離、深敬戒律、顧沙門行、勤修自省、為法出家、

志求涅槃。如是比丘聞我舉罪，歡喜頂受，如飲甘露。」

佛告舍利弗：「若彼比丘諂曲幻偽、欺誑、不信、無慚無愧、懈怠失念、不定惡慧、慢緩、違於遠離、不敬戒律、不顧沙門行、不求涅槃、為命出家。如是比丘不應教授，與共言語。所以者何？此等比丘破梵行故。若彼比丘不諂曲、不幻偽、不欺誑、信心、慚愧、精勤正念、正定智慧、不慢緩、心存遠離、深敬戒律、顧沙門行、志崇涅槃、為法出家。如是比丘應當教授。所以者何？如是比丘能修梵行，能自建立故。」

佛說此經已，尊者舍利弗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雜阿含經（五〇〇）

如是我聞：

一時，佛住王舍城迦蘭陀竹園。時，尊者舍利弗亦住王舍城迦蘭陀竹園。爾時，尊者舍利弗晨朝著衣持鉢，入王舍城乞食，乞食已，於一樹下食。

時，有淨口外道出家尼從王舍城出，少有所營，見尊者舍利弗坐一樹下食，見已，問言：「沙門食耶？」

尊者舍利弗答言：「食。」

復問：「云何？沙門下口食耶？」

答言：「不也，姊妹！」

復問：「仰口食耶？」

答言：「不也，姊妹！」

復問：「云何？方口食耶？」

答言：「不也，姊妹！」

復問：「四維口食耶？」

答言：「不也，姊妹！」

復問：「我問沙門食耶？」答我言：「食。」我問仰口耶？答我言：「不。」「下口食耶？」答我言：「不。」「方口食耶？」答我言：「不。」四維口食耶？答我言：「不。」如此所說，有何等義？

尊者舍利弗言：「姊妹！諸所有沙門、婆羅門明於事者、明於橫法、邪命求食者、如是沙門、婆羅門下口食也。若諸沙門、婆羅門仰觀星曆，邪命求食者，如是沙門、婆羅門則為仰口食也。若諸沙門、婆羅門為他使命，邪命求食者。如是沙門、婆羅門則為方口食也。若有沙門、婆羅門為諸醫方種種治病，邪命求食者，如是沙門、婆羅門則為四維口食也。姊妹！我不墮此四種邪命而求食也。然我，姊妹！但以法求食而自活也，是故我說不為四種食也。」

時，淨口外道出家尼聞尊者舍利弗所說，歡喜隨喜而去。

時，淨口外道出家尼於王舍城里巷四衢處讚歎言：「沙門釋子淨命自活，極淨命自活；諸有欲為施者，應施沙門釋種子；若欲為福者，應於沙門釋子所作福。」

時，有諸外道出家聞淨口外道出家尼讚歎沙門釋子聲，以嫉妬心，害彼淨口外道出家尼，命終之後生兜率天，以於尊者舍利弗所生信心故也。

雜阿含經（九〇六）

如是我聞：

一時，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

爾時，尊者摩訶迦葉住舍衛國東園鹿子母講堂，晡時從禪覺，往詣佛所，稽首禮足，退坐一面，白佛言：「世尊！何因何緣，世尊先為諸聲聞少制戒時，多有比丘心樂習學；今多為

聲聞制戒，而諸比丘少樂習學？」

佛言：「如是，迦葉！命濁、煩惱濁、劫濁、眾生濁、見濁，眾生善法退滅故，大師為諸聲聞多制禁戒，少樂習學，迦葉。譬如劫欲壞時，真寶未滅，有諸相似偽寶出於世間；偽寶出已，真寶則沒。如是，迦葉！如來正法欲滅之時，有相似像法生；相似像法出世間已，正法則滅。譬如大海中，船載多珍寶，則頓沈沒；如來正法則不如是漸漸消滅。如來正法不為地界所壞，不為水、火、風界所壞，乃至惡眾生出世，樂行諸惡、欲行諸惡、成就諸惡，非法言法、法言非法、非律言律、律言非律，以相似法，句味熾然，如來正法於此則沒。

「迦葉！有五因緣能令如來正法沈沒。何等為五？若比丘於大師所，不敬不重，不下意供養；於大師所，不敬不重，不下意供養已，然復依猗而住。若法、若學、若隨順教、若諸梵行，大師所稱歎者，不敬不重，不下意供養，而依止住。是名，迦葉！五因緣故，如來正法於此沈沒。

「迦葉！有五因緣令如來法、律不沒、不忘、不退。何等為五？若比丘於大師所，恭敬尊重，下意供養，依止而住，若法、若學、若隨順教、若諸梵行，大師所稱歎者，恭敬尊重，下意供養，依止而住。迦葉！是名五因緣如來法、律不沒、不忘、不退。是故，迦葉！當如是學：『於大師所，當修恭敬尊重，下意供養，依止而住；若法、若學、若隨順教、若諸梵行，大師所讚歎者，恭敬尊重，下意供養，依止而住。』」

佛說是經已，尊者摩訶迦葉歡喜隨喜，作禮而去。

雜阿含經（九二四至九二五）

（九二四）

如是我聞：

一時，佛住王舍城迦蘭陀竹園。

爾時，世尊告諸比丘：「世間馬有八態。何等為八？謂惡馬臨駕車時，後脚躡人，前脚跪地，奮頭齧人，是名世間馬第一態。復次，惡馬就駕車時，低頭振輓，是名世間惡馬第二之態。復次，世間惡馬就駕車時，下道而去，或復偏厲車，令其翻覆，是名第三之態。復次，世間惡馬就駕車時，仰頭却行，是名世間惡馬第四之態。復次，世間惡馬就駕車時，小得鞭杖，或斷韁折勒，縱橫馳走，是名第五之態。復次，世間惡馬就駕車時，舉前兩足，而作人立，是名第六之態。復次，世間惡馬就駕之時，加之鞭杖，安住不動，是名第七之態。復次，世間惡馬就駕之時，叢聚四脚，伏地不起，是名第八之態。

「如是，世間惡丈夫於正法、律有八種過。何等為八？若比丘！諸梵行者以見聞疑罪而發舉時，彼則瞋恚，反呵責彼言：『汝愚癡，不辯不善，他立舉汝，汝云何舉我？』如彼惡馬，後脚雙躡，前脚跪地，斷鞅折輓，是名丈夫於正法、律第一之過。

「復次，比丘！諸梵行者以見聞疑舉，反出他罪，猶如惡馬怒項折輓，是名丈夫於正法、律第二之過。

「復次，比丘！諸梵行者以見聞疑舉，不以正答，橫說餘事，瞋恚憍慢，隱覆嫌恨，不忍，無所由作，如彼惡馬不由正路，令車翻覆，是名丈夫於正法、律第三之過。

「復次，比丘！諸梵行者以見聞疑舉，令其憶念，而作是言：『我不憶念！』觝突不伏，如彼惡馬却縮轉退，是名丈夫於正法、律第四之過。

「復次，比丘！諸梵行者以見聞疑舉時，輕蔑不數其人，亦不數僧，攝持衣鉢，隨意而去，如彼惡馬加以鞭杖，縱橫馳

走，是名丈夫於正法、律第五之過。

「復次，比丘！諸梵行者以見聞疑舉時，自處高床、與諸上座共諍曲直，如彼惡馬雙脚人立，是名丈夫於正法、律第六之過。

「復次，比丘！諸梵行者以見聞疑舉時，默然不應，以惱大眾，如彼惡馬加其鞭杖，兀然不動，是名丈夫於正法、律第七之過。

「復次，比丘！諸梵行者以見聞疑舉時，則便捨戒，自生退沒，到於寺門，而作是言：『汝默然快喜安住，我自捨戒退沒。』如彼惡馬叢聚四足，伏地不動，是名丈夫於正法、律第八之過。是名比丘於正法、律有八種丈夫過惡。」

佛說此經已，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九二五）

如是我聞：

一時，佛住王舍城迦蘭陀竹園。

爾時，世尊告諸比丘：「世間良馬有八種德成就者，隨人所欲，取道多少。何等為八？生於良馬鄉，是名良馬第一之德。復次，體性溫良，不驚恐人，是名良馬第二之德。復次，良馬不擇飲食，是名良馬第三之德。復次，良馬厭惡不淨，擇地而臥，是名良馬第四之德。復次，良馬諸情態速為調馬者現，馬師調習，速捨其態，是名良馬第五之德。復次，良馬安於駕乘，不顧餘馬，隨其輕重，能盡其力，是名良馬第六之德。復次，良馬常隨正路，不隨非道，是名良馬第七之德。復次，良馬若病、若老，勉力駕乘，不厭不倦，是名良馬第八之德。

「如是，丈夫於正法、律八德成就，當知是賢士夫。何等為八？謂賢士夫住於正戒波羅提木叉律儀，威儀行處具足，見

微細罪，能生怖畏，受持學戒，是名丈夫於正法、律第一之德。復次，丈夫性自賢善，善調善住，不惱、不怖諸梵行者，是名丈夫第二之德。復次，丈夫次行乞食，隨其所得，若麤、若細，其心平等，不嫌、不著，是名丈夫第三之德。復次，丈夫心生厭離於身惡業，口、意惡業，惡不善法及諸煩惱，重受諸有熾然苦報，於未來世生、老、病、死、憂、悲、惱、苦，增其厭離，是名丈夫第四之德。復次，丈夫若有沙門過，諂曲不實，速告大師及善知識，大師說法則時除斷，是名丈夫第五之德。復次，丈夫學心具足，作如是念：『設使餘人學以不學，我悉當學。』是名丈夫第六之德。復次，丈夫行八正道，不行非道，是名丈夫第七之德。復次，丈夫乃至盡壽，精勤方便，不厭不倦，是名丈夫第八之德。如是丈夫八德成就，隨其行地，能速昇進。」

佛說此經已，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雜阿含經（一〇七一）

如是我聞：

一時，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

時，有比丘名曰上坐，獨住一處，亦常讚歎獨一住者，獨行乞食，食已，獨還，獨坐禪思。

時，有眾多比丘詣佛所，稽首佛足，退坐一面，白佛言：「世尊！有尊者名曰上坐，樂一獨處，亦常讚歎獨一住者，獨入聚落乞食，獨出聚落，還至住處，獨坐禪思。」

爾時，世尊語一比丘：「汝往詣彼上坐比丘所，語上坐比丘言：『大師告汝！』」

比丘受教，詣上坐比丘所，白言：「尊者！大師告汝！」

時，上坐比丘即時奉命，詣世尊所，稽首禮足，退住一面。

爾時，世尊告上坐比丘：「汝實獨一靜處，讚歎獨處者，獨行乞食，獨出聚落，獨坐禪思耶？」

上坐比丘白佛：「實爾，世尊！」

佛告上坐比丘：「汝云何獨一處，讚歎獨住者，獨行乞食，獨還住處，獨坐禪思？」

上坐比丘白佛：「我唯獨一靜處，讚歎獨住者，獨行乞食，獨出聚落，獨坐禪思。」

佛告上坐比丘：「汝是一住者，我不言非一住，然更有勝妙一住。何等為勝妙一住？謂比丘前者枯乾，後者滅盡，中無貪喜，是婆羅門心不猶豫，已捨憂悔，離諸有愛，群聚使斷，是名一住，無有勝住過於此者！」爾時，世尊即說偈言：

「悉映於一切， 悉知諸世間，
不著一切法， 悉離一切愛，
如是樂住者， 我說為一住。」

佛說此經已，尊者上坐聞佛所說，歡喜隨喜，作禮而去。

雜阿含經（一〇八〇至一〇八三）

（一〇八〇）

如是我聞：

一時，佛住波羅[木*奈]國仙人住處鹿野苑中。

爾時，世尊晨朝著衣持鉢，入波羅[木*奈]城乞食。

時，有異比丘以不住心，其心惑亂，不攝諸根，晨朝著衣持鉢，入波羅[木*奈]城乞食。是比丘遙見世尊，見已，攝持諸根，端視而行。世尊見是比丘攝持諸根，端視而行，見已入城。乞食畢，還精舍，舉衣鉢，洗足已，入室坐禪。晡時從禪覺，

入僧中，敷坐具，於大眾前坐，告諸比丘：「我今晨朝著衣持鉢，入波羅[木*奈]城乞食，見有比丘！以不住心、惑亂心，諸根放散，亦持衣鉢入城乞食，彼遙見我，即自斂攝竟，為是誰？」

時，彼比丘從座起，整衣服，到於佛前，偏袒右肩，合掌白佛：「世尊！我於晨朝入城乞食，其心惑亂，不攝諸根行，遙見世尊，即自斂心，攝持諸根。」

佛告比丘：「善哉！善哉！汝見我已，能自斂心，攝持諸根。比丘！是法應當如是。若見比丘，亦應自攝持。若復見比丘尼、優婆塞、優婆夷，亦當如是攝持諸根，當得長夜以義饒益，安隱快樂。」

爾時，眾中復有異比丘說偈歎曰：

「以其心迷亂， 不專繫念住，
晨朝持衣鉢， 入城邑乞食。
中路見大師， 威德容儀備，
欣悅生慚愧， 即攝持諸根。」

佛說此經已，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一〇八一）

如是我聞：

一時，佛住波羅[木*奈]國鹿野苑中。

爾時，世尊晨朝著衣持鉢，入波羅[木*奈]城乞食。時，有異比丘著衣持鉢，入城乞食，於其路邊，住一樹下，起不善覺，以依惡貪。

爾時，世尊見彼比丘住一樹下，以生不善覺，依惡貪嗜，而告之曰：「比丘！比丘！莫種苦種，而發熏生臭，汁漏流出。若比丘種苦種子，自發生臭，汁漏流出者，欲令蛆蠅不競集者，無有是處！」

時，彼比丘作是念：「世尊知我心之惡念。」即生恐怖，身毛皆豎。

爾時，世尊入城乞食畢，還精舍，舉衣鉢，洗足已，入室坐禪。晡時從禪覺，至於僧中，於眾前敷座而坐，告諸比丘：「我今晨朝著衣持鉢，入城乞食，見一比丘住於樹下，以生不善覺，依惡貪嗜。我時見已，即告之言：『比丘！比丘！莫種苦種，發熏生臭，惡汁流出。若有比丘種苦種子，發熏生臭，惡汁流出，蛆蠅不集，無有是處！』時，彼比丘即思念：『佛已知我心之所念。』慚愧恐怖，心驚毛豎，隨路而去。」

時，有異比丘從坐起，整衣服，偏袒右肩，合掌白佛：「世尊！云何苦種？云何生臭？云何汁流？云何蛆蠅？」

佛告比丘：「忿怒煩怨，名曰苦種。五欲功德，名為生臭。於六觸入處不攝律儀，是名汁流。謂觸入處不攝已，貪、憂、諸惡不善心競生，是名蛆蠅。」爾時，世尊即說偈言：

「耳目不防護，	貪欲從是生，
是名為苦種。	生臭汁潛流，
諸覺觀氣味，	依於惡貪嗜，
聚落及空處，	若於晝若夜，
遠離修梵行，	究竟於苦邊，
若內心寂靜，	決定諦明了。
臥覺常安樂，	諸惡蛆蠅滅，
正士所習近，	善說賢聖路。
了知八正道，	不還更受身。」

佛說此經已，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一〇八二）

如是我聞：

一時，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

爾時，世尊晨朝著衣持鉢，入舍衛城乞食。食畢，還精舍，洗足已，入安陀林坐禪。

時，有異比丘亦復晨朝著衣持鉢，入舍衛城乞食。食畢，還精舍，洗足已，入安陀林，坐一樹下，入晝正受。是比丘入晝正受時，有惡不善覺起，依貪嗜心。

時，有天神，依安陀林住止者，作是念：「此比丘不善不類，於安陀林坐禪而起不善覺，心依惡貪，我當往呵責。」作是念已，往語比丘言：「比丘！比丘！作瘡疣耶？」

比丘答言：「當治令愈！」

天神語比丘：「瘡如鐵鑊，云何可復？」

比丘答言：「正念正智，足能令復。」

天神白言：「善哉！善哉！此是真賢治瘡，如是治瘡，究竟能愈，無有發時。」

爾時，世尊晡時從禪覺，還祇樹給孤獨園。入僧中，於大眾前敷座而坐，告諸比丘：「我今晨朝著衣持鉢，入舍衛城乞食。乞食還，至安陀林坐禪，入晝正受。有一比丘亦乞食還至安陀林，坐一樹下，入晝正受，而彼比丘起不善覺，心依惡貪。有天神依安陀林住，語比丘言：『比丘！比丘！作瘡疣耶？』……」如上廣說，乃至「『如是，比丘！善哉！善哉！此治眾賢。』」
爾時，世尊即說偈言：

「士夫作瘡疣，	自生於苦患，
願求世間欲，	心依於惡貪。
以生瘡疣故，	蛆蠅競來集，
愛欲為瘡疣，	蛆蠅諸惡覺。
及諸貪嗜心，	皆悉從意生，
鑽鑿士夫心，	以求華名利。

欲火轉熾然， 妄想不善覺，
身心日夜羸， 遠離寂靜道。
若內心寂靜， 決定智明了，
無有斯瘡疣， 見佛安隱路。
正士所遊跡， 賢聖善宣說，
明智所知道， 不復受諸有。」

佛說此經已，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一〇八三）

如是我聞：

一時，佛住毘舍離國獼猴池側重閣講堂。時，有眾多比丘晨朝著衣持鉢，入毘舍離乞食。

時，有年少比丘出家未久，不閑法、律，當乞食時，不知先後次第。餘比丘見已而告之言：「汝是年少，出家未久，未知法、律，莫越！莫重！前後失次而行乞食，長夜當得不饒益苦。」

年少比丘言：「諸上座亦復越次，不隨前後，非獨我也。」如是再三，不能令止。

眾多比丘乞食已，還精舍，舉衣鉢，洗足已，詣佛所，稽首禮足，退坐一面，白佛言：「世尊！我等晨朝著衣持鉢，入毘舍離乞食，有一年少比丘！於此法、律出家未久，行乞食時不以次第，前後復重。諸比丘等再三諫不受，而作是言：『諸上座亦不次第，何故呵我？』我等諸比丘三呵不受，故來白世尊。唯願世尊為除非法，哀愍故！」

佛告諸比丘：「如空澤中有大湖水，有大龍象而居其中，拔諸藕根，洗去泥土，然後食之。食已，身體肥悅，多力多樂，以是因緣，常喜樂住。有異種族象，形體羸小，効彼龍象，拔

其藕根，洗不能淨，合泥土食。食之不消，體不肥悅，轉轉羸弱，緣斯致死，或同死苦。

「如是，宿德比丘學道日久，不樂嬉戲，久修梵行，大師所歎，諸餘明智修梵行者亦復加歎。是等比丘依止城邑聚落，晨朝著衣持鉢，入城乞食，善護身口，善攝諸根，專心繫念，能令彼人不信者信、信者不異，若得財利、衣被、飲食、床臥、湯藥，不染、不著、不貪、不嗜、不迷、不逐，見其過患，見其出離，然復食之。食已，身心悅澤，得色得力，以是因緣，常得安樂。

「彼年少比丘出家未久，未閑法、律，依諸長老，依止聚落，著衣持鉢，入村乞食，不善護身，不守根門，不專繫念，不能令彼不信者信、信者不變。若得財利、衣被、飲食、臥具、湯藥，染著貪逐，不見過患，不見出離，以嗜欲心食，不能令身悅澤，安隱快樂。緣斯食故，轉向於死，或同死苦。所言死者，謂捨戒還俗，失正法、正律。同死苦者，謂犯正法、律，不識罪相，不知除罪。」爾時，世尊即說偈言：

「龍象拔藕根， 水洗而食之，
異族象効彼， 合泥而取食。
因雜泥食故， 羸病遂至死。」

佛說此經已，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雜阿含經（一一四八）

如是我聞：

一時，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

時，波斯匿王來詣佛所，稽首佛足，退坐一面。時，有尼乾子七人、闍祇羅七人、一舍羅七人，身皆龐大，徜徉行住祇

洹門外。

時，波斯匿王遙見斯等彷徨門外，即從座起，往至其前，合掌問訊，三自稱名言：「我是波斯匿王、拘薩羅王。」

爾時，世尊告波斯匿王：「汝今何故恭敬斯等，三稱姓名，合掌問訊？」

王白佛言：「我作是念：『世間若有阿羅漢者，斯等則是。』」

佛告波斯匿王：「汝今且止！汝亦不知是阿羅漢、非阿羅漢，不得他心智故。且當親近觀其戒行，久而可知，勿速自決！審諦觀察，勿但洛莫！當用智慧，不以不智。經諸苦難，堪能自辯；交契計校，真偽則分。見說知明，久而則知，非可卒識，當須思惟，智慧觀察！」

王白佛言：「奇哉！世尊！善說斯理，言：『久相習，觀其戒行，乃至見說知明。』我有家人，亦復出家，作斯等形相，周流他國，而復來還，捨其被服，還受五欲。是故當知世尊善說，應與同止，觀其戒行，乃至言說知有智慧。」

爾時，世尊而說偈言：

「不以見形相，	知人之善惡，
不應暫相見，	而與同心志，
有現身口密，	俗心不斂攝。
猶如鍮石銅，	塗以真金色，
內懷鄙雜心，	外現聖威儀，
遊行諸國土，	欺誑於世人。」

佛說此經已，波斯匿王聞佛所說，歡喜隨喜，作禮而去。

雜阿含經（一一九一）

如是我聞：

一時，佛在拘薩羅人間遊行，住止空閑無聚落處，與比丘眾夜宿其中。爾時，世尊為諸比丘說隨順阿練若法。

時，娑婆世界主梵天王作是念：「今者世尊在拘薩羅人間遊行，住一空閑無聚落處，與諸大眾止宿空野。爾時，世尊為諸大眾說隨順空法，我今當往隨順讚嘆！」

譬如力士屈伸臂頃，於梵天沒，住於佛前，稽首佛足，退坐一面，而說偈言：

「習近邊林座，	斷除諸煩惱；
若不樂空閑，	入眾自攝護。
自調伏其心，	家家行乞食，
攝持於諸根，	專精繫心念；
然後習空閑，	阿練若床座，
遠離諸恐怖，	無畏安隱住。
若彼諸兇險，	惡蛇眾毒害，
黑雲大闇冥；	震雷曜電光，
離諸煩惱故，	晝夜安隱住。
如我所聞法，	乃至不究竟，
獨一修梵行，	不畏千死魔，
若修於覺道，	不畏於萬數。
一切須陀洹，	或得斯陀含，
及阿那含者，	其數亦無量，
不能定其數，	恐怖於妄說。」

時，娑婆世界主梵天王聞佛所說，歡喜隨喜已，為佛作禮，即沒不現。

雜阿含經（一二四二）

如是我聞：

一時，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

爾時，世尊告諸比丘：「當恭敬住，常當繫心，常當畏慎，隨他自在諸修梵行上、中、下座。所以者何？若有比丘不恭敬住，不繫心，不畏慎，不隨他自在諸修梵行上、中、下座，而欲令威儀足者，無有是處！不備威儀，欲令學法滿者，無有是處！學法不滿，欲令戒身、定身、慧身、解脫身、解脫知見身具足者，無有是處！解脫知見不滿足，欲令得無餘涅槃者，無有是處！

「如是，比丘！當勤恭敬、繫心、畏慎，隨他德力諸修梵行上、中、下座，而威儀具足者，斯有是處！威儀具足已，而學法具足者，斯有是處，學法備足已，而戒身、定身、慧身、解脫身、解脫知見身具足者，斯有是處！解脫知見身具足已，得無餘涅槃者，斯有是處！是故，比丘！當勤恭敬、繫心、畏慎，隨他德力諸修梵行上、中、下座，威儀滿足，乃至無餘涅槃，當如是學。」

佛說此經已，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雜阿含經（一二四五）

如是我聞：

一時，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

爾時，世尊告諸比丘：「捨身惡行者，能得身惡行斷；不得身惡行斷者，我不說彼捨身惡行。以彼能得身惡行斷故，是故我說彼捨身惡行。身惡行者，不以義饒益安樂。眾生離身惡行，以義饒益，得安樂故，是故我說捨身惡行；口、意惡行亦

如是說。」

佛說此經已，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雜阿含經（一三三一）

如是我聞：

一時，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

時，有眾多比丘於拘薩羅國人間遊行，住一林中夏安居。
彼林中有天神住，知十五日諸比丘受歲，極生憂惑。

有餘天神語彼天神言：「汝何卒生愁憂苦惱？汝當歡喜諸比丘持戒清淨，今日受歲。」

林中天神答言：「我知比丘今日受歲，不同無羞外道受歲，然精進比丘受歲，持衣鉢，明日至餘處去，此林當空。」

比丘去後，林中天神而說偈言：

「今我心不樂， 但見空林樹，
清淨心說法， 多聞諸比丘，
瞿曇之弟子， 今悉何處去？」

時，有異天子而說偈言：

「有至摩伽陀， 有至拘薩羅，
亦至金剛地， 處處修遠離，
猶如野禽獸， 隨所樂而遊。」

增一阿含經一子品（七至八）

（七）

聞如是：

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

爾時，世尊告諸比丘：「我於此眾中，不見一法最勝最妙，眩惑世人，不至永寂，縛著牢獄，無有解已。所謂男子見女色已，便起想著，意甚愛敬，令人不至永寂，縛著牢獄，無有解已，意不捨離，周旋往來，今世後世，迴轉五道，動歷劫數。」

爾時，世尊便說偈曰：

「梵音柔軟聲， 如來說難見；
或復有時見， 繫念在目前。
亦莫與女人， 往來與言語；
恒羅伺捕人， 不得至無為。」

「是故，諸比丘！當除諸色，莫起想著。如是，諸比丘！當作是學。」

爾時，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八）

聞如是：

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

爾時，世尊告諸比丘：「我於此眾中，不見一法最勝最妙，眩惑世人，不生永寂，縛著牢獄，無有解已。所謂女見男子色已，便起想著，意甚愛敬，令人不至永寂，縛著牢獄，無有解已。意不捨離，周旋往來，今世後世，迴轉五道，動歷劫數。」

爾時，世尊便說偈曰：

「若生顛倒想， 興念恩愛心，

除念意染著， 便無此諸穢。

「是故，諸比丘！當除諸色，莫起想著。如是，諸比丘！當作是學。」

爾時，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增一阿含經利養品（二）

聞如是：

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

爾時，世尊告諸比丘：「當滅一法，我證汝等成果神通，諸漏得盡。云何為一法？所謂味欲。是故，諸比丘！當滅此味欲，我證汝等成神通果，諸漏得盡。」

爾時，世尊便說此偈：

「眾生著此味， 死墮惡趣中；

今當捨此欲， 便成阿羅漢。

「是故，諸比丘！常當捨此味著之想。如是，諸比丘！當作是學。」

爾時，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增一阿含經邪聚品（八）

聞如是：

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

爾時，有異比丘不樂修梵行，欲捨禁戒還為白衣。是時，彼比丘往至世尊所，頭面禮足，在一面坐。爾時，彼比丘白世尊言：「我今不樂修於梵行，欲捨禁戒還為白衣。」

世尊告曰：「汝今何故不樂修梵行，欲捨禁戒還為白衣？」

比丘報曰：「我今心意熾盛，身中火燃。若我見女人時，端正無雙，我爾時便作是念：『使此女人與我共交。』又復作是念：『此非正法，設我從此心者，則非正理。』我爾時復作是念：『此是惡利，非為善利；此是惡法，非為善法。』我今欲捨禁戒還為白衣，沙門禁戒實不可犯，我於俗人中可分檀布施。」

世尊告曰：「夫為女人有五種惡。云何為五？一者穢惡，二者兩舌，三者嫉妬，四者瞋恚，五者無反復。」

爾時，世尊便說此偈：

「非喜由財義， 現善內懷毒，
 壞人趣道善， 如鷹捨污池。」

「是故，比丘！當除不淨之想，思惟淨觀。比丘思惟淨觀已，盡斷欲愛、色愛、無色愛、盡斷無明、憍慢。汝今，比丘！欲從何生？為從髮生？然髮惡露不淨，皆由幻化誑惑世人。手、爪、齒、形體之屬，乃無淨處，何者是真？何者是實？從頭至足皆悉如是。肝、膽、五藏、有形之物，無一可貪，何者是真？汝今，比丘！欲從何生，汝今善修梵行，如來正法必當盡苦，人命極短不久存世，雖復極壽不過百歲，所出無幾。」

「比丘當知，如來出世，甚為難值，聞法亦難；受四大形，亦復難得；諸根具足，亦復難得；得生中國，亦復難值；與善知識相遭，亦復難得；聞法亦難，分別義理，亦復難得；法法成就，此事亦難。汝今，比丘！設與善知識從事者，便能分別諸法，亦當與人廣演其義。設當聞法已，則能分別，能分別法已，則能說其義，無有欲想、瞋恚、愚癡之想，以離三毒，便脫生、老、病、死，我今粗說其義。」

爾時，彼比丘從佛受教，便從坐起，禮世尊足，便退而去。

是時，彼比丘在閑靜之處，思惟其法。所以族姓之子剃除

鬚髮，出家學道，欲修無上梵行：生死已盡，梵行已立，所作已辦，更不復受胎，如實知之。爾時，彼比丘便成阿羅漢。

爾時，彼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增一阿含經邪聚品（九）

聞如是：

一時，佛在羅閱城迦蘭陀竹園所，與大比丘眾五百人俱。

爾時，阿難、多耆奢時到，著衣持鉢，入城乞食。是時，多耆奢在一巷中見一女人，極為端正，與世奇特；見已，心意錯亂，不與常同。

是時，多耆奢即以偈向阿難說：

「欲火之所燒， 心意極熾然，
願說滅此義， 多有所饒益。」

是時，阿難復以此偈報曰：

「知欲顛倒法， 心意極熾然，
當除想像念， 欲意便自休。」

是時，多耆奢復以偈報曰：

「心為形之本， 眼為候之原，
睡臥見扶接， 形如亂草萎。」

是時，尊者阿難即前進，以右手摩多耆奢頭。爾時，即說此偈：

「念佛無貪欲， 度彼欲難陀，
觀天現地獄， 制意離五趣。」

是時，多耆奢聞尊者阿難語已，便作是說：「止！止！阿難！」俱乞食訖，還至世尊所。

是時，彼女人遙見多耆奢便笑。時，多耆奢遙見女人笑，

便生此想念：「汝今形體骨立皮纏，亦如畫瓶，內盛不淨，誑惑世人，令發亂想。」爾時，尊者多耆奢觀彼女人，從頭至足，此形體中有何可貪？三十六物皆悉不淨。今此諸物為從何生？是時，尊者多耆奢復作是念：「我今觀他形，為不如自觀身中，此欲為從何生？為從地種生耶？水、火、風種生耶？設從地種生，地種堅強不可沮壞；設從水種生，水種極濡不可獲持；設從火種生，火種不可獲持；設從風種生，風種無形而不可獲持。」是時，尊者便作是念：「此欲者，但從思想生。」

爾時，便說此偈(上文火種，類餘應少二字，本同未詳)：

「欲我知汝本， 但以思想生，
非我思想汝， 則汝而不有。」

爾時，尊者多耆奢又說此偈，如思惟不淨之想，即於彼處有漏心得解脫。

時，阿難及多耆奢出羅閱城至世尊所，頭面禮足，在一面坐。是時，多耆奢白世尊言：「我今快得善利，以有所覺。」

世尊告曰：「汝今云何自覺？」

多耆奢白佛言：「色者無牢，亦不堅固，不可覩見，幻偽不真；痛者無牢，亦不堅固，亦如水上泡，幻偽不真；想者無牢，亦不堅固，幻偽不真，亦如野馬；行亦無牢，亦不堅固，亦如芭蕉之樹，而無有實；識者無牢，亦不堅固，幻偽不真。」重白佛言：「此五盛陰無牢，亦不堅固，幻偽不真。」

是時，尊者多耆奢便說此偈：

「色如聚沫，	痛如浮泡，	想如野馬，
行如芭蕉，	識為幻法，	最勝所說。
思惟此已，	盡觀諸行，	皆悉空寂，
無有真正，	皆由此身，	善逝所說。
當滅三法，	見色不淨，	此身如是，

幻偽不真， 此名害法， 五陰不牢，
已解不真， 今還上跡。

「如是。世尊！我今所覺正謂此耳。」

世尊告曰：「善哉！多耆耆！善能觀察此五盛陰本。汝今當知，夫為行人當觀察此五陰之本，皆不牢固。所以然者，當觀此五盛陰時，在道樹下成無上等正覺，亦如卿今日所觀。」爾時，說此法時，坐上六十比丘漏盡意解。

爾時，尊者多耆耆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增一阿含經九眾生居品（五）

聞如是：

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

爾時，世尊告諸比丘：「女人成就九法繫縛男子。云何為九？所謂歌、舞、伎、樂、笑、啼、常求方宜、自以幻術、顏色形體。計爾許事中，唯有更樂，縛人最急，百倍、千倍，終不相比。如我今日觀察諸義，更樂縛人最急，無出是者，隨彼男子繫之牢固也。是故，諸比丘！當念捨此九法。如是，比丘！當作是學。」

爾時，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增一阿含經馬王品（一）

聞如是：

一時，佛在羅閱城迦蘭陀竹園所，與大比丘眾五百人俱。

爾時，彼城中有婆羅門，名曰摩醯提利，善明外道經術，天文、地術靡不貫練，世間所可周旋之法，悉皆明了。彼婆羅門女，名曰意愛，極為聰朗，顏貌端正，世之希有。

是時，婆羅門經籍有是語：「有二人出世甚為難遇，實不可值。云何為二人？所謂如來、至真、等正覺，轉輪聖王。」「若轉輪聖王出世之時，便有七寶自然嚮應。我今有此女寶，顏貌殊妙，玉女中最第一。如今無有轉輪聖王，又我聞：『真淨王子名曰悉達，出家學道，有三十二大人之相、八十種好，彼若當在家者，便當為轉輪聖王；若出家學道者，便成佛道。』我今可將此女與彼沙門。」

是時，婆羅門即將此女，至世尊所，前白佛言：「唯願沙門受此玉女。」

佛告婆羅門曰：「止！止！梵志！吾不須此著欲之人。」

時，婆羅門復再三白佛言：「沙門！受此玉女，方比世界，此女無比。」

佛告梵志：「已受汝意，但吾已離家，不復習欲。」

爾時，有長老比丘在如來後，執扇扇佛。是時，長老比丘白世尊言：「唯願如來受此女人，若如來不須者，給我等使令。」

是時，世尊告長老比丘：「汝為愚惑，乃能在如來前吐此惡意。汝云何轉繫意在此女人所？夫為女人有九惡法。云何為九？一者女人臭穢不淨，二者女人惡口，三者女人無反復，四者女人嫉妬，五者女人慳嫉，六者女人多喜遊行，七者女人多瞋恚，八者女人多妄語，九者女人所言輕舉。是諸，比丘！女人有此九法弊惡之行。」

爾時，世尊便說此偈：

「常喜笑啼哭， 現親實不親，
當求他方便， 汝勿興亂念。」

是時，長老比丘白世尊言：「女人雖有此九弊惡之法，然我今日觀察此女無有瑕疵。」

佛告比丘：「汝今愚人，不信如來神口所說乎？吾今當說。」

過去久遠婆羅[木*奈]城中有商客名曰普富，將五百商人入海採寶。然彼大海側有羅刹所居之處，恒食噉人民。是時，海中風起吹此船筏，墮彼羅刹部中。是時，羅刹遙見商客來，歡喜無量，即隱羅刹之形，化作女人，端正無比，語諸商人曰：『善來，諸賢！此寶渚之上，與彼天宮不異，多諸珍寶，數千百種饒諸飯食。又有好女皆無夫主，可與我等共相娛樂。』

「比丘當知，彼商客眾中，其愚惑者，見女人已，便起想著之念。是時，普富商主便作是念：『此大海之中非人所居之處，那得有此女人止住？此必是羅刹，勿足狐疑。』是時，商主語女人言：『止！止！諸妹！我等不貪女色。』

「是時，月八日、十四日、十五日，馬王在虛空周旋，作此告勅：『誰欲渡大海之難，我能負度。』比丘當知，當爾之時，彼商主上高樹上，遙見馬王，聞音響之聲，歡喜踊躍，不能自勝，往趣馬王所。到已，語馬王曰：『我等五百商人為風所吹，今來墮此極難之處，欲得渡海，唯願渡之。』是時，馬王語彼商人曰：『汝等悉來，吾當渡至海際。』

「是時，普富長者語眾商人曰：『今馬王近在，悉來就彼共渡海難。』

「是時，人眾報曰：『止！止！大主！我等且在此間自相娛樂，所以在閻浮提勤苦者，欲求於快樂之處；珍奇、寶物及於玉女，此間悉備，便可此間五欲自娛樂。後日漸漸合集財貨，當共度難。』

「時，彼大商主告諸人曰：『止！止！愚人！此間無有女人；大海之中云何有人居處？』諸商人報曰：『且止！大主！我等不能捨此而去。』

「是時，普富商主便說偈言：

「『我等墮此難， 無男無女想，

斯是羅刹種， 漸當食我等。

「『設當汝等不與我共去者，各自將護。設我身、口、意所犯者，悉皆原捨，莫經心意。』

「是時，諸商人與說共別之偈：

「『與我問訊彼， 閻浮親里輩，
 在此而娛樂， 不得時還家。』

「是時，商主復以偈報曰：

「『汝等實遭厄， 惑此不肯歸，
 如此不復久， 盡為鬼所食。』

「說此偈已，便捨而去。往至馬王所，頭面禮足，即乘而去。是時，諸人遙見其主已乘馬王，其中或有喚呼，或復有不稱怨者。

「是時，最大羅刹之主，復向諸羅刹而說此偈：

「『已墮師子口， 出外甚為難，
 何況入我渚， 欲出實為難。』

「是時，羅刹之主，即化作女人之形，極為端正，又以兩手指胸說曰：『設不食汝等，終不為羅刹也。』

「是時，馬王即負商主，度至海岸。泰爾，餘五百商人盡受其困。

「爾時，波羅[木*奈]城中有王名梵摩達，治化人民。是時，羅刹尋從大商主後：『咄！失我夫主！』是時，賈主即還詣家。是時，羅刹化抱男兒，至梵摩達王所，前白王言：『世間極有災怪，盡當滅壞。』王告之曰：『世間有何災怪，盡當滅壞耶？』羅刹白王：『為夫所棄，有我無過於夫主。』是時，梵摩達王見此女人極為殊妙，興起想著，語女人曰：『汝夫主者，乃無人義而捨汝去。』是時，梵摩達王遣人呼其夫曰：『汝實棄此好婦乎？』商主報曰：『此是羅刹，非女人也。』羅刹女復白王言：

『此人無夫主之義，今日見棄，復罵我言云是羅刹。』王問之曰：『汝實不用者，吾當攝之。』商主白王：『此是羅刹，隨王聖意。』

「是時，梵摩達王即將此女內著深宮，隨時接納，不令有怨。是時，羅刹非人時取王食噉，唯有骨存，便捨而去。」

「比丘！勿作斯觀。爾時商主者，舍利弗比丘是也。爾時羅刹者，今此女人是也。爾時梵摩達王者，今長老比丘是也。是時馬王者，今我身是。爾時五百商人者，今五百比丘是。以此方便，知欲為不淨想，今故興意起於想著乎？」

爾時，彼比丘即禮佛足，白佛世尊言：「唯願受悔，恕其重過，自今已後更不復犯。」

是時，彼比丘受如來教已，即在閑靜之處，尅己自修，所以族姓子，勤修梵行者，欲得修無上梵行。是時，彼比丘便成阿羅漢。

爾時，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佛說義足經摩因提女經

佛在句留國，縣名悉作法。時有一梵志，字摩因提，生女端正，光世少雙，前後國王亦太子及大臣長者來求之，父皆不應：「得人類我女者，乃與為婦。」

佛時持應器，於縣求食，食竟，盥澡藏應器，出城到樹間閑靜處坐。摩因提食後出行園田，道經樹間，便見佛金色身，有三十二相，如日月王，自念言：「持女比是大尊，如此人比我女。」便還家謂婦言：「兒母寧知得所願不？今得聳踰於女。」母聞亦喜，即莊飾女，眾寶瓔珞，父母俱將女出城。母見佛行跡，文現分明，謂父言：「寧知空出，終不得聳。」「何故？」

婦說偈言：

「姪人曳踵行， 患者斂指步，
癡人足蹠地， 是跡天人尊。」(地恐弛之錯)

父言：「癡人！莫還為女作患，女必得聾。」即將女到佛所，左手持臂、右手持瓶，因白佛：「今以女相惠，可為妾。」女見佛形狀端正無比，以三十二相，瓔珞其身，如明月珠，便姪意繫著佛。佛知其意如火燃。佛即時說是義足經言：

「我本見邪三女， 尚不欲著邪姪，
今奈何抱屎尿， 以足觸尚不可。
我所說姪不欲， 無法行不內觀，
雖聞惡不受厭， 內不止不計苦。
見外好筋皮裹， 尊云何當受是？
內外行覺觀是， 於黠邊說癡行。
亦見聞不為黠， 戒行具未為淨，
不見聞亦不癡， 不離行可自淨。
有是想棄莫受， 有莫說守口行，
彼五惱聞見棄， 慧戒行莫姪淨。
世所見莫行癡， 無戒行彼想有，
可我有墮冥法， 以見可誰有淨？
諦見聞爾可謂， 諦意取可向道，
往到彼少不想， 今奈何口欺尊？
等亦過亦不及， 已著想便分別。
不等三當何諍？ 悉已斷不空計。
有諦人當何言？ 已著空誰有諍？
邪亦正悉無有， 從何言得其短？
捨欲海度莫念， 於陬縣忍行黠，
欲已空止念想， 世邪毒伏不生。

悉遠世求敗苦， 尊言離莫與俱，
如水華淨無泥， 重塵土不為萎。
尊安爾無所貪， 於世俗無所著，
亦不轉所念想， 行如度不隨識。
三不作墮行去， 捨不教三世事，
捨不想無有縛， 從黠解終不懈，
制見想餘不取， 便厭聲步三界。」
佛說是義足經竟，比丘悉歡喜。

佛說阿難同學經(出增一阿含經)

後漢安息國三藏安世高譯

聞如是：

一時，婆伽婆在舍衛城祇樹給孤獨園。爾時，舍衛城有比丘名掘多，是尊者阿難少小同學，甚愛敬念、親昵，未曾恚怒，然不樂修梵行，欲得捨戒還為白衣。是時阿難，至世尊所，到已頭面禮足，在一面立。時阿難白世尊言：「於此舍衛城，有比丘名曰掘多，是我少小同學，不堪任修梵行，欲捨戒還為白衣。願世尊與掘多比丘說法，使於此現法中清淨修梵行！」

時，世尊告阿難：「阿難！汝自往詣彼掘多比丘所。」對曰：「如是。世尊！」阿難從佛受教，便至掘多比丘所。「世尊呼？」對曰：「如是。」時，掘多比丘從阿難教，至世尊所，到已頭面禮足，在一面坐。

時，世尊告掘多比丘言：「云何比丘汝審不樂修梵行，欲捨禁戒還為白衣耶？」

比丘報言：「審然，世尊！所以然者？身熾盛意亦熾盛，不堪任清淨修梵行。」

世尊告曰：「比丘！女人有五穢行。云何為五？比丘！女人臭穢，言語麤獷，無反復心，猶如蜣螂常懷毒垢；此女人，增益魔眾，難得解脫，亦如鈎鎖。女人不可親近，猶如雜毒不可食；女人不可消，亦如金剛壞敗人身；比丘！亦如火炎，猶彼阿鼻泥黎。比丘！女人不可觀察，猶彼臭糞；比丘！女人不可聽聞，猶如死嚮；比丘！女人如牢獄，猶如鞞摩質多牢獄(阿須繫輪)；比丘！女人是怨家，亦如蜣螂，比丘當遠離，猶惡知識；比丘！女人為恐怖，猶賊村落。比丘！人身難得，猶優曇鉢花；比丘！人身甚難得，猶彼板一孔，推著水中數萬歲乃值其孔。比丘！時亦難遇，除其八時。汝比丘已得人身，皆是本行所造。比丘！佛世尊出世甚難遇，猶如石女無子；比丘！如來出世甚難遇，亦如優曇鉢花。比丘！已得人身，已得受具足戒，亦得入眾，猶彼蒙尊國王，亦為人說法，休息止觀至涅槃界，至彼處，如來善說此法。汝比丘淨修梵行，當盡苦原。」

時，彼比丘從佛受是教誡，即從坐上，無有塵垢，得法眼淨。時，彼比丘即從坐起，頭面禮世尊足，便退而去。爾時，彼比丘聞世尊說是教誡，在一閑靜處而自娛樂。已在閑靜處，而自娛樂，所以，族姓子剃除鬚髮，著袈裟衣，於如來所修無上梵行，盡生死原，梵行已立，所作已辦，更不復受母胎。是時，彼比丘即成阿羅漢。

時，尊者掘多至世尊所，到已頭面禮足，在一面坐。時，尊者掘多白世尊言：「世尊！所教誡今已還覺，願世尊聽般涅槃！」時，世尊默然不對。尊者掘多比丘再三白世尊言：「世尊！所教今已還覺，願世尊聽般涅槃！」時，世尊告曰：「比丘！今正是時。」彼比丘即從坐起，頭面禮足，繞世尊三匝，便退而去，還詣己房。到已除去坐具，於露地布坐具，便昇虛空，現若干變化：或化一身為若干身，或化若干身為一身；或為石鐵，

或為金剛，或為牆壁城郭，或為高山石壁，皆過無礙，出沒於地，譬如流水而無罣礙；結加趺坐，滿虛空中，譬如大火炎，亦如飛鳥，猶如此日月，有大威神，有大力勢；以手摩挲，化身至梵天，於虛空中，坐臥經行，或現煙炎，身下出煙身上出火，身上出煙身下出火，左出煙右出火，右出煙左出火，前出煙後出炎，後出煙前出炎，舉身出煙，舉身出炎，舉身出火。時，彼比丘還斂神足，身就獨坐，結加趺坐，直身正意，繫念在前，便入初禪。從初禪起，入第二禪，從二禪起，入第三禪，從三禪起，入第四禪，從第四禪起，入空處，從空處起，入識處，從識處起，入不用處，從不用處起，入有想無想，從有想無想起，入想知滅三昧；從想知滅三昧起，入有想、無想、不用處、識處空處、四禪、三禪、二禪、初禪；復從初禪起，入第二禪、第三禪。時，尊者掘多從第四禪起，便捨身壽，於無餘涅槃界便般涅槃。

時，阿難供養尊者掘多舍利，至世尊所，到已頭面禮足，在一面立。時阿難白世尊言：「彼掘多比丘者，從如來受教誡，在閑靜處而自娛樂，所以，族姓子剃除鬚髮，著三法衣，已信堅固，出家學道，修無上梵行，盡生死原，梵行已立，所作已辦，更不受母胎。世尊！彼尊者掘多已般涅槃。」

世尊告曰：「甚奇，甚特！阿難！佛世尊成就無量智慧，能使掘多比丘濟生死淵。此，阿難！如來所行已足，況度無數百千眾生濟生死淵及餘當拔濟者？是故，阿難！當發茲意於佛、於法、於眾。如是，阿難！當作是學。」

是時，尊者阿難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佛說阿難同學經

增一阿含經五王品（三）

聞如是：

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

爾時，世尊告諸比丘：「五健丈夫堪任戰鬪出現於世。云何為五？於是，有人著鎧持仗，入軍戰鬪，遙見風塵，便懷恐怖，是謂第一戰鬪人也。

「復次，第二戰鬪人，著鎧持仗，欲入軍戰。若見風塵，不懷恐怖；但見高幢，便懷恐怖，不堪前鬪，是謂第二人。

「復次，第三戰鬪人，著鎧持仗，欲入軍戰鬪，彼若見風塵，若見高幢，不懷恐怖；若見弓箭，便懷恐怖，不堪戰鬪，是謂第三人也。

「復次，第四戰鬪人，著鎧持仗，入軍共鬪，彼若見風塵，若見高幢，若見箭，不懷恐懼；但入陣時，便為他所捉，或斷命根，是謂第四戰鬪人也。

「復次，第五戰鬪人，著鎧持仗，欲入陣鬪，彼若見風塵，若見高幢，若見箭，若為他所捉，乃至於死，不懷恐怖；能壞他軍境界無外而領人民，是謂第五戰鬪人也。

「如是，比丘！世間有此五種人。今比丘眾中亦有此五種之人出現於世。云何為五？或有一比丘遊他村落，彼聞村中有婦人，端正無雙，面如桃華色。彼聞已，到時，著衣持鉢，入村乞食，即見此女人顏貌無雙，便起欲想，除去三衣，還佛禁戒，而作居家，猶如彼鬪人，小見風塵，以懷恐怖，似此比丘也。

「復次，有比丘聞有女人在村落中住，端正無比，到時，著衣持鉢，入村乞食，彼若見女人不起欲想；但與彼女人共相調戲，言語往來；因此調戲，便捨法服，還為白衣。如彼第二

人，見風塵不怖，但見高幢便懷恐怖，此比丘亦復如是。

「復次，有一比丘聞村落中有女人，容貌端正，世之希有，如桃華色，到時，著衣持鉢，入村乞食。若見女人不起欲想，設共女人共調戲，亦復不起欲意之想；但與彼女人手拳相加，或相捻捏，於中便起欲想，捨三法衣，還為白衣，習於家業。如彼第三人入陣時，見風塵、見高幢不恐怖，見弓箭便懷恐怖。

「復次，有一比丘聞村落中有女人，面容端正，世之希有，到時，著衣持鉢，入村乞食，彼若見女人不起欲想，設共言語，亦復不起欲想，設彼女人共相捻捏，便起欲想；然不捨法服，習於家業，如彼第四人入軍，為他所獲，或喪命根，而不得出。

「復次，有一比丘，依村落而住，彼聞村中有女人，然比丘到時，著衣持鉢，入村乞食，彼若見女人不起欲想，設共言笑，亦不起欲想，設復共相捻捏，亦復不起欲想。是時，比丘觀此身中三十六物惡穢不淨，誰著此者？由何起欲？此欲為止何所？為從頭耶？形體出耶？觀此諸物了無所有。從頭至足亦復如是，五藏所屬，無有想像，亦無來處，彼觀緣本，不知所從來處。彼復作是念：『我觀此欲從因緣生。』彼比丘觀此已，欲漏心得解脫，有漏心得解脫，無明漏心得解脫，便得解脫智：生死已盡，梵行已立，所作已辦，更不復受胎，如實知之。如彼第五戰鬪之人，不難眾敵而自遊化。由是故，我今說此人捨於愛欲，入於無畏之處，得至涅槃城。是謂，比丘！有此五種之人，出現於世。」

爾時，世尊便說此偈：

「欲我知汝本， 意以思想生，
非我思想生， 且汝而不有。

「是故，諸比丘！當觀惡穢婬不淨行，除去色欲。如是，諸比丘！當作是學。」

爾時，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增一阿含經五王品（四）

聞如是：

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

爾時，世尊告諸比丘：「有五戰鬪之人出現於世。云何為五？或有一人著鎧持仗，入軍戰鬪，彼見風塵，便懷恐怖，不敢入彼大陣之中，是謂第一之人。

「復次，第二戰鬪之人著鎧持仗，入軍戰鬪，彼見風塵，不生畏懼；但聞擊鼓之音，便懷恐怖，是謂第二之人。

「復次，第三之人著鎧持仗，入軍戰鬪，彼見風塵，不生畏懼，設聞鼓角之聲，不起畏懼；彼若見高幢，便懷恐怖，不堪戰鬪，是謂第三之人。

「復次，第四戰鬪之人著鎧持仗，入軍戰鬪中，若見風塵，不起畏懼，若聞鼓角之音，復非恐懼，若見高幢，亦非怖畏；設為他所捉，或斷命根，是謂第四之人。

「復次，第五有人著鎧持仗，入軍共鬪，彼盡能有所壞廣接國界，是謂第五之人出現於世。

「比丘當知，今比丘亦有五種之人，出現於世間。云何為五？或有一比丘住村落中，彼聞有女人，端正無雙，如桃華色。彼比丘到時，著衣持鉢，入村乞食，不守根門，不護身、口、意法，彼若見女人便起欲意，還捨禁戒，習白衣法。如彼初人聞揚塵之聲，不堪戰鬪，便懷恐怖，我由是故而說此人。

「復次，有比丘住在村落，彼聞村中有女人，端正無比，面如桃華色，而便捨戒，習白衣法。如彼第二鬪人，但聞鼓角之聲，不堪戰鬪，此亦如是。

「復次，有比丘住在村落，聞有女人在彼村落。彼聞已，便起欲意，若見女人不起欲想；但共女人共相調戲，於中便捨禁戒，習白衣法，如彼第三人遙見幢已，便懷恐怖，不堪戰鬪。由是故，今說此人，是謂第三戰鬪之人。

「復次，有比丘住在村落，彼比丘聞村中有女人。聞已，著衣持鉢，入村乞食，不守護身、口、意，彼見女人端正無雙，於中便起欲意，或與女人共相捻捏或手拳相加，便捨禁戒，還為白衣。如彼第四戰鬪之人，在大軍中為他所捉，喪失命根，由是之故，今說此人。

「復次，有比丘聞村落中有女人，世之希有。彼雖聞此不起欲想，彼比丘到時，著衣持鉢，入村乞食，而守護身、口、意。彼雖見女人，不起欲想，無有邪念；設共女言語往返，亦不起欲想，亦無邪念：設共女人共相捻捏，手拳相加，爾時便起欲想，身、口、意便熾盛。欲意已熾盛，還詣園中，至長老比丘所，以此因緣，向長老比丘說之：『諸賢當知，我今欲意熾盛，不能自禁制，唯願說法，使脫欲之惡露不淨！』是時，長老比丘告曰：『汝今當觀此欲為從何生？復從何滅？如來所說，夫去欲者，以不淨觀除之，及修行不淨觀之道。』

「是時，長老比丘便說此偈言：

「『設知顛倒者， 加心而熾盛，
 當去諸熾心， 欲意止休息。』

「『諸賢知之，欲從想生，以興想念，便生欲意。或能自害，復害他人，起若干災患之變，於現法中受其苦患，復於後世受苦無量。欲意以除，亦不自害，不害他人，於現法報不受其苦。是故，今當除想念。以無想念；便無欲心，以無欲心，便無亂想。』

「爾時，彼比丘受如此教勅，即思惟不淨之相。以思惟不

淨之想，爾時有漏心得解脫，至無為處，如彼第五人著鎧持仗入軍戰鬪，彼見眾敵無有恐懼，設有來害者心不移動，能破外寇，居他界中。由是故，今說此人能破魔眾，去諸亂想，至無為處，是謂第五人出現於世。

「比丘當知，世間有此五人出現世間。是故，諸比丘！當念修行欲不淨想。如是，諸比丘！當作是學。」

爾時，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雜阿含經（五六四）

如是我聞：

一時，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尊者阿難亦在彼住。

時，有異比丘尼於尊者阿難所，起染著心，遣使白尊者阿難：「我身遇病苦，唯願尊者哀愍見看。」

尊者阿難晨朝著衣持鉢，往彼比丘尼所。

彼比丘尼遙見尊者阿難來，露身體臥床上。尊者阿難遙見彼比丘尼身，即自攝斂諸根，迴身背住。彼比丘尼見尊者阿難攝斂諸根，迴身背住，即自慚愧，起著衣服，敷坐具，出迎尊者阿難，請令就座，稽首禮足，退住一面。

時，尊者阿難為說法言：「姊妹！如此身者，穢食長養、憍慢長養、愛所長養、婬欲長養。姊妹！依穢食者，當斷穢食，依於慢者，當斷憍慢，依於愛者，當斷愛欲。姊妹！云何名依於穢食，當斷穢食？謂聖弟子於食計數思惟而食，無著樂想、無憍慢想、無摩拭想、無莊嚴想，為持身故、為養活故、治飢渴病故、攝受梵行故，宿諸受令滅，新諸受不生，崇習長養，若力、若樂、若觸，當如是住。譬如商客以酥油膏以膏其車，無染著想、無憍慢想、無摩拭想、無莊嚴想，為運載故，如病

瘡者塗以酥油，無著樂想、無憍慢想、無摩拭想、無莊嚴想，為瘡愈故。如是，聖弟子計數而食，無染著想、無憍慢想、無摩拭想、無莊嚴想，為養活故、治飢渴故、攝受梵行故，宿諸受離，新諸受不起，若力、若樂、若無罪觸安隱住。姊妹！是名依食斷食。

「依慢斷慢者。云何依慢斷慢？謂弟子聞某尊者、某尊者弟子盡諸有漏，無漏心解脫、慧解脫，現法自知作證：『我生已盡，梵行已立，所作已作，自知不受後有。』聞已，作是念：『彼聖弟子盡諸有漏，乃至自知不受後有。我今何故不盡諸有漏，何故不自知不受後有。』當於爾時則能斷諸有漏，乃至自知不受後有。姊妹！是名依慢斷慢。

「姊妹！云何依愛斷愛？謂聖弟子聞某尊者、某尊者弟子盡諸有漏，乃至自知不受後有。我等何不盡諸有漏，乃至自知不受後有。彼於爾時能斷諸有漏，乃至自知不受後有。姊妹！是名依愛斷愛。姊妹！無所行者，斷截婬欲、和合橋梁。」

尊者阿難說是法時，彼比丘尼遠塵離垢，得法眼淨，彼比丘尼見法、得法、覺法、入法，度狐疑，不由於他，於正法、律，心得無畏。禮尊者阿難足，白尊者阿難：

「我今發露悔過：愚癡不善，脫作如是不流類事；今於尊者阿難所，自見過、自知過，發露懺悔，哀愍故！」

尊者阿難語比丘尼：「汝今真實自見罪、自知罪，愚癡不善，汝自知作不類之罪，汝今自知、自見而悔過，於未來世得具足戒。我今受汝悔過，哀愍故，令汝善法增長，終不退滅。所以者何？若有自見罪、自知罪，能悔過者，於未來世得具足戒，善法增長，終不退滅。」

尊者阿難為彼比丘尼種種說法，示、教、照、喜已，從座起去。

雜阿含經（一一六五）

如是我聞：

一時，尊者賓頭盧住拘睢彌國瞿師羅園。

時，有婆蹉國王，名優陀延那，詣尊者賓頭盧所，共相問訊；問訊已，退坐一面。婆蹉王優陀延那白尊者賓頭盧言：「欲有所問，寧有閑暇見答已不？」

尊者賓頭盧答言：「大王！大王且問，知者當答。」

婆蹉王優陀延那問尊者賓頭盧：「何因何緣，新學年少比丘於此法、律，出家未久，極安樂住，諸根欣悅，顏貌清淨，膚色鮮白，樂靜少動，任他而活，野獸其心，堪能盡壽，修持梵行，純一清淨？」

尊者賓頭盧答言：「如佛所說，如來、應、等正覺所知所見，為比丘說：『汝諸比丘！若見宿人，當作母想；見中間者，作姊妹想；見幼稚者，當作女想。以是因緣，年少比丘於此法、律，出家未久，安隱樂住，諸根敷悅，顏貌清淨，膚色鮮白，樂靜少動，任他而活，野獸其心，堪能盡壽，修持梵行，純一清淨。』」

婆蹉王優陀延那語尊者賓頭盧言：「今諸世間貪求之心，若見宿人，而作母想；見中年者，作姊妹想；見幼稚者，而作女想。當於爾時，心亦隨起，貪欲燒燃、瞋恚燒燃、愚癡燒燃，要當更有勝因緣不？」

尊者賓頭盧語婆蹉王優陀延那：「更有因緣，如世尊說，如來、應、等正覺所知所見，為比丘說：『此身從足至頂，骨幹肉塗，覆以薄皮，種種不淨充滿其中；周遍觀察，髮、毛、爪、齒、塵垢、流涎、皮、肉、白骨、筋、脈、心、肝、肺、

脾、腎、腸、肚、生藏、熟藏、胞、淚、汗、涕、沫、肪、脂、髓、痰、癰、膿、血、腦、汁、尿、溺。』大王！此因此緣故，年少比丘於此法、律，出家未久，安隱樂住，乃至純一滿淨。」

婆蹉王優陀延那語尊者賓頭盧：「人心飄疾，若觀不淨，隨淨想現。頗更有因緣，令年少比丘於此法、律，出家未久，安隱樂住，乃至純一滿淨不？」

尊者賓頭盧言：「大王！有因有緣，如世尊說，如來、應、等正覺所知所見，告諸比丘：『汝等應當守護根門，善攝其心。若眼見色時，莫取色相，莫取隨形好，增上執持。若於眼根不攝斂住，則世間貪、愛、惡不善法則漏其心，是故此等當受持眼律儀。耳聲、鼻香、舌味、身觸、意法亦復如是。乃至受持意律儀。』」

爾時，婆蹉王優陀延那語尊者賓頭盧：「善哉！善說法，乃至受持諸根律儀。尊者賓頭盧！我亦如是，有時不守護身，不持諸根律儀，不一其念，入於宮中，其心極生貪欲熾燃、愚癡燒燃；正使閑房獨處，亦復三毒燒燃其心，況復宮中！又我有時善護其身，善攝諸根，專一其念，入於宮中，貪欲、恚、癡不起燒燃其心，於內宮中尚不燒身，亦不燒心，況復閑獨！以是之故，此因此緣，能令年少比丘於此法、律，出家未久，安隱樂住，乃至純一滿淨。」

時，婆蹉王優陀延那聞尊者賓頭盧所說，歡喜隨喜，從坐起去。

雜阿含經（一一九八至一二〇七）

（一一九八）

如是我聞：

一時，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

時，有阿闍毘比丘尼，住舍衛國王園精舍比丘尼眾中。時，阿闍毘比丘尼晨朝著衣持鉢，入舍衛城乞食。食已，還精舍，舉衣鉢，洗足，持尼師壇，著右肩上，入安陀林坐禪。

時，魔波旬作是念：「今沙門瞿曇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有弟子阿闍毘比丘尼，住舍衛國王園精舍比丘尼眾中，晨朝著衣持鉢，入舍衛城乞食。食已，還精舍，舉衣鉢，洗足已，持尼師壇，著右肩上，入安陀林坐禪。我今當往，為作留難。」即化作年少，容貌端正，往詣彼比丘尼所，語比丘尼言：「阿姨！欲何處去？」

比丘尼答言：「賢者！到遠離處去。」

時，魔波旬即說偈言：

「世間無有出， 用求遠離為，
還服食五欲， 勿令後變悔。」

時，阿闍毘比丘尼作是念：「是誰？欲恐怖我。為是人耶？為非人耶？姦狡人耶？」

心即念言：「此必惡魔欲亂我耳。」覺知己，而說偈言：

「世間有出要， 我自知所得，
鄙下之惡魔， 汝不知其道。
譬如利刀害， 五欲亦如是，
譬如斬肉形， 苦受陰亦然。
如汝向所說， 服樂五欲者，
是則不可樂， 大恐怖之處。
離一切喜樂， 捨諸大闇冥，
以滅盡作證， 安住離諸漏。
覺知汝惡魔， 尋即自滅去。」

時，魔波旬作是念：「彼阿闍毘比丘尼已知我心。」愁憂不

樂，即沒不現。

（一一九九）

如是我聞：

一時，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

時，有蘇摩比丘尼，住舍衛國王園精舍比丘尼眾中，晨朝著衣持鉢，入舍衛城乞食。食已，還精舍，舉衣鉢，洗足畢，持尼師壇，著右肩上，至安陀林坐禪。

時，魔波旬作是念：「今沙門瞿曇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有蘇摩比丘尼，住舍衛國王園精舍比丘尼眾中，晨朝著衣持鉢，入舍衛城乞食。食已，還精舍，舉衣鉢，洗足畢，持尼師壇，著右肩上，入安陀林坐禪。我今當往，為作留難。」即化作年少，容貌端正，往至蘇摩比丘尼所，問言：「阿姨！欲至何所？」

答言：「賢者！欲至遠離處去。」

時，魔波旬即說偈言：

「仙人所住處， 是處甚難得，
非彼二指智， 能得到彼處。」

時，蘇摩比丘尼作是念：「此是何等？欲恐怖我。為人？為非人？為姦狡人？」作此思惟已，決定智生，知是惡魔來欲擾亂，即說偈言：

「心入於正受， 女形復何為，
智或若生已， 逮得無上法。
若於男女想， 心不得俱離，
彼即隨魔說， 汝應往語彼。
離於一切苦， 捨一切闇冥，
逮得滅盡證， 安住諸漏盡。
覺知汝惡魔， 即自磨滅去。」

時，魔波旬作是念：「蘇摩比丘尼已知我心。」內懷憂悔，即沒不現。

(一二〇〇)

如是我聞：

一時，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

時，有吉離舍瞿曇彌比丘尼，住舍衛國王園精舍比丘尼眾中，晨朝著衣持鉢，至舍衛城乞食。食已，還精舍，舉衣鉢，洗足畢，持尼師壇，著肩上，入安陀林，於一樹下結跏趺坐，入晝正受。

時，魔波旬作是念：「今沙門瞿曇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時，吉離舍瞿曇彌比丘尼住舍衛國王園精舍比丘尼眾中，晨朝著衣持鉢，入舍衛城乞食。食已，還精舍，舉衣鉢，洗足畢，持尼師壇，著肩上，入安陀林，於一樹下結跏趺坐，入晝正受。我今當往，為作留難。」即化作年少，容貌端正，往至吉離舍瞿曇彌比丘尼所，而說偈言：

「汝何喪其子， 涕泣憂愁貌，
獨坐於樹下， 何求於男子？」

時，吉離舍瞿曇彌比丘尼作是念：「為誰恐怖我？為人？為非人？為姦狡者？」如是思惟，生決定智：「惡魔波旬來嬈我耳。」即說偈言：

「無邊際諸子， 一切皆亡失，
此則男子邊， 已度男子表。
不惱不憂愁， 佛教作已作，
一切離愛苦， 捨一切闇冥。
已滅盡作證， 安隱盡諸漏，
已知汝弊魔， 於此自滅去。」

時，魔波旬作是念：「吉離舍瞿曇彌比丘尼已知我心。」愁憂苦惱，即沒不現。

（一二〇一）

如是我聞：

一時，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

時，有優鉢羅色比丘尼，住舍衛國王園比丘尼眾中，晨朝著衣持鉢，入舍衛城乞食。食已，還精舍，舉衣鉢，洗足畢，持尼師壇，著肩上，入安陀林，坐一樹下，入晝正受。

時，魔波旬作是念：「今沙門瞿曇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優鉢羅色比丘尼住舍衛國王園比丘尼眾中，晨朝著衣持鉢，入舍衛城乞食。食已，還精舍，舉衣鉢，洗足畢，持尼師壇，著肩上，入安陀林，坐一樹下，入晝正受。我今當往，為作留難。」即化作年少，容貌端正，至優鉢羅色比丘尼所，而說偈言：

「妙華堅固樹， 依止其樹下，
獨一無等侶， 不畏惡人耶？」

時，優鉢羅色比丘尼作是念：「為何等人？欲恐怖我？為是人？為非人？為姦狡人？」如是思惟，即得覺知：「必是惡魔波旬欲亂我耳。」即說偈言：

「設使有百千， 皆是姦狡人，
如汝等惡魔， 來至我所者，
不能動毛髮， 不畏汝惡魔。」

魔復說偈言：

「我今入汝腹， 住於內藏中，
或住兩眉間， 汝不能見我。」

時，優鉢羅色比丘尼復說偈言：

「我心有大力， 善修習神通，

大縛已解脫， 不畏汝惡魔。
我已吐三垢， 恐怖之根本，
住於不恐地， 不畏於魔軍。
於一切愛喜， 離一切闇冥，
已證於寂滅， 安住諸漏盡。
覺知汝惡魔， 自當消滅去。」

時，魔波旬作是念：「優鉢羅色比丘尼已知我心。」內懷憂愁，即沒不現。

(一二〇二)

如是我聞：

一時，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

時，尸羅比丘尼住舍衛國王園比丘尼眾中，晨朝著衣持鉢，入舍衛城乞食。食已，還精舍，舉衣鉢，洗足畢，持尼師壇，著肩上，入安陀林，坐一樹下，入晝正受。

時，魔波旬作是念：「今沙門瞿曇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尸羅比丘尼住舍衛國王園精舍比丘尼眾中，晨朝著衣持鉢，入舍衛城乞食。食已，還精舍，舉衣鉢，洗足畢，持尼師壇，著肩上，入安陀林，坐一樹下，入晝正受。我今當往，為作留難。」即化作年少，容貌端正，往到尸羅比丘尼前而說偈言：

「眾生云何生？ 誰為其作者？

眾生何處起， 去復至何所？」

尸羅比丘尼作是念：「此是何人？欲恐怖我。為人？為非人？為姦狡人？」作是思惟已，即生知覺：「此是惡魔欲作留難。」即說偈言：

「汝謂有眾生， 此則惡魔見，

唯有空陰聚， 無是眾生者。

如和合眾材， 世名之為車，
諸陰因緣合， 假名為眾生。
其生則苦生， 住亦即苦住，
無餘法生苦， 苦生苦自滅。
捨一切愛苦， 離一切闇冥，
已證於寂滅， 安住諸漏盡。
已知汝惡魔， 則自消滅去。」

時，魔波旬作是念：「尸羅比丘尼已知我心。」內懷憂惑，即沒不現。

(一二〇三)

如是我聞：

一時，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

時，毘羅比丘尼住舍衛國王園比丘尼眾中，晨朝著衣持鉢，入舍衛城乞食。食已，還精舍，舉衣鉢，洗足畢，持尼師壇，著肩上，入安陀林，坐一樹下，入晝正受。

時，魔波旬作是念：「今沙門瞿曇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毘羅比丘尼住舍衛國王園比丘尼眾中，晨朝著衣持鉢，入舍衛城乞食。食已，還精舍，舉衣鉢，洗足畢，持尼師壇，著肩上，入安陀林，坐一樹下，入晝正受。我當往彼，為作留難。」即化作年少，容貌端正，至毘羅比丘尼所而說偈言：

「云何作此形？ 誰為其作者？

此形何處起？ 形去至何所？」

毘羅比丘尼作是念：「是何人來恐怖我？為人？為非人？為姦狡人？」如是思惟，即得知覺：「惡魔波旬欲作嬈亂。」即說偈言：

「此形不自造， 亦非他所作，

因緣會而生， 緣散即磨滅。
如世諸種子， 因大地而生，
因地水火風， 陰界入亦然。
因緣和合生， 緣離則磨滅，
捨一切愛苦， 離一切闇冥。
已證於寂滅， 安住諸漏盡，
惡魔以知汝， 即自磨滅去。」

時，魔波旬作是念：「毘羅比丘尼已知我心。」生大憂惑，即沒不現。

（一二〇四）

如是我聞：

一時，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

時，有毘闍耶比丘尼，住舍衛國王園比丘尼眾中，晨朝著衣持鉢，入舍衛城乞食。食已，還精舍，舉衣鉢，洗足畢，持尼師壇，著肩上，入安陀林，坐一樹下，入晝正受。

時，魔波旬作是念：「此沙門瞿曇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弟子毘闍耶比丘尼住舍衛國王園比丘尼眾中，晨朝著衣持鉢，入舍衛城乞食。食已，還精舍，舉衣鉢，洗足畢，持尼師壇，著肩上，入安陀林，坐一樹下，入晝正受。我今當往，為作留難。」即化作年少，容貌端正，往至其前而說偈言：

「汝今年幼少， 我亦是年少，
當共於此處， 作五種音樂。
而共相娛樂， 用是禪思為。」

時，毘闍耶比丘尼作是念：「此何等人？欲恐怖我。為是人耶？為非人耶？為姦狡人耶？」如是思惟已，即得知覺：「是魔波旬欲作嬈亂。」即說偈言：

「歌舞作眾伎， 種種相娛樂，
今悉已惠汝， 非我之所須。
若寂滅正受， 及天人五欲，
一切持相與， 亦非我所須。
捨一切喜歡， 離一切闇冥，
寂滅以作證， 安住諸漏盡。
已知汝惡魔， 當自消滅去。」

時，魔波旬作是念：「是毘闍耶比丘尼已知我心。」內懷憂感，即沒不現。

（一二〇五）

如是我聞：

一時，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

時，遮羅比丘尼住舍衛國王園比丘尼眾中，晨朝著衣持鉢，入舍衛城乞食。食已，還精舍，舉衣鉢，洗足畢，持尼師壇，著肩上，至安陀林，坐一樹下，入晝正受。

時，魔波旬作是念：「今沙門瞿曇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遮羅比丘尼亦住舍衛國王園比丘尼眾中，晨朝著衣持鉢，入舍衛城乞食。食已，還精舍，洗足畢，舉衣鉢，持尼師壇，著肩上，入安陀林，坐一樹下，入晝正受。我今當往，為作留難。」化作年少，容貌端正，至遮羅比丘尼前而說偈言：

「覺受生為樂， 生服受五欲，
為誰教受汝， 令厭離於生。」

時，遮羅比丘尼作是念：「此是何人？欲作恐怖？為人？為非人？為姦狡人？而來至此，欲作擾亂。」即說偈言：

「生者必有死， 生則受諸苦，
鞭打諸惱苦， 一切緣生有。」

當斷一切苦， 超越一切生，
慧眼觀聖諦， 牟尼所說法。
苦苦及苦集， 滅盡離諸苦，
修習八正道， 安隱趣涅槃。
大師平等法， 我欣樂彼法，
我知彼法故， 不復樂受生。
一切離愛喜， 捨一切闇冥，
寂滅以作證， 安住諸漏盡。
覺知汝惡魔， 自當消滅去。」

時，魔波旬作是念：「遮羅比丘尼已知我心。」內懷憂感，即沒不現。

（一二〇六）

如是我聞：

一時，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

時，優波遮羅比丘尼亦住舍衛國王園比丘尼眾中，晨朝著衣持鉢，入舍衛城乞食。食已，還精舍，舉衣鉢，洗足畢，持尼師壇，著肩上，入安陀林，坐一樹下，入晝正受。

時，魔波旬作是念：「今沙門瞿曇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優波遮羅比丘尼亦住舍衛國王園比丘尼眾中，晨朝著衣持鉢，入舍衛城乞食，食已，還精舍，舉衣鉢，洗足畢，持尼師壇，著肩上，入安陀林，坐一樹下，入晝正受。我今當往，為作留難。」即化作年少，容貌端正，至優波遮羅比丘尼所而說偈言：

「三十三天上， 炎魔兜率陀，
化樂他自在， 發願得往生。」

優波遮羅比丘尼作是念：「此何等人？欲恐怖我？為人？為非人？為是姦狡人？」自思覺悟：「必是惡魔欲作擾亂。」而

說偈言：

「三十三天上，	炎魔兜率陀，
化樂他自在，	斯等諸天上。
不離有為行，	故隨魔自在，
一切諸世間，	悉是眾行聚。
一切諸世間，	悉皆動搖法，
一切諸世間，	苦火常熾然。
一切諸世間，	悉皆烟塵起，
不動亦不搖，	不習近凡夫。
不隨於魔趣，	於是處娛樂，
離一切愛苦，	捨一切闇冥。
寂滅以作證，	安住諸漏盡，
已覺汝惡魔，	則自磨滅去。」

時，魔波旬作是念：「優波遮羅比丘尼已知我心。」內懷憂感，即沒不現。

（一二〇七）

如是我聞：

一時，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

時，尸利沙遮羅比丘尼亦住舍衛國王園比丘尼眾中，晨朝著衣持鉢，入舍衛城乞食。食已，還精舍，舉衣鉢，洗足畢，持尼師壇，著肩上，入安陀林，坐一樹下，入晝正受。

時，魔波旬作是念：「今沙門瞿曇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時，尸利沙遮羅比丘尼亦住舍衛國王園比丘尼眾中，晨朝著衣持鉢，入舍衛城乞食，食已，還精舍，舉衣鉢，洗足畢，持尼師壇，著肩上，入安陀林，坐一樹下，入晝正受。我當往彼，為作留難。」化作年少，容貌端正，往到尸利沙遮羅比丘尼所

而作是言：「阿姨！汝樂何等諸道？」

比丘尼答言：「我都無所樂！」

時，魔波旬即說偈言：

「汝何所諮受， 剃頭作沙門？
身著袈裟衣， 而作出家相，
不樂於諸道， 而守愚癡住。」

時，尸利沙遮羅比丘尼作是念：「此何等人？欲恐怖我。為人？為非人？為姦狡人？」如是思惟已，即自知覺：「惡魔波旬欲作嬈亂。」即說偈言：

「此法外諸道， 諸見所纏縛，
縛於諸見已， 常隨魔自在。
若生釋種家， 稟無比大師，
能伏諸魔怨， 不為彼所伏。
清淨一切脫， 道眼普觀察，
一切智悉知， 最勝離諸漏。
彼則我大師， 我唯樂彼法，
我入彼法已， 得遠離寂滅。
離一切愛喜， 捨一切闇冥，
寂滅以作證， 安住諸漏盡。
已知汝惡魔， 如是自滅去。」

時，魔波旬作是念：「尸利沙遮羅比丘尼已知我心。」內懷憂惑，即沒不現。

雜阿含經（一二五九至一二六〇）

（一二五九）

如是我聞：

一時，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

爾時，世尊告諸比丘：「譬如鐵丸投著火中，與火同色，盛著劫貝綿中。云何？比丘！當速燃不？」

比丘白佛：「如是，世尊！」

佛告比丘：「愚癡之人依聚落住，晨朝著衣持鉢，入村乞食，不善護身，不守根門，心不繫念，若見年少女人，不正思惟，取其色相，起貪欲心；欲燒其心，欲燒其身；身心燒已，捨戒退減。是愚癡人長夜當得非義饒益。是故，比丘！當如是學：『善護其身，守護根門，繫念，入村乞食。』當如是學。」

佛說此經已，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一二六〇）

如是我聞：

一時，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

爾時，世尊告諸比丘：「過去世時，有一猫狸，飢渴羸瘦，於孔穴中伺求鼠子。若鼠子出，當取食之。有時鼠子出穴遊戲，時，彼猫狸疾取吞之。鼠子身小，生入腹中；入腹中已，食其內藏，食內藏時，猫狸迷悶，東西狂走，空宅、塚間，不知何止，遂至於死。

「如是，比丘！有愚癡人依聚落住，晨朝著衣持鉢，入村乞食，不善護身，不守根門，心不繫念，見諸女人，起不正思惟，而取色相，發貪欲心，貪欲發已，欲火熾燃，燒其身心；燒身心已，馳心狂逸，不樂精舍、不樂空閑、不樂樹下，為惡不善心侵食內法，捨戒退減，此愚癡人長夜常得不饒益苦。是故，比丘！當如是學：『善護其身，守諸根門，繫心正念，入村乞食。』當如是學。」

佛說此經已，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增一阿含經不逮品（一至四）

（一）

聞如是：

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

爾時，世尊告諸比丘：「當滅一法，我證卿等成阿那含。云何為一法？所謂貪欲。諸比丘！當滅貪欲，我證卿等得阿那含。」

爾時，世尊便說此偈：

「貪婬之所染， 眾生墮惡趣；
 當懃捨貪欲， 便成阿那含。」

爾時，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二）

聞如是：

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

爾時，世尊告諸比丘：「當滅一法，我證汝等成阿那含。云何為一法？所謂瞋恚是。諸比丘！當滅瞋恚，我證汝等得阿那含。」

爾時，世尊便說此偈：

「瞋恚之所染， 眾生墮惡趣；
 當懃捨瞋恚， 便成阿那含。」

爾時，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三）

聞如是：

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

爾時，世尊告諸比丘：「當滅一法，捨離一法，我證汝等成阿那含。云何為一法？所謂愚癡。是故，諸比丘！當滅愚癡，我與卿等證阿那含。」

爾時，世尊便說此偈：

「愚癡之所染， 眾生墮惡趣；
當懃捨愚癡， 便成阿那含。」

爾時，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四）

聞如是：

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

爾時，世尊告諸比丘：「當滅一法，捨離一法，我證汝等成阿那含。云何為一法？所謂慳貪。是故，諸比丘！當滅慳貪，我證汝等阿那含。」

爾時，世尊便說此偈：

「慳貪之所染， 眾生墮惡趣；
當懃捨慳貪， 便成阿那含。」

爾時，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中阿含經穢品經

我聞如是：

一時，佛遊婆奇瘦，在鼉山怖林鹿野園中。

爾時，尊者舍梨子告諸比丘：「諸賢！世有四種人。云何為四？或有一人內實有穢不自知，內有穢不知如真；或有一人內實有穢自知，內有穢知如真；或有一人內實無穢不自知，內

無穢不知如真；或有一人內實無穢自知，內無穢知如真。

「諸賢！若有一人內實有穢不自知，內有穢不知如真者，此人於諸人中為最下賤。若有一人內實有穢自知，內有穢知如真者，此人於諸人中為最勝也。若有一人內實無穢不自知，內無穢不知如真者，此人於諸人中為最下賤。若有一人內實無穢自知，內無穢知如真者，此人於諸人中為最勝也。」

於是，有一比丘即從坐起，偏袒著衣，叉手向尊者舍梨子，白曰：「尊者舍梨子！何因、何緣說前二人俱有穢，穢污心，一者下賤，一者最勝？復何因緣說後二人俱無穢，不穢污心，一者下賤，一者最勝？」

於是，尊者舍梨子答彼比丘曰：「賢者！若有一人內實有穢不自知，內有穢不知如真者，當知彼人不欲斷穢，不求方便，不精勤學，彼便有穢，穢污心命終；彼因有穢，穢污心命終故，便不賢死，生不善處。所以者何？彼因有穢，穢污心命終故。賢者！猶如有人或從市肆，或從銅作家，買銅槃來，塵垢所污，彼持來已，不數洗塵，不數揩拭，亦不日炙，又著饒塵處，如是銅槃增受塵垢。賢者！如是若有一人內實有穢不自知，內有穢不知如真者，當知彼人不欲斷穢，不求方便，不精勤學，彼便有穢，穢污心命終；彼因有穢，穢污心命終故，便不賢死，生不善處。所以者何？彼因有穢，穢污心命終故。」

「賢者！若有一人我內有穢，我內實有此穢知如真者，當知彼人欲斷此穢，求方便，精勤學，彼便無穢，不穢污心命終；彼因無穢，不穢污心命終故，便賢死，生善處。所以者何？彼因無穢，不穢污心命終故。賢者！猶如有人或從市肆，或從銅作家，買銅槃來，塵垢所污，彼持來已，數數洗塵，數數揩拭，數數日炙，不著饒塵處，如是銅槃便極淨潔。賢者！如是若有一人我內有穢，我內實有此穢知如真者，當知彼人欲斷此穢，

求方便，精勤學，彼便無穢，不穢污心命終；彼因無穢，不穢污心命終故，便賢死，生善處。所以者何？彼因無穢，不穢污心命終故。

「賢者！若有一人我內無穢，我內實無此穢不知如真者，當知彼人不護由眼耳所知法，彼因不護由眼耳所知法故，則為欲心纏，彼便有欲有穢，穢污心命終；彼因有欲有穢，穢污心命終故，便不賢死，生不善處。所以者何？彼因有欲有穢，穢污心命終故。賢者！猶如有人或從市肆，或從銅作家，買銅槃來，無垢淨潔，彼持來已，不數洗塵，不數揩拭，不數日炙，著饒塵處，如是銅槃必受塵垢。賢者！如是若有一人我內無穢，我內實無此穢不知如真者，當知彼人不護由眼耳所知法，彼因不護由眼耳所知法故，則為欲心纏，彼便有欲有穢，穢污心命終；彼因有欲有穢，穢污心命終故，便不賢死，生不善處。所以者何？彼因有欲有穢，穢污心命終故。

「賢者！若有一人我內無穢，我內實無此穢知如真者，當知彼人護由眼耳所知法，彼因護由眼耳所知法故，則不為欲心纏，彼便無欲無穢，不穢污心命終；彼因無欲無穢，不穢污心命終故，便賢死，生善處。所以者何？彼因無欲無穢，不穢污心命終故。賢者！猶如有人或從市肆，或從銅作家，買銅槃來，無垢淨潔，彼持來已，數數洗磨，數數揩拭，數數日炙，不著饒塵處，如是銅槃便極淨潔。賢者！如是若有一人我內無穢，我內實無此穢知如真者，當知彼人護由眼耳所知法，彼因護由眼耳所知法故，則不為欲心纏，彼便無欲無穢，不穢污心命終；彼因無欲無穢，不穢污心命終故，便賢死，生善處。所以者何？彼因無欲無穢，不穢污心命終故。

「賢者！因是緣是，說前二人俱有穢，穢污心，一者下賤，一者最勝。因是緣是，說後二人俱無穢穢污心，一者下賤，一

者最勝。」

於是，復有比丘即從坐起，偏袒著衣，叉手向尊者舍梨子，白曰：「尊者舍梨子！所說穢者，何等為穢？」

尊者舍梨子答比丘曰：「賢者！無量惡不善法從欲生，謂之穢。所以者何？或有一人心生如是欲：『我所犯戒，莫令他人知我犯戒。』賢者！或有他人知彼犯戒，彼因他人知犯戒故，心便生惡，若彼心生惡及心生欲者，俱是不善。賢者！或有一人心生如是欲：『我所犯戒，當令他人於屏處訶，莫令在眾訶我犯戒。』賢者！或有他人於眾中訶，不在屏處，彼因他人在眾中訶，不在屏處故，心便生惡，若彼心生惡及心生欲者，俱是不善。賢者！或有一人心生如是欲：『我所犯戒，令勝人訶，莫令不如人訶我犯戒。』賢者！或有不人訶彼犯戒，非是勝人，彼因不如人訶，非勝人故，心便生惡，若彼心生惡及心生欲者，俱是不善。」

「賢者！或有一人心生如是欲：『令我在佛前坐，問世尊法，為諸比丘說，莫令餘比丘在佛前坐，問世尊法，為諸比丘說。』賢者！或有餘比丘在佛前坐，問世尊法，為諸比丘說，彼因餘比丘在佛前坐，問世尊法，為諸比丘說故，心便生惡，若彼心生惡及心生欲者，俱是不善。賢者！或有一人心生如是欲：『諸比丘入內時，令我最在其前，諸比丘侍從我將入內，莫令餘比丘諸比丘入內時，最在其前，諸比丘侍從彼將入內。』賢者！或有餘比丘諸比丘入內時，最在其前，諸比丘侍從彼將入內，彼因餘比丘諸比丘入內時，最在其前，諸比丘侍從彼將入內故，心便生惡，若彼心生惡及心生欲者，俱是不善。」

「賢者！或有一人心生如是欲：『諸比丘已入內時，令我最在上坐，得第一座，第一澡水，得第一食，莫令餘比丘諸比丘已入內時，最在上坐，得第一座，第一澡水，得第一食。』

賢者！或有餘比丘諸比丘已入內時，最在上坐，得第一座，第一澡水，得第一食；彼因餘比丘諸比丘已入內時，最在上坐，得第一座，第一澡水，得第一食故，心便生惡，若彼心生惡及心生欲者，俱是不善。

「賢者！或有一人心生如是欲：『諸比丘食竟，收攝食器，行澡水已，令我為諸居士說法，勸發渴仰，成就歡喜；莫令餘比丘諸比丘食竟，收攝食器，行澡水已，為諸居士說法，勸發渴仰，成就歡喜。』賢者！或有餘比丘諸比丘食竟，收攝食器，行澡水已，為諸居士說法，勸發渴仰，成就歡喜；彼因餘比丘諸比丘食竟，收攝食器，行澡水已，為諸居士說法，勸發渴仰，成就歡喜故，心便生惡，若彼心生惡及心生欲者，俱是不善。

「賢者！或有一人心生如是欲：『諸居士往詣眾園時，令我與共會共集，共坐共論，莫令餘比丘諸居士往詣眾園時，與共會共集，共坐共論。』賢者！或有餘比丘諸居士往詣眾園時，與共會共集，共坐共論，彼因餘比丘諸居士往詣眾園時，與共會共集，共坐共論故，心便生惡，若彼心生惡及心生欲者，俱是不善。

「賢者！或有一人心生如是欲：『令我為王者所識，及王大臣、梵志、居士、國中人民所知重，莫令餘比丘為王者所識，及王大臣、梵志、居士、國中人民所知重。』賢者！或有餘比丘為王者所識，及王大臣、梵志、居士、國中人民所知重，彼因餘比丘為王者所識，及王大臣、梵志、居士、國中人民所知重故，心便生惡，若彼心生惡及心生欲者，俱是不善。

「賢者！或有一人心生如是欲：『令我為四眾比丘、比丘尼、優婆塞、優婆私所敬重，莫令餘比丘為四眾比丘、比丘尼、優婆塞、優婆私所敬重。』賢者！或有餘比丘為四眾比丘、比丘尼、優婆塞、優婆私所敬重，彼因餘比丘為四眾比丘、比丘

尼、優婆塞、優婆私所敬重故，心便生惡，若彼心生惡及心生欲者，俱是不善。

「賢者！或有一人心生如是欲：『令我得衣被、飲食、床褥、湯藥、諸生活具，莫令餘比丘得衣被、飲食、床褥、湯藥、諸生活具。』賢者！或有餘比丘得衣被、飲食、床褥、湯藥、諸生活具，彼因餘比丘得衣被、飲食、床褥、湯藥、諸生活具故，心便生惡，若彼心生惡及心生欲者，俱是不善。

「賢者！如是彼人若有諸智梵行者，不知彼生如是無量惡不善心欲者，如是彼非沙門沙門想，非智沙門智沙門想，非正智正智想，非正念正念想，非清淨清淨想。賢者！如是彼人若有諸智梵行者，知彼生如是無量惡不善心欲者，如是彼非沙門非沙門想，非智沙門非智沙門想，非正智非正智想，非正念非正念想，非清淨非清淨想。

「賢者！猶如有人或從市肆，或從銅作家，買銅合槃來，盛滿中糞，蓋覆其上便持而去，經過店肆，近眾人行，彼眾見已，皆欲得食，意甚愛樂，而不憎惡，則生淨想；彼持去已，住在一處便開示之，眾人見已，皆不欲食，無愛樂意，甚憎惡之，生不淨想。若欲食者則不復用，況其本自不欲食耶？

「賢者！如是彼人若有諸智梵行者，不知彼生如是無量惡不善心欲者，如是彼非沙門沙門想，非智沙門智沙門想，非正智正智想，非正念正念想，非清淨清淨想。賢者！如是彼人若有諸智梵行者，知彼生如是無量惡不善心欲者，如是彼非沙門非沙門想，非智沙門非智沙門想，非正智非正智想，非正念非正念想，非清淨非清淨想。賢者！當知如是人莫得親近，莫恭敬禮事。若比丘不應親近便親近，不應恭敬禮事便恭敬禮事者，如是彼便長夜得無利無義，則不饒益，不安隱快樂，生苦憂感。

「賢者！或有一人心不生如是欲：『我所犯戒，莫令他人

知我犯戒。』賢者！或有他人知彼犯戒，彼因他人知犯戒故，心不生惡；若彼心無惡，心不生欲者，是二俱善。賢者！或有一人心不生如是欲：『我所犯戒，當令他人於屏處訶，莫令在眾訶我犯戒。』賢者！或有他人於眾中訶，不在屏處，彼因在眾中訶，不在屏處故，心不生惡；若彼心無惡，心不生欲者，是二俱善。賢者！或有一人心不生如是欲：『我所犯戒，令勝人訶，莫令不如人訶我犯戒。』賢者！或有不人訶彼犯戒，非是勝人，彼因不如人訶，非勝人故，心不生惡；若彼心無惡，心不生欲者，是二俱善。

「賢者！或有一人心不生如是欲：『令我在佛前坐，問世尊法，為諸比丘說，莫令餘比丘在佛前坐，問世尊法，為諸比丘說。』賢者！或有餘比丘在佛前坐，問世尊法，為諸比丘說，彼因餘比丘在佛前坐，問世尊法，為諸比丘說故，心不生惡；若彼心無惡，心不生欲者，是二俱善。

「賢者！或有一人心不生如是欲：『諸比丘入內時，令我最在其前，諸比丘侍從我將入內，莫令餘比丘諸比丘入內時，最在其前，諸比丘侍從彼將入內。』賢者！或有餘比丘諸比丘入內時，最在其前，諸比丘侍從彼將入內，彼因餘比丘諸比丘入內時，最在其前，諸比丘侍從彼將入內故，心不生惡；若彼心無惡，心不生欲者，是二俱善。

「賢者！或有一人心不生如是欲：『諸比丘已入內時，令我最在上坐，得第一座，第一澡水，得第一食，莫令餘比丘諸比丘已入內時，最在上坐，得第一座，第一澡水，得第一食。』賢者！或有餘比丘諸比丘已入內時，最在上坐，得第一座，第一澡水，得第一食，彼因餘比丘諸比丘已入內時，最在上坐，得第一座，第一澡水，得第一食故，心不生惡；若彼心無惡，心不生欲者，是二俱善。

「賢者！或有一人心不生如是欲：『諸比丘食竟，收攝食器，行澡水已，我為諸居士說法，勸發渴仰，成就歡喜，莫令餘比丘諸比丘食竟，收攝食器，行澡水已，為諸居士說法，勸發渴仰，成就歡喜。』賢者！或有餘比丘諸比丘食竟，收攝食器，行澡水已，為諸居士說法，勸發渴仰，成就歡喜，彼因餘比丘諸比丘食竟，收攝食器，行澡水已，為諸居士說法，勸發渴仰，成就歡喜故，心不生惡；若彼心無惡，心不生欲者，是二俱善。

「賢者！或有一人心不生如是欲：『諸居士往詣眾園時，令我與共會共集，共坐共論，莫令餘比丘諸居士往詣眾園時，與共會共集，共坐共論。』賢者！或有餘比丘諸居士往詣眾園時，與共會共集，共坐共論，彼因餘比丘諸居士往詣眾園時，與共會共集，共坐共論故，心不生惡；若彼心無惡，心不生欲者，是二俱善。

「賢者！或有一人心不生如是欲：『令我為王者所識，及王大臣、梵志、居士、國中人民所知重，莫令餘比丘為王者所識，及王大臣、梵志、居士、國中人民所知重。』賢者！或有餘比丘為王者所識，及王大臣、梵志、居士、國中人民所知重，彼因餘比丘為王者所識，及王大臣、梵志、居士、國中人民所知重故，心不生惡；若彼心無惡，心不生欲者，是二俱善。

「賢者！或有一人心不生如是欲：『令我為四眾比丘、比丘尼、優婆塞、優婆私所敬重，莫令餘比丘為四眾比丘、比丘尼、優婆塞、優婆私所敬重。』賢者！或有餘比丘為四眾比丘、比丘尼、優婆塞、優婆私所敬重，彼因餘比丘為四眾比丘、比丘尼、優婆塞、優婆私所敬重故，心不生惡；若彼心無惡，心不生欲者，是二俱善。

「賢者！或有一人心不生如是欲：『令我得衣被、飲食、

床褥、湯藥、諸生活具，莫令餘比丘得衣被、飲食、床褥、湯藥、諸生活具。』賢者！或餘比丘得衣被、飲食、床褥、湯藥、諸生活具，彼因餘比丘得衣被、飲食、床褥、湯藥、諸生活具故，心不生惡；若彼心無惡，心不生欲者，是二俱善。

「賢者！如是彼人若有諸智梵行者，不知彼生如是無量善心欲者，如是彼沙門非沙門想，智沙門非智沙門想，正智非正智想，正念非正念想，清淨非清淨想。賢者！如是彼人若有諸智梵行者，知彼生如是無量善心欲者，如是彼沙門沙門想，智沙門智沙門想，正智正智想，正念正念想，清淨清淨想。

「賢者！猶如有人或從市肆，或從銅作家，買銅合槃來，盛滿種種淨美飲食，蓋覆其上便持而去，經過店肆，近眾人行，彼眾見已，皆不欲食，無愛樂意，甚憎惡之，生不淨想，便作是說：『即彼糞去，即彼糞去。』彼持去已，住在一處便開示之，眾人見已，則皆欲食，意甚愛樂而不憎惡，則生淨想。彼若本不用食者，見已欲食，況復其本欲得食耶？

「賢者！如是彼人若有諸智梵行者，不知彼生如是無量善心欲者，如是彼沙門非沙門想，智沙門非智沙門想，正智非正智想，正念非正念想，清淨非清淨想。賢者！如是彼人若有諸智梵行者，知彼生如是無量善心欲者，如是彼沙門沙門想，智沙門智沙門想，正智正智想，正念正念想，清淨清淨想。賢者！當知如是人應親近之，恭敬禮事；若比丘應親近者便親近，應恭敬禮事者便恭敬禮事。如是彼便長夜得利得義，則得饒益安隱快樂，亦得無苦，無憂愁感。」

爾時，尊者大目犍連在彼眾中。於是，尊者大目犍連白曰：「尊者舍梨子！我今欲為此事說喻，聽我說耶？」

尊者舍梨子告曰：「賢者大目犍連！欲說喻者便可說之。」

尊者大目犍連則便白曰：「尊者舍梨子！我憶一時遊王舍

城，在巖山中，我於爾時過夜平旦，著衣持鉢，入王舍城而行乞食，詣舊車師無衣滿子家。時，彼比舍更有車師斫治車軸，是時，舊車師無衣滿子往至彼家。於是，舊車師無衣滿子見彼治軸，心生是念：『若彼車師執斧治軸，斫彼彼惡處者，如是彼軸便當極好。』時，彼車師即如舊車師無衣滿子心中所念，便持斧斫彼彼惡處。於是，舊車師無衣滿子極大歡喜，而作是說：『車師子！汝心如是，則知我心。所以者何？以汝持斧斫治車軸彼彼惡處，如我意故。』如是，尊者舍梨子！若有諛諂、欺誑、嫉妬、無信、懈怠，無正念正智，無定無慧，其心狂惑，不護諸根，不修沙門，無所分別。尊者舍梨子！心為知彼心故，而說此法。尊者舍梨子！若有人不諛諂，不欺誑，無嫉妬，有信，精進而無懈怠，有正念正智，修定修慧，心不狂惑，守護諸根，廣修沙門而善分別。彼聞尊者舍梨子所說法者，猶飢欲得食，渴欲得飲，口及意也。

「尊者舍梨子！猶刹利女，梵志、居士、工師女，端正姝好，極淨沐浴，以香塗身，著明淨衣，種種瓔珞嚴飾其容；或復有人為念彼女，求利及饒益，求安隱快樂，以青蓮華鬘，或蒼蔔華鬘；或修摩那華鬘，或婆師華鬘；或阿提牟哆華鬘，持與彼女。彼女歡喜，兩手受之，以嚴其頭。尊者舍梨子！如是，若有人不諛諂，不欺誑，無嫉妬，有信，精進而無懈怠，有正念正智，修定修慧，心不狂惑，守護諸根，廣修沙門而善分別，彼聞尊者舍梨子所說法者，猶飢欲食，渴欲得飲，口及意也。尊者舍梨子甚奇！甚特！尊者舍梨子常拔濟諸梵行者，令離不善，安立善處。」

如是二尊更相稱說，從座起去。

尊者舍梨子所說如是。尊者大目犍連及諸比丘，聞尊者舍梨子所說，歡喜奉行。

中阿含經穢品求法經

我聞如是：

一時，佛遊拘娑羅國，與大比丘眾俱，往詣五娑羅村北尸攝憇林中，及諸名德、上尊長老、大弟子等，謂尊者舍梨子、尊者大目犍連、尊者大迦葉、尊者大迦旃延、尊者阿那律陀、尊者麗越、尊者阿難，如是比餘名德、上尊長老、大弟子等，亦在五娑羅村並皆近佛葉屋邊住。

爾時，世尊告諸比丘：「汝等當行求法，莫行求飲食。所以者何？我慈愍弟子故，欲令行求法，不行求飲食。若汝等行求飲食，不行求法者，汝等既自惡，我亦無名稱。若汝等行求法，不行求飲食者，汝等既自好，我亦有名稱。

「云何諸弟子為求飲食故而依佛行，非為求法？我飽食訖，食事已辦，猶有殘食，於後有二比丘來，飢渴力羸，我語彼曰：

『我飽食訖，食事已辦，猶有殘食，汝等欲食者便取食之。若汝不取者，我便取以瀉著淨地，或復瀉著無蟲水中。』彼二比丘，第一比丘便作是念：『世尊食訖，食事已辦，猶有殘食，若我不取者，世尊必取瀉著淨地，或復瀉著無蟲水中，我今寧可取而食之。』即便取食。

「彼比丘取此食已，雖一日一夜樂而得安隱，但彼比丘因取此食故，不可佛意。所以者何？彼比丘因取此食故，不得少欲，不知厭足，不得易養，不得易滿，不得知時，不知節限，不得精進，不得宴坐，不得淨行，不得遠離，不得一心，不得精勤，亦不得涅槃。是以彼比丘因取此食故，不可佛意。是謂諸弟子為行求飲食故而依佛行，非為求法。

「云何諸弟子行求法，不行求飲食？彼二比丘，第二比丘便作是念：『世尊食訖，食事已辦，猶有殘食，若我不取者，世尊必取瀉著淨地，或復瀉著無蟲水中；又世尊說食中之下極者，謂殘餘食也，我今寧可不取此食。』作是念已，即便不取。

「彼比丘不取此食已，雖一日一夜苦而不安隱，但彼比丘因不取此食故，得可佛意。所以者何？彼比丘因不取此食故，得少欲，得知足，得易養，得易滿，得知時，得節限，得精進，得宴坐，得淨行，得遠離，得一心，得精勤，亦得涅槃。是以彼比丘因不取此食故，得可佛意。是謂諸弟子為行求法故而依佛行，非為求飲食。」

於是，世尊告諸弟子：「若有法、律尊師樂住遠離，上弟子不樂住遠離者，彼法、律不饒益多人，多人不得樂，非為愍傷世間，亦非為天為人求義及饒益，求安隱快樂。若有法、律尊師樂住遠離，中、下弟子不樂住遠離者，彼法、律不饒益多人，多人不得樂，非為愍傷世間，亦非為天為人求義及饒益，求安隱快樂。若有法、律尊師樂住遠離，上弟子亦樂住遠離者，彼法、律饒益多人，多人得樂，為愍傷世間，亦為天為人求義及饒益，求安隱快樂。若有法、律尊師樂住遠離，中、下弟子亦樂住遠離者，彼法、律饒益多人，多人得樂，為愍傷世間，亦為天為人求義及饒益，求安隱快樂。」

是時，尊者舍梨子亦在眾中。彼時，世尊告曰：「舍梨子！汝為諸比丘說法如法，我患背痛，今欲小息。」

尊者舍梨子即受佛教：「唯然。世尊！」於是，世尊四疊優多羅僧以敷床上，卷僧伽梨作枕，右脇而臥，足足相累，作光明想，正念正智，常念欲起。

是時，尊者舍梨子告諸比丘：「諸賢！當知世尊向略說法。若有法、律尊師樂住遠離，上弟子不樂住遠離者，彼法、律不

饒益多人，多人不得樂，不為愍傷世間，亦非為天為人求義及饒益，求安隱快樂。若有法、律尊師樂住遠離，中、下弟子不樂住遠離者，彼法、律不饒益多人，多人不得樂，不為愍傷世間，亦非為天為人求義及饒益，求安隱快樂。若有法、律尊師樂住遠離，上弟子亦樂住遠離者，彼法、律饒益多人，多人得樂，為愍傷世間，亦為天為人求義及饒益，求安隱快樂。若有法、律尊師樂住遠離，中、下弟子亦樂住遠離者，彼法、律饒益多人，多人得樂，為愍傷世間，亦為天為人求義及饒益，求安隱快樂。然世尊說此法極略，汝等云何解義？云何廣分別？」

彼時，眾中或有比丘作如是說：「尊者舍梨子！若諸長老上尊自說：『我得究竟智，我生已盡，梵行已立，所作已辦，不更受有，知如真。』諸梵行者聞彼比丘自說我得究竟智，便得歡喜。」

復有比丘作如是說：「尊者舍梨子！若中、下弟子求願無上涅槃，諸梵行者見彼行已，便得歡喜。如是彼比丘而說此義，不可尊者舍梨子意。」

尊者舍梨子告彼比丘：「諸賢等！聽我為汝說。諸賢！若有法、律尊師樂住遠離，上弟子不樂住遠離者，上弟子有三事可毀。云何為三？尊師樂住遠離，上弟子不學捨離，上弟子以此可毀。尊師若說可斷法，上弟子不斷彼法，上弟子以此可毀。所可受證，上弟子而捨方便，上弟子以此可毀。若有法、律尊師樂住遠離，上弟子不樂住遠離者，上弟子有此三事可毀。諸賢！若有法、律尊師樂住遠離，中、下弟子不樂住遠離者，中、下弟子有三事可毀。云何為三？尊師樂住遠離，中、下弟子不學捨離，中、下弟子以此可毀。尊師若說可斷法，中、下弟子不斷彼法，中、下弟子以此可毀。所可受證，中、下弟子而捨方便，中、下弟子以此可毀。若有法、律尊師樂住遠離，中、

下弟子不樂住遠離者，中、下弟子有此三事可毀。

「諸賢！若有法、律尊師樂住遠離，上弟子亦樂住遠離者，上弟子有三事可稱。云何為三？尊師樂住遠離，上弟子亦學捨離，上弟子以此可稱。尊師若說可斷法，上弟子便斷彼法，上弟子以此可稱。所可受證，上弟子精進勤學，不捨方便，上弟子以此可稱。諸賢！若有法、律尊師樂住遠離，上弟子亦樂住遠離者，上弟子有此三事可稱。諸賢！若有法、律尊師樂住遠離，中、下弟子亦樂住遠離者，中、下弟子有三事可稱。云何為三？尊師樂住遠離，中、下弟子亦學捨離，中、下弟子以此可稱。尊師若說可斷法，中、下弟子便斷彼法，中、下弟子以此可稱。所可受證，中、下弟子精進勤學，不捨方便，中、下弟子以此可稱。諸賢！若有法、律尊師樂住遠離，中、下弟子亦樂住遠離者，中、下弟子有此三事可稱。」

尊者舍梨子復告諸比丘：「諸賢！有中道能得心住，得定得樂，順法次法，得通得覺，亦得涅槃。諸賢！云何有中道能得心住，得定得樂，順法次法，得通得覺，亦得涅槃？諸賢！念欲惡，惡念欲亦惡，彼斷念欲，亦斷惡念欲；如是恚、怨結、慳嫉、欺誑、諛諂、無慙、無愧、慢、最上慢、貢高、放逸、豪貴、憎諍。諸賢！貪亦惡，著亦惡，彼斷貪，亦斷著。諸賢！是謂中道能得心住，得定得樂，順法次法，得通得覺，亦得涅槃。」

「諸賢！復有中道能得心住，得定得樂，順法次法，得通得覺，亦得涅槃。諸賢！云何復有中道能得心住，得定得樂，順法次法，得通得覺，亦得涅槃？謂八支聖道，正見乃至正定，是為八。諸賢！是謂復有中道能得心住，得定得樂，順法次法，得通得覺，亦得涅槃。」

於是，世尊所患即除而得安隱，從臥寤起，結跏趺坐，嘆

尊者舍梨子：「善哉！善哉！舍梨子為諸比丘說法如法。舍梨子！汝當復為諸比丘說法如法。舍梨子！汝當數數為諸比丘說法如法。」

爾時，世尊告諸比丘：「汝等當共受法如法，誦習執持。所以者何？此法如法，有法有義，為梵行本，得通得覺，亦得涅槃。諸族姓子剃除鬚髮，著袈裟衣，至信、捨家、無家、學道者，此法如法，當善受持。」

佛說如是。尊者舍梨子及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求法經竟(二千二百八十六字)

中阿含經穢品比丘請經

我聞如是：

一時，佛遊王舍城，在竹林迦蘭哆園，與大比丘眾俱，受夏坐。

爾時，尊者大目犍連告諸比丘：「諸賢！若有比丘請諸比丘，諸尊，語我、教我、訶我，莫難於我。所以者何？諸賢！或有一人戾語，成就戾語法，成就戾語法故，令諸梵行者不語彼，不教、不訶而難彼人。諸賢！何者戾語法？若有成就戾語法者，諸梵行者不語彼，不教、不訶而難彼人。諸賢！或有一人惡欲、念欲。諸賢！若有人惡欲、念欲者，是謂戾語法。如是染行染、不語結住，欺誑諛諂，慳貪嫉妬，無慙無愧，瞋弊惡意，瞋恚語言，訶比丘訶，訶比丘輕慢，訶比丘發露，更互相避而說外事，不語、瞋恚、憎嫉熾盛，惡朋友、惡伴侶，無恩、不知恩。諸賢！若有人無恩、不知恩者，是謂戾語法。諸賢！是謂諸戾語法。若有成就戾語法者，諸梵行者不語彼，不教、不訶而難彼人，諸賢！比丘者，當自思量。」

「諸賢！若有人惡欲、念欲者，我不愛彼；若我惡欲、念欲者，彼亦不愛我。比丘如是觀，不行惡欲、不念欲者，當學如是。如是染行染、不語結住，欺誑諛諂，慳貪嫉妬，無慙無愧，瞋弊惡意，瞋瞋語言，訶比丘，訶比丘輕慢，訶比丘發露，更互相避而說外事，不語、瞋恚、憎嫉熾盛，惡朋友、惡伴侶，無恩、不知恩。諸賢！若有人無恩、不知恩者，我不愛彼；若我無恩、不知恩者，彼亦不愛我。比丘如是觀，不行無恩、不知恩者，當學如是。」

「諸賢！若比丘不請諸比丘，諸尊！語我、教我、訶我，莫難於我。所以者何？諸賢！或有一人善語，成就善語法，成就善語法故，諸梵行者善語彼，善教、善訶，不難彼人。諸賢！何者善語法？若有成就善語法者，諸梵行者善語彼，善教、善訶，不難彼人。諸賢！或有一人不惡欲、不念欲。諸賢！若有人不惡欲、不念欲者，是謂善語法。如是不染行染、不語結住，不欺誑諛諂，不慳貪嫉妬，不無慙無愧，不瞋弊惡意，不瞋瞋語言，不訶比丘訶，不訶比丘輕慢，不訶比丘發露，不更互相避而說外事，不語、瞋恚、憎嫉熾盛，不惡朋友、惡伴侶，不無恩、不知恩。諸賢！若有人不無恩、不知恩者，是謂善語法。諸賢！是謂諸善語法。若有成就善語法者，諸梵行者善語彼，善教、善訶，不難彼人。諸賢！比丘者當自思量。」

「諸賢！若有人不惡欲、不念欲者，我愛彼人；若我不惡欲、不念欲者，彼亦愛我。比丘如是觀，不行惡欲、不念欲者，當學如是。如是不染行染、不語結住，不欺誑諛諂，不慳貪嫉妬，不無慙無愧，不瞋弊惡意，不瞋瞋語言，不訶比丘訶，不訶比丘輕慢，不訶比丘發露，不更互相避而說外事，不語、瞋恚、憎嫉熾盛，不惡朋友、惡伴侶，不無恩、不知恩。諸賢！若有人不無恩、不知恩者，我愛彼人；若我不無恩、不知恩者，

彼亦愛我。比丘如是觀，不無恩、不知恩者，當學如是。

「諸賢！若比丘如是觀者，必多所饒益，我為惡欲、念欲，為不惡欲、念欲耶？諸賢！若比丘觀時，則知我是惡欲、念欲者，則不歡悅，便求欲斷。諸賢！若比丘觀時，則知我無惡欲、不念欲者，即便歡悅，我自清淨，求學尊法，是故歡悅。諸賢！猶有目人以鏡自照，則見其面淨及不淨。諸賢！若有目人見面有垢者，則不歡悅，便求欲洗。諸賢！若有目人見面無垢者，即便歡悅我面清淨，是故歡悅。

「諸賢！若比丘觀時，則知我行惡欲、念欲者，則不歡悅，便求欲斷。諸賢！若比丘觀時，則知我不行惡欲、不念欲者，即便歡悅，我自清淨，求學尊法，是故歡悅。如是我為染行染，為不染行染；為不語結住，為不不語結住；為欺誑諛諂，為不欺誑諛諂；為慳貪嫉妬，為不慳貪嫉妬；為無慙無愧，為不無慙無愧；為瞋弊惡意，為不瞋弊惡意；為瞋瞋語言，為不瞋瞋語言；為訶比丘訶，為不訶比丘訶；為訶比丘輕慢，為不訶比丘輕慢；為訶比丘發露，為不訶比丘發露；為更互相避，為不更互相避；為說外事，為不說外事；為不語、瞋恚、憎嫉熾盛，為不不語、瞋恚、憎嫉熾盛；為惡朋友、惡伴侶，為不惡朋友、惡伴侶；為無恩、不知恩，為不無恩，不知恩耶？諸賢！若比丘觀時，則知我無恩、不知恩者，則不歡悅，便求欲斷。諸賢！若比丘觀時，則知我不無恩、不知恩者，即便歡悅，我自清淨，求學尊法，是故歡悅。諸賢！猶有目人以鏡自照，則見其面淨及不淨。諸賢！若有目人見面有垢者，則不歡悅，便求欲洗。諸賢！若有目人見面無垢者，即便歡悅我面清淨，是故歡悅。

「諸賢！如是若比丘觀時，則知我無恩、不知恩者，則不歡悅，便求欲斷。諸賢！若比丘觀時，則知我不無恩、不知恩者，即便歡悅，我自清淨，求學尊法，是故歡悅。因歡悅故，

便得歡喜。因歡喜故，便得止身。因止身故，便得覺樂。因覺樂故，便得定心。諸賢！多聞聖弟子因定心故，便見如實、知如真。因見如實、知如真故，便得厭。因厭故，便得無欲。因無欲故，便得解脫。因解脫故，便得知解脫，生已盡，梵行已立，所作已辦，不更受有，知如真。」

尊者大目犍連所說如是。彼諸比丘聞尊者大目犍連所說，歡喜奉行。

比丘請經竟(千五百六十三字)

中阿含經穢品知法經

我聞如是：一時，佛遊拘舍彌在瞿師羅園。

爾時，尊者周那告諸比丘：「若有比丘作如是說：『我知諸法所可知法而無增伺。』然彼賢者心生惡增伺而住，如是諍訟、恚恨、瞋纏、不語結、慳、嫉、欺誑、諛諂、無慙、無愧，無惡欲、惡見；然彼賢者心生惡欲、惡見而住。諸梵行人知彼賢者不知諸法所可知法而無增伺。所以者何？以彼賢者心生增伺而住，如是諍訟、恚恨、瞋纏、不語結、慳、嫉、欺誑、諛諂、無慙、無愧，無惡欲、惡見。所以者何？以彼賢者心生惡欲、惡見而住。」

「諸賢！猶人不富自稱說富，亦無國封說有國封，又無畜牧說有畜牧，若欲用時，則無金、銀、真珠、琉璃、水精、琥珀，無畜牧、米穀，亦無奴婢。諸親朋友往詣彼所，而作是說：

『汝實不富自稱說富，亦無國封說有國封，又無畜牧說有畜牧，然欲用時，則無金、銀、真珠、琉璃、水精、琥珀，無畜牧、米穀，亦無奴婢。』如是。諸賢！若有比丘作如是說：『我知諸法所可知法而無增伺。』然彼賢者心生惡增伺而住，如是諍訟、

恚恨、瞋纏、不語結、慳、嫉、欺誑、諛諂、無慙、無愧，無惡欲、惡見；然彼賢者心生惡欲、惡見而住。諸梵行人知彼賢者不知諸法所可知法而無增伺。所以者何？以彼賢者心不向增伺盡、無餘涅槃，如是諍訟、恚恨、瞋纏、不語結、慳、嫉、欺誑、諛諂、無慙、無愧，無惡欲、惡見。所以者何？以彼賢者心不向惡見法盡、無餘涅槃。

「諸賢！或有比丘不作是說：『我知諸法所可知法而無增伺。』然彼賢者心不生惡增伺而住，如是諍訟、恚恨、瞋纏、不語結、慳、嫉、欺誑、諛諂、無慙、無愧，無惡欲、惡見，然彼賢者心不生惡欲、惡見而住。諸梵行人知彼賢者實知諸法所可知法而無增伺。所以者何？以彼賢者心不生惡增伺而住，如是諍訟、恚恨、瞋纏、不語結、慳、嫉、欺誑、諛諂、無慙、無愧，無惡欲、惡見。所以者何？以彼賢者心不生惡欲、惡見而住。

「諸賢！猶人大富自說不富，亦有國封說無國封，又有畜牧說無畜牧，若欲用時，則有金、銀、真珠、琉璃、水精、琥珀，有畜牧、米穀，亦有奴婢。諸親朋友往詣彼所，作如是說：『汝實大富自說不富，亦有國封說無國封，又有畜牧說無畜牧，然欲用時，則有金、銀、真珠、琉璃、水精、琥珀，有畜牧、米穀，亦有奴婢。』如是。諸賢！若有比丘不作是說：『我知諸法所可知法而無增伺。』然彼賢者心不生惡增伺而住，如是諍訟、恚恨、瞋纏、不語結、慳、嫉、欺誑、諛諂、無慙、無愧，無惡欲、惡見，然彼賢者心不生惡欲、惡見而住。諸梵行人知彼賢者知諸法所可知法而無增伺。所以者何？以彼賢者心向增伺盡、無餘涅槃，如是諍訟、恚恨、瞋纏、不語結、慳、嫉、欺誑、諛諂、無慙、無愧，無惡欲、惡見。所以者何？以彼賢者心向惡見法盡、無餘涅槃。」

尊者周那所說如是。彼諸比丘聞尊者周那所說，歡喜奉行。

知法經竟(八百八十一字)

中阿含經穢品周那問見經

我聞如是：

一時，佛遊拘舍彌，在瞿師羅園。

於是，尊者大周那則於晡時從宴坐起，往詣佛所，稽首佛足，却坐一面，白曰：「世尊！世中諸見生而生，謂計有神，計有眾生，有人、有壽、有命、有世。世尊！云何知，云何見，令此見得滅、得捨離，而令餘見不續，不受耶？」

彼時，世尊告曰：「周那！世中諸見生而生，謂計有神，計有眾生，有人、有壽、有命、有世。周那！若使諸法滅盡無餘者，如是知、如是見，令此見得滅、得捨離，而令餘見不續、不受，當學漸損。

「周那！於聖法、律中，何者漸損？比丘者，離欲、離惡不善之法，至得第四禪成就遊，彼作是念：『我行漸損。』周那！於聖法、律中，不但是漸損，有四增上心現法樂居，行者從是起而復還入，彼作是念：『我行漸損。』周那！於聖法、律中，不但是漸損，比丘者度一切色想，至得非有想非無想處成就遊，彼作是念：『我行漸損。』周那！於聖法、律中不但是漸損，有四息解脫，離色得無色，行者從是起當為他說，彼作是念：『我行漸損。』

「周那！於聖法、律中不但是漸損。周那！他有惡欲、念欲，我無惡欲、念欲，當學漸損。周那！他有害意瞋，我無害意瞋，當學漸損。周那！他有殺生、不與取、非梵行，我無非梵行，當學漸損。周那！他有增伺、諍意、睡眠所纏、調貢高

而有疑惑，我無疑惑，當學漸損。周那！他有瞋結、諛諂、欺誑、無慙、無愧，我有慙愧，當學漸損。周那！他有慢，我無慢，當學漸損。周那！他有增慢，我無增慢，當學漸損。周那！他不多聞，我有多聞，當學漸損。周那！他不觀諸善法，我觀諸善法，當學漸損。周那！他行非法惡行，我行是法妙行，當學漸損。周那！他有妄言、兩舌、麤言、綺語、惡戒，我無惡戒，當學漸損。周那！他有不信、懈怠、無念、無定而有惡慧，我無惡慧，當學漸損。

「周那！若但發心念欲求學諸善法者，則多所饒益，況復身、口行善法耶？周那！他有惡欲、念欲，我無惡欲、念欲，當發心。周那！他有害意瞋，我無害意瞋，當發心。周那！他有殺生、不與取、非梵行，我無非梵行，當發心。周那！他有增伺、諍意、睡眠所纏、調貢高而有疑惑，我無疑惑，當發心。周那！他有瞋結、諛諂、欺誑、無慙、無愧，我有慙愧，當發心。周那！他有慢，我無慢，當發心。周那！他有增慢，我無增慢，當發心。周那！他不多聞，我有多聞，當發心。周那！他不觀諸善法，我觀諸善法，當發心。周那！他行非法惡行，我行是法妙行，當發心。周那！他有妄言、兩舌、麤言、綺語、惡戒，我無惡戒，當發心。周那！他有不信、懈怠、無念、無定而有惡慧，我無惡慧，當發心。

「周那！猶如惡道與正道對，猶如惡度與正度對。如是，周那！惡欲者與非惡欲為對。害意瞋者與不害意瞋為對。殺生、不與取、非梵行者與梵行為對。增伺、諍意、睡眠、調貢高、疑惑者與不疑惑為對。瞋結、諛諂、欺誑、無慙、無愧者與慙愧為對。慢者與不慢為對。增慢者與不增慢為對。不多聞者與多聞為對。不觀諸善法者與觀諸善法為對。行非法惡行者與行是法妙行為對。妄言、兩舌、麤言、綺語、惡戒者與善戒為對。

不信、懈怠、無念、無定、惡慧者與善慧為對。

「周那！或有法黑，有黑報，趣至惡處。或有法白，有白報，而得昇上。如是，周那！惡欲者，以非惡欲為昇上。害意瞋者，以不害意瞋為昇上。殺生、不與取、非梵行者，以梵行為昇上。增伺、諍意、睡眠、調貢高、疑惑者，以不疑惑為昇上。瞋結、諛諂、欺誑、無慙、無愧者，以慙愧為昇上。慢者，以不慢為昇上。增慢者，以不增慢為昇上。不多聞者，以多聞為昇上。不觀諸善法者，以觀諸善法為昇上。行非法惡行者，以行是法妙行為昇上。妄言、兩舌、麤言、綺語、惡戒者，以善戒為昇上。不信、懈怠、無念、無定、惡慧者，以善慧為昇上。

「周那！若有不自調御，他不調御欲調御者，終無是處。自沒溺，他沒溺欲拔出者，終無是處。自不般涅槃，他不般涅槃令般涅槃者，終無是處。周那！若有自調御，他不調御欲調御者，必有是處。自不沒溺，他沒溺欲拔出者，必有是處。自般涅槃，他不般涅槃令般涅槃者，必有是處。如是。周那！惡欲者，以非惡欲為般涅槃。害意瞋者，以不害意瞋為般涅槃。殺生、不與取、非梵行者，以梵行為般涅槃。增伺、諍意、睡眠、調貢高、疑惑者，以不疑惑為般涅槃。瞋結、諛諂、欺誑、無慙、無愧者，以慙愧為般涅槃。慢者，以不慢為般涅槃。增慢者，以不增慢為般涅槃。不多聞者，以多聞為般涅槃。不觀諸善法者，以觀諸善法為般涅槃。行非法惡行者，以行是法妙行為般涅槃。妄言、兩舌、麤言、綺語、惡戒者，以善戒為般涅槃。不信、懈怠、無念、無定、惡慧者，以善慧為般涅槃。

「是為，周那！我已為汝說漸損法，已說發心法，已說對法，已說昇上法，已說般涅槃法。如尊師所為弟子起大慈哀憐念愍傷，求義及饒益，求安隱快樂者，我今已作。汝等亦當復

自作，至無事處山林樹下空安靜處，坐禪思惟，勿得放逸，勤加精進，莫令後悔。此是我之教勅，是我訓誨。」

佛說如是。尊者大周那及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周那問見經竟(千五百七十五字)

中阿含經穢品青白蓮華喻經

我聞如是：

一時，佛遊舍衛國，在勝林給孤獨園。

爾時，世尊告諸比丘：「或有法從身滅，不從口滅；或有法從口滅，不從身滅；或有法不從身口滅，但以慧見滅。

「云何法從身滅，不從口滅？比丘者，有不善身行充滿，具足受持著身，諸比丘見已，訶彼比丘：『賢者！不善身行充滿，具足受持，何為著身？賢者！可捨不善身行，修習善身行。』彼於後時，捨不善身行，修習善身行，是謂法從身滅，不從口滅。

「云何法從口滅，不從身滅？比丘者，不善口行充滿，具足受持著口，諸比丘見已訶彼比丘：『賢者！不善口行充滿，具足受持，何為著口？賢者！可捨不善口行，修習善口行。』彼於後時，捨不善口行，修習善口行，是謂法從口滅，不從身滅。

「云何法不從身口滅，但以慧見滅？增伺不從身口滅，但以慧見滅，如是諍訟、恚恨、瞋纏、不語結、慳、嫉、欺誑、諛諂、無慙、無愧，惡欲、惡見，不從身口滅，但以慧見滅。是謂法不從身口滅，但以慧見滅。

「如來或有觀，觀他人心，知此人不如是修身、修戒、修心、修慧，如修身，修戒、修心、修慧，得滅增伺。所以者何？

以此人心生惡增伺而住，如是諍訟、恚恨、瞋纏、不語結、慳、嫉、欺誑、諛諂、無慙、無愧，得滅惡欲、惡見。所以者何？以此人心生惡欲、惡見而住。知此人如是修身、修戒、修心、修慧，如修身，修戒、修心、修慧，得滅增伺。所以者何？以此人心不生惡增伺而住，如是諍訟、恚恨、瞋纏、不語結、慳、嫉、欺誑、諛諂、無慙、無愧，得滅惡欲、惡見。所以者何？以此人心不生惡欲、惡見而住。猶如青蓮華，紅、赤、白蓮花，水生水長，出水上，不著水。如是，如來世間生、世間長，出世間行，不著世間法。所以者何？如來、無所著、等正覺，出一切世間。」

爾時，尊者阿難執拂侍佛。於是，尊者阿難叉手向佛，白曰：「世尊！此經當名何？云何受持？」

於是，世尊告曰：「阿難！此經名為『青白蓮華喻』，汝當如是善受持誦。」

爾時，世尊告諸比丘：「汝等當共受此青白蓮花喻經，誦習守持。所以者何？此青白蓮華喻經，如法有義，是梵行本，致通、致覺，亦致涅槃。若族姓子，剃除鬚髮，著袈裟衣，至信、捨家、無家、學道者，應當受此青白蓮華喻經，善誦誦持。」

佛說如是。尊者阿難及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青白蓮華喻經竟(七百三字)

中阿含經穢品水淨梵志經

我聞如是：

一時，佛遊鬱鞞羅尼連然河岸，在阿耶怱羅尼拘類樹下，初得道時。

於是，有一水淨梵志，中後仿佯往詣佛所。世尊遙見水淨

梵志來，因水淨梵志故，告諸比丘：「若有二十一穢污於心者，必至惡處，生地獄中。云何二十一穢？邪見心穢、非法欲心穢、惡貪心穢、邪法心穢、貪心穢、恚心穢、睡眠心穢、調悔心穢、疑惑心穢、瞋纏心穢、不語結心穢、慳心穢、嫉心穢、欺誑心穢、諛諂心穢、無慙心穢、無愧心穢、慢心穢、大慢心穢、慢傲心穢、放逸心穢。若有此二十一穢污於心者，必至惡處，生地獄中。猶垢膩衣持與染家，彼染家得，或以淳灰、或以澡豆、或以土漬極浣，令淨此垢膩衣。染家雖治，或以淳灰、或以澡豆、或以土漬極浣令淨，然此污衣故有穢色。如是，若有二十一穢污於心者，必至惡處，生地獄中。云何二十一穢？邪見心穢、非法欲心穢、惡貪心穢、邪法心穢、貪心穢、恚心穢、睡眠心穢、調悔心穢、疑惑心穢、瞋纏心穢、不語結心穢、慳心穢、嫉心穢、欺誑心穢、諛諂心穢、無慙心穢、無愧心穢、慢心穢、大慢心穢、慢傲心穢、放逸心穢。若有此二十一穢污於心者，必至惡處，生地獄中。

「若有二十一穢不污心者，必至善處，生於天上。云何二十一穢？邪見心穢、非法欲心穢、惡貪心穢、邪法心穢、貪心穢、恚心穢、睡眠心穢、調悔心穢、疑惑心穢、瞋纏心穢、不語心心穢、慳心穢、嫉心穢、欺誑心穢、諛諂心穢、無慙心穢、無愧心穢、慢心穢、大慢心穢、憍傲心穢、放逸心穢。若有此二十一穢不污心者，必至善處，生於天上。猶如白淨波羅奈衣持與染家，彼染家得，或以淳灰、或以澡豆、或以土漬極浣令淨；此白淨波羅奈衣，染家雖治，或以淳灰、或以澡豆、或以土漬極浣令淨，然此白淨波羅奈衣本已淨而復淨。如是若有二十一穢不污心者，必至善處，生於天上。云何二十一穢？邪見心穢、非法欲心穢、惡貪心穢、邪法心穢、貪心穢、恚心穢、睡眠心穢、調悔心穢、疑惑心穢、瞋纏心穢、不語結心穢、慳

心穢、嫉心穢、欺誑心穢、諛諂心穢、無慙心穢、無愧心穢、慢心穢、大慢心穢、憍傲心穢、放逸心穢。若有此二十一穢不污心者，必至善處，生於天上。

「若知邪見是心穢者，知己便斷。如是非法欲心穢、惡貪心穢、邪法心穢、貪心穢、恚心穢、睡眠心穢、調悔心穢、疑惑心穢、瞋纏心穢、不語結心穢、慳心穢、嫉心穢、欺誑心穢、諛諂心穢、無慙心穢、無愧心穢、慢心穢、大慢心穢、憍傲心穢，若知放逸是心穢者，知己便斷，彼心與慈俱，遍滿十方成就遊。如是二三四方、四維上下，普周一切，心與慈俱，無結、無怨、無恚、無諍，極廣甚大，無量善修，遍滿一切世間成就遊。如是，悲、喜心與捨俱，無結、無怨、無恚、無諍，極廣甚大，無量善修，遍滿一切世間成就遊。梵志！是謂洗浴內心，非浴外身。」

爾時，梵志語世尊曰：「瞿曇！可詣多水河浴。」

世尊問曰：「梵志！若詣多水河浴者，彼得何等？」

梵志答曰：「瞿曇！彼多水河者，此是世間齋潔之相、度相、福相。瞿曇！若詣多水河浴者，彼則淨除於一切惡。」

爾時，世尊為彼梵志而說頌曰：

「妙好首梵志，	若入多水河，
是愚常遊戲，	不能淨黑業。
好首何往泉，	何義多水河，
人作不善業，	清水何所益？
淨者無垢穢，	淨者常說戒，
淨者清白業，	常得清淨行。
若汝不殺生，	常不與不取，
真諦不妄語，	常正念正知。
梵志如是學，	一切眾生安，

梵志何還家， 家泉無所淨。
梵志汝當學， 淨洗以善法，
何須弊惡水， 但去身體垢。」
梵志白佛曰： 「我亦作是念，
淨洗以善法， 何須弊惡水。」
梵志聞佛教， 心中大歡喜，
即時禮佛足， 歸命佛法眾。

梵志白曰：「世尊！我已知。善逝！我已解。我今自歸佛、法及比丘眾，唯願世尊受我為優婆塞，從今日始，終身自歸，乃至命盡。」

佛說如是。好首水淨梵志及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水淨梵志經竟(一千二百一十字)

中阿含經穢品黑比丘經

我聞如是：

一時，佛遊舍衛國，在東園鹿母堂。

是時，黑比丘鹿母子常熹鬪諍，往詣佛所。世尊遙見黑比丘來，因黑比丘故，告諸比丘：「或有一人常喜鬪諍，不稱止諍。若有一人常喜鬪諍，不稱止諍者，此法不可樂，不可愛喜，不能令愛念，不能令敬重，不能令修習，不能令攝持，不能令得沙門，不能令得一意，不能令得涅槃。」

「或有一人惡欲，不稱止惡欲。若有一人惡欲，不稱止惡欲者，此法不可樂，不可愛熹，不能令愛念，不能令敬重，不能令修習，不能令攝持，不能令得沙門，不能令得一意，不能令得涅槃。」

「或有一人犯戒、越戒、缺戒、穿戒、污戒，不稱持戒。」

若有一人犯戒、越戒、缺戒、穿戒、污戒、不稱持戒者，此法不可樂，不可愛慕，不能令愛念、不能令敬重，不能令修習，不能令攝持，不能令得沙門，不能令得一意，不能令得涅槃。

「或有一人有瞋纏、有不語結、有慳嫉、有諛諂欺誑、有無慙無愧，不稱慙愧。若有一人有瞋纏、有不語結、有慳嫉、有諛諂欺誑、有無慙無愧、不稱慙愧者，此法不可樂，不可愛慕，不能令愛念，不能令敬重，不能令修習，不能令攝持，不能令得沙門，不能令得一意，不能令得涅槃。

「或有一人不經勞諸梵行，不稱經勞諸梵行。若有一人不經勞諸梵行，不稱經勞諸梵行者，此法不可樂，不可愛慕，不能令愛念，不能令敬重，不能令修習，不能令攝持，不能令得沙門，不能令得一意，不能令得涅槃。

「或有一人不觀諸法，不稱觀諸法。若有一人不觀諸法，不稱觀諸法者，此法不可樂，不可愛慕，不能令愛念，不能令敬重，不能令修習，不能令攝持，不能令得沙門，不能令得一意，不能令得涅槃。

「或有一人不宴坐，不稱宴坐。若有一人不宴坐，不稱宴坐者，此法不可樂，不可愛慕，不能令愛念，不能令敬重，不能令修習，不能令攝持，不能令得沙門，不能令得一意，不能令得涅槃。此人雖作是念：『令諸梵行者供養、恭敬、禮事於我。』然諸梵行者不供養、恭敬、禮事於彼。所以者何？彼人有此無量惡法，因彼有此無量惡法故，令諸梵行者不供養、恭敬、禮事於彼。猶如惡馬繫在櫪養，雖作是念：『令人繫我著安隱處，與我好飲食、好看視我。』然人不繫著安隱處，不與好飲食、不好看視。所以者何？彼馬有惡法，謂極麤弊、不溫良故，令人不繫著安隱處，不與好飲食、不好看視。如是，此人雖作是念：『令諸梵行者供養、恭敬、禮事於我。』然諸梵行

者不供養、恭敬、禮事於彼。所以者何？彼人有此無量惡法，因彼有此無量惡法故，令諸梵行者不供養、恭敬、禮事於彼。

「或有一人不憚鬪諍，稱譽止諍。若有一人不憚鬪諍，稱譽止諍者，此法可樂、可愛、可憚，能令愛念，能令敬重，能令修習，能令攝持，能令得沙門，能令得一意，能令得涅槃。

「或有一人不惡欲，稱譽止惡欲。若有一人不惡欲，稱譽止惡欲者，此法可樂、可愛、可憚，能令愛念，能令敬重，能令修習，能令攝持，能令得沙門，能令得一意，能令得涅槃。

「或有一人不犯戒、不越戒、不缺戒、不穿戒、不污戒，稱譽持戒。若有一人不犯戒、不越戒、不缺戒、不穿戒、不污戒，稱譽持戒者，此法可樂、可愛、可喜，能令愛念，能令敬重，能令修習，能令攝持，能令得沙門、能令得一意，能令得涅槃。

「或有一人無瞋纏、無不語結、無慳嫉、無諛諂欺誑、無無慙無愧，稱譽慙愧。若有一人無瞋纏、無不語結、無慳嫉、無諛諂欺誑、無無慙無愧，稱譽慙愧者，此法可樂、可愛、可喜，能令愛念，能令敬重，能令修習，能令攝持，能令得沙門，能令得一意，能令得涅槃。

「或有一人經勞諸梵行，稱譽經勞諸梵行。若有一人經勞諸梵行，稱譽經勞諸梵行者，此法可樂、可愛、可喜，能令愛念，能令敬重，能令修習，能令攝持，能令得沙門，能令得一意，能令得涅槃。

「或有一人觀諸法，稱譽觀諸法。若有一人觀諸法，稱譽觀諸法者，此法可樂、可愛、可憚，能令愛念，能令敬重，能令修習，能令攝持，能令得沙門，能令得一意，能令得涅槃。

「或有一人宴坐，稱譽宴坐。若有一人宴坐，稱譽宴坐者，此法可樂、可愛、可憚，能令愛念，能令敬重，能令修習，能

令攝持，能令得沙門，能令得一意，能令得涅槃。此人雖不作是念：『令諸梵行者供養、恭敬、禮事於我。』然諸梵行者供養、恭敬、禮事於彼。所以者何？彼人有此無量善法，因彼有此無量善法故，令諸梵行者供養、恭敬、禮事於彼。猶如良馬繫在櫪養，雖不作是念：『令人繫我著安隱處，與我好飲食、好看視我。』然人繫彼著安隱處，與好飲食、好看視之。所以者何？彼馬有善法，謂軟調好、極溫良故，令人繫著於安隱處，與好飲食、好看視之。如是，此人雖不作是念：『令諸梵行者供養、恭敬、禮事於我。』然諸梵行者供養、恭敬、禮事於彼。」

佛說如是。彼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黑比丘經竟(一千五百二十七字)

中阿含經穢品住法經

我聞如是：

一時，佛遊舍衛國，在勝林給孤獨園。

爾時，世尊告諸比丘：「我說退善法不住、不增，我說住善法不退、不增，我說增善法不退、不住。云何退善法不住、不增？比丘者，若有篤信、禁戒、博聞、布施、智慧、辯才，阿含及其所得，彼人於此法退、不住、不增，是謂退善法不住、不增。云何住善法不退、不增？比丘者，若有篤信、禁戒、博聞、布施、智慧、辯才、阿含及其所得，彼人於此法住不退、不增，是謂住善法不退、不增。云何增善法不退、不住？比丘者，若有篤信、禁戒、博聞、布施、智慧、辯才、阿含及其所得，彼人於此法增不退、不住，是謂增善法不退、不住。」

「比丘者作如是觀，必多所饒益：『我為多行增伺，為多行無增伺？我為多行瞋恚心，為多行無瞋恚心？我為多行睡眠

纏，為多行無睡眠纏？我為多行調貢高，為多行無調貢高？我為多行疑惑，為多行無疑惑？我為多行身諍，為多行無身諍？我為多行穢污心，為多行無穢污心？我為多行信，為多行不信？我為多行精進，為多行懈怠？我為多行念，為多行無念？我為多行定，為多行無定？我為多行惡慧，為多行無惡慧？』

「若比丘觀時，則知我多行增伺、瞋恚心、睡眠纏、調貢高、疑惑、身諍、穢污心、不信、懈怠、無念、無定、多行惡慧者，彼比丘欲滅此惡不善法故，便以速求方便，學極精勤，正念正智，忍不令退。猶人為火燒頭、燒衣，急求方便救頭、救衣。如是比丘欲滅此惡不善法故，便以速求方便，學極精勤，正念正智，忍不令退。」

「若比丘觀時，則知我多行無貪伺、無瞋恚心、無睡眠纏、無調貢高、無疑惑、無身諍、無穢污心、有信、有進、有念、有定、多行無惡慧者，彼比丘欲住此善法，不忘、不退修行廣布故，便以速求方便，學極精勤，正念正智，忍不令退。猶人為火燒頭、燒衣，急求方便救頭、救衣。如是比丘欲住此善法，不忘、不退修行廣布故，便以速求方便，學極精勤，正念正智，忍不令退。」

佛說如是。彼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住法經竟(六百三十一字)

中阿含經穢品無經

我聞如是：

一時，佛遊舍衛國，在勝林給孤獨園。

爾時，尊者舍梨子告諸比丘：「諸賢！若有比丘、比丘尼未聞法者不得聞，已聞法者便忘失，若使有法本所修行，廣布

誦習，慧之所解，彼不復憶，知而不知。諸賢！是謂比丘、比丘尼淨法衰退。

「諸賢！若有比丘、比丘尼未聞法者便得聞，已聞法者不忘失，若使有法本所修行，廣布誦習，慧之所解，彼常憶念，知而復知。是謂比丘、比丘尼淨法轉增。

「諸賢！比丘者當作如是觀：『我為有增伺，為無有增伺？我為有瞋恚心，為無有瞋恚心？我為有睡眠纏，為無有睡眠纏？我為有調貢高，為無有調貢高？我為有疑惑，為無有疑惑？我為有身諍，為無有身諍？我為有穢污心，為無有穢污心？我為有信，為無有信？我為有進，為無有進？我為有念，為無有念？我為有定，為無有定？我為有惡慧，為無有惡慧？』

「諸賢！若比丘觀時，則知我有增伺、有瞋恚心、有睡眠纏、有調貢高、有疑惑、有身諍、有穢污心，無信、無進、無念、無定，有惡慧者。諸賢！彼比丘欲滅此惡不善法故，便以速求方便，學極精勤，正念正智，忍不令退。諸賢！猶人為火燒頭、燒衣，急求方便救頭、救衣。諸賢！如是比丘欲滅此惡不善法故，便以速求方便，學極精勤，正念正智，忍不令退。

「諸賢！若比丘觀時，則知我無增伺、無瞋恚心、無睡眠纏、無調貢高、無有疑惑、無有身諍、無穢污心，有信、有進、有念、有定、無惡慧者，彼比丘欲住此善法，不忘不退，修行廣布故，便以速求方便，學極精勤，正念正智，忍不令退。猶人為火燒頭、燒衣，急求方便救頭、救衣。諸賢！如是比丘欲住此善法，不忘不退，修行廣布故，便以速求方便，學極精勤，正念正智，忍不令退。」

尊者舍梨子所說如是，彼諸比丘聞尊者舍梨子所說，歡喜奉行。

無經竟(五百六十八字)

中阿含經大品柔軟經

我聞如是：

一時，佛遊舍衛國，在勝林給孤獨園。

爾時，世尊告諸比丘：「自我昔日出家學道，為從優遊、從容閑樂、極柔軟來，我在父王悅頭檀家時，為我造作種種宮殿，春殿、夏殿及以冬殿，為我好遊戲故。去殿不遠，復造種種若干華池，青蓮華池、紅蓮華池、赤蓮華池、白蓮華池。於彼池中殖種種水華、青蓮華、紅蓮華、赤蓮華、白蓮華，常水常華，使人守護，不通一切，為我好遊戲故。於其池岸殖種種陸華，修摩那華、婆師華、瞻蔔華、修捷提華、摩頭捷提華、阿提牟多華、波羅頭華，為我好遊戲故。而使四人沐浴於我，沐浴我已，赤旃檀香用塗我身，香塗身已，著新繒衣，上下、內外、表裏皆新，晝夜常以繖蓋覆我，莫令太子夜為露所沾，晝為日所炙。如常他家僮[𡵓-夫+廣]、麥飯、豆羹、薑菜，為第一食，如是我父悅頭檀家最下使人，粳糧餽饌為第一食。

「復次，若有野田禽獸，最美禽獸，提帝邏怛吒、劫賓闍邏、奚米何犁泥奢施羅米，如是野田禽獸，最美禽獸，常為我設如是之食。

「我憶昔時父悅頭檀家，於夏四月昇正殿上，無有男子，唯有女妓而自娛樂，初不來下，我欲出至園觀之時，三十名騎，簡選上乘，鹵簿前後，侍從導引，況復其餘？我有是如意足，此最柔軟。

「我復憶昔時看田作人止息田上，往詣閭浮樹下，結跏趺坐，離欲、離惡不善之法，有覺、有觀，離生喜、樂，得初禪成就遊。我作是念：『不多聞愚癡凡夫自有病法，不離於病，

見他人病，憎惡薄賤、不愛不喜，不自觀己。』我復作是念：『我自有病法，不離於病，若我見他病而憎惡薄賤，不愛不喜者，我不宜然，我亦有是法故。』如是觀己，因不病起貢高者，即便自滅。我復作是念：『不多聞愚癡凡夫自有老法，不離於老，見他人老，憎惡薄賤，不愛不喜，不自觀己。』

「我復作是念：『我自有老法，不離於老，若我見他老而憎惡薄賤、不愛不喜者，我不宜然，我亦有是法故。』如是觀己，若因壽起貢高者，即便自滅。不多聞愚癡凡夫為不病貢高豪貴放逸，因欲生癡，不行梵行。不多聞愚癡凡夫為少壯貢高豪貴放逸，因欲生癡，不行梵行。不多聞愚癡凡夫為壽貢高豪貴放逸，因欲生癡，不行梵行。」

於是，世尊即說頌曰：

「病法老法，	及死亡法，
如法自有，	凡夫見惡。
若我憎惡，	不度此法，
我不宜然，	亦有是法。
彼如是行，	知法離生，
無病少壯，	為壽貢高。
斷諸貢高，	見無欲安，
彼如是覺，	無怖於欲，
得無有想，	行淨梵行。」

佛說如是。彼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柔軟經竟(七百九十一字)

中阿含經林品阿奴波經

我聞如是：

一時，佛遊跋耆國，在阿奴波跋耆都邑。

爾時，世尊則於晡時從宴坐起，堂上來下，告曰：「阿難！共汝往至阿夷羅怛帝河浴。」

尊者阿難白曰：「唯然。」

於是，世尊將尊者阿難往至阿夷羅怛帝河，脫衣岸上，便入水浴，浴已還出，拭體著衣。爾時，尊者阿難執扇扇佛。於是，世尊迴顧告曰：「阿難！提憇達哆以放逸故，墮極苦難，必至惡處，生地獄中，住至一劫不可救濟。阿難！汝不曾從諸比丘聞，謂我一向記提憇達哆必至惡處，生地獄中，住至一劫不可救濟耶？」

尊者阿難白曰：「唯然。」

爾時，有一比丘語尊者阿難：「世尊以他心智知提憇達哆心故，一向記提憇達哆必至惡處，生地獄中，住至一劫不可救濟耶？」

世尊告曰：「阿難！彼比丘或有小，或有中，或有大，或年少不自知。所以者何？如來已一向記彼故有疑惑。阿難！我不見此世，天及魔、梵、沙門、梵志，從人至天，謂我一向記如提憇達哆。所以者何？阿難！我一向記提憇達哆必至惡處，生地獄中，住至一劫不可救濟。阿難！若我見提憇達哆有白淨法如一毛許，我便不一向記提憇達哆必至惡處，生地獄中，住至一劫不可救濟。阿難！我以不見提憇達哆有白淨法如一毛許，是故我一向記提憇達哆必至惡處，生地獄中，住至一劫不可救濟。」

「阿難！猶去村不遠有大深廁，或人墮中，沒在其底。若人來，為起大慈哀，憐念愍傷，求義及饒益，求安隱快樂，彼人來已，旋轉視之而作是說：『此人可得一處如毛髮許，糞所不污，令我得捉挽出之耶？』彼遍觀視，不見此人有一淨處如

毛髮許，糞所不污，可得手捉挽出之也。如是，阿難！若我見提憇達哆有白淨法如一毛者，我不一向記提憇達哆必至惡處，生地獄中，住至一劫不可救濟。阿難！以我不見提憇達哆有白淨法如一毛許，是故我一向記提憇達哆必至惡處，生地獄中，住至一劫不可救濟。」

於是，尊者阿難啼泣，以手拭淚，白曰：「世尊！甚奇！甚特！謂世尊一向記提憇達哆必至惡處，生地獄中，住至一劫不可救濟。」

世尊告曰：「如是。阿難！如是。阿難！我一向記提憇達哆必至惡處，生地獄中，住至一劫不可救濟。阿難！若汝從如來聞大人根智分別者，必得上信如來而懷歡喜。」

於是，尊者阿難叉手向佛，白曰：「世尊！今正是時。善逝！今正是時。若世尊為諸比丘說大人根智分別者，諸比丘從世尊聞，當善受持。」

世尊告曰：「阿難！諦聽，善思念之，我今為汝說大人根智分別。」尊者阿難受教而聽。

世尊告曰：「阿難！如來以他心智觀他人心，知此人成就善法，亦成就不善法。如來後時以他心智復觀此人心，知此人滅善法，生不善法。此人善法已滅，不善法已生，餘有善根而不斷絕，從此善根當復更生善，如是此人得清淨法。阿難！猶如平旦日初出時，闇滅明生。阿難！於意云何？日轉昇上，至于食時，闇已滅，明已生耶？」

尊者阿難白曰：「爾也。世尊！」

「如是。阿難！如來以他心智觀他人心，知此人成就善法，亦成就不善法。如來後時以他心智復觀此人心，知此人滅善法，生不善法。此人善法已滅，不善法已生，餘有善根而不斷絕，從是善根當復更生善，如是此人得清淨法。阿難！猶如穀種，

不壞不破，不腐不剖，不為風熱所傷，秋時密藏，若彼居士善治良田，以種灑中，隨時雨溉。阿難！於意云何？此種寧得轉增長不？」

尊者阿難白曰：「爾也。世尊！」

「如是。阿難！如來以他心智觀他人心，知此人成就善法，亦成就不善法。如來後時以他心智復觀此人心，知此人滅善法，生不善法。此人善法已滅，不善法已生，餘有善根而不斷絕，從是善根當復更生善，如是此人得清淨法。阿難！是謂如來大人根智，如是如來正知諸法本。

「復次，阿難！如來以他心智觀他人心，知此人成就善法，亦成就不善法。如來後時以他心智復觀此人心，知此人滅善法，生不善法。此人善法已滅，不善法已生，餘有善根而未斷絕，必當斷絕，如是此人得衰退法。阿難！猶如下晡日垂沒時，明滅闇生。阿難！於意云何？彼日已沒，明已滅，闇已生耶？」

尊者阿難白曰：「爾也。世尊！」

「如是。阿難！如來以他心智觀他人心，知此人成就善法，亦成就不善法。如來後時以他心智復觀此人心，知此人滅善法，生不善法。此人善法已滅，不善法已生，餘有善根而未斷絕，必當斷絕，如是此人得衰退法。阿難！猶如穀種，不壞不破，不腐不剖，不為風熱所傷，秋時密藏。若彼居士善治良田，以種灑中，雨不隨時。阿難！於意云何？此種寧得轉增長耶？」

尊者阿難白曰：「不也。世尊！」

「如是。阿難！如來以他心智觀他人心，知此人成就善法，亦成就不善法。如來後時以他心智復觀此人心，知此人滅善法，生不善法。此人善法已滅，不善法已生，餘有善根而未斷絕，必當斷絕，如是此人得衰退法。阿難！是謂如來大人根智，如是如來正知諸法本。

「復次，阿難！如來以他心智觀他人心，我不見此人有白淨法如一毛許，此人惡不善法一向充滿穢污，為當來有本煩熱苦報、生老病死因，如是此人身壞命終，必至惡處，生地獄中。阿難！猶如種子，腐壞破剖，為風熱所傷，秋時不密藏，若彼居士，非是良田，又不善治，便下種子，雨不隨時。阿難！於意云何？此種寧得轉增長耶？」

尊者阿難白曰：「不也。世尊！」

「如是。阿難！如來以他心智觀他人心，我不見此人有白淨法如一毛許，此人惡不善法一向充滿穢污，為當來有本煩熱苦報、生老病死因，如是此人身壞命終，必至惡處，生地獄中。阿難！是謂如來大人根智，如是如來正知諸法本。」

於是，尊者阿難叉手向佛，白曰：「世尊已說如此三種之人，寧可更說異三種人耶？」

世尊告曰：「可說也。阿難！如來以他心智觀他人心，知此人成就不善法，亦成就善法。如來後時以他心智復觀此人心，知此人滅不善法而生善法。此人不善法已滅，善法已生，餘有不善根而不斷絕，從是不善根當復更生不善，如是此人得衰退法。阿難！猶如燃火，始然之時，盡然一[火*僉]，彼或有人益以燥草，足以槁木。阿難！於意云何？彼火寧轉增熾盛耶？」

尊者阿難白曰：「爾也。世尊！」

「如是。阿難！如來以他心智觀他人心，知此人成就不善法，亦成就善法。如來後時以他心智復觀此人心，知此人滅不善法而生善法，此人不善法已滅，善法已生，餘有不善根而不斷絕，從是不善根當復更生不善，如是此人得衰退法。阿難！是謂如來大人根智，如是如來正知諸法本。」

「復次，阿難！如來以他心智觀他人心，成就不善法，亦成就善法。如來後時以他心智復觀此人心，知此人滅不善法而

生善法，此人不善法已滅，善法已生，餘有不善根而未斷絕，必當斷絕，如是此人得清淨法。阿難！猶如然火熾然之時，盡然一[火*僉]，彼或有人從此盛火，置平淨地，或著石上。阿難！於意云何？彼火寧轉增熾盛耶？」

尊者阿難白曰：「不也。世尊！」

「如是。阿難！如來以他心智觀他人心，知此人成就不善法，亦成就善法。如來後時以他心智復觀此人心，知此人滅不善法而生善法，此人不善法已滅，善法已生，餘有不善根而未斷絕，必當斷絕，如是此人得清淨法。阿難！是謂如來大人根智，如是如來正知諸法本。

「復次，阿難！如來以他心智觀他人心，我不見此人有黑業如一毛許，此人善法一向充滿與樂樂報，必生樂處而得長壽，如是此人即於現世必得般涅槃。阿難！猶如火炭，久滅已冷，彼或有人雖益以燥草，足以槁木。阿難！於意云何？彼死火炭寧可復得熾然之耶？」

尊者阿難白曰：「不也。世尊！」

「如是。阿難！如來以他心智觀他人心，我不見此人有黑業如一毛許，此人善法一向充滿與樂樂報，必生樂處而得長壽，如是此人即於現世必得般涅槃。阿難！是謂如來大人根智，如是如來正知諸法本。

「阿難！前說三人者，第一人得清淨法，第二人得衰退法，第三人身壞命終，必至惡處，生地獄中。後說三人者，第一人得衰退法，第二人得清淨法，第三人即於現世得般涅槃。阿難！我已為汝說大人根智，如尊師所為弟子起大慈哀，憐念愍傷，求義及饒益，求安隱快樂，我今已作。汝等當復自作，至無事處、山林樹下、空安靜處，宴坐思惟，勿得放逸，勤加精進，莫令後悔。此是我之教勅，是我訓誨。」

佛說如是。彼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阿奴波經竟(二千六百四十六字)

中阿含經大品怨家經

我聞如是：

一時，佛遊舍衛國，在勝林給孤獨園。

爾時，世尊告諸比丘：「有七怨家法而作怨家，謂男女輩瞋恚時來。云何為七？怨家者，不欲令怨家有好色。所以者何？怨家者，不樂怨家有好色，人有瞋恚，習瞋恚，瞋恚所覆，心不捨瞋恚，彼雖好沐浴，名香塗身，然色故惡。所以者何？因瞋恚所覆，心不捨瞋恚故。是謂第一怨家法而作怨家，謂男女輩瞋恚時來。

「復次，怨家者，不欲令怨家安隱眠。所以者何？怨家者，不樂怨家安隱眠，人有瞋恚，習瞋恚，瞋恚所覆，心不捨瞋恚。彼雖臥以御床，敷以毳毼、毼[毯-炎+登]，覆以錦綺羅縠，有觀體被，兩頭安枕，加陵伽波呾邏、波遮悉多羅那，然故憂苦眠。所以者何？因瞋恚所覆，心不捨瞋恚故。是謂第二怨家法而作怨家，謂男女輩瞋恚時來。

「復次，怨家者，不欲令怨家得大利。所以者何？怨家者，不樂怨家得大利，人有瞋恚，習瞋恚，瞋恚所覆，心不捨瞋恚。彼應得利而不得利，應不得利而得利。彼此二法更互相違，大得不利。所以者何？因瞋恚所覆，心不捨瞋恚故。是謂第三怨家法而作怨家，謂男女輩瞋恚時來。

「復次，怨家者，不欲令怨家有朋友。所以者何？怨家者，不樂怨家有朋友，人有瞋恚，習瞋恚，瞋恚所覆，心不捨瞋恚。彼若有親朋友，捨離避去。所以者何？因瞋恚所覆，心不捨瞋

患故。是謂第四怨家法而作怨家，謂男女輩瞋患時來。

「復次，怨家者，不欲令怨家有稱譽。所以者何？怨家者，不樂怨家有名稱，人有瞋患，習瞋患，瞋患所覆，心不捨瞋患。彼惡名醜，聲周聞諸方。所以者何？因瞋患所覆，心不捨瞋患故。是謂第五怨家法而作怨家，謂男女輩瞋患時來。

「復次，怨家者，不欲令怨家極大富。所以者何？怨家者，不樂怨家極大富，人有瞋患，習瞋患，瞋患所覆，心不捨瞋患。彼作如是身、口、意行，使彼大失財物。所以者何？因瞋患所覆，心不捨瞋患故。是謂第六怨家法而作怨家，謂男女輩瞋患時來。

「復次，怨家者，不欲令怨家身壞命終，必至善處，生於天上。所以者何？怨家者，不樂怨家往至善處，人有瞋患，習瞋患，瞋患所覆，心不捨瞋患，身、口、意惡行，彼身、口、意惡行已，身壞命終，必至惡處，生地獄中。所以者何？因瞋患所覆，心不捨瞋患故。是謂第七怨家法而作怨家，謂男女輩瞋患時來。此七怨家法而作怨家，謂男女輩瞋患時來。」

於是，世尊說此頌曰：

「瞋者得惡色，	眠臥苦不安，
應獲得大財，	反更得不利。
親親善朋友，	遠離瞋患人，
數數習瞋患，	惡名流諸方。
瞋作身口業，	患纏行意業，
人為患所覆，	失一切財物。
瞋患生不利，	瞋患生心穢，
恐怖生於內，	人所不能覺。
瞋者不知義，	瞋者不曉法，
無目盲闇塞，	謂樂瞋患人。

恚初發惡色，	猶火始起烟，
從是生憎嫉，	緣是諸人瞋。
若瞋者所作，	善行及不善，
於後瞋恚止，	煩熱如火燒。
所謂煩熱業，	及諸法所纏，
彼彼我今說，	汝等善心聽。
瞋者逆害父，	及於諸兄弟，
亦殺姊與妹，	瞋者多所殘。
所生及長養，	得見此世間，
因彼得存命，	此母瞋亦害。
無羞無慚愧，	瞋纏無所言，
人為恚所覆，	口無所不說。
造作癡罪逆，	而自夭其命，
作時不自覺，	因瞋生恐怖。
繫著自己身，	愛樂無極已，
雖愛念己身，	瞋者亦自害。
以刀而自刺，	或從巖自投，
或以繩自絞，	及服諸毒藥。
如是像瞋恚，	是死依於恚，
彼彼一切斷，	用慧能覺了。
小小不善業，	慧者了能除，
當堪耐是行，	欲令無惡色。
無恚亦無憂，	除烟無貢高，
調御斷瞋恚，	滅訖無有漏。」

佛說如是。彼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怨家經竟(千一百十五字)

中阿含經雙品馬邑經一

我聞如是：

一時，佛遊騫騎國，與大比丘眾俱，往至馬邑，住馬林寺，及比丘眾。

爾時，世尊告諸比丘：「人見汝等沙門，是沙門，人問汝等沙門，汝自稱沙門耶？」

諸比丘白曰：「爾也。世尊！」

佛復告曰：「是以汝等以此，要以此沙門，當學如沙門法及如梵志法，學如沙門法及如梵志法已，要是真諦沙門、不虛沙門。若受衣被、飲食、床榻、湯藥及若干種諸生活具者，彼所供給，得大福，得大果，得大功德，得大廣報，汝等當學如是。

「云何如沙門法及如梵志法？身行清淨，仰向發露，善護無缺，因此清淨，不自舉，不下他，無穢無濁，為諸智梵行者所共稱譽。若汝作是念：『我身行清淨，我所作已辦，不復更學，已成德義，無復上作。』比丘！我為汝說，莫令求沙門義失沙門義。若欲求上學者，比丘若身清淨，當復作何等？當學口行清淨，仰向發露，善護無缺。因此口行清淨，不自舉，不下他，無穢無濁，為諸智梵行者所共稱譽。

「若汝等作是念：『我身、口行清淨，我所作已辦，不復更學，已成德義，無復上作。』比丘！我為汝說，莫令求沙門義失沙門義。若欲求上學者，比丘若身、口清淨，當復作何等？當學意行清淨，仰向發露，善護無缺。因此意行清淨，不自舉，不下他，無穢無濁，為諸智梵行者所共稱譽。若汝等作是念：『我身、口、意行清淨，我所作已辦，不復更學，已成德義，無復上作。』比丘！我為汝說，莫令求沙門義失沙門義。若欲

求上學者，比丘若身、口、意行清淨，當復作何等？當學命行清淨，仰向發露，善護無缺。因此命行清淨，不自舉，不下他，無穢無濁，為諸智梵行者所共稱譽。

「若汝等作是念：『我身、口、意、命行清淨，我所作已辦，不復更學，已成德義，無復上作。』比丘！我為汝說，莫令求沙門義失沙門義。若欲求上學者，比丘身、口、意命行清淨，當復作何等？比丘當學守護諸根，常念閉塞，念欲明達，守護念心而得成就，恒欲起意，若眼見色，然不受相，亦不味色，謂忿爭故，守護眼根。心中不生貪伺、憂惑、惡不善法，趣向彼故，守護眼根。如是耳、鼻、舌、身，若意知法，然不受相，亦不味法，謂忿爭故，守護意根。心中不生貪伺、憂惑、惡不善法，趣向彼故，守護意根。若汝等作是念：『我身、口、意、命行清淨，守護諸根，我所作已辦，不復更學，已成德義，無復上作。』比丘！我為汝說，莫令求沙門義失沙門義。若欲求上學者，比丘身、口、意、命行清淨，守護諸根，當復作何等？比丘當學正知出入，善觀分別，屈伸低仰，儀容庠序，善著僧伽梨及諸衣鉢，行住坐臥、眠寤語默，皆正知之。

「若汝等作是念：『我身、口、意、命行清淨，守護諸根，正知出入，我所作已辦，不復更學，已成德義，無復上作。』比丘！我為汝說，莫令求沙門義失沙門義。若欲求上學者，比丘身、口、意、命行清淨，守護諸根，正知出入，當復作何等？比丘當學獨住遠離，在無事處，或至樹下空安靖處、山巖石室、露地穰[廿/積]，或至林中，或在塚間。彼已在無事處，或至樹下空安靖處，敷尼師壇，結跏趺坐，正身正願，反念不向，斷除貪伺，心無有諍，見他財物、諸生活具，不起貪伺，欲令我得，彼於貪伺淨除其心。如是瞋恚、睡眠、掉悔，斷疑度惑，於諸善法無有猶豫，彼於疑惑淨除其心。彼斷此五蓋、心穢、

慧羸，離欲、離惡不善之法，至得第四禪成就遊。彼已得如是定心清淨，無穢無煩，柔軟善住，得不動心，趣向漏盡智通作證。彼便知此苦如真，知此苦習、知此苦滅、知此苦滅道如真。亦知此漏如真，知此漏習、知此漏滅、知此漏滅道如真。彼如是知、如是見已，則欲漏心解脫，有漏、無明漏心解脫。解脫已，便知解脫，生已盡，梵行已立，所作已辦，不更受有，知如真。是說沙門，說梵志，說聖，說淨浴。

「云何沙門？謂息止諸惡不善之法、諸漏穢污，為當來有本，煩熱苦報，生、老、病、死因，是謂沙門。云何梵志？謂遠離諸惡不善之法，諸漏穢污，為當來有本，煩熱苦報，生、老、病、死因，是謂梵志。云何為聖？謂遠離諸惡不善之法、諸漏穢污，為當來有本，煩熱苦報，生、老、病、死因，是謂為聖。云何淨浴？謂淨浴諸惡不善之法、諸漏穢污，為當來有本，煩熱苦報，生、老、病、死因，是謂淨浴。是謂沙門，是謂梵志，是謂為聖，是謂淨浴。」

佛說如是。彼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馬邑經竟(千三百四十七字)

中阿含雙品馬邑經二

我聞如是：

一時，佛遊鴛鴦國，與大比丘眾俱，往至馬邑，住馬林寺，及比丘眾。

爾時，世尊告諸比丘：「人見汝等沙門，是沙門，人問汝等沙門，汝自稱沙門耶？」

諸比丘白曰：「爾也。世尊！」

佛復告曰：「是以汝等以此，要以此沙門，當學沙門道跡，

莫非沙門；學沙門道跡已，要是真諦沙門、不虛沙門，若受衣被、飲食、床榻、湯藥及若干種諸生活具者，彼所供給，得大福，得大果，得大功德，得大廣報，汝等當學如是。

「云何非沙門道跡，非沙門？若有貪伺不息貪伺，有患不息患，有瞋不息瞋，有不語不息不語，有結不息結，有慳不息慳，有嫉不息嫉，有諛諂不息諛諂，有欺誑不息欺誑，有無慙不息無慙，有無愧不息無愧，有惡欲不息惡欲，有邪見不息邪見，此沙門垢、沙門諛諂、沙門詐偽、沙門曲，趣至惡處未盡已，學非沙門道跡，非沙門。

「猶如鉞斧，新作極利，有頭有刃，僧伽梨所裹，我說彼癡學沙門道亦復如是。謂有貪伺不息貪伺，有患不息患，有瞋不息瞋，有不語不息不語，有結不息結，有慳不息慳，有嫉不息嫉，有諛諂不息諛諂，有無慙不息無慙，有無愧不息無愧，有惡欲不息惡欲，有邪見不息邪見，持僧伽梨，我不說是沙門。若持僧伽梨者，有貪伺息貪伺，有患息患，有瞋息瞋，有不語息不語，有結息結，有慳息慳，有嫉息嫉，有諛諂息諛諂，有無慙息無慙，有無愧息無愧，有惡欲息惡欲，有邪見息邪見者，彼諸親親朋友往詣而作是說：『賢人！汝當學持僧伽梨。賢！汝學持僧伽梨，有貪伺息貪伺，有患息患，有瞋息瞋，有不語息不語，有結息結，有慳息慳，有嫉息嫉，有諛諂息諛諂，有無慙息無慙，有無愧息無愧，有惡欲息惡欲，有邪見息邪見。』若以我見持僧伽梨，有貪伺、患、瞋、不語、結、慳、嫉、諛諂、無慙、無愧、惡欲、邪見，是以我持僧伽梨。我說非是沙門。

「如是無衣、編髮、不坐、一食、常揚水、持水，持水者，我說非是沙門。若持水，有貪伺息貪伺，有患息患，有瞋息瞋，有不語息不語，有結息結，有慳息慳，有嫉息嫉，有諛諂息諛

諂，有無慙息無慙，有無愧息無愧，有惡欲息惡欲，有邪見息邪見，彼諸親親朋友往詣而作是說：『賢！汝當持水。持水已，有貪伺息貪伺，有恚息恚，有瞋息瞋，有不語息不語，有結息結，有慳息慳，有嫉息嫉，有諛諂息諛諂，有無慙息無慙，有無愧息無愧，有惡欲息惡欲，有邪見息邪見。』若以我見持水，貪伺、恚、瞋、不語、結、慳、嫉、諛諂、無慙、無愧、有惡欲、有邪見、是以持水者，我說不是沙門。是謂非沙門道跡，非是沙門。

「云何沙門道跡，非不沙門？若有貪伺息貪伺，有恚息恚，有瞋息瞋，有不語息不語，有結息結，有慳息慳，有嫉息嫉，有諛諂息諛諂，有無慙息無慙，有無愧息無愧，有惡欲息惡欲，有邪見息邪見，此沙門嫉、沙門諛諂、沙門詐偽、沙門曲，趣至惡處盡已，學沙門道跡，非不沙門。是謂沙門道跡，非不沙門。

「彼如是成就戒，身清淨，口、意清淨，無有貪伺，心中無恚，無有睡眠，無掉憍傲，斷疑度惑，正念正智，無有愚癡，彼心與慈俱，遍滿一方成就遊。如是二三四方、四維上下，普周一切，心與慈俱，無結無怨，無恚無諍，極廣甚大，無量善修，遍滿一切世間成就遊。如是悲、喜心與捨俱，無結無怨，無恚無諍，極廣甚大，無量善修，遍滿一切世間成就遊。彼作是念：『有麤、有妙、有想，來上出要，知如真。』彼如是知、如是見已，則欲漏心解脫，有漏、無明漏心解脫，解脫已，便知解脫，生已盡，梵行已立，所作已辦，不更受有，知如真。

「猶去村不遠，有好浴池，清泉流盈，翠草被岸，花樹四周。或於東方有一人來，飢渴疲極，脫衣岸上，入池快浴，去垢除熱，亦除渴乏。如是南方、西方、北方有一人來，飢渴疲極，脫衣岸上，入池快浴，去垢除熱，亦除渴乏。如是，剎利

族姓子剃除鬚髮，著袈裟衣，至信、捨家、無家、學道，內行止，令得內止，內止者，我說沙門，說梵志，說聖，說淨浴。如是梵志、居士、工師族姓子剃除鬚髮，著袈裟衣，至信、捨家、無家、學道，內行止，令得內止，內止者，我說沙門，說梵志，說聖，說淨浴。

「云何沙門？謂息止諸惡不善之法、諸漏穢污，為當來有本，煩熱苦報，生、老、病、死因，是謂沙門。云何梵志？謂遠離諸惡不善之法、諸漏穢污，為當來有本，煩熱苦報，生、老、病、死因，是謂梵志。云何為聖？謂遠離諸惡不善之法、諸漏穢污，為當來有本，煩熱苦報，生、老、病、死因，是謂為聖。云何淨浴？謂淨浴諸惡不善之法、諸漏穢污，為當來有本，煩熱苦報，生、老、病、死因，是謂淨浴。是謂沙門，是謂梵志，是謂為聖，是謂淨浴。」

佛說如是。彼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馬邑經竟(千四百六十字)

雜阿含經（九八六）

如是我聞：

一時，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

爾時，世尊告諸比丘：「有二事斷難持。何等為二？若俗人處非人處，於衣食、床臥、資生眾具，持彼斷者，是則難行。又，比丘非家出家，斷除貪愛，持彼斷者，亦甚難行。」

爾時，世尊即說偈言：

「世間有二事，	持斷則難行，
是真諦所說，	等正覺所知。
在家財入出，	衣食等眾具，

世間貪愛樂， 持斷者甚難。
比丘已離俗， 信非家出家，
滅除於貪愛， 持斷亦難行。」

佛說此經已，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雜阿含經（一一三六至一一三七）

（一一三六）

如是我聞：

一時，佛住舍衛國迦蘭陀竹園。

爾時，世尊告諸比丘：「當如月譬住，如新學，慚愧軟下，攝心斂形而入他家。如明目士夫臨深登峰，攝心斂形，難速前進。如是，比丘如月譬住，亦如新學，慚愧軟下，御心斂形而入他家。迦葉比丘如月譬住，亦如新學，慚愧軟下諸高慢，御心控形而入他家。如明目士夫臨深登峰，御心控形，正觀而進。」

佛告比丘：「於意云何？比丘為何等像類應入他家？」

諸比丘白佛言：「世尊是法根、法眼、法依，唯願廣說！諸比丘聞已，當受奉行。」

佛告諸比丘：「諦聽，善思，當為汝說。若有比丘於他家心不縛著貪樂，於他得利，他作功德，欣若在己，不生嫉想，亦不自舉，亦不下人。如是像類比丘應入他家。」

爾時，世尊以手捫摸虛空，告諸比丘：「我今此手，寧著空、縛空、染空不？」

比丘白佛：「不也，世尊！」

佛告比丘：「比丘之法常如是：不著、不縛、不染心而入他家。唯迦葉比丘以不著、不縛、不染之心而入他家，於他得利及作功德，欣若在己，不生嫉想、不自舉、不下人，其唯迦

葉比丘應入他家。」

爾時，世尊復以手捫摸虛空，告諸比丘：「於意云何？我今此手，寧著空、縛空、染空以不？」

諸比丘白佛言：「不也，世尊！」

佛告比丘：「其唯迦葉比丘心常如是，以不著、不縛、不染之心入於他家。」

爾時，世尊告諸比丘：「何等像類比丘應清淨說法？」

諸比丘白佛：「世尊是法根、法眼、法依，唯願廣說！諸比丘聞已，當受奉行。」

佛告比丘：「諦聽，善思，當為汝說。若有比丘作如是心為人說法：『何等人於我起淨信心，為本已當得供養衣被、飲食、臥具、湯藥。』如是說者，名不清淨說法。

「若復比丘為人說法，作如是念：『世尊顯現正法、律，離諸熾然，不待時節，即此現身，緣自覺知，正向涅槃，而諸眾生沈溺老、病、死、憂、悲、惱、苦，如此眾生聞正法者，以義饒益，長夜安樂。』以是正法因緣，以慈心、悲心、哀愍心、欲令正法久住心而為人說，是名清淨說法。唯迦葉比丘有如是清淨心為人說法，以如來正法、律，乃至令法久住心而為人說。是故，諸比丘！當如是學、如是說法，於如來正法、律，乃至令法久住心為人說法。」

佛說此經已，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一一三七）

如是我聞：

一時，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

爾時，世尊告諸比丘：「若有比丘欲入他家，作如是念，彼當施我，莫令不施，頓施非漸施，多施非少施，勝施非陋施，

速施非緩施。以如是心而至他家，若他不施，乃至緩施，是比丘心則屈辱。以是因緣，其心退沒，自生障闕。

「若復比丘欲入他家，作如是念：『出家之人卒至他家，何由得施非不施，頓施非漸施，多施非少施，勝施非陋施，速施非緩施？』作如是念而至他家。若彼不施，乃至緩施，是比丘心不屈辱，亦不退沒，不生障礙，唯迦葉比丘作如是念而入他家。是故，諸比丘！當如是學，作如是念而入他家，出家之人卒至他家，何由得施非不施，乃至速施非緩施？」

佛說此經已，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雜阿含經（一一三八）

如是我聞：

一時，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

爾時，尊者摩訶迦葉住舍衛國東園鹿子母講堂。時，尊者摩訶迦葉晡時從禪覺，往詣佛所，稽首禮足，退坐一面。

爾時，世尊告尊者摩訶迦葉：「汝當為諸比丘說法教誡、教授。所以者何？我常為諸比丘說法教誡、教授，汝亦應爾。」

尊者摩訶迦葉白佛言：「世尊！今世比丘難可教授，或有比丘不忍聞說。」

佛告摩訶迦葉：「汝何因緣作如是說？」

摩訶迦葉白佛言：「世尊！我見有兩比丘，一名槃稠，是阿難弟子；二名阿浮毘，是摩訶目犍連弟子。彼二人共諍多聞，各言：『汝來當共論議，誰所知多？誰所知勝？』」

時，尊者阿難住於佛後，以扇扇佛，語尊者摩訶迦葉言：「且止！尊者摩訶迦葉！且忍！尊者迦葉！此年少比丘少智、惡智。」

尊者摩訶迦葉語尊者阿難言：「汝且默然！莫令我於僧中問汝事。」

時，尊者阿難即默然住。

爾時，世尊告一比丘：「汝往至彼槃稠比丘、阿浮毘比丘所，作是言：『大師語汝。』」時，彼比丘即受教，至槃稠比丘、阿浮毘比丘所，作是言：「大師語汝。」

時，槃稠比丘、阿浮毘比丘答言奉教，即俱往佛所，稽首禮足，退住一面。

爾時，世尊告二比丘：「汝等二人，實共諍論，各言：『汝來試共論議，誰多誰勝』耶？」

二比丘白佛言：「實爾。世尊！」

佛告二比丘：「汝等持我所說修多羅、祇夜、受記、伽陀、優陀那、尼陀那、阿波陀那、伊帝目多伽、闍多伽、毘富羅、阿浮多達摩、優波提舍等法，而共諍論，各言：『汝來試共論議，誰多誰勝』耶？」

二比丘白佛：「不也，世尊！」

佛告二比丘：「汝等不以我所說修多羅，乃至優波提舍，而自調伏，自止息，自求涅槃耶？」

二比丘白佛：「如是，世尊！」

佛告二比丘：「汝知我所說修多羅，乃至優波提舍，汝愚癡人應共諍論，誰多誰勝耶？」

時，二比丘前禮佛足，重白佛言：「悔過！世尊！悔過！善逝！我愚我癡，不善不辯，而共諍論。」

佛告二比丘：「實知罪悔過，愚癡，不善不辯，而共諍論。今已自知罪，自見罪，知見悔過，於未來世律儀戒生。我今受汝，憐愍故，令汝善法增長，終不退減。所以者何？若有自知罪，自見罪，知見悔過，於未來世律儀戒生，終不退減。」

時，二比丘聞佛所說，歡喜隨喜，作禮而去。

增一阿含經三供養品（四）

聞如是：

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

爾時，世尊告諸比丘：「有三事，覆則妙，露則不妙。云何為三？一者女人，覆則妙，露則不妙；婆羅門呪術，覆則妙，露則不妙；邪見之業，覆則妙，露則不妙。是謂，比丘！有此三事，覆則妙，露則不妙。」

「復有三事，露則妙，覆則不妙。云何為三？日、月，露則妙，覆則不妙；如來法語，露則妙，覆則不妙。是謂，比丘！有此三事，露則妙，覆則不妙。」

爾時，世尊便說此偈：

「女人及呪術，	邪見不善行，
此是世三法，	覆隱而最妙。
日月廣所照，	如來正法語，
此是三世法，	露則第一妙。

「是故，諸比丘！當露現如來法，勿使覆隱。如是，比丘！當作是學。」

爾時，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增一阿含經安般品（八）

聞如是：

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

爾時，生漏婆羅門便往至世尊所，共相問訊，在一面坐。
是時，生漏婆羅門白世尊曰：「當云何觀惡知識人？」

世尊告曰：「當觀如觀月。」

婆羅門曰：「當云何觀善知識？」

世尊告曰：「當觀如觀月。」

婆羅門曰：「沙門瞿曇今所說者，略說其要，未解廣義。唯願瞿曇廣普說義，使未解者解。」

世尊告曰：「婆羅門！諦聽！諦聽！善思念之，吾當與汝廣演其義。」

婆羅門對曰：「如是，瞿曇！」生漏婆羅門從佛受教。

世尊告曰：「猶如，婆羅門！月末之月，晝夜周旋，但有其損，未有其盈。彼以減損，或復有時而月不現，無有見者。此亦如是，婆羅門！若惡知識，經歷晝夜，漸無有信，無有戒，無有聞，無有施，無有智慧，彼以無有信、戒、聞、施、智慧，是時彼惡知識身壞命終，入地獄中。是故，婆羅門！我今說是惡知識者，猶如月末之月。猶如，婆羅門！月初生時，隨所經過日夜，光明漸增，稍稍盛滿，便於十五日具足盛滿，一切眾生靡不見者。如是，婆羅門！若善知識，經歷日夜，增益信、戒、聞、施、智慧。彼以增益信、戒、施、聞、智慧，爾時善知識身壞命終，生天上善處。是故，婆羅門！我今說此善知識所趣，猶月盛滿。」

爾時，世尊便說此偈：

「若人有貪欲，	瞋恚癡不盡；
於善漸有減，	猶如月向盡。
若人無貪欲，	瞋恚癡亦盡；
於善漸有增，	猶如月盛滿。

「是故，婆羅門！當學如月初。」

爾時，生漏婆羅門白世尊曰：「善哉！瞿曇！猶如屈者得伸，冥者見明，迷者見路，於闇冥然明。此亦如是，沙門瞿曇無數方便為我說法，我今自歸世尊及法、眾僧，自今以往，聽我為優婆塞，盡形壽不殺生。」

爾時，生漏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增一阿含經安般品（九）

聞如是：

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

爾時，世尊告諸比丘：「我今當說善知識法，亦當說惡知識法，諦聽！諦聽！善思念之。」

諸比丘對曰：「如是。世尊！」爾時，諸比丘從佛受教。

世尊告曰：「彼云何名為惡知識法？於是，比丘！惡知識人便生此念：『我於豪族出家學道，餘比丘者卑賤家出家。』依己姓望，毀訾餘人，是謂名為惡知識法。

「復次，惡知識人便生此念：『我極精進奉諸正法，餘比丘者不精進持戒。』復以此義，毀訾他人，而自貢高，是謂為惡知識法。

「復次，惡知識者復作是念：『我三昧成就，餘比丘者無有三昧，心意錯亂，而不一定。』彼依此三昧，常自貢高，毀訾他人，是謂名為惡知識法。

「復次，惡知識復作是念：『我智慧第一，此餘比丘無有智慧。』彼依此智慧，而自貢高，毀訾他人，是謂名為惡知識法。

「復次，惡知識人復作是念：『我今常得飯食、床褥、臥具、病瘦醫藥，此餘比丘不能得此供養之具。』彼依此利養之物，而自貢高，毀訾他人，是謂名為惡知識法。是謂，比丘！惡知識人行此邪業。

「彼云何為善知識之法？於是，比丘！善知識人不作是念：『我豪族家生，此餘比丘不是豪族家。』己身與彼而無有異，

是謂名為善知識法。

「復次，善知識人不作是念：『我今持戒，此餘比丘不持戒行。』己身與彼無有增減，彼依此戒，不自貢高，不毀他人，是謂，比丘！名為善知識法。

「復次，比丘！善知識人復不作是念：『我三昧成就，此餘比丘意亂不定。』己身與彼亦無增減，彼依此三昧，不自貢高，亦不毀他人，是謂，比丘！名為善知識法。

「復次，比丘！善知識人不作是念：『我智慧成就，此餘比丘無有智慧。』己身與彼亦無增減，彼依此智慧，不自貢高，亦不毀他人，是謂，比丘！名為善知識法。

「復次，比丘！善知識人不作是念：『我能得衣被、飯食、床褥、臥具、疾病醫藥，此餘比丘不能得衣被、飯食、床褥、臥具、疾病醫藥。』己身與彼亦無增減，彼依此利養，不自貢高，亦不毀他人，是謂，比丘！名為善知識法。」

爾時，世尊告諸比丘：「我今與汝分別惡知識法，亦復與汝說善知識法。是故，諸比丘！惡知識法當共遠離，善知識法念共修行。如是，諸比丘！當作是學。」

爾時，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增一阿含經善知識品（一）

聞如是：

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

爾時，世尊告諸比丘：「當親近善知識，莫習惡行，信於惡業。所以然者，諸比丘！親近善知識已，信便增益，聞、施、智慧普悉增益。若比丘親近善知識，莫習惡行。所以然者，若近惡知識，便無信、戒、聞、施、智慧。是故，諸比丘！當親

近善知識，莫近惡知識。如是，諸比丘！當作是學。」

爾時，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增一阿含經善知識品（二）

聞如是：

一時，佛在羅閱城迦羅陀竹園所，與大比丘五百人俱。前後圍遶而為說法。

爾時，提婆達兜將五百比丘去如來不遠而逕過。世尊遙見提婆達兜自將門徒，便說此偈：

「莫親惡知識， 亦莫愚從事；
當近善知識， 人中最勝者。
人本無有惡， 習近惡知識，
後必種惡根， 永在闇冥中。」

是時，提婆達兜五百弟子聞世尊說此偈已，便來至世尊所，頭面禮足，在一面坐。斯須退坐，向世尊悔過：「我等愚惑，無所識知，唯願世尊受我等懺悔。」

爾時，世尊受彼五百比丘懺悔，便與說法，令得信根。

爾時，五百比丘在閑靜之處思惟深法。所以然者，族姓子出家學道，以信堅固，修無上梵行。爾時，彼五百比丘便成阿羅漢：生死已盡，所作已辦，梵行已立，更不復受胎有，如實知之。爾時，五百人成阿羅漢。

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增一阿含經八難品（一）

聞如是：

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

爾時，世尊告諸比丘：「凡夫之人不聞不知說法時節。比丘當知，有八不聞時節，人不得修行。云何為八？若如來出現世時，廣演法教，得至涅槃、如來之所行，然此眾生在地獄中，不聞不覩，是謂初一難也。

「若復如來出現世時，廣演法教，然此眾生畜生中，不聞不覩，是謂第二之難。

「復次，如來出現世時，廣說法教，然此眾生餓鬼中，不聞不覩，是謂此第三之難也。

「復次，如來出現世時，廣演法教，然此眾生長壽天上，不聞不覩，是謂第四之難也。

「復次，如來出現世時，廣演法教，然此眾生邊地生，誹謗賢聖，造諸邪業，是謂第五之難。

「復次，如來出現世時，廣演法教，得至涅槃，然此眾生生於中國，又且六情不完具，亦復不別善惡之法，是謂第六之難也。

「若復如來出現世時，廣演法教，得至涅槃，然此眾生在於中國，雖復六情完具，無所缺漏，然彼眾生心識邪見：無人、無施、亦無受者，亦無善惡之報，無今世、後世，亦無父母，世無沙門、婆羅門等成就得阿羅漢者，自身作證而自遊樂，是謂第七之難也。

「復次，如來不出現世，亦復不說法使至涅槃者，又此眾生生在中國，六情完具，堪任受法，聰明高才，聞法則解，修行正見：便有物、有施、有受者，有善惡之報，有今世、後世，世有沙門、婆羅門等修正見，取證得阿羅漢者，是謂第八之難。非梵行所修行，是謂，比丘！有此八難，非梵行所修行。

「於是，比丘！有一時節法，梵行人所修行。云何為一？於是，如來出現世時，廣演法教，得至涅槃，然此人生在中國，

世智辯聰，觸物皆明，修行正見，亦能分別善惡之法，有今世、後世，世有沙門、婆羅門等修正見，取證得阿羅漢者。是謂梵行人修行一法，得至涅槃。」

爾時，世尊便說此偈：

「八難非一類，	令人不得道，
如今現在前，	世間不可遇。
亦當學正法，	亦莫失是處，
追憶過去等，	便生地獄中。
於是斷無欲，	思惟於正法，
久存於世間，	而無斷滅時。
於是斷無欲，	思惟於正法，
永斷生死原，	久存於世間。
以得於人身，	分別正真法，
諸不得果者，	必遊八難處。
今說有八難，	佛法之要行，
一難猶尚劇，	如板浮大海。
雖當離一難，	然可有此理，
設離一四諦，	永離於正道。
是故當專心，	思惟於妙理，
至誠聽正法，	便得無為處。

「是故，比丘！當求方便，遠離八難之處，莫願其中。如是，諸比丘！當作是學。」

爾時，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增一阿含經八難品（四）

聞如是：

一時，佛在舍衛國鹿野苑中，與大比丘眾五百人俱。

是時，波呵羅阿須倫及牟提輪天子，非時至世尊所，頭面禮足，在一面坐。

是時，如來問阿須倫曰：「汝等甚樂大海中乎？」

阿須倫白佛言：「實樂，非為不樂。」

世尊告曰：「大海之中有何奇特之法，汝等見已，於中娛樂？」

阿須倫白佛言：「大海之中有八未曾有之法，諸阿須倫娛樂其中。云何為八？於是，大海之中極深且廣，是謂初未曾有之法。

「復次，大海有此神德，四大江河，一一河者將從五百以投大海，便失本名字，是謂第二之法也。

「復次，大海皆同一味，是謂第三之法也。

「復次，大海以時朝賀，不失時節，是謂第四未曾有之法。

「復次，大海鬼神所居，有形之類無不在大海中者，是謂第五未曾有之法。

「復次，大海之中皆容極大之形，百由旬形，乃至七千由旬形，亦不逼迮，是謂第六未曾有之法。

「復次，大海之中出若干種珍寶，硨磲、瑪瑙、真珠、琥珀、水精、琉璃，是謂第七未曾有之法。

「復次，大海之中下有金沙，又有須彌山，四寶所成，是謂第八未曾有之法。此名八未曾有之法，使諸阿須倫娛樂其中。」

是時，阿須倫白世尊：「如來法中有何奇特，使諸比丘見已，娛樂其中？」

佛告阿須倫曰：「有八未曾有之法，使諸比丘娛樂其中。云何為八？又我法中戒律具足，無放逸行，是謂初未曾有之法。諸比丘見已，娛樂其中，如彼大海極深且廣。

「復次，我法中有四種姓，於我法中作沙門，不錄前名，更作餘字，猶如彼海，四大江河皆投于海而同一味，更無餘名，是謂第二未曾有之法。

「復次，我法中施設禁戒，相隨亦不越敘，是謂第三未曾有之法。

「復次，我法中皆同一味，所謂賢聖八品道味，是謂第四未曾有之法也，如彼大海悉同一味。

「復次，我法中種種法充滿其中，所謂四意斷、四神足、五根、五力、七覺意、八真直行，諸比丘見已，娛樂其中，如彼大海諸神居其中，是謂第五未曾有之法。

「復次，我法中有種種珍寶。所謂念覺意寶、法覺意寶、精進覺意寶、喜覺意寶、猗覺意寶、定覺意寶、護覺意寶，是謂第六未曾有之法。諸比丘見已，娛樂其中，如彼大海出種種珍寶。

「復次，我法中諸有眾生類，剃除鬚髮，著三法衣，出家學道，於無餘涅槃界而取滅度。然我法中無有增減，如彼大海，諸河投之無有增減，是謂第七未曾有之法，諸比丘見已，娛樂其中。

「復次，我法中有金剛三昧，有滅盡三昧，一切光明三昧，得不起三昧，種種三昧不可稱計，諸比丘見已娛樂，如彼大海下有金沙，是謂第八未曾有之法。諸比丘見已，娛樂其中。於我法中有此八未曾有之法，諸比丘甚自娛樂。」

是時，阿須倫白世尊曰：「如來法中使有一未曾有法者，勝彼海中八未曾有之法，百倍、千倍不可為比，所謂賢聖八道是也。善哉，世尊！快說斯言。」

爾時，世尊暫與說法，所謂施論、戒論、生天之論，欲不淨想，漏為大患，出要為妙。爾時，以見彼心開意解，諸佛世

尊常所說法：苦、習、盡、道，盡與說之。

爾時，阿須倫便作是念：「應有五諦，今世尊但說四諦，與諸天說五諦。」是時，天子即於座上得法眼淨，阿須倫白世尊言：「善哉！世尊！快說斯言，今欲還所在。」

世尊告曰：「宜知是時。」即從座起，頭面禮足，復道而去。

時，天子語阿須倫曰：「汝今所念極為不善，云：『如來與諸天說五諦，與我說四諦。』所以然者，諸佛世尊終無二言，諸佛終不捨眾生，說法亦無懈怠，說法亦復無盡，亦復不選擇人與說法，平等心而說法，有四諦，苦、習、盡、道。汝今莫作是念，而訾如來言有五諦。」

是時，阿須倫報曰：「我今所造不善，自當懺悔！要當至如來所便問此義。」

爾時，阿須倫及天子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增一阿含經九眾生居品（一〇）

聞如是：

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

爾時，阿難白世尊言：「所謂善知識者，即是半梵行之人也，將引善道以至無為。」

佛告阿難：「勿作是言：『言善知識者，即是半梵行之人。』所以然者，夫善知識之人，即是全梵行之人，與共從事，將視好道。我亦由善知識成無上正真、等正覺；以成道果，度脫眾生不可稱計，皆悉免生、老、病、死。以此方便，知夫善知識之人，全梵行之人也。」

「復次，阿難！若善男子、善女人與善知識共從事者，信根增益，聞、施、慧德皆悉備具。猶如月欲盛滿，光明漸增，

倍於常時。此亦如是，若有善男子、善女人親近善知識，信、聞、念、施、慧皆悉增益。以此方便，知其善知識者即是全梵行之人也。

「若我昔日不與善知識從事，終不為燈光佛所見授決也。以與善知識從事故，得為與提和竭羅佛所見授決。以此方便，知其善知識者，即是全梵行之人也。

「若當，阿難！世間無善知識者，則無有尊卑之敘，父母、師長、兄弟、宗親，則與彼猪犬之屬與共一類，造諸惡緣，種地獄罪緣；有善知識故，便別有父母、師長、兄弟、宗親。」

是時，世尊便說此偈：

「善知識非惡， 親法非為食，
將導於善路， 此親最尊說。

「是故，阿難！勿復更說言：『善知識者是半梵行之人也。』」
爾時，阿難從佛受教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增一阿含經放牛品（三）

聞如是：

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

爾時，佛與無數眾生，前後圍遶而為說法。爾時，舍利弗將眾多比丘而經行。大目乾連及大迦葉、阿那律、離越、迦旃延、滿願子，優波離、須菩提、羅云、阿難比丘，各各將眾多比丘自相娛樂。提婆達兜亦復將眾多比丘而自經行。

爾時，世尊見諸神足弟子，各將其眾而自經行。爾時，世尊告諸比丘：「人根情性各各相似，善者與善共并，惡者與惡共并，猶如乳與乳相應，酥與酥相應，糞除尿溺各自相應。此亦如是，眾生根源所行法則各自相應，善者與善相應，惡者與

惡相應。汝等頗見舍利弗比丘將諸比丘經行乎？」

諸比丘白佛言：「唯然，見之。」

佛告比丘：「如此諸人皆智慧之士。」

又告比丘：「汝等頗見目連比丘將諸比丘經行乎？」

諸比丘白佛言：「唯然，見之。」

佛告之曰：「此諸比丘皆是神足之士。」

又問：「汝等見迦葉將諸比丘而經行乎？」

諸比丘對曰：「唯然，見之。」

佛告之曰：「此諸上士皆是十一頭陀行法之人也。」

又問：「汝等見阿那律比丘不乎？」

諸比丘對曰：「唯然，見之。」

佛告之曰：「此諸賢士皆天眼第一。」

又問：「頗見離越比丘不乎？」

諸比丘對曰：「唯然，見之。」

佛告比丘：「此諸人皆是入定之士。」

又問：「汝等頗見迦旃延比丘不乎？」

諸比丘對曰：「唯然，見之。」

佛告之曰：「此諸上士皆是分別義理之人。」

又問：「汝等頗見滿願子比丘不乎？」

諸比丘對曰：「唯然，見之。」

佛告比丘：「此諸賢士皆是說法之人。」

又問：「汝等頗見優波離將諸比丘而經行乎？」

諸比丘對曰：「唯然，見之。」

佛告之曰：「此諸人皆是持禁律之人。」

又問：「汝等頗見須菩提比丘不乎？」

諸比丘對曰：「唯然，見之。」

佛告之曰：「此諸上人皆是解空第一。」

又問：「汝等頗見羅云比丘不乎？」

諸比丘白佛言：「唯然，見之。」

佛告之曰：「此諸賢士皆是戒具足士。」

又問：「汝等頗見阿難比丘不乎？」

諸比丘白佛言：「唯然，見之。」

佛告比丘：「此諸賢士皆是多聞第一，所受不忘。」

又問：「汝等頗見提婆達兜比丘將諸人而經行乎？」

諸比丘對曰：「唯然，見之。」

佛告之曰：「此諸人為惡之首，無有善本。」

爾時，世尊便說斯頌：

「莫與惡知識， 與愚共從事，
 當與善知識， 智者而交通。
 若人本無惡， 親近於惡人，
 後必成惡因， 惡名遍天下。」

爾時，提婆達兜弟子三十餘人，聞世尊說此偈已，便捨提婆達兜來至佛所，頭面禮足，求改重罪，又白世尊：「我等愚惑不識真偽，捨善知識，近惡知識，唯願世尊當見原恕，後更不犯。」

佛告比丘：「聽汝悔過，改往修來，勿復更犯。」爾時，提婆達兜弟子承世尊教誡，在閑靜之處，思惟妙義，剋己行法，所以族姓子，剃除鬚髮，出家學道者，欲修無上梵行。爾時，諸比丘皆得阿羅漢。

「比丘當知，眾生根源皆自相類，惡者與惡相從，善者與善相從，過去將來眾生根源，亦復如是，以類相從，猶如以淨與淨相應，不淨者與不淨相應。是故，比丘！當學與淨相應；淨，去離不淨。如是，比丘！當作是學。」

爾時，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雜阿含經（一二三八）

如是我聞：

一時，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

時，波斯匿王獨靜思惟，作是念：「世尊正法，現法離諸熾然，不待時節，通達現見，自覺證知此法，是善知識、善伴黨，非是惡知識、惡伴黨。」作是念已，往詣佛所，稽首佛足，退坐一面，白佛言：「世尊！我獨靜思惟，作是念：『世尊正法，現法離諸熾然，不待時節，通達現見，自覺證知，是則善知識、善伴黨，非惡知識、惡伴黨。』」

佛告波斯匿王：「如是，大王！如是，大王！世尊正法、律，現法離諸熾然，不待時節，通達現見，緣自覺知，是則善知識、善伴黨，非惡知識、惡伴黨。所以者何？我為善知識，眾生有生法者，解脫於生，眾生有老、病、死、憂、悲、惱、苦者，悉令解脫。

「大王！我於一時住王舍城山谷精舍。時，阿難陀比丘獨靜思惟，作是念：『半梵行者是善知識、善伴黨，非惡知識、惡伴黨。』作是念已，來詣我所，稽首我足，退坐一面，白我言：『世尊！我獨靜思惟，作是念：「半梵行者是善知識、善伴黨，非惡知識、惡伴黨。」』我時告言：『阿難！莫作是語，半梵行者是善知識、善伴黨，非惡知識、惡伴黨。所以者何？純一滿淨，梵行清白，謂善知識、善伴黨，非惡知識、惡伴黨。所以者何？我常為諸眾生作善知識。其諸眾生有生故，當知世尊正法，現法令脫於生；有老、病、死、憂、悲、惱、苦者，離諸熾然，不待時節，現令脫惱苦，見通達，自覺證知。是則善知識、善伴黨，非惡知識、惡伴黨。』」爾時，世尊即說偈言：

「讚歎不放逸， 是則佛正教，
修禪不放逸， 逮得證諸漏。」

佛說此經已，波斯匿王聞佛所說，歡喜隨喜，作禮而去。

增一阿含經有無品（三至五）

（三）

聞如是：

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

爾時，世尊告諸比丘：「有此二施。云何為二？所謂法施、財施。諸比丘！施中之上者不過法施。是故，諸比丘！常當學法施。如是，諸比丘！當作是學。」

爾時，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四）

聞如是：

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

爾時，世尊告諸比丘：「有此二業。云何為二業？有法業、有財業。業中之上者，不過法業。是故，諸比丘！當學法業，不學財業。如是，諸比丘！當作是學。」

爾時，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五）

聞如是：

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

爾時，世尊告諸比丘：「有此二恩。云何為二？所謂法恩、財恩。恩中之上者，所謂不過法恩也。是故，諸比丘！當修行法恩。如是，諸比丘！當作是學。」

爾時，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增一阿含經慚愧品（三）

聞如是：

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

爾時，世尊告諸比丘：「常當法施，勿習食施。所以然者，汝等今有果報之祐，使我弟子恭敬於法，不貪利養。設貪利養者，則有大過於如來所。何以故？謂眾生類不分別法，毀世尊教；已毀世尊教，後不復得至涅槃道，我便有恥。所以然者，謂如來弟子貪著利養，不行於法，不分別法，毀世尊教，不順正法；已毀世尊教，復不至涅槃道。汝今，比丘！當念法施，勿思欲施，便得稱譽，多聞四遠，恭敬於法，不貪財物，此則無有羞恥。所以然者，如來弟子以好法施，不貪思欲之施。是謂，比丘！當念法施，勿學財施。汝等比丘，吾說此義，為因何義而說此緣乎？」

爾時，諸比丘白世尊曰：「唯願世尊事事分別。」

爾時，世尊告諸比丘：「昔有一人請吾供養，然吾爾時有遺餘法而可除棄。有二比丘從遠方來，形體困篤，顏色變易。爾時，我便語彼比丘，作是語：『有遺餘法而可除棄，隨時須者，便可取之而自營己。』時，一比丘便作是念：『世尊今日有遺餘法而可除棄，隨時須者，便可取之。設復我等不取食者，便當以此食捨于淨地。若著水中。然今我等宜取此食，以充虛乏，加得氣力。』爾時，彼比丘復作是學：『佛亦作是說：「當行法施，莫行思欲之施。所以然者，施中之上無過財施，然復法施於中最尊。」我今堪任竟日不食，猶得自濟，不須受彼信施之福。』爾時，彼比丘便自息意，不取彼施，形體困篤，不自顧命。

「彼時，第二比丘復作是念：『世尊亦有遺餘之法而可除

者，設我等不取食者，便當困篤。今以此食用充虛乏，加得氣力，晝夜安寧。』爾時，彼比丘便取食之，晝夜安隱，氣力充足。」

佛告諸比丘：「彼比丘雖復取彼供養，除去虛乏，氣力充足，不如先前比丘可敬，可貴，甚可尊重。彼比丘長夜名稱遠聞，於律知足，易充易滿。諸比丘當學法施，勿學思欲之施。我前所說者，由此因緣。」

爾時，世尊說此語已，便從坐起而去。

是時，眾多比丘復作是念：「向者，世尊略說其要，竟不廣普，便從坐起，入寂靜室。今此眾中誰能堪任於此略義而廣普演其義者也？」是時，眾多比丘復作是念：「今尊者舍利弗，世尊所譽，我當盡共詣彼舍利弗所。」是時，眾多比丘便往至尊者舍利弗所，共相禮拜，在一面坐。在一面坐已。是時，眾多比丘所可從世尊聞事，盡向舍利弗說之。

是時，尊者舍利弗告諸比丘：「云何世尊弟子貪著利養，不修行法？云何世尊弟子貪修行法，不貪利養？」

爾時，眾多比丘白舍利弗曰：「我等乃從遠來，請問其義，得修行之。尊者舍利弗堪任者，便與我等廣演其義。」

舍利弗告曰：「諦聽！諦聽！善思念之，吾當與汝廣演其義。」

爾時，眾多比丘對曰：「如是。」

舍利弗告曰：「世尊弟子所學寂靜念安，聲聞弟子不如是學；世尊吐教所應滅法，而諸比丘亦不滅之；於中懈怠起諸亂想，所應為者而不肯行，所不應為者便修行之。爾時，諸賢長老比丘於三處便有羞恥。云何為三？世尊常樂寂靜之處，爾時聲聞不作是學，長老比丘便有羞恥。世尊教人當滅此法，然比丘不滅此法，長老比丘便有羞恥。於中起亂想之念，意不專一，

長老比丘便有羞恥。

「諸賢當知，中比丘於三處便有羞恥。云何為三？世尊常樂寂靜之處，爾時聲聞不作是學，中比丘便有羞恥。世尊教人當滅此法，然彼比丘不滅此法，中比丘便有羞恥。於中起亂想之念，意不專一，中比丘便有羞恥。」

「諸賢當知，年少比丘於三處便有羞恥。云何為三？世尊弟子常樂寂靜之處，爾時聲聞不作是學，年少比丘便有羞恥。世尊教人當滅此法，然彼比丘不滅此法，年少比丘便有羞恥。於中復起亂想之念，意不專一，年少比丘便有羞恥。是謂，諸賢！貪著於財，不著於法。」

諸比丘白舍利弗曰：「云何比丘貪著於法，不著於財？」

舍利弗曰：「於是，比丘！世尊樂寂靜之處，聲聞亦學如來樂寂靜之處；世尊所說當滅此法，諸比丘便滅此法；不懈怠，亦不亂，所應行者便修行之，所不應行者便不行之。諸賢當知，長老比丘於三處便有名稱。云何為三？世尊樂寂靜之處，聲聞亦樂寂靜之處，長老比丘便有名稱。世尊教人當滅此法，爾時比丘便滅此法，長老比丘便有名稱。於中不起亂想之念，意常專一，長老比丘便有名稱。」

「諸賢當知，中比丘於三處便有名稱。云何為三？世尊樂寂靜之處，聲聞亦樂寂靜之處，中比丘便有名稱。世尊教人當滅此法，爾時比丘便滅此法，中比丘便有名稱。於中不起亂想之念，意常專一，中比丘便得名稱。」

「諸賢當知，年少比丘於三處便有名稱：云何為三？於是，比丘！世尊樂寂靜之處，年少比丘亦樂寂靜之處，年少比丘便有名稱。世尊教人當滅此法，爾時比丘便滅此法，年少比丘便有名稱。於中不起亂想之念，意常專一，年少比丘便有名稱。」

「諸賢當知，貪之為病，甚大災患，瞋恚亦然。貪婬、瞋

恚滅者，便得處中之道，眼生、智生，諸縛休息，得至涅槃。慳疾為病，亦復極重，煩惱燒煮，憍慢亦深。幻偽不真，無慚、無愧，不能捨離，姪欲敗正，慢、增上慢亦復不捨。此二慢滅，便得處中之道，眼生、智生，諸縛休息，得至涅槃。」

比丘白曰：「云何，尊者舍利弗！處中之道，眼生、智生，諸縛休息，得至涅槃？」

舍利弗言：「諸賢當知，所謂賢聖八品道是。所謂正見、正治、正語、正行、正命、正方便、正念、正三昧。是謂，諸賢！處中之道，眼生、智生、諸縛休息，得至涅槃。」

爾時，眾多比丘聞尊者舍利弗所說，歡喜奉行。

增一阿含經勸請品（一〇）

聞如是：

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

爾時，世尊告諸比丘：「有二人出現世間，甚難得遇。云何為二人？能說法人出現於世，甚難得值；能聞法人受持奉行，甚難得值。是謂，比丘！有此二人出現世間，甚難得遇。是故，諸比丘！當學說法，當學聞法。如是，諸比丘！當作是學。」

爾時，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增一阿含經四諦品（二）

聞如是：

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

爾時，世尊告諸比丘：「有此四法，多饒益人。云何為四？第一法者當親近善知識，第二者當聞法，第三者當知法，第四者當法法相明。是謂，比丘！有此四法，多饒益人。是故，諸

比丘！當求方便，成此四法。如是，諸比丘！當作是學。」

爾時，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增一阿含經四諦品（三）

聞如是：

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

爾時，世尊告阿難曰：「若如來出現於世時，便有四未曾有法出現於世。云何為四？此眾生類多有所著，若說不染著法時，亦復承受，念修行之，心不遠離。若如來出現於世時，有此四未曾有法出現於世，是謂初未曾有法出現於世。

「復次，阿難！輪轉不住，恒在五道，正使欲說法時，亦復承受，心不遠離。若如來出現世時，有此二未曾有法出現於世。

「復次，阿難！此眾生類，恒懷憍慢，不去心首，若使說法，亦復承受，心不遠離。然復，阿難！此眾生類，恒懷憍慢，不去須臾，設復說法時，亦復承受，是謂第三未曾有法出現於世。

「復次，阿難！此眾生類，無明所覆，設復說有明法時，亦復承受而不忘失。若復，阿難！說此有明、無明法時，而心意柔和，恒喜修行。是謂，阿難！若如來出現世時，便有此四未曾有法出現於世。若有多薩阿竭現在時，便有此四未曾有法出現於世。是故，阿難！當發喜心向如來所。如是，阿難！當作是學。」

爾時，阿難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增一阿含經四諦品（一〇）

聞如是：

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

爾時，世尊告諸比丘：「有四種雲。云何為四？或有雲雷而不雨，或有雲雨而不雷，或有雲亦雨亦雷，或有雲亦不雨亦不雷，是謂四種雲。世間四種人而像雲，何等四人？或有比丘雷而不雨，或有比丘雨而不雷，或有比丘亦不雨亦不雷，或有比丘亦雨亦雷。

「彼云何比丘雷而不雨？或有比丘高聲誦習，所謂契經、祇夜、受決、偈、本末、因緣、已說、生經、頌、方等、未曾有法、譬喻。如是諸法，善諷誦讀，不失其義；不廣與人說法。是謂此人雷而不雨。

「彼云何人雨而不雷？或比丘有顏色端政，出入行來，進止之宜，皆悉具知，修諸善法，無毫釐之失；然不多聞，亦不高聲誦習，復不修行契經、本末、授決、偈、因緣、譬喻、生經、方等、未曾有法，然從他承受，亦不忘失，好與善知識相隨，亦好與他說法。是謂此人雨而不雷。

「彼何等人亦不雨亦復不雷？或有一人顏色不端政，出入行來，進止之宜，皆悉不具，不修諸善法；然不多聞，亦不高聲誦習讀，復不修行契經至方等，亦復不與他說法。是謂此人亦不雨亦不雷。

「復有何等人亦雨亦雷？或有一人顏色端政，出入行來，進止之宜，亦悉具知，好喜學問，所受不失；亦好與他說法，勸進他人，令使承受。是謂此人亦雷亦雨。是謂，比丘！世間有此四人。是故，比丘！當作是學。」

爾時，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增一阿含經等趣四諦品（七）

聞如是：

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

爾時，世尊告諸比丘：「今有四人，聰明勇悍，博古明今，法法成就。云何為四？比丘多聞博古明今，在大眾中最為第一。比丘尼多聞博古明今，在大眾中最為第一，優婆塞多聞博古明今，在大眾中最為第一，優婆斯多聞博古明今，在大眾中最為第一。是謂，比丘！有此四人在大眾中最為第一。」

爾時，世尊便說此偈：

「勇悍無所畏，	多聞能說法，
在眾為師子，	能除怯弱法。
比丘戒成就，	比丘尼多聞，
優婆塞有信，	優婆斯亦爾。
在眾為第一，	若能和順眾，
欲知此義者，	如日初出時。

「是故，諸比丘！當學博古明今，法法成就。如是，諸比丘！當作是學。」

爾時，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增一阿含經聲聞品（五）

聞如是：

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

爾時，世尊告諸比丘：「今有四大廣演之義。云何為四？所謂契經、律、阿毘曇、戒，是謂為四。比丘當知，若有比丘從東方來，誦經、持法，奉行禁戒，彼便作是語：『我能誦經、

持法，奉行禁戒，博學多聞。』正使彼比丘有所說者，不應承受，不足篤信，當取彼比丘而共論議，案法共論。

「云何案法共論？所謂案法論者，此四大廣演之論，是謂契經、律、阿毘曇、戒，當向彼比丘說契經、布現律、分別法。正使說契經時，布現律、分別法時，若彼布現，所謂與契經相應，律、法相應者，便受持之。設不與契經、律、阿毘曇相應者，當報彼人作是語：『卿當知之，此非如來所說。然卿所說者，非正經之本。所以然者，我今說契經、律、阿毘曇都不與相應。』以不相應，當問戒行，設不與戒行相應者，當語彼人：『此非如來之藏也。』即當發遣使去，此名初演大義之本。

「復次，比丘！若有比丘從南方來，而作是語：『我能誦經、持法，奉行禁戒，博學多聞。』正使比丘有所說，不應承受，不足篤信，當取彼比丘而共論議。正使比丘有所說不與義相應者，當發遣之。設與義相應者，當報彼人曰：『此是義說，非正經本。』爾時，當取彼義勿受經本。所以然者，義者解經之源，是謂第二演大義之本。

「復次，比丘！若有比丘從西方來，誦經、持法，奉行禁戒，博學多聞。當向彼比丘說契經、律、阿毘曇，然彼比丘正解味，不解義，當語彼比丘作是語：『我等不明此語，為是如來所說也？為非也？』正使說契經、律、阿毘曇時，解味不解義，雖聞彼比丘所說，亦不足譽善，亦不足言惡。復以戒行而問之，設與相應者念承受之。所以然者，戒行與味相應，義不可明故，是謂第三演義也。

「復次，比丘！若有比丘從北方來，誦經、持法，奉行禁戒：『諸賢，有疑難者，便來問義，我當與汝說之。』設彼比丘有所說者，不足承受，不足諷誦，然當向彼比丘問契經、律、阿毘曇、戒，共相應者，便當問義。若復與義相應，便當歎譽

彼比丘：『善哉！善哉！賢士！此真是如來所說。義不錯亂，盡與契經、律、阿毘曇、戒共相應。』當以法供養得彼比丘。所以然者，如來恭敬法故，其有供養法者，則恭敬我已。其觀法者，則觀我已。有法則有我已，有法則有比丘僧，有法則有四部之眾，有法則有四姓在世。所以然者，由法在世，則賢劫中有大威王出世，從是已來便有四姓在世。若法在世，便有四姓在世：刹利、婆羅門、工師、居士種。若法在世者，便有轉輪聖王位不絕。若法在世者，便有四天王種、兜術天、艷天、化自在天、他化自在天便在於世。若法在世者，便有欲界天、色界天、無色界天在於世間。若法在世者，便有須陀洹果、斯陀含果、阿那含果、阿羅漢果、辟支佛果、佛乘便現於世。是故，比丘！當善恭敬於法，彼比丘隨時供養，給其所須，當語彼比丘作是語：『善哉！善哉！如汝所言，今日所說者，真是如來所說。』是謂，比丘！有此四大廣演說之義。

「是故，諸比丘！當持心執意行此四事，勿有漏脫。如是，諸比丘！當作是學。」

爾時，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增一阿含經苦樂品（五）

聞如是：

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

爾時，世尊告諸比丘：「有四辯。云何為四？所謂義辯、法辯、辭辯、應辯。

「彼云何名為義辯？所謂義辯者，彼彼之所說，若天、龍、鬼神之所說，皆能分別其義，是謂名為義辯也。

「彼云何名為法辯？十二部經如來所說，所謂契經、祇夜、

本末、偈、因緣、授決、已說、造頌、生經、方等、合集、未曾有，及諸有為法、無為法，有漏法、無漏法，諸法之實不可沮壞，所可總持者，是謂名為法辯。

「彼云何名為辭辯？若前眾生，長短之語，男語，女語，佛語，梵志、天、龍、鬼神之語，阿須倫、迦留羅、甄陀羅彼之所說，隨彼根原與其說法，是謂名為辭辯。

「彼云何名為應辯？當說法時，無有怯弱，無有畏懼，能和悅四部之眾，是謂名為應辯。

「我今當教勅汝，當如摩訶拘絺羅。所以然者，拘絺羅有此四辯，能與四部之眾廣分別說。如我今日觀諸眾中，得四辯才，無有出拘絺羅。若此四辯，如來之所有，是故，當求方便，成四辯才。如是，諸比丘！當作是學。」

爾時，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增一阿含經聽法品（一）

聞如是：

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

爾時，世尊告諸比丘：「隨時聽法有五功德，隨時承受不失次第。云何為五？未曾聞者，便得聞之；以得聞者，重諷誦之；見不邪傾；無有狐疑；即解甚深之義。隨時聽法有五功德。是故，諸比丘！當求方便，隨時聽法。如是，諸比丘！當作是學。」

爾時，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增一阿含經大愛道般涅槃品（五）

聞如是：

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

爾時，世尊告諸比丘：「隨時聞法有五功德，恒不失時。云何為五？未曾聞法便聞之，已聞便持，除去狐疑，亦無邪見，解甚深之法，是謂，比丘！隨時聞法有此五功德。是故，比丘！當念常聽甚深之法，此是我之教誡。如是，比丘！當作是學。」

爾時，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增一阿含經四諦品（七）

聞如是：

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

爾時，世尊告諸比丘：「有此四果。云何為四？或有果生而似熟，或有果熟而似生，或有果熟而似熟，或有果生而似生。是謂，比丘！世間有此四果。世間有此四人，亦復如是。云何為四？或有人熟而像生，或有人生而像熟，或有人生而似生，或有人熟而似熟。

「何等人生而似熟？或有人往來行步不行卒暴，眼目視瞻恒隨法教，著衣持鉢亦復隨法行步，視地不左右顧望；然復犯戒不隨正行，實非沙門而似沙門，不行梵行而自言行梵行，盡壞敗正法，根敗之種，是謂此人生而像熟。

「彼人云何熟而像生？或有比丘性行似踈，視瞻不端，亦不隨法行，喜左右顧視；然復精進多聞，修行善法，恒持戒律，不失威儀，見少非法，便懷恐懼，是謂此人熟而像生。

「彼云何人生而像生？或有比丘不持禁戒，不知行步禮節，亦復不知出入行來，亦復不知著衣持鉢，諸根錯亂，心著色、聲、香、味、細滑之法，彼犯禁戒，不行正法，不是沙門而似沙門，不行梵行而似梵行，根敗之人，不可修飾，是謂此人生

而似生。

「彼云何有人熟而似熟？或有比丘持戒禁限，出入行步不失時節，看視不失威儀；然極精進，修行善法，威儀禮節皆悉成就，見小非法，便懷恐怖，況復大者，是謂此人熟而似熟。

「是謂，比丘！世間有此四果之人，當學熟果之人。如是，諸比丘！當作是學。」

爾時，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增一阿含經四諦品（九）

聞如是：

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

爾時，世尊告諸比丘：「比丘當知，有此四鳥。云何為四？或有鳥聲好而形醜，或有鳥形好而聲醜，或有鳥聲醜形亦醜，或有鳥形好聲亦好。

「彼云何鳥聲好而形醜？拘翅羅鳥是也。是謂此鳥聲好而形醜。彼云何鳥形好而聲醜？所謂鷺鳥是也。是謂此鳥形好而聲醜。彼云何鳥聲醜形亦醜？所謂兔梟是也。是謂此鳥聲醜形亦醜。復有何鳥聲好形亦好？所謂孔雀鳥是也。是謂此鳥聲好形亦好。是謂，比丘！有此四鳥，當共覺知。

「此亦如是，世間亦有四人似鳥，當共覺知。云何為四？於是，或有比丘顏貌端政，出入行來，著衣持鉢，屈申俯仰，威儀成就；亦復不能有所諷誦諸所有法，初善、中善、竟善，不能承法之教，亦復不能善諷誦讀。是謂此人形好而聲不好。

「復有何等人聲好而形醜？或有一比丘出入行來，屈申俯仰，著衣持鉢，威儀不成就，恒好廣說；然復彼人精進持戒，聞法能知所學，多聞諸所有法，初善、中善、竟善，義理深邃，

具足修梵行，然復彼法善持善誦。是謂此人聲好而形醜。

「彼復有何等人聲醜形亦醜？或有一人犯戒、不精進、不多聞，所聞便失；彼於此法，應具足行梵行，然不肯承受。是謂此人聲亦醜形亦醜。

「彼何等人聲亦好形亦好？或有比丘顏貌端政，出入行來，著衣持鉢，不左右顧視；然復精進修行善法。然戒律具足，見小非法，尚懷恐懼，何況大者！亦復多聞，所受不忘，諸所有法，初善、中善、竟善，修其善行，如此之法，善諷誦讀。是謂此人聲好形亦好。

「是謂世間有此四人，在世間者，當共覺知。是故，諸比丘！當學聲好形亦好。如是，諸比丘！當作是學。」

爾時，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增一阿含經地主品（五）

聞如是：

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

爾時，尊者阿難在閑靜處，便生此念：「世間頗有此香，亦逆風香，亦順風香，亦逆順風香乎？」爾時，尊者阿難便從坐起，往詣世尊所，頭面禮足，在一面坐。

爾時，尊者阿難白世尊曰：「我於閑靜之處，便生此念：『世間頗有此香，亦逆風香，亦順風香，亦逆順風香乎？』」

爾時，世尊告阿難曰：「有此妙香，亦逆風香，亦順風香，亦逆順風香。」

是時，阿難白世尊曰：「此是何者香？亦逆風香，亦順風香，亦逆順風香。」

世尊告曰：「有此之香，然此香氣力，亦逆風香，亦順風

香，亦逆順風香。」

阿難白佛言：「此何等香，亦逆風香，亦順風香，亦逆順風香。」

世尊告曰：「此三種香，亦逆風香，亦順風香，亦逆順風香。」

阿難言：「何等為三？」

世尊告曰：「戒香、聞香、施香。是謂，阿難！有此香種，然復此逆風香，亦順風香，亦逆順風香。諸世間所有之香，此三種香最勝、最上，無與等者，無能及者。猶如由牛有酪，由酪有酥，由酥有醍醐，然此醍醐最勝、最上，無與等者，亦不能及。此亦如是，諸所有世間諸香，此三種香最勝、最上，無能及者。」

爾時，世尊便說此偈：

「木蜜及栴檀，	優鉢及諸香，
亦諸種種香，	戒香最為勝。
此戒以成就，	無欲無所染，
等智而解脫，	逝處魔不知。
此香雖為妙，	及諸檀蜜香，
戒香之為妙，	十方悉聞之。
栴檀雖有香，	優鉢及餘香，
此諸眾香中，	聞香最第一。
栴檀雖有香，	優鉢及餘香，
此諸眾香中，	施香最第一。

「是謂此三種香，亦逆風香，亦順風香，亦逆順風香。是故，阿難！當求方便，成此三香。如是，阿難！當作是學。」

爾時，阿難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中阿含經七法品善法經

我聞如是：

一時，佛遊舍衛國，在勝林給孤獨園。

爾時，世尊告諸比丘：「若有比丘成就七法者，便於賢聖得歡喜樂，正趣漏盡。云何為七？謂比丘知法、知義、知時、知節、知己、知眾、知人勝如。

「云何比丘為知法耶？謂比丘知正經、歌詠、記說、偈呬、因緣、撰錄、本起、此說、生處、廣解、未曾有法及說是義，是謂比丘為知法也。若有比丘不知法者，謂不知正經、歌詠、記說、偈呬、因緣、撰錄、本起、此說、生處、廣解、未曾有法及說義，如是比丘為不知法。若有比丘善知法者，謂知正經、歌詠、記說、偈呬、因緣、撰錄、本起、此說、生處、廣解、未曾有法及說義，是謂比丘善知法也。

「云何比丘為知義耶？謂比丘知彼彼說義是彼義、是此義，是謂比丘為知義也。若有比丘不知義者，謂不知彼彼說義是彼義、是此義，如是比丘為不知義。若有比丘善知義者，謂知彼彼說義是彼義、是此義，是謂比丘善知義也。

「云何比丘為知時耶？謂比丘知是時修下相，是時修高相，是時修捨相，是謂比丘為知時也。若有比丘不知時者，謂不知是時修下相，是時修高相，是時修捨相，如是比丘為不知時。若有比丘善知時者，謂知是時修下相，是時修高相，是時修捨相，是謂比丘善知時也。

「云何比丘為知節耶？謂比丘知節，若飲若食、若去若住、若坐若臥、若語若默、若大小便，捐除睡眠，修行正智，是謂比丘為知節也。若有比丘不知節者，謂不知若飲若食、若去若住、若坐若臥、若語若默、若大小便，捐除睡眠，修行正智，

如是比丘為不知節。若有比丘善知節者，謂知若飲若食，若去若住，若坐若臥、若語若默、若大小便，捐除睡眠，修行正智，是謂比丘善知節也。

「云何比丘為知己耶？謂比丘自知我有爾所信、戒、聞、施、慧、辯、阿含及所得，是謂比丘為知己也。若有比丘不知己者，謂不自知我有爾所信、戒、聞、施、慧、辯、阿含及所得，如是比丘為不知己。若有比丘善知己者，謂自知我有爾所信、戒、聞、施、慧、辯、阿含及所得，是謂比丘善知己也。

「云何比丘為知眾耶？謂比丘知此刹利眾、此梵志眾、此居士眾、此沙門眾，我於彼眾應如是去、如是住、如是坐、如是語、如是默，是謂比丘為知眾也。若有比丘不知眾者，謂不知此刹利眾、此梵志眾、此居士眾、此沙門眾，我於彼眾應如是去、如是住、如是坐、如是語、如是默，如是比丘為不知眾。若有比丘善知眾者，謂知此刹利眾、此梵志眾、此居士眾、此沙門眾、我於彼眾應如是去、如是住、如是坐、如是語、如是默，是謂比丘善知眾也。

「云何比丘知人勝如？謂比丘知有二種人，有信、有不信；若信者勝，不信者為不如也。謂信人復有二種，有數往見比丘、有不數往見比丘；若數往見比丘者勝，不數往見比丘者為不如也。謂數往見比丘人復有二種，有禮敬比丘、有不禮敬比丘；若禮敬比丘者勝，不禮敬比丘者為不如也。謂禮敬比丘人復有二種，有問經、有不問經；若問經者勝，不問經者為不如也。謂問經人復有二種，有一心聽經、有不一心聽經；若一心聽經者勝，不一心聽經者為不如也。謂一心聽經人復有二種，有聞持法、有聞不持法；若聞持法者勝，聞不持法者為不如也。謂聞持法人復有二種，有聞法觀義、有聞法不觀義；若聞法觀義者勝，聞法不觀義者為不如也。謂聞法觀義人復有二種，有知

法、知義、向法次法、隨順於法、如法行之；有不知法、不知義、不向法次法、不隨順法、不如法行。若知法、知義、向法次法、隨順於法、如法行者勝；不知法、不知義、不向法次法、不隨順法、不如法行者為不如也。謂知法、知義、向法次法、隨順於法、如法行人復有二種，有自饒益，亦饒益他，饒益多人，愍傷世間，為天、為人求義及饒益，求安隱快樂；有不自饒益，亦不饒益他，不饒益多人，不愍傷世間，不為天、不為人求義及饒益，求安隱快樂。若自饒益，亦饒益他，饒益多人，愍傷世間，為天、為人求義及饒益，求安隱快樂者，此人於彼人中為極第一，為大、為上、為最、為勝、為尊、為妙。譬如因牛有乳，因乳有酪，因酪有生酥，因生酥有熟酥，因熟酥有酥精，酥精者，於彼中為極第一，為大、為上、為最、為勝、為尊、為妙，如是若人自饒益，亦饒益他，饒益多人，愍傷世間，為天、為人求義及饒益，求安隱快樂。此二人如上所說，如上分別，如上施設，此為第一，為大，為上、為最、為勝、為尊、為妙，是謂比丘知人勝如。」

佛說如是。彼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善法經竟(一千四百二十三字)

中阿含經大品說處經

我聞如是：

一時，佛遊舍衛國，在勝林給孤獨園。

爾時，世尊告諸比丘：「此有三說處，無四無五。若比丘見已，因彼故說而說我見、聞、識、知，比丘說而說是我所知。云何為三？比丘，因過去世說，而說如是過去世時有；比丘！因未來世說，而說如是未來世時有；比丘！因現在世說，而說

如是現在世時有；是謂三說處，無四無五。若比丘見已，因彼故說而說我見、聞、識、知，比丘說而說是我所知，因所說善習得義，因不說不善習得義。

「賢聖弟子兩耳一心聽法，彼兩耳一心聽法已，斷一法、修一法、一法作證，彼斷一法、修一法、一法作證已，便得正定。賢聖弟子心得正定已，便斷一切婬、怒、癡，賢聖弟子如是得心解脫。解脫已便知解脫，我生已盡，梵行已立，所作已辦，不更受有，知如真。因其所說有四處，當以觀人，此賢者可共說、不可共說？若使此賢者一向論、不一向答者，分別論、不分別答者，詰論、不詰答者，止論、不止答者，如是此賢者不得共說，亦不得共論。若使此賢者一向論、使一向答者，分別論、分別答者，詰論、詰答者，止論、止答者，如是此賢者得共說，亦得共論。

「復次，因其所說，更有四處，當以觀人，此賢者可共說、不可共說？若使此賢者於處、非處不住者，所知不住者，說喻不住者，道跡不住者，如是此賢者不可共說，亦不可共論。若此賢者於處、非處住者，所知住者，說喻住者，道跡住者，如是此賢者可得共說，亦可得共論。因所說時止息口行，捨已所見，捨怨結意，捨欲、捨恚、捨癡、捨慢、捨不語、捨慳嫉、不求勝、不伏他，莫取所失，說義說法。說義說法已，教復教止，自歡喜、令彼歡喜，如是說義，如是說事，是聖說義，是聖說事，謂至竟漏盡。」

於是，世尊說此頌曰：

「若有諍論議，	雜意懷貢高，
非聖毀些德，	各各相求便。
但求他過失，	意欲降伏彼，
更互而求勝，	聖不如是說。

若欲得論議， 慧者當知時，
有法亦有義， 諸聖論如是。
慧者如是說， 無諍無貢高，
意無有厭足， 無結無有漏。
隨順不顛倒， 正知而為說，
善說則然可， 自終不說惡。
不以諍論議， 亦不受他諍，
知處及說處， 是彼之所論。
如是聖人說， 慧者俱得義，
為現法得樂， 亦為後世安。
當知聰達者， 非倒非常說。」

佛說如是。彼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說處經竟(七百二十三字)

中阿含經梵志品聞德經

我聞如是：

一時，佛遊舍衛國，在勝林給孤獨園。

爾時，生聞梵志中後彷徨，往詣佛所，共相問訊，却坐一面，白曰：「瞿曇！我欲有所問，聽乃敢陳。」

世尊告曰：「梵志！恣汝所問。」

生聞梵志即便問曰：「沙門瞿曇弟子或有在家，或有出家學道，以何義故博聞誦習耶？」

世尊答曰：「梵志！我弟子或有在家，或出家學道，所以博聞誦習，欲自調御，欲自息止，自求滅訖。梵志！我弟子或有在家，或出家學道，以此義故博聞誦習。」

生聞梵志復問曰：「瞿曇！博聞誦習有差別耶？博聞誦習

有功德耶？」

世尊答曰：「梵志，博聞誦習而有差別，博聞誦習則有功德。」

生聞梵志復問曰：「瞿曇！博聞誦習有何差別，有何德耶？」

世尊答曰：「梵志！多聞聖弟子晝日作業，欲得其利，彼所作業敗壞不成，彼所作業敗壞不成已，然不憂惑、愁煩、啼哭，不椎身懊惱，亦不癡狂。梵志！若多聞聖弟子晝日作業，欲得其利，彼所作業敗壞不成，彼所作業敗壞不成已，然不憂惑、愁煩、啼哭，不椎身懊惱，亦不癡狂者，梵志！是謂博聞誦習而有差別，有此功德。」

「復次，梵志！多聞聖弟子所有愛念，異無散解，不復相應，與別離已，然不憂惑、愁煩、啼哭，不椎身懊惱，亦不癡狂。梵志！若多聞聖弟子所有愛念，異無散解，不復相應，與別離已，然不憂惑、愁煩、啼哭，不椎身懊惱，亦不癡狂者，梵志！是謂博聞誦習而有差別，有此功德。」

「復次，梵志！多聞聖弟子知所有財物皆悉無常，念出家學道。梵志！若多聞聖弟子知所有財物皆悉無常，念出家學道者，梵志！是謂博聞誦習而有差別，有此功德。復次，梵志！多聞聖弟子知所有財物皆悉無常已，剃除鬚髮，著袈裟衣，至信、捨家、無家、學道。梵志，若多聞聖弟子知所有財物皆悉無常已，剃除鬚髮，著袈裟衣，至信、捨家、無家、學道者，梵志！是謂博聞誦習而有差別，有此功德。」

「復次，梵志！多聞聖弟子能忍飢渴、寒熱、蚊虻、蠅蚤，風日所逼、惡聲捶杖亦能忍之，身遇諸疾，極為苦痛，至命欲絕，諸不可樂皆能堪耐。梵志！若多聞聖弟子能忍飢渴、寒熱、蚊虻、蠅蚤，風日所逼、惡聲捶杖亦能忍之，身遇諸疾，極為苦痛，至命欲絕，諸不可樂皆能堪耐者，梵志！是謂博聞誦習

而有差別，有此功德。

「復次，梵志！多聞聖弟子堪耐不樂，生不樂已，心終不著。梵志！若多聞聖弟子堪耐不樂，生不樂已，心終不著者，梵志！是謂博聞誦習而有差別，有此功德。

「復次，梵志！多聞聖弟子堪耐恐怖，生恐怖已，心終不著。梵志！若多聞聖弟子堪耐恐怖，生恐怖已，心終不著，梵志！是謂博聞誦習而有差別，有此功德。

「復次，梵志！多聞聖弟子若生三惡不善之念，欲念、恚念及害念，為此三惡不善念已，心終不著。梵志！若多聞聖弟子若生三惡不善之念，欲念、恚念及害念，為此三惡不善念已，心終不著者，梵志！是謂博聞誦習而有差別，有此功德。

「復次，梵志！多聞聖弟子離欲、離惡不善之法，至得第四禪成就遊。梵志！若多聞聖弟子離欲、離惡不善之法，至得第四禪成就遊者，梵志！是謂博聞誦習而有差別，有此功德。

「復次，梵志！多聞聖弟子三結已盡，得須陀洹，不墮惡法，定趣正覺，極受七有，天上、人間七往來已，則得苦邊。梵志！若多聞聖弟子三結已盡，得須陀洹，不墮惡法，定趣正覺，極受七有，天上、人間七往來已，則得苦邊者，梵志！是謂博聞誦習而有差別，有此功德。

「復次，梵志！多聞聖弟子三結已盡，婬、怒、癡薄，得一往來，天上、人間一往來已，則得苦邊。梵志！若多聞聖弟子三結已盡，婬、怒、癡薄，得一往來，天上人間一往來已，則得苦邊者，梵志！是謂博聞誦習而有差別，有此功德。

「復次，梵志！多聞聖弟子五下分結盡，生彼間已，便般涅槃，得不退法，不還此世。梵志！若多聞聖弟子五下分結盡，生彼間已，便般涅槃，得不退法，不還此世者，梵志！是謂博聞誦習而有差別，有此功德。

「復次，梵志！多聞聖弟子有息解脫，離色得無色如其像定，身作證成就遊，慧觀斷漏而知漏。梵志！若多聞聖弟子有息解脫，離色得無色如其像定，身作證成就遊，慧觀斷漏而知漏者，梵志！是謂博聞誦習而有差別，有此功德。」

「復次，梵志！多聞聖弟子如意足、天耳、他心智、宿命智、生死智，諸漏已盡，得無漏，心解脫、慧解脫，於現法中自知自覺，自作證成就遊，生已盡，梵行已立，所作已辦，不更受有，知如真。梵志！若多聞聖弟子如意足、天耳、他心智、宿命智、生死智，諸漏已盡，得無漏，心解脫、慧解脫，於現法中自知自覺，自作證成就遊，生已盡，梵行已立，所作已辦，不更受有，知如真者，梵志！是謂博聞誦習而有差別，有此功德。」

生聞梵志復問世尊：「此博聞誦習有此差別，有此功德，頗更有差別，更有功德，最上、最妙、最勝耶？」

世尊答曰：「梵志！此博聞誦習有此差別，有此功德，更無差別，更無功德，最上、最妙、最勝者。」

生聞梵志白曰：「世尊！我已知。善逝！我已解。世尊！我今自歸於佛、法及比丘眾，唯願世尊受我為優婆塞，從今日始，終身自歸，乃至命盡。」

佛說如是。生聞梵志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聞德經竟(一千六百九字)

中阿含經心品心經

我聞如是：

一時，佛遊舍衛國，在勝林給孤獨園。

爾時，有一比丘獨安靖處宴坐思惟，心作是念：「誰將世

間去？誰為染著？誰起自在？」彼時，比丘則於晡時從宴坐起，往詣佛所，稽首禮足，却坐一面，白曰：「世尊！我今獨安靖處宴坐思惟，心作是念：『誰將世間去？誰為染著？誰起自在？』」

世尊聞已，歎曰：「善哉！善哉！比丘！謂有賢道而有賢觀，極妙辯才，有善思惟。『誰將世間去？誰為染著？誰起自在？』比丘！所問為如是耶？」

比丘答曰：「如是。世尊！」

世尊告曰：「比丘！心將世間去，心為染著，心起自在。比丘！彼將世間去，彼為染著，彼起自在。比丘！多聞聖弟子非心將去，非心染著，非心自在。比丘！多聞聖弟子不隨心自在，而心隨多聞聖弟子。」

比丘白曰：「善哉！善哉！唯然。世尊！」彼時，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問曰：「世尊！多聞比丘，說多聞比丘。世尊！云何多聞比丘？云何施設多聞比丘？」

世尊聞已，歎曰：「善哉！善哉！比丘！謂有賢道而有賢觀，極妙辯才，有善思惟。『世尊！多聞比丘，說多聞比丘。世尊！云何多聞比丘？云何施設多聞比丘？』比丘！所問為如是耶？」

比丘答曰：「如是。世尊！」

世尊告曰：「比丘！我所說甚多，謂正經、歌詠、記說、偈他、因緣、撰錄、本起、此說、生處、廣解、未曾有法及說義。比丘！若有族姓子，我所說四句偈，知義知法，趣法向法，趣順梵行。比丘！說多聞比丘無復過是。比丘！如是多聞比丘，如來如是施設多聞比丘。」

比丘白曰：「善哉！善哉！唯然。世尊！」彼時，比丘聞佛

所說，歡喜奉行。

問曰：「世尊！多聞比丘明達智慧，說多聞比丘明達智慧。世尊！云何多聞比丘明達智慧？云何施設多聞比丘明達智慧？」

世尊聞已，歎曰：「善哉！善哉！比丘！謂有賢道而有賢觀，極妙辯才，有善思惟。『世尊！多聞比丘明達智慧，說多聞比丘明達智慧。世尊！云何多聞比丘明達智慧？云何施設多聞比丘明達智慧？』比丘！所問為如是耶？」

比丘答曰：「如是。世尊！」

世尊告曰：「比丘！若比丘聞此苦，復以慧正見苦如真者，聞苦習、苦滅、苦滅道，復以慧正見苦滅道如真者，比丘！如是多聞比丘明達智慧，如來如是施設多聞比丘明達智慧。」

比丘白曰：「善哉！善哉！唯然。世尊！」彼時，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問曰：「世尊！聰明比丘黠慧廣慧，說聰明比丘黠慧廣慧。世尊！云何聰明比丘黠慧廣慧？云何施設聰明比丘黠慧廣慧？」

世尊聞已，歎曰：「善哉！善哉！比丘，謂有賢道而有賢觀，極妙辯才，有善思惟。『世尊！云何聰明比丘黠慧廣慧？云何施設聰明比丘黠慧廣慧？』比丘！所問為如是耶？」

比丘答曰：「如是。世尊！」

世尊告曰：「若比丘不念自害，不念害他，亦不念俱害，比丘但念自饒益及饒益他，饒益多人，愍傷世間，為天、為人求義及饒益，求安隱快樂。比丘！如是聰明比丘黠慧廣慧，如是如來施設聰明比丘黠慧廣慧。」

比丘白曰：「善哉！善哉！唯然。世尊！」

彼時，比丘聞佛所說，善受善持，善誦習已，即從坐起，稽首佛足，繞三匝而還。

彼時，比丘聞世尊教，在遠離獨住，心無放逸，修行精勤。

彼在遠離獨住，心無放逸，修行精勤已，族姓子所為，剃除鬚髮，著袈裟衣，至信、捨家、無家、學道者，唯無上梵行訖，於現法中自知自覺，自作證成就遊，生已盡，梵行已立，所作已辦，不更受有，知如真。彼尊者知法已，乃至得阿羅訶。

佛說如是。彼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心經竟(千五十四字)

長阿含經露遮經

如是我聞：

一時，佛在拘薩羅人間遊行，與大比丘眾千二百五十人俱，往詣婆羅婆提婆羅門村北尸舍婆林中止宿。

時，有婆羅門，名曰露遮，住婆羅林中，其村豐樂，人民熾盛，波斯匿王即封此村，與婆羅門以為梵分。此婆羅門七世已來父母真正，不為他人之所輕毀，異典三部諷誦通利，種種經書盡能分別，又能善於大人相法、瞻候吉凶、祭祀儀禮。聞沙門瞿曇釋種子出家成道，於拘薩羅國人間遊行，至尸舍婆林中，有大名稱，流聞天下，如來、至真、等正覺，十號具足，於諸天、世人、魔、若魔天、沙門、婆羅門眾中自身作證，與他說法，上中下善，義味具足，梵行清淨。「如此真人，宜往覲現，我今寧可往共相見。」

時，婆羅門即出彼村，詣尸舍婆林中，至世尊所，問訊已，一面坐。佛為說法，示教利喜，婆羅門聞法已，白佛言：「唯願世尊及諸大眾明受我請。」爾時，世尊默然受請。

彼婆羅門見佛默然，知己許可，即從坐起，遶佛而去。去佛不遠，便起惡見言：「諸沙門、婆羅門多知善法，多所證成，不應為他人說，但自知，休與他說為。譬如有人壞故獄已，更

造新獄，斯是貪惡不善法耳。」

時，婆羅門還至婆羅林已，即於其夜具辦種種餽饌飲食。時到，語剃頭師言：「汝持我聲，詣尸舍婆林中，白沙門瞿曇：『日時已到，宜知是時。』」

剃頭師受教即行，往到佛所，禮世尊足白：「時已到，宜知是時。」

爾時，世尊即著衣持鉢，從諸弟子千二百五十人俱，詣婆羅林。

剃頭師侍從世尊，偏露右臂，長跪叉手，白佛言：「彼露遮婆羅門去佛不遠，生惡見言：『諸有沙門、婆羅門多知善法，多所證者，不應為他人說，但自知，休與他說為。譬如有人壞故獄已，更造新獄，斯是貪惡不善法耳。』唯願世尊除其惡見。」

佛告剃頭師曰：「此是小事，易開化耳。」

爾時，世尊至婆羅門舍，就座而坐。時，婆羅門以種種甘饌，手自斟酌，供佛及僧，食訖去鉢，行澡水畢，取一小牀於佛前坐。佛告露遮：「汝昨去我不遠，生惡見言：『諸沙門、婆羅門多知善法，多所證者，不應為他人說，乃至貪惡不善法。』實有是言耶？」

露遮言：「爾，實有此事。」

佛告露遮：「汝勿復爾生此惡見。所以者何？世有三師可以自誠。云何為三？一者剃除鬚髮，服三法衣，出家修道，於現法中可以除煩惱，又可增益得上人法。而於現法中不除煩惱，不得上人法，已業未成而為弟子說法，其諸弟子不恭敬承事，由復依止與共同住。露遮！彼諸弟子語師言：『師今剃除鬚髮，服三法衣，出家修道，於現法中可得除眾煩惱，得上人勝法。而今於現法中不能除煩惱，不得上人勝法。已業未成而為弟子說法，使諸弟子不復恭敬承事供養，但共依止同住而已。』」

佛言：「露遮！猶如有人壞故獄已，更造新獄，斯則名為貪濁惡法。是為一師可以自誡。是為賢聖戒、律戒、儀戒、時戒。」

又告露遮：「第二師者，剃除鬚髮，服三法衣，出家修道，於現法中可得除眾煩惱，不可增益得上人法，而於現法中不能除眾煩惱，雖復少多得上人勝法，已業未成而為弟子說法，其諸弟子不恭敬承事，由復依止與共同住。露遮！彼諸弟子語師言：『師今剃除鬚髮，服三法衣，出家修道，於現法中得除眾煩惱，得上人法。而今於現法中不能除眾煩惱，雖復少多得上人法，已利未成而為弟子說法，使諸弟子不復恭敬承事供養，但共依止同住而已。』」

佛言：「露遮！猶如有人在他後行，手摩他背，此則名為貪濁惡法。是為二師可以自誡。是為賢聖戒、律戒、儀戒、時戒。」

又告露遮：「第三師者，剃除鬚髮，服三法衣，出家修道，於現法中可除煩惱，又可增益得上人法，而於現法中不能除眾煩惱，雖復少多得上人法，已利未成而為弟子說法，其諸弟子恭敬承事，依止同住。露遮！彼諸弟子語師言：『師今剃除鬚髮，服三法衣，出家修道，於現法中可得除眾煩惱，少多得上人法，而今於現法中不能除眾煩惱，雖復少多得上人法，已利未成而為弟子說法，諸弟子恭敬承事，共止同住。』」

佛言：「露遮！猶如有人捨己禾稼，鋤他田苗，此則名為貪濁惡法。是為三師可以自誡。是為賢聖戒、律戒、儀戒、時戒。露遮！有一世尊不在世間，不可傾動，云何為一？若如來、至真、等正覺出現於世，乃至得三明，除滅無明，生智慧明，去諸闇冥，出大法光，所謂漏盡智證。所以者何？斯由精勤，專念不忘，樂獨閑居之所得也。露遮！是為第一世尊不在世間，

不可傾動。露遮！有四沙門果。何者四？謂須陀洹果、斯陀含果、阿那含果、阿羅漢果。云何？露遮！有人聞法應得此四沙門果。若有人遮言：『勿為說法。』設用其言者，彼人聞法得果以不？」

答曰：「不得。」

又問：「若不得果，得生天不？」

答曰：「不得。」

又問：「遮他說法，使不得果，不得生天。為是善心，為不善心耶？」

答曰：「不善。」

又問：「不善心者，為生善趣，為墮惡趣？」

答曰：「生惡趣。」

「露遮！猶如有人語波斯匿王言：『王所有國土，其中財物王盡自用，勿給餘人。』云何？露遮！若用彼人言者，當斷餘人供不？」

答曰：「當斷。」

又問：「斷他供者，為是善心，為不善心？」

答曰：「不善心。」

又問：「不善心者，為生善趣，為墮惡道耶？」

答曰：「墮惡道。」

「露遮！彼亦如是，有人聞法，應得四沙門果。若有人言：『勿為說法。』設用其言者，彼人聞法得果不？」

答曰：「不得。」

又問：「若不得果，得生天不？」

答曰：「不得。」

又問：「遮他說法，使不得道果，不得生天。彼為是善心，為不善心耶？」

答曰：「不善。」

又問：「不善心者，當生善趣，為墮惡道耶？」

答曰：「墮惡道。」

「露遮！若有人語汝言：『彼波羅婆提村封所有財物。露遮！自用勿給人，物當自用，與他何為？』云何？露遮！設用彼言者，當斷餘人供不？」

答曰：「當斷。」

又問：「教人斷他供者，為是善心，為不善心耶？」

答曰：「不善。」

又問：「不善心者，為生善趣，為墮惡道耶？」

答曰：「墮惡道。」

「露遮！彼亦如是，有人聞法應得四沙門果，若有人言：『勿為說法。』設用其言者，彼人聞法得果不？」

答曰：「不得。」

又問：「若不得果，得生天不？」

答曰：「不得。」

又問：「遮他說法，使不得果，不得生天。為是善心，為不善心耶？」

答曰：「不善。」

又問：「不善心者，為生善趣，為墮惡道耶？」

答曰：「墮惡道。」

爾時，露遮婆羅門白佛言：「我歸依佛，歸依法，歸依僧，願聽我於正法中為優婆塞，自今已後，盡形壽不殺、不盜、不婬、不欺、不飲酒。」

佛說法已，時，露遮婆羅門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雜阿含經（九一五）

如是我聞：

一時，佛住那羅聚落好衣菴羅園中。

時，有刀師氏聚落主，先是尼捷弟子，詣尼捷所，禮尼捷足，退坐一面。

爾時，尼捷語聚落主：「汝能共沙門瞿曇作瘖[𠂔/梨]論，令沙門瞿曇不得語、不得不語？」

聚落主白尼捷：「阿梨！何等為瘖[𠂔/梨]論，令沙門瞿曇不得語、不得不語耶？」

尼捷語聚落主：「汝往沙門瞿曇所，作如是言：『瞿曇不常欲安慰一切眾生、讚歎安慰一切眾生耶？』若言不者，應語言：『瞿曇與凡愚夫有何等異？』若言常欲安慰一切眾生，讚歎安慰一切眾生者，復應問言：『若欲安慰一切眾生者，以何等故，或為一種人說法？或不為一種人說法？』作如是問者，是名瘖[𠂔/梨]論，令彼沙門瞿曇不得語、不得不語。」

爾時，聚落主受尼捷勸進已，往詣佛所，恭敬問訊已，退坐一面，白佛言：「瞿曇豈不欲常安慰一切眾生，歎說安慰一切眾生？」

佛告聚落主：「如來長夜慈愍安慰一切眾生，亦常歎說安慰一切眾生。」

聚落主白佛言：「若然者，如來何故為一種人說法？又復不為一種人說法？」

佛告聚落主：「我今問汝，隨意答我。聚落主！譬如有三種田，有一種田沃壤肥澤，第二田中，第三田[埧-月+目]薄，云何？聚落主！彼田主先於何田耕治下種？」

聚落主言：「瞿曇！於最沃壤肥澤者，先耕下種。」

「聚落主！復於何田次耕下種？」

聚落主言：「瞿曇！當於中田次耕下種。」

佛告聚落主：「復於何田次耕下種？」

聚落主言：「當於最下[塔-月+目]薄之田，次耕下種。」

佛告聚落主：「何故如是？」

聚落主言：「不欲廢田存種而已。」

佛告聚落主：「我亦如是，如彼沃壤肥澤田者，我諸比丘、比丘尼亦復如是。我常為彼演說正法，初、中、後善，善義善味，純一滿淨，梵行清白，開示顯現。彼聞法已，依於我舍、我洲、我覆、我蔭、我趣，常以淨眼，觀我而住，作如是念：『佛所說法，我悉受持，令我長夜以義饒益，安隱樂住。』」

「聚落主！如彼中田者，我弟子優婆塞、優婆夷亦復如是。我亦為彼演說正法，初、中、後善，善義善味，純一滿淨，梵行清白，開發顯示。彼聞法已，依於我舍、我洲、我覆、我蔭、我趣，常以淨眼，觀察我住，作如是念：『世尊說法，我悉受持，令我長夜以義饒益，安隱樂住。』」

「聚落主！如彼田家最下田者，如是我為諸外道異學尼捷子輩，亦為說法，初、中、後善，善義善味，純一滿淨，梵行清白，開示顯現，然於彼等少聞法者，亦為其說，多聞法者，亦為其說。然其彼眾於我善說法中，得一句法，知其義者，亦復長夜以義饒益，安隱樂住。」

時，聚落主白佛：「甚奇！世尊！善說如是三種田譬。」

佛告聚落主：「汝聽我更說譬類。譬如士夫有三水器，不穿不壞，亦不津漏。第二器不穿不壞，而有津漏。第三器者，穿壞津漏。云何？聚落主！彼士夫三種器中，常持淨水著何等器中？」

聚落主言：「瞿曇！當以不穿不壞、不津漏者，先以盛水。」

佛告聚落主：「次復應以何器盛水？」

聚落主言：「瞿曇！當持彼器不穿不壞而津漏者，次以盛水。」

佛告聚落主：「彼器滿已，復以何器為後盛水？」

聚落主言：「以穿壞津漏之器最後盛水。所以者何？須臾之間，供小用故。」

佛告聚落主：「如彼士夫不穿不壞、不津漏器，諸弟子比丘、比丘尼亦復如是。我常為彼演說正法，乃至長夜以義饒益，安隱樂住。如第二器不穿不壞而津漏者，我諸弟子優婆塞、優婆夷亦復如是。我常為彼演說正法，乃至長夜以義饒益，安隱樂住，如第三器穿壞津漏者，外道異學諸尼捷輩亦復如是。我亦為彼演說正法，初、中、後善，善義善味，純一滿淨，梵行清白，開示顯現。多亦為說，少亦為說。彼若於我說一句法，知其義者，亦得長夜安隱樂住。」

時，刀師氏聚落主聞佛所說，心大恐怖，身毛皆豎，前禮佛足悔過：「世尊！如愚如癡，不善不辯，於世尊所不諦真實，虛偽妄說！」

聞佛所說，歡喜隨喜，禮足而去。

雜阿含經（五〇七）

如是我聞：

一時，佛住王舍城迦蘭陀竹園。時，有四十天子來詣尊者大目犍連所，稽首作禮，退坐一面。

時，尊者大目犍連語諸天子言：「善哉！諸天子！於佛不壞淨成就，法、僧不壞淨成就。」

時，四十天子從座起，整衣服，偏袒右肩，合掌白尊者大目犍連：「我得於佛不壞淨，於法、僧不壞淨，聖戒成就，故生天上。」有一天言：「得於佛不壞淨。」有言：「得法不壞淨。」有言：「得僧不壞淨。」有言：「聖戒成就，身壞命終，得生天上。」

時，四十天子於尊者大目犍連前，各自記說得須陀洹果，即沒不現。如四十天子。如是四百、八百、十千天子亦如是說。

雜阿含經（八四三至八五六）

（八四三）

如是我聞：

一時，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

爾時，世尊告尊者舍利弗：「所謂流者。何等為流？」

舍利弗白佛言：「世尊所說流者，謂八聖道。」

復問舍利弗：「謂入流分。何等為入流分？」

舍利弗白佛言：「世尊！有四種入流分。何等為四？謂親近善男子、聽正法、內正思惟、法次法向。」

復問舍利弗：「入流者成就幾法？」

舍利弗白佛言：「有四分成就入流者。何等為四？謂於佛不壞淨、於法不壞淨、於僧不壞淨、聖戒成就。」

佛告舍利弗：「如汝所說，流者，謂八聖道。入流分者有四種，謂親近善男子、聽正法、內正思惟、法次法向。入流者成就四法，謂於佛不壞淨、於法不壞淨、於僧不壞淨、聖戒成就。」

佛說此經已，尊者舍利弗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八四四）

如是我聞：

一時，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

爾時，尊者舍利弗詣尊者阿難所，問訊慰勞已，退住一面。尊者舍利弗語尊者阿難：「欲有所問，寧有閑暇為記說不？」

尊者阿難語舍利弗：「隨意所問，知者當答。」

舍利弗問尊者阿難：「為斷幾法，如來、應、等正覺所知所見，記說彼人得須陀洹，不墮惡趣法，決定向正覺，七有天人往生，究竟苦邊？」

尊者阿難語尊者舍利弗：「斷四法、成就四法，如來、應、等正覺記說彼人得須陀洹，不墮惡趣法，決定向三菩提，七有天人往生，究竟苦邊。何等為四？謂聖弟子於佛不信住，則已斷已知，成就於佛不壞淨；於法、僧不信惡戒，彼則已斷已知，成就法、僧不壞淨及聖戒成就。如是四法斷、四法成就，如來、應、等正覺所知所見，記說彼人得須陀洹，不墮惡趣法，決定正向三菩提，七有天人往生，究竟苦邊。」

尊者阿難尊者舍利弗：「如是！如是！四法斷、四法成就，如來、應、等正覺所知所見，記說彼人得須陀洹，決定正向三菩提，七有天人往生，究竟苦邊。」

時，二正士共論議已，展轉隨喜，從座起去。

(八四五)

如是我聞：

一時，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

爾時，世尊告諸比丘：「若比丘於五恐怖怨對休息，三事決定，不生疑惑，如實知見賢聖正道，彼聖弟子能自記說：『地獄、畜生、餓鬼惡趣已盡，得須陀洹，不墮惡趣法，決定正向三菩提，七有天人往生，究竟苦邊。』」

「何等為五恐怖怨對休息？若殺生因緣罪怨對恐怖生，若離殺生者，彼殺生罪怨對因緣生恐怖休息。若偷盜、邪淫、妄語、飲酒罪怨對因緣生恐怖；彼若離偷盜、邪淫、妄語、飲酒罪怨對者，因緣恐怖休息，是名罪怨對因緣生五恐怖休息。

「何等為三事決定，不生疑惑？謂於佛決定離於疑惑，於法、僧決定離疑惑，是名三法決定離疑惑。

「何等名為聖道如實知見？謂此苦聖諦如實知，此苦集聖諦、此苦滅聖諦、此苦滅道跡聖諦如實知，是名聖道如實知見。

「若於此五恐怖罪怨對休息、於三法決定離疑惑、於聖意如實知見，是聖弟子能自記說：『我地獄盡，畜生、餓鬼惡趣盡，得須陀洹，不墮惡趣法，決定正趣三菩提，七有天人往生，究竟苦邊。』」

佛說此經已，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八四六)

如是我聞：

一時，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

爾時，世尊告諸比丘……如上說。差別者：「何等為聖道如實知見？謂八聖道——正見乃至正定。」

次經亦如是說。差別者：「何等為聖道如實知見？謂十二

支緣起如實知見。如所說：『是事有故是事有，是事起故是事起。如緣無明行，緣行識，緣識名色，緣名色六入處，緣六入處觸，緣觸受，緣受愛，緣愛取，緣取有，緣有生，緣生老、病、死、憂、悲、苦、惱。』是名聖弟子如實知見。」

佛說此經已，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八四七）

如是我聞：

一時，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

爾時，世尊告諸比丘：「有四種諸天天道，未淨眾生令淨，已淨者重令淨。何等為四？謂聖弟子於佛不壞淨，於法、僧不壞淨，聖戒成就，是名四種諸天天道，未淨眾生令淨，已淨者重令淨。」

佛說此經已，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八四八）

如是我聞：

一時，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

爾時，世尊告諸比丘：「有四種諸天天道。何等為四？謂聖弟子念如來事，如是：如來、應、等正覺、明行足、善逝、世間解、無上士、調御丈夫、天人師、佛世尊。於此如來事生隨喜心，隨喜已，心歡悅，心歡悅已，身猗息，身猗息已，覺受樂，覺受樂已，三昧定，三昧定已，聖弟子作如是學：『何等為諸天天道？』復作是念：『我聞無患為上諸天天道。』作是念：『我從今日，於世間若怖若安，不起瞋患，我但當自受純一滿淨諸天天道。』是名第一諸天天道，未淨眾生令淨，已淨者重令淨。」

「復次，比丘！聖弟子念於法事，謂如來說正法、律，現法離諸熾然，不待時節，通達涅槃，即身觀察，緣自覺知。如是知法事已，心生隨喜；隨喜已，身猗息，身猗息已，覺受樂，覺受樂已，三昧定，三昧定已，聖弟子作如是學：『何等為諸天天道？』復作是念：『我聞無患為上諸天天道，我從今日，於此世間若怖若安，不起瞋患，我當受持純一滿淨諸天天道。』是名第二諸天天道。

「復次，比丘！若於僧事起於正念，謂世尊弟子僧正直等向，所應恭敬、尊重、供養，無上福田。彼如是於諸僧事正憶念已，心生隨喜；心隨喜已，得歡悅，歡悅已，身猗息，身猗息已，覺受樂，覺受樂已，三昧定，三昧定已，彼聖弟子作如是學：『何等諸天天道？』復作是念：『我聞諸天無患為上諸天天道，我從今日，於諸世間若怖若安，不起瞋患，我但當受持純一滿淨諸天天道。』是名第三諸天天道。

「復次，比丘！謂聖弟子自念所有戒事，隨憶念言：『我於此不缺戒、不污戒、不雜戒、明智所歎戒、智者不厭戒。』於如是等戒事正憶念已，心生隨喜；隨喜已，歡悅，歡悅已；身猗息，身猗息已，覺受樂，覺受樂已，三昧定，三昧定已，聖弟子作是念：『何等為諸天天道？』復作是念：『我聞諸天無患為上，我從今日，於諸世間若怖若安，不起瞋患，我當受持純一滿淨諸天天道。』是名第四諸天天道。未淨眾生令淨，已淨者重令淨。」

佛說此經已，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八四九）

如是我聞：

一時，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

爾時，世尊告諸比丘：「有四種諸天天道。未淨眾生令淨，已淨者增其淨。何等為四？謂聖弟子念如來事，如是：如來、應、等正覺、明行足、善逝、世間解、無上士、調御丈夫、天人師、佛世尊。彼如是念如來事已，則斷惡貪，及斷心惡不善過。念如來故，心生隨喜；心隨喜已，則歡悅；歡悅已，身猗息；身猗息已，覺受樂；覺受樂已，三昧定；三昧定已，聖弟子作如是學：『何等為諸天天道？』復作是念：『我聞無患為上諸天天道。我從今日，於諸世間若怖若安，不起瞋恚，但當受持純一滿淨諸天天道。』如是法、僧、聖戒成就亦如是說。」

佛說此經已，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八五〇）

如是我聞：

一時，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

爾時，世尊告諸比丘：「有四種諸天天道，未淨眾生令淨，已淨者增其淨。何等為四？謂聖弟子念如來事，如是：如來、應、等正覺、明行足、善逝、世間解、無上士、調御丈夫、天人師、佛世尊。彼聖弟子念如來事已，心離貪欲纏，瞋恚、愚癡纏，其心正直。念如來事，是聖弟子得法流水、得義流水、得念如來饒益隨喜；隨喜已，生歡悅；歡悅已，身猗息；身猗息已，覺受樂；覺受樂已，三昧定；三昧定已，是聖弟子作如是學：『何等為諸天天道？』復作是念：『我聞無患為上諸天天道，我從今日，於諸世間不起瞋恚，純一滿淨諸天天道。』如是法、僧、聖戒成就亦如是說。」

佛說此經已，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八五一）

如是我聞：

一時，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

爾時，世尊告諸比丘：「我今當說法鏡經，諦聽，善思，當為汝說。何等為法鏡經？謂聖弟子於佛不壞淨，於法、僧不壞淨，聖戒成就，是名法鏡經。」佛說此經已，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八五二）

如是我聞：

一時，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

時，有眾多比丘著衣持鉢，入舍衛城乞食。乞食時，聞難屠比丘命終、難陀比丘尼命終、善生優婆塞命終、善生優婆夷命終。乞食已，還精舍，舉衣鉢，洗足已，詣佛所，稽首禮足，退坐一面，白佛言：「世尊！我今晨朝入舍衛城乞食，聞難屠比丘、難陀比丘尼、善生優婆塞、善生優婆夷命終。世尊！彼四人命終，應生何處？」

佛告諸比丘：「彼難屠比丘、難陀比丘尼諸漏已盡，無漏心解脫、慧解脫，現法自知作證：『我生已盡，梵行已立，所作已作，自知不受後有。』善生優婆塞、善生優婆夷五下分結盡，得阿那含，生於天上而般涅槃，不復還生此世。」

爾時，世尊告諸比丘：「我今當為汝說法鏡經，於佛不壞淨，乃至聖戒成就，是名法鏡經。」

佛說此經已，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八五三）

如是我聞：

一時，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如上廣說。差別者：

「有異比丘、異比丘尼、異優婆塞、異優婆夷命終……」亦如上說。

（八五四）

如是我聞：

一時，佛住那梨迦聚落繁耆迦精舍。爾時，那梨迦聚落多人命終。

時，有眾多比丘著衣持鉢，入那梨迦聚落乞食，聞那梨迦聚落闍迦舍優婆塞命終，尼迦吒、佉楞迦羅、迦多梨沙婆、闍露、優婆闍露、梨色吒、阿梨色吒、跋陀羅、須跋陀羅、耶舍耶輸陀、耶舍鬱多羅悉皆命終。聞已，還精舍，舉衣鉢，洗足已，詣佛所，稽首佛足，退坐一面，白佛言：「世尊！我等眾多比丘晨朝入那梨迦聚落乞食，聞闍迦舍優婆塞等命終。世尊！彼等命終，當生何處？」

佛告諸比丘：「彼闍迦舍等已斷五下分結，得阿那含，於天上般涅槃，不復還生此世。」

諸比丘白佛：「世尊！復有過二百五十優婆塞命終，復有五百優婆塞於此那梨迦聚落命終，皆五下分結盡，得阿那含，於彼天上般涅槃，不復還生此世？復有過二百五十優婆塞命終，皆三結盡，貪、恚、癡薄，得斯陀含，當受一生，究竟苦邊？此那梨迦聚落復有五百優婆塞於此那梨迦聚落命終，三結盡，得須陀洹，不墮惡趣法，決定正向三菩提，七有天人往生，究竟苦邊？」

佛告諸比丘：「汝等隨彼命終、彼命終而問者，徒勞耳！非是如來所樂答者。夫生者有死，何足為奇？如來出世及不出世，法性常住。彼如來自知成等正覺，顯現演說，分別開示。所謂是事有故是事有，是事起故是事起，緣無明有行，乃至緣

生有老、病、死、憂、悲、惱、苦。如是苦陰集；無明滅則行滅，乃至生滅則老、病、死、憂、悲、惱、苦滅，如是苦陰滅。今當為汝說法鏡經，諦聽，善思，當為汝說。何等為法鏡經？謂聖弟子於佛不壞淨，於法、僧不壞淨，聖戒成就。」

佛說此經已，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八五五）

如是我聞：

一時，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

時，有難提優婆塞來詣佛所，稽首佛足，退坐一面，白佛言：「世尊！若聖弟子於此五根一切時不成就者，為放逸？為不放逸？」

佛告難提：「若於此五根一切時不成就者，我說此等為凡夫數。若聖弟子不成就者，為放逸，為不放逸。難提！若聖弟子於佛不壞淨成就，而不上求，不於空閑林中，若露地坐，晝夜禪思，精勤修習，勝妙出離，饒益隨喜；彼不隨喜已，歡喜不生，歡喜不生已，身不猗息，身不猗息已，苦覺則生，苦覺生已，心不得定，心不得定者，是聖弟子名為放逸。於法、僧不壞淨，聖戒成就亦如是說。如是，難提！若聖弟子成就於佛不壞淨，其心不起知足想。於空閑林中，樹下露地，晝夜禪思，精勤方便，能起勝妙出離隨喜；隨喜已，生歡喜，生歡喜已，身猗息，身猗息已，覺受樂，覺受樂已，心則定。若聖弟子心定者，名不放逸，法、僧不壞淨，聖戒成就亦如是說。」

佛說此經已，難提優婆塞聞佛所說，歡喜隨喜，從座起，禮佛足而去。

（八五六）

如是我聞：

一時，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

時，有釋氏難提來詣佛所，稽首佛足，退坐一面，白佛言：「世尊！若聖弟子於四不壞淨一切時不成就者，是聖弟子為是放逸？為不放逸？」

佛告釋氏難提：「若於四不壞淨一切時不成就者，我說是等為外凡夫數。釋氏難提！若聖弟子放逸、不放逸，今當說……」廣說如上。

佛說此經已，釋氏難提聞佛所說，歡喜隨喜，從座起，作禮而去。

雜阿含經（一一二三至一一二四）

（一一二三）

如是我聞：

一時，佛住迦毘羅衛國尼拘律園中。

時，有釋氏名曰菩提，來詣佛所，稽首佛足，退坐一面，白佛言：「善哉！世尊！我等快得善利，得為世尊親屬。」

佛告菩提：「莫作是語：『我得善利，得與世尊親屬故然。』菩提！所謂善利者，於佛不壞淨，於法、僧不壞淨，聖戒成就。是故，菩提！當作是學：『我當於佛不壞淨，於法、僧不壞淨，聖戒成就。』」

佛說此經已，釋氏菩提聞佛所說，歡喜隨喜，作禮而去。

（一一二四）

如是我聞：

一時，佛住迦毘羅衛國尼拘律園中。

爾時，世尊告諸比丘：「若聖弟子得於佛不壞淨成就。時，若彼諸天先得於佛不壞淨戒成就因緣往生者，皆大歡喜，歎言：『我以得於佛不壞淨成就因緣故，來生於此善趣天上。彼聖弟子今得於佛不壞淨成就，以是因緣，亦當復來生此善趣天中。』於法、僧不壞淨，聖戒成就亦如是說。」

佛說此經已，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雜阿含經（一一二六至一一二七）

（一一二六）

如是我聞：

一時，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

爾時，世尊告諸比丘：「有四須陀洹分。何等為四？謂於佛不壞淨，於法、僧不壞淨，聖戒成就，是名須陀洹分。」

佛說此經已，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一一二七）

如是我聞：

一時，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

爾時，世尊告諸比丘：「若有成就四法者，當知是須陀洹。何等為四？謂於佛不壞淨，於法、僧不壞淨，聖戒成就，是名四法成就者，當知是須陀洹。」

佛說此經已，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如不分別說，如是分別，比丘、比丘尼、式叉摩尼、沙彌、沙彌尼、優婆塞、優婆夷成就四法者，當知是須陀洹，一一經如上說。

雜阿含經（一一三一至一一三五）

（一一三一）

如是我聞：

一時，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

爾時，世尊告諸比丘：「如四食於四大，眾生安立，饒益攝受。何等為四？謂搏食、觸食、意思食、識食。如是四種，福德潤澤、善法潤澤，安樂食。何等為四？謂於佛不壞淨成就，福德潤澤、善法潤澤、安樂食；法、僧不壞淨，聖戒成就，福德潤澤、善法潤澤、安樂食。」

佛說此經已，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一一三二）

如是我聞：

一時，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

爾時，世尊告諸比丘……如上說。差別者：「於佛不壞淨成就，福德潤澤、善法潤澤、安樂食；於法不壞淨，於諸聞法可意愛念，聖戒成就，福德潤澤、善法潤澤、安樂食。」

佛說此經已，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一一三三）

如是我聞：

一時，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

爾時，世尊告諸比丘……如上說。差別者：「於佛不壞淨成就者，福德潤澤、善法潤澤、安樂食；若法、若慳垢纏眾生所，心離慳垢眾多住，行解脫施，常施，樂於捨，等心行施，聖戒成就，福德潤澤、善法潤澤、安樂食。」

佛說此經已，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一一三四）

如是我聞：

一時，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

爾時，世尊告諸比丘……如上說。差別者：「如是四種福德潤澤、善法潤澤、安樂食，彼聖弟子功德果報不可稱量，得爾所福、爾所果報；然彼多福墮大功德積聚數，如前五河譬經說，乃至說偈。」

佛說此經已，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一一三五）

如是我聞：

一時，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

爾時，有四十天子，極妙之色，夜過晨朝，來詣佛所，稽首禮足，退坐一面。

爾時，世尊告諸天子：「善哉！善哉！諸天子！汝等成就於佛不壞淨，於法、僧不壞淨，聖戒成就？」

時，天子從座起，整衣服，稽首佛足，合掌白佛言：「世尊！我成就於佛不壞淨，緣此功德，身壞命終，今生天上。」

一天子白佛言：「世尊！我於法不壞淨成就，緣此功德，身壞命終，今生天上。」

一天子白佛言：「世尊！我於僧不壞淨成就，緣此功德，身壞命終，今生天上。」

一天子白佛言：「世尊！我於聖戒成就，緣此功德，身壞命終，今生天上。」

時，四十天子各於佛前自記說須陀洹果已，即沒不現。

如四十天子，如是四百天子、八百天子、十千天子、二十千天子、三十千天子、四十千天子、五十千天子、六十千天子、七十千天子、八十千天子，各於佛前自記說須陀洹果已，即沒不現。